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四八册目次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二）（宋）褚伯秀撰　明正統刻續萬曆刻道藏本　〇〇一

文子二卷（周）辛鈃撰　明萬曆刻子彙本　二〇三

通玄真經纘義十二卷（宋）杜道堅撰　釋音一卷　明鈔本　二五六

列仙傳二卷（漢）劉向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三四五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通真義三卷（後蜀）彭曉撰　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三六五

古文參同契集解一卷箋註集解一卷三相類集解一卷（明）蔣一彪輯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四〇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二）

（宋）褚伯秀撰

明正統刻續萬曆刻道藏本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无鬼第二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亦奚異乎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雖欲之乎大隗可得乎各自若則無事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自放任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爲害師天然而去過分則大隗至矣

呂註隗高也大而高者無如道覆被萬物即具茨之義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至襄城之野皆迷而無所問塗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於上達迷而不悟也馬之辰午南方心火也童子則無知者以童子牧馬則宜知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瞀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邪爲天下者亦猶養心豈有他哉去其爲害者而已夫隨成心而師誰獨無師既知其在我所以稱天師而退

疑獨註大隗道之强名具茨喻艱棘難至方明至滑稽皆製名喻各執一偏道之散

也襄城縣屬汝州在具茨山之南牧馬言
順物性而擾之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此
寓言於黃帝六臣者學道所賴以求至其
所襄城喻中道野言其無適莫牧馬童子
能指七聖之迷故黃帝異之山則未離乎
所存則不離乎在此道之粗可告可學者
若道之妙非絕學忘言不能致也聖人之
治天下事出於無事爲出於無爲又奚事
馬少遊六合之內言昔曾爲人間世之事
經世不能無患故有頭目昏眩之病乘日
之車隨日新以變化襄城之野近具茨而
去塵遠故病少愈又復遊乎六合之外超
出物表之意莊子蓋謂學道者必先至於
道之所在故曰大隗所存不免出而應世
涉患故曰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瞀病又復
遊乎六合之外則入天道而無爲又奚事
馬黃帝又扣之不已遂以牧馬之事告之
去其害馬者聖人用刑以安天下之意
碧虛註黃帝 功成不居故訪道於幽深而
遇牧馬童子童子以牧馬俞治國有旨哉

馬之眞性齕草飮水自足民之眞性耕食
織衣自足更無他事乘日之車謂乘日新
之道隨化而不滯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
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
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
治兩失之矣
劉槩註無思無爲之妙唯至神獨與之感
通而所以應天下者不得已而同民患耳
故曰予自遊六合之內適有瞀病同民患
之道無他順陰陽之明法與物出作入息
無違其理而已故曰乘日之車而遊乎襄
城之野如是則民患去矣此功成身退之
時也其歸於道不以物爲累故曰今予病
少痊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也爲天下之
道未達其上者莫若去害性者爲養性之
本去害馬者爲牧馬之要此粗而可以言
傳者故童子不得而辭焉
吳儔註具茨謂充足而有所覆藏以喻道
之全體居是山者大而無敵高而無上故
云大隗也襄城無人之境喻道之路以黃

帝之迹觀似猶未寘於道而欲見之七聖
者所以見道之具至襄城而無所問塗者
蓋以道之全體本實在我則所謂具茨之
山何暇訪之於彼而大隗所存豈七聖之
可見哉唯牧馬童子乃能知之牧而去其
害馬者喻其能全性命之情而不益生此
即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
盧齋口義六臣名皆寓言乘日之車言與
日俱往猶云日新也言六合之内未離於
物則有目瞀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
爲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
之内而已牧馬者能順其性而無所害則
牧馬之道盡矣天師者稱其天人可爲我
師也
黄帝見大隗於具茨猶堯見四子於姑
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黄帝輔
以六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
解爲聖雖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
迷大隗混成論道之體具茨全覆論道
之用襄城之野則郛郭猶存非洞庭廣
莫之比蓋未能虚廓洞達暢乎無垠非
唯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從而一精明
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知問塗於
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
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
牧之者誰耶知慧能反六情無異善牧
之去其害馬者爲天下亦若是言其本
無難與治民如牧羊意同瞀病目眚目
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内拘於形器而不
能徧燭無外斯爲病也有教之去其病
者謂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
何迷之有今病少痊而遊於六合之外
則無形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内外之
分所以未爲全愈而云少痊也童子不
過以自然爲師而能若是故黄帝稱天
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學道之難多中
道而畫當卜諸心君而力主之乘天光
而上達形器而逍遥具茨之山不待問
塗而可至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惰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可得乎故貴賤無常能各有極若四時之不可易也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為囿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疑獨註知者樂運其才辯士好騁其言察士務窮詰人三者皆役於物故曰囿道能招世人使之慕事能中民使之樂筋力兵革勇敢皆言其能為國禦難枯槁幽隱山林法律執法議罰禮教謂化民仁義謂利物農以草萊為業商以市井為業庶人無暇日旦暮皆有業百工有器械之巧則業

長而壯矣貪者務多積不積則憂夸者務權勢不尤則悲勢物之徒好有爲有爲主於變以變爲樂則所遭之時不同不能無爲也凡此衆事皆爲物所係各敝一曲非同於大通者也夫歲所以統四時易所以統萬物聖人與天同故能統於歲而不爲歲所統物於易而不爲易所物一曲之士反此爲歲所統者若四時之殊氣爲易所物者若萬物之異形也

碧虛註默計慮則知士窮廢合縱則辯士困崇簡易則察士閑能內養而不樂外馳○則物不可得而役也招世之士尚賢所以興朝中民之士循理所以榮官時有患難則勇士矜夸佳義干戈則不親耒耜枯槁之士不事王侯宿於名而已法令興則冗惰勸禮儀盛則矯飾脩行仁義者以際會爲得志若其士不學農不積工不巧商不貨羣庶失業由於自惰也貪者貴財過於身夸者重勢甚於命以勢役物樂於變動如耳目鼻口當有用之時莫能自遏也才知各任則事業成四時失序則歲功廢不順比於歲皆爲物所遷其心化其形與之然是之謂不反誠可哀也

鬳齋口義思慮百變談說有條凌轢問訊爭分爭毫三者各以所能爲喜一日無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者耀名欲興起而立朝廷之上中民則庸人故以爵祿爲榮筋力者以濟難自矜勇敢者見患難而喜枯槁隱士留意名聲法家者流多求治事敬容矜持容貌貴際以交際爲重草萊謂耕種市井商販之事比和樂也旦暮之業謂日積其贏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有所恃曰勢有所積曰物小人依附豪貴多從吏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遭時有用欲無爲不可得也譬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非物所自由不物於易猶云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役其身心溺物而不反可哀也已

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缺文不可復考其評知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者之所

悲何背馳若此是各爲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舉善旌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以興起朝廷中民猶云宜民故當榮以官爵後敘諸士農庶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用爲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爲患然而不能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僞生而患害作矣當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爲心思所以設施注措妄念未嘗暫息遭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法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爲哉貪者不積則憂吝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者也亦猶春秋冬夏之統温涼寒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能與物易寒令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唯至人心同太虚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空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本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與弟子俱亦以陽召陽而揔自以為是或改調一絃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絃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彼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言各自是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舉齊人蹢子於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蹢閽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鬬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為已發故以為可言中則為羿不必前期是則為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為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蹢子於宋其命閽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鈃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于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為可惜也楚人寄而蹢閽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疑獨註以偶中為善射則天下皆羿以私是為公則天下皆堯然乎以為不可而惠子以為可莊子謂果如所言則儒墨楊秉

公孫龍名與夫子其孰是耶魯遽之弟子能於冬日取千年灰擷木須臾出火可以爨鼎夏日瓦缾貯水陽中煑沸置井內而成冰以此為得遽之道遽謂是直以類相召非吾所謂道於是為之調瑟堂室各一而宮角皆應或改調堂中一絃而室內五音皆無當絃動謂鼓之而不應舊音也言其以聲召聲未始有異而音之君唯聲聲者能之魯遽以此自夸使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是無異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謂今四子方且與我以辯未始吾非使欲以此為是莊子遂引齊人棄蹢其子於宋命門者守之出入有制不保其全此亦人之不慈亦自以為是求缾鍾以束縛亦失子不出境言愛異物勝於同類而不自以為非忠子自是亦猶是也昔楚人有客寄於蹢門者蹢閽謂有罪而守門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與舟人鬬既忘其恩使造此怨所為如是亦不知非與惠子之徒無異也

乃虛注斜之說也若非吾人之自是者非公五子以相勝為道張皇遽以俗名稱術異而不知有大同者存堂室之瑟調則律同矣宮角之絃變則音異焉是故寂寞為五音之主一靜默為眾絃之宗而惠子乃以雄辯為極致莊子引齊人蹢子以喻遺棄明續實並其篤度通求勝莫悟己非寄而蹢閽則究不為夜鬬者所爭無時未離岸則難於崖造怨者雖免其非也為竹曰求前期射者的也若舍的而射則中音皆為羿喻天下無歸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五子學既不同孰為真是冬日不以火而爨鼎夏日能以水而為冰實若變矣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以陰召陰則夏不熱雖違時而有可召之理非吾之謂道言其術未高請試之一瑟於堂室鼓此而彼動宮角皆相應以其音同猶同易也若只調一絃而於五音中不定一音是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絃皆動

比之宮應宮角應角爲又難矣以理推之
五音皆以音爲君舉不離於絃上之聲故
曰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召陰陽召陽何
異遽乃自以爲勝亦各是其是非眞是也
拂犄抗鎮屈服也蹢音擲住足也不能行
之子用以守閽而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
其子自以爲是而求小鍾乃加護之愛物
而不愛子亦自以爲是猶亡子於外而求
之鄉域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爲閽者此
別是一句與上蹢字不相關有遺類略相
似也言此三事與五子略相似亦猶前言
若是也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
是作文妙處此章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
以惠子好辯故特爲詭譎之辭有不可遽
曉者以因之東方朔與舍人辯亦此意

皆昇皆免之論莊子力譏惠子之病以
救其自是之失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
優劣陽召陽陰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
及改調一絃於此而彼衆絃皆變聲不
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
是爲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從未爲特異
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
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
悟以已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
之所是眞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蹢子重
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爲是至於楚人
寄閽而鬬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
有以見莊子於惠子愛友之篤詳後章
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
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
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
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
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
妙斲亦無所用之

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疑獨註有惠子之問然後有莊子之對惠子既歿莊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匠石自喻郢人以白土汙其鼻端使匠石運斤斲之匠石雖工斲須有郢人不動之質然後能成其妙宋君乃欲爲之匠石謂臣則嘗能斲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已死不可爲也莊子自謂吾失惠子猶匠石之失郢人故歎曰吾無以爲質無與言之矣即伯牙絕絃之意

碧虛註槁木其形者有之臨刃而不驚者鮮執柯選技者有之當鼻而縱揮者寡是知目擊之遇忘言之對世豈常有哉

鬳齋口義運斤成風言其急捷盡堊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立者爲尤難質者用巧之地言有惠子之辯然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無可與言者矣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則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以申其汗漫無崖之說以豁暢胷中之奇載道鳴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歿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之斲天下敏手也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其工臣之質死已久矣故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爲質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云臣之質死久矣又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斲今惠子既亡此質雖存而無以對猶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孰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譏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從橫詭詐之習是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意焉聽而斲之據郭註云暝目恣手陳碧虛照江南李氏書庫本此四字係是經文後人誤引爲郭註緣此四字不類註文故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四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遺之未能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爲公王故可以爲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

謂容乃公者乎
嶷獨註桓公之覇管仲之力仲病甚公問誰可屬國仲復問公欲誰與公云鮑叔牙叔牙仲之友仲曰不可潔廉可爲善士未可大有爲不已若者不比之則失人心而寡助聞人過而不忘則人多怨若使之治國上則鉤制其君下則逆其民心得罪將不久矣公曰然則孰可仲曰不得已則隰朋可上忘者忘勢下畔接有境也愧不若黃帝則道日以高哀不已若者則德日以博君道以德分人臣道以財分人自其化而言謂之聖自其業而言謂之賢以賢臨人臨之不得其道以賢下人善下則人歸之有不聞有不見言其能反聽内視所以無不聞無不見也

碧虛註鮑叔不能强力忍垢兼濟天下而欲使物齊己潔廉故鉤君不比故逆民隰朋之爲人不諂不傲尊道恤民聖不自德賢不恪財以賢下人焉有不得故大者宜爲下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兼忘天下也鮑叔之擧管仲公也仲之擧隰朋亦豈私哉

鬳齋口義不比不數之約要束之逆强之以禮義也上忘忘其勢下畔離遠而無求於上也以德分人猶云德乃降黎民懷以財分人不自私以賛臨人擅名而自矜也有不聞有不見言其不察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列子亦是寓言

叔牙仲之賢友也公問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爲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劇慮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己善而私其擧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下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證莊文誤逸古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若從邊畔說又不通宜從列文下不叛爲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爲政寛恕不衒己聰明以

爲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
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寧若寬厚
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
以成覇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在義
實爲兩得也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諱
云爲當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註敏疾也給續括矢往雖速狙猶能搏
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
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
繆心是也
疑獨註狙以矜伐其巧恃山林之便以敖
人而取死因以戒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
受訓歸而師有道之士鋤去驕矜之色而
任朴素故國人稱其賢也
碧虛註恂懼幽潛者免禍縱慢踯躅者罹
災故狙恃獨巧不能逃衆箭也山林異類
以無識而教人猶不免速死況人爲物靈
有知有識而欲敖忽同類之尊者乎不疑
歸而鋤其驕色國人稱之易悟也夫
鬳齋口義敏給言射去速而狙能搏接其
矢亦甚速相者左右之人齊射之狙雖巧
捷力不能敵見執而死矣此爲矜能㩃禍
者之戒
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王長
其間唯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乎然則
覩吳王而攫搔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
不免乎射而猶能搏接捷矢可謂敏給
也已王怪其遇巧遂命左右趨射之則
莫非殺中能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
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嗚呼之招
患也因戒其友無以色驕人不疑聞而

鋤色辭顯非勇於進善時見[illegible]館閣
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爲善在乎不倦
十日而後成功若爲惡則不崇朝而殺
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
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
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不有
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不賣之彼惡得而鬻
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爲榮子綦知
爲之不足以救彼適足以喪我故以不悲
悲之則其悲稍去泊然其心枯槁其形所
以爲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覩齊國三賀爲我先而賣之
彼故知而鬻之心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
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之有介
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

乎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
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爲喪而未復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爲喪與夫悲之者皆
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爲物所累
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疑獨註物之尤謂有過人之才而能忘其
身心若是子綦猶以爲未也吾嘗居山中
國君一覩而國人三賀我何以得此於人
我若不以聲名先之彼何得知而鬻之凡
哀莫大於心死人皆喪其良心故我悲之
我悲之又可悲矣以此遣累猶爲未至吾
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遣之又遣而世累
日遠矣
碧虛註列子居鄭圃而陸沉適齊國而受
饋蓋宿名者如日蔽雲中其光必發是以
鬻賣名德生乎巢許之間故後世山林養
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爲仕路之捷遂無眞
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鬻名也悲夫悲人
者知非在己也悲夫悲人之悲者皆有心
之跡也然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溟涬矣

鬳齋口義曰先曰實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所以爲自喪悲人之自喪而不覺其悲又可悲也山穴之中舊所居地言我當時唯以悲人之悲自覺所以追日高遠遂至今日形槁心灰也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頻成入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嘘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尤謂物之敓審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共理可以致治也我有則彼知我實故彼當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責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爲可悲也吾悲自喪者迹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已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唯龍脫世網鴻冥高翬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五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聖人無言所言者百姓之言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爲未之嘗言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故所言非己則雖終身言固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者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道之所容雖無方六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故成其大聖人況然都任有而無之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雖謚而非己有令物各足故實不聚功非己爲故名不立若爲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爲夫大愈不可爲而得唯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而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爲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爲則雖有喙三

尺猶爲不言彼二子所爲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知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謚此聖人無名所以爲大也夫以善言爲賢且不可而況爲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固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爲大爲則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下所以大備者同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已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爲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涉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爲而成者也

疑獨註古者飲食必祭示有所尊叔敖宜僚侍宴之次受酒而祭欲仲尼有言以教之故曰古人皆於此會同之時而有言已仲尼嘗欲無言故曰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蓋欲知其言出於不言也楚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二人皆遣使召宜僚宜僚止弄丸而戲不顧二使者二人皆不得宜僚各解兵而歸叔敖閒燕高枕執羽扇而自得使敵國不敢侵折衝千里之外仲尼引此二人無爲而息難以證不言之意此言出於不言雖有喙三尺亦不害於不言也彼無言無爲是謂不道之道常道也此言出於不言是謂不辯之辯大辯也合衆德而歸乎道道能同之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則默能舉之辯不能舉也以德相勝以言相高名同儒墨者不能愼密以固其命凶斯及之海之所以爲大以其無所不納聖人所以爲聖以其并包天地而不知誰氏莫之爵而常自然謚因功立功成弗居則無謚矣生無爵故貴不聚死無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善守者不嫌於不吠士善行者不

嫌於不言夫言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此孔子欲無言之意備者足於用求則不足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萬物自盈天地間此所以爲大備有求而備備之小者也欲知大備須知無求無求則無失無失則無棄然後不以物易已也能反已則能循古不越乎誠而已矣

碧虛註弄丸者轉丸於掌以爲戲玩鬼谷子有轉丸法猛獸之語謂聖知無窮若轉丸之無止類獸威之無盡也故宜僚視天下事若轉丸於掌中甘寢高卧秉羽扇而指揮若二子者寘事於言乎然而識之喙長何害言出患生三緘奚益故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辯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知所不知即不言之辯故雖善辯若儒墨亦所以召禍耳海以容納故淵廣聖人并包故無名生不循德死無留稱以實不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才全不器也人貴造道不在能言容物曰大廣齋曰德存大者當損有德者當支離猶覆載無心[illegible]爲類生之育之動植以成唯其無私無求故大備藏金於山而不采沉珠於淵而不泳任民復朴而不棄不爲物所遷也歸根而無極循古而不泯大人之誠合乎天地也

鬳齋云弄丸戲事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爲之意夫子謂二人皆能無爲之爲何待我說頗有喙三尺言我無如此長喙也道之所一即自然德者得於已出於人爲不能同自然之道此德與本經他處德字又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不知誰氏無得而名實不聚言有善不歸之身賢者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不足以爲大況自然之德又何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則已貴於物在反求而已循古道而行無所容力也

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方寸以喻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遊戲能宜僚楚之知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敵五百人則其才可

知隱居市南適意于此視天下事無足爲者矣彼白公勝將謀不軌而覬其相成之何不知巳之甚宜其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使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免禍是兩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巳而無喜慍則其量未易測也甜寢閒暇秉羽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爲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願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載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雖以善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量并包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謚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乎有言有爲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巳蓋本乎誠而巳誠則實行之着見物焉有不化者

哉夫大備矣多矣字無求下當衍無求

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爲當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之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

公之衘然身食肉而終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爲隨所遇於天地耳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爲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無恠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爲而然者勿爲則已不爲而自至則無可奈何故泣之後使梱於燕爲盜所得全恐其逃刖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衘生之經而有怪徵爲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疑獨註室西南隅曰奥未地屬羊東南隅曰宎辰地屬鶉羊因牧而有鶉因田而獲人事也羊生於未鶉生於辰天理也未嘗爲此人事何爲有酒肉之怪此言陰陽性命之理非人所能避也吾與梱遊於天地遇於天者不離而樂之遇於地者不離而食之不與爲事與之爲道也不與爲謀與之爲理也不與爲怪與之爲常也故能乘天地之誠而不與物攖世俗與宜者吾未嘗爲也今乃有與國君同食之徵是世俗之所顧者償其形耳夫有不常之徵者必有不常之行我與吾子皆無之而有此徵者天與之也凡事之至於極者聖人皆歸之於天天所以出命者則安而已矣渠公富商之家

碧虛註至於是極遇福而懼父則不祥言其拒福酒食入鼻口言外養之厚不知所自來言無功受祿猶未嘗牧田羊鶉忽生於室爲可怪也遊於天地合乎自然邀樂於天樂其俗邀食於地甘其食不爲則守中不謀則率性不怪則守常乘天地之誠體道也不與物相攖順理也不與爲事宜無擇也眞功無迹而世事有償怪行既無則幾於天與雖定分莫逃而不無憂懼是以泣也九方歅以衘自信而子綦以道獨明是故修爲而不免患皆命也夫

吳儔註九方歅衘窮於有數知盡於有限

故其相梱也知與國君同食以終身之爲祥而不知遺刖以傷生不祥莫大焉然則子綦之出涕徵也夫

齋翁曰我未嘗牧未嘗田而羊鶉生於宎異事也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與國君同食之事吾順天自樂適地自養無事無謀不與爲異而一循乎自然不攻應乎事恣知宜不宜我方樂於無爲而彼所云若此是有此世俗之債未償誠怪徵也吾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爲閽者也

九方歅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刖理占者懼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關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不祥之辯請觀夫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君聽之而已今子綦以未嘗牧田而羊鶉忽生莫知其所自來亦焉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乎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攖於事忘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志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爲蓋至人獨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音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爲街正以此與遺刖而論則相術未爲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無所希倖也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六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
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
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
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
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
斷制利天下譬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
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唯外乎賢者知之○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
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
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謂暖姝者
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
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
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
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
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
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
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
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
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
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
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
繩其變也循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仁義既行將僞以爲
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
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
人覕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傷
也唯外賢則不僞矣意無形殊豈知我之
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夫遺名遠世之才
而偷安一時之利者皆豕蝨也聖人之形
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
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知不崇
朝可乎衆自歸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
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
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

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
而玄會也
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
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
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
天下猶一覕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
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
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爲是
不知天下有至足以姝爲是不知天下有
至美故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爲足而不知
○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
安於旱汙而不知禍故以豕蝨名之收卷
婁攪不藏其羶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
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
物故爲利則濡需爲害則卷婁以舜之迹
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
卷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
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
真人之所以無甚親疎抱德煬和以順天
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

視天下猶弊屣而其所以爲舜者視舜猶
塵垢粃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而多
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狠以目視
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
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
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見聞聞知
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爲
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疑獨註法始於伏羲而治成於堯堯者仁
人之迹所由起也愛以親之則民聚利以
○和之則民至譽以崇之則民勸致其所不
欲則民散於是世之棄仁義者少利仁義
者衆以其殉名逐跡離性入僞欲行仁義
而不出於誠世之貪如禽獸者將假斯器
以爲穿窬之資舉世皆竊仁義之名以爲
盜於天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且以
一人標仁義之權斷制以利天下猶暫視
而欲周乎四海本欲利之而不知其害天
下也賢人有仁義之名者唯外乎賢者知
之與老子不尚賢義同暖自溫姝自美濡

者濡需者待卷自屈婁自欲此製名以鄙當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陳迹而昧聖道以煖暖姝美自悅未知夫道在無物之初也奎形象蹄身之曲處乳間股脚温煖之所最賴豕存濡需待以為安利而不知屠者一至與豕俱焦喻世人未能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患故曰域進域退自非遯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皆濡需者也夫舜受命於天其真在內而不發紆餘土苴則為百姓之所悅慕三徙以避堯之子而民自從之童土無草木之地舜勞苦於天下不得休息此所謂卷婁者也是三者皆非道之真故神人惡衆至雖至亦不私比之無親無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所謂真也蟻之知小魚之計深羊之意很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其很意曰視目欲其自見耳聽耳欲其自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循言其猶未能絕迹而獨立也

碧虛註暖姝好自悅也濡需須偷安也卷婁佝拘不伸貌喻由士膚淺偏執自足而不知大方之家以窮理盡性為未始有物也尚尸素而濡潤曰域進不高頓而禍及曰域退恣來順紂而同誅亦何異於豕蝨聖人芻狗萬物無寄託之近迹民之歸也如蟻慕羶故其所至一年而成市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鄧墟邑名童土無草木堯舉舜曰代其天下蒙澤舜功成年老而不得休閑仁義之羶所致也功成則衆至而親與之親譽久則不比至於畏之侮之則不利矣唯能無所親疎而外乎賢者則民不歸慕於蟻棄知也相忘江湖於魚得計也恬淡無為悅然德化民知有君而無慕羶之聚於羊棄意也收視反聽灰滅其心寧意而平自中繩墨應物趣變無不循理也

鬳齋口義暖姝淺見自喜以識學者不知未始有物之妙濡滯而有所待貪著名利之人奎蹄曲隈群蝨居之自以為安不知其不足恃也域喻囿心於富貴卷婁傴僂

自苦貌言脩德之人自以爲名人皆歸之反以爲苦終身不得休息借此以諷有爲之君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蟻至微而未能盡無知羊至愚而未能盡無意眞人則無知無意矣魚之在水自得眞人爲計亦然水喻造物魚喻其身眞人之心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而用之故目視目耳聽耳心復心也繩則自然之平變則循之順其動也

齧缺許由皆能貴其眞以治身而無以天下爲者也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厄者顧樽俎之不可越遊方內外有勞逸之分耳夫仁義五常之首不可輕訾但後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跡爲履愈失其眞既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存乎中不免繼以僞似之而非是誠足以害道故老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闢之若夫至仁大義涵天育物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闢之有仁義至於堯已爲纏縛許由恐其爲天下

笑蓋察影而知形所以欲逃去之而免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僞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矰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敘煖姝卷婁濡需以證前義條行頗詳諸解備悉神人惡衆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堯堯之舉舜而衆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疏而以德順天下此眞人以其緒餘應世之驗也蟻魚羊三語爲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爲羶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

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而不眩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以心復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如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為治以治之耶衆人以名利為域衆毅以家身為域進退循成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七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𤢖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事而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

得於死或以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悲矣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雖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而不自覺恃源以往也無意則止乎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任其天然苟不能忘知禍長多端反守其性則其功不爲而成矣欲速則不果已實謂知能故亡幾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悶禍之由乎有心而脩心以救禍也

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爲而未嘗爲眞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爲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是也此爲惡死者而言猶藥之或甘或毒時爲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爲得死爲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爲喪死爲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

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鵠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移鶴脛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之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攖恃源而不竭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惟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

疑獨註以天待人識而明也以人入天明而誠也無得失無生死此所以謂之玄堇烏喙雞雍苓也皆藥之至賤者時能療病遞爲君臣得失窮通無異於此世人妄計賤彼貴我豈知用舍在時而已昔越王句

踐棲兵會稽大夫種能知亡之可再存而
不知身之將死猶鴟目晝暗而夜明鶴脛
能長不能短各適一時之利解去其適則
悲有所徇者不免乎一偏也夫陰陽有氣
萬物有形氣妙而形粗氣摩其形形必有
損風日陰陽之氣河水有形者也風日過
河河水必損而不自覺雖相與守之而河
無所攖拂者有源可恃也喻人處陰陽之
中日有所損恃有命存焉水之於土影之
於形物之於物皆無心而守之故其守也
審雖審而不逃造化之密移昨日之物今
已化矣而昧者不知故耳目心之於徇皆
不免於危殆也凡能出於府藏則爲所役
必至危殆既成而欲速改不暇給矣是以
禍生滋甚若反本復性則順而有功欲其
事果其待必久而世人乃以多能爲己實
此至人之所悲以至爭城爭地而殺無辜
之民不知問禍起之由故也
碧虛註以天待人任其自然不以人入天
僞難契眞也得之生失之死與物同也得

之死失之生與物異也萬物得時則榮失
時則悴眞人得時不榮失時不悴猶藥之
堇梗壅苓雖賤物而良醫主療時用之以
爲君喻眞人御世無時而不治也種能存
國不能活身喻醫療他疾不能治己病鴟
目鶴脛之有適不適喻種之才知而終不
免禍風吹日曝河水耗減讒際佞入忠臣
失權所恃重者其攖拂亦不輕矣水離土
則散影離人則滅物去物則空人失道則
亡唯善審者幾乎全目徇離朱耳徇師曠
心徇曾史未有不危殆者反覆緣於功過
善惡之果目前未見耳世有恃功爲己實
而禍不旋踵者大夫種是也
膚齋口義不以有心預自然之理曰不以
人入天生死得失一聽自然生而曰得亦
可死而曰得亦可生而曰失亦可死而曰
失亦可如醫用藥主者爲帝其餘爲臣藥
雖同而用有輕重猶人在世得時則貴失
時則賤在我者初無二也大夫種爲越報
吳能於亡中求存可謂知矣而不知反以

殺身鷸目鶴脛又重引喻風曰皆能損水
而河未始攖者其源長也故物雖損己而
我無所攖拂此五句自是一意水土相入
形影相依物之守物自然之理耳目心之
徇物皆非自然凡知出於胃府自以為能
皆危殆也給猶及反訓覆因謀功之心必
致敗覆有待久之謀其心固必而不化此
皆為身之害而人人以此為實古今亡國
戮民無已者不知於此致問故也
以天待人其義均然謂以天理為主而
人事應之人入天者以人事為主而天
理悖矣次古之眞人四字只應是故字
上文有此誤筆重出言或得此道而生
失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
失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顏夭
跖壽之類譬藥中之烏喙豕零隨證施
用主治則為君佐使則為臣適當其時
非有常也種之工於謀國拙於全身猶
鷸目鶴脛各有所適強其所不能則悲
矣又喻風曰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

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攖心人能
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為之源凡事物之
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
起伏不啻蚉䖟之過前又何所攖拂哉
水之守土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
則所自出而不能相無者物之守物各
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互生互尅或然
或流有若外物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
矣況以耳目心之所徇為能殆成而不
給改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歸本源當
致功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
明心知為己寶此眞人之所憫也亡國
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心之
所徇貴在謹過其源耳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
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
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
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
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者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況欲知天地之所謂可不無其心哉大一即道也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用萬物之自見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均也○體之使各得本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眞不撓則自定持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寘之則得其樞要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應物寘而無方各以其分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不可相代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摧則物有至分故忘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奚爲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呂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太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爲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汉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寘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

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懸若抽也問以有崖無崖皆為有係崖謂自邊徼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頡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有大揚搉乎揚謂發其幽搉謂劾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疑獨註此言無用之為有用不知之為能知也明矣大一謂天大陰謂地大目者天無不見大均者地無不載大方生萬物而悉備大信應萬物而不期大定鎮萬物而不動夫知始於知終於養之以不知而所知至於知此之妙故曰至矣一係乎數貴乎通之陰主乎凝貴乎解之大目無意於見物物來而視之大均無意於順物物至而緣之大方嫌於無體故以易為體大信嫌於不考故稽之以道終之以造物持之而已天下萬物之理各有一天循理以觀之則有光自冥以觀之則有樞有始則有彼無始未有物無彼亦無我也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凡論至其極者皆疑之以不知而後知斯至矣問而有崖切問也問而無崖泛問也切問可窮理未可以盡性泛問可博知未可以反約故皆不可也滑稽多不實而或有實焉古今相代而理實無代能盡其理故曰不虧如上所陳可不謂大顯揚搉論乎事不可則已何惑而為之夫人之惑已以不惑解之彼雖復於不惑而解惑者尚大惑也此莊子遣言之意

碧虛註地至廣大人之所踐容足而已恃其不踐之處而後行之無窮道至微妙人之所知可道而已賴其忘言之趣而後悟之無益故至人以無用無言為天之所謂也大一妙有知之者廓然通達大陰玄寂知之者悅然蛻解大目天光照然徹視大均乎一靡然緣順大方渾然無不體用大

信誠然無不稽考大定至靜默而持之所以成上諸妙用也凡此七日皆有天然之理順理則明寂然自運始即道對道者皆彼也蚿然自解故似不解自然而知故似不知知不知而後知之愈澄而愈照也道不可以有崖求又不可以無崖求萬形參差實理則一頡滑參差也古今不二生死自殊理不可虧生死自具是有大發揚商搉存乎其中何不問諸此道知道則此理不惑矣大惑終身不解下愚上知莫移猶

○鶴脛不可斷鳧脛不可續也稟生受氣蓋有由然唯識侔造化者默而知之若假世學而欲復於不惑是大惑之人徒欽尚於大不惑也

膚齋口義人之跡地少所不跡者多喻人所知無幾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所知而恃所不知可以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大陰至靜也大目所見大均謂分劑大方與太虛同體大信真實之理大定總持萬物者也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

論云非彼無我即此彼字謂造化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不敢以為可知可解是謂不知為知乃真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無崖皆不可頡滑旋轉言造物不可捉摸若無物而實有古今只此造化用之不窮此事可不為大發揚而権論之世人乃不知問此理又何疑乎以此不疑之理解天下之疑復歸不疑之地庶幾大不疑矣只是不疑二字鼓舞出此數句結一篇之大○可謂奇特

足跡之地不若所不跡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知之多不恃其所跡所知而以無用為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詆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其所不知斯真知也要在日損之功人欲既盡天理見矣自大一大陰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道貫萬理通生庶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

視大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方爲體
大信揩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
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爲也盡有天則
極物之自然循有服則順理而自明實
中有極寂而常運始由乎後和而不唱
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
之秘又何所施其頡問而考其有崖無
崖哉由是言之雖若頡頏滑稽而有實
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
大揚権乎漢書揚権古今揚擧也権引 ○
也擧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
而恃其妄知之博昧夫自己之天又安
足以知乾元之所謂此蓋心天無照有
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
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僞不惑者本來
之眞本來之眞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
之則非大不惑也若眞造不惑之地有
何不惑之可尚亦何惑之可解哉
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
以御義而匡君武侯雖强悍難入而無鬼

說之有道者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
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忤終合徐救
其虐民奉己之過蓋人之良心善性無蔑
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
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
盡脩身之要偃戢應天地盡爲國之道得
闡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爲義以宜民
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
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猶知
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取之 ○
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絶聖棄知求諸守
心之神而去其爲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
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苦國民以養耳目至
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爲義偃兵哉唯
其後世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
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
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專者各執
一偏自以爲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
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
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隔肵之才然後

足以致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狙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歅知捆祥而不言其刖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覩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董梗壅雾時爲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攖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巳天以燭物之天巳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則陽第二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巳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顚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巳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爲人以抑彭陽之

進趨而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盡故德缚而名消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故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不以為物自苦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從閲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閲休無求如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暍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閲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為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閲休之為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閲休

疑獨註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閲休隱者也夷節無天德而有俗知不能以神道自許顛冥於富貴之地固足以消子之德非助子也譬凍者假春為衣暍者俟冷風禦暑言求王果之助非所急也況楚王為人威嚴如虎若不入之以佞則必化之以正也聖人雖貧而樂故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不以爵祿為顯使王公化高為卑於物無逆與之為娛未嘗言而人飲其和與人立而人化其善使人人父子各宜於歸居守一而無事道自施於人故與世俗相遠矣不若釋楚王而從閲休也

碧虛註則陽求見王爲利祿之計王果引

隱士抑貪競之心無德而有知尚文去質
也不自許以之神者舉指掇同心神交固
而湮沉乎嗜欲也救凍暍者人事待春冬
者天時王果任天時而不從人事所以救
則陽之失也老萊之妻織畚伯鸞之婦賃
春家人忘貧也魏文侯尊段干木漢光武
交嚴子陵忘爵祿而化卑也與物為娛則
同塵而不圂與物樂通則和光而不耀不
言之教煖然似春鎮以無名之樸而使人
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簡易無所
施為而趨進者弊弊焉以干祿為事與有
道者之心相遠去矣
鬳齋口義神乃我之自然顛迷富貴不知
有自然之神是不自許此相率而自損之
道故曰消也凍者得衣則煖如春暍者得
風則冷如冬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不足
彭陽好進是其不足告之以隱退如執熱
而濯當寒授衣將有補也使人正德謂真
小人方能屈撓其身以事之王公忘爵而
下士化尊為卑也窮理自娛與物無孩自

保其真不言而悟如以至和飲之也並立
而人化使人意消也彼其猶詩云彼其之
子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
乎則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所施閒暇殊不
容力言在家在鄉各得其和閱休之德與
彭陽相遠若是也
褚氏管見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為
公閱休之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
也今則陽以榮進為心故求薦於夷節
夷節弱於德强於知不知內有神者可
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相助徒取消
爍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
冬何足以救暍違宜背理求之無益也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人性本善無有不
可至於神者有得於己而信之篤然後
能自許令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
之神也況楚王嚴暴非夫姦佞之人及
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
不越此二途子何不捨惡趨善從閱休
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叙閱休

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爲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人不能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玄通無外而皆洞照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性之所愛故能久也

呂註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所謂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爲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若芸芸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爲未嘗爲凡以天爲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爲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爲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

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疑獨註聖人解脫束縛而通大道渾然一體無內無外不知其然而然性也復命者靜搖者作動皆以天為師也聖人非有意於名天下之人自以名命之憂乎知之不明則是好用知知有時而窮故所行無幾而止矣若之何以至於道也鑑無情於人人愛之以別美惡知之亦若不知聞之亦若不聞為人喜而愛之終無已使鑑亦有知有聞如人情之愛惡則其照不能久人愛之亦不能無已也鑑之可喜本於無情人之好之亦出天性故終無已鑑能照而不能言苟不相告則亦不知鑑之美於人也聖人之愛人亦無情而人與之名若不相告則亦不知聖人之愛於人也若以聞知而愛人則其愛有時而止矣人之安聖人之仁亦無已性也

碧虛註達綢繆不滯於物周盡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然則去性遠矣靜動雖殊皆以自然為師聖人無名人感其化從而命之夫以有涯之生而憂無涯之知故曰常無幾時且欲止而不行復未知如之何也人有美容則人與鑑照之令知容美於人也或知或不知或聞或不聞其美容可悅何嘗已哉然人好美之亦未始休者天性也聖人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無已亦性也

慮齋口義綢繆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人達陰陽造化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也任其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憂乎知者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猶命也原其所患皆自知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夫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則亦不知其妍美惡分別憂端所自故曰不知不聞其嘉終無已我忘美惡與物無心則人之好我亦無已此自然之理故

曰性也
綢繆謂世累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我與物爲敵故也唯聖人能以道通之使周盡物理歸于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爲師非出有心而自有主之者至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之以爲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義世人乃憂乎智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爲名而驅馳不息將若之何哉喻以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性之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二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耶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郭註得舊物猶暢然況得性乎見所嘗見聞所嘗聞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耶衆之所習雖危猶開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而

常不化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唯無
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
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耶必至於
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
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圍之也任其自散
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
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功不在己名法者
已過之跡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
治於群司則其名跡並見於彼仲尼曰天
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
得寂然不動感應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
耶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若
無死生歲日之計除矣
呂註望舊國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緡
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
以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爲吾之國都又久
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衆間則
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間謂無人
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
無所爲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

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其行
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
與物皆殉其以爲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
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洫所謂復
命搖作是眞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
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脩
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恒則道之久此
皆以天爲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圍於物又
得隨成爲之司其名則之名羸法得其兩
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
爲之者之名也其精爲道其羸爲法見其
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
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
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傅仲尼非傅湯
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
等名爲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
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以與此
疑獨註人性逐物迷而不返猶去國都之
久望之暢然而喜入於國都十識其九猶
有悅志況見所嘗見聞所嘗聞喜可知也

真性譬丘陵草木入之者辟將反本十識其九反之未至見見聞聞反之已至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之亦如閒暇況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已上聖君得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爲者何不舍其所爲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製名言登恒道者可爲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爲師所囿但任其自然彼且爲嬰兒與之爲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爲傳從之而不囿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爲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羸法而見於湯湯雖爲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

是又爲湯之傳也

碧虛註弱喪之人望故里而忻暢雖林屋荒穢十亡其九尚懷欣悅況見不失見聞不失聞而妙有湛然者耶夫道之高明無隱如建崇臺於勝地縣鍾鼓於廣野警人耳目咸使曉悟衆聞音開謂廣野環中空故能轉物以其隨成故不可以終始幾時定之得環中之道則與物無際化雖日遷而原本湛然又何容心於化不化哉以其未嘗取故亦未嘗舍無心師天乃師天也若厭役於塵埃復如之何耶師天者必忘人事殉物者必忘妙本未始有天則人事不廢未始有物則妙本無虧與物混而不背真復行具而不溺塵若假僞於網繆何爲而若此昔湯良臣司主臨御以爲師傅故從之而不囿囿者仕之極是以門尹登恒得其隨物自成之功而主其名名法者政治所難忘而況適名益法照然兩見且百官司御其職各盡慮以傳之盡慮則無思慮矣故可以爲師傅除日無歲則終始

不囿無內無外則死生隨成此達綢繆而
周盡一體之道也
慮齋口義久旅而歸舊國必暢然有感入
其中則草木緡合比昔十失其九猶且暢
然況求道忽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
聞皆吾固有之物能不喜乎臺最高處縣
張樂衆多也聞去聲猶云笙鏞間作處最高
之地聽交奏之樂可以聳動世俗耳目況
聖人以虛無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
自處之高爲如何環中至虛之喻無終始
如一也幾時猶古今幾者時之變日與物
化言與物日新卽我之所得一箇不化者
也世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耶以自
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
而已若有心於爲事則末如之何人有爲
也天無爲也非唯無事爲之跡併與無爲
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
也無物之始無跡也非唯無有物之跡併
與無跡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行世與人同無廢替之事萬行俱備不著

於一泓猶齊物論老泓泥著陷溺之意與
道爲一不求而合求合則不可得而合矣
昔湯以伊尹爲師不爲其所籠囿得萬物
之成理而隨之自處無爲之地使尹主其
名湯無爲而尹有爲湯無名而尹有名也
此名在世是爲剩法而見身與名爲二不
得其混然之一也伊尹之任自未爲奇孔
子又慕之盡慮以輔相斯世亦欲爲伊尹
之事此語譏之也容成氏古聖人合三百
六句而爲歲逐日除之但謂之日不可謂
之歲老子云數車無車之意外名固內而
生無內則無外矣舉此以證自然之義
人之真性渾全久而內虧者外爲聞見
所移浸遠其內猶去國都之舊漂寓他
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故都而不暢
然者雖陵木緡合十失其九猶爲之欣
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
然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
冉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爲治也隨物而
成其性與之無終始則忘其化之大者

無幾時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
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
者前焰非後焰一不化者令吾即故吾
何嘗舍離哉夫欲師自然而有心徇物
則不自然矣其爲事也若之何而可濟
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
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
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備而不溢周
物而無過舉也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
如此也湯得三臣爲之傳師其道之無
爲而不爲政術所用蓋賢臣之政術所
以囿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
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
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
之道爲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
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剩法耳非湯之
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
其跡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慮於其後
以成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爲
之傳也曆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

爲聖湯非三臣爲傳無以成其治道非
湯與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
於後猶內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
德備澤流無垠皡皡熙熙民忘帝力則
聖知亦與之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
何內外之分哉○經文入之難釋疑只
是合字連上文讀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而
○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
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
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
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
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三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
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
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
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
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
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

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歟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惠子入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識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也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今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不問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惝然若亡悼所爭者細吷而已矣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爲小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惝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嗃有所受也吹劍者吷無所受也

疑獨註戴晉人梁之懷道者通達舟車所通蝸角觸蠻之喻蓋譏當時好戰之君魏王以爲虛言證以人事則見其實意在四方上下有窮極否知遊心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言其處有窮之地通達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愈近愈小以至於王之身則與蝸角觸蠻何異由是觀之凡世間有形者未嘗無累況至於爭國爭地乎吹管聲大吹劍聲小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不足聞也

碧虛註王者之師明行征伐若以虜掠爲事使彼怨憤發疽而拔國非所聞也今衍欲以小憤興兵侵暴隣國固亂人也季子言勿伐縱隣國之驕亦亂人也華子之自下以爲亂人者欲推有道之士而進諫也所謂求其道者脩德勿爭而已惠子請見晉人陳喻以解之寓意蝸角言其甚微爭於兩國之間不出一㲄之內旬有五日一氣也喜怒之氣有反必復天地寄於太空小石之在太山通達之國寄於宇內似梯米之在太倉魏處通達之國似毫末之在馬體而況魏有梁梁有王不似觸蠻之在蝸角乎今齊魏之爭與觸蠻之戰有辯無辯乎大人者出六合任自然聖人則居域中守法度吹管者嗃然而鳴吹劍者吷然而過喻堯舜政教人所稱譽以道論之曾不足聞又況伐國虜民乎

鬳齋口義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役者苦矣華子之言著一伐字則未免容心故三者皆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蝸角之喻本虛下面說得成實無窮太虛之間通達即中國以太虛觀中國甚微以中國觀魏又小於魏國觀梁都又小於所都中求王之身愈微愈小以太虛而下觀王身與蝸角觸蠻何異惝然若失悟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竅吹之有聲吹劍首則無聲謂有道者之前欲說仁義皆無所容聲也

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爲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強輕敵固亂人也季子謂兵久不起爲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爲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後說故以此撓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後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爲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是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所爭者甚微詳見諸解不復贅釋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

猶吹劍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
是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究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以丘為必使楚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畔謂進不榮華退不枯槁聲消謂損名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者明也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亦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

不爲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適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迹言之棲棲然以天下爲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爲宜僚則横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爲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爲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棲棲者非得已也

疑獨註蟻丘地名賣漿水之家登極昇高而望稷稷衆多理於民與民同藏於畔不見境聲消指名志無窮志於道也無意於言聊以應物心與世違外與人同耳聖人天隱在陸而沉隱於鄽市者似之莊子寓言於孔子宜僚以非聖人之迹其實虛謂不見其迹於此有以見夫子與民同患宜僚離人入天者也

碧虚註登極者昇屋棟而觀孔子執僕御之事師聖人者也猶庚桑楚爲老聃役自埋於民如列子居鄭圃人無識者自藏於畔如長沮桀溺耦耕隴畔故聲消而志暢言出而心忘不屑與世俱處陸而若沉也孔子度宜僚之不見已猶嚴僖之恥見許由而何以爲存言汝何緣留得此人也處爵曰義極屋棟僕猶徒埋隱畔隣也藏居比隣而人不知聲消逃名在陸而沉喻隱於鄽市者猶知佞多言何以爲存必去而不留也

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内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遑遑歷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徒而之高唯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問已之窮達嘗以兼濟天下爲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爲聖人僕役而未昇堂奧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能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

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其空虛即語
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於此尤足
以彰夫子先知之明而陸沉獨善者處
身之隘亦隨其見地各從所好而已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
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予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予
終年厭飱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
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
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
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
潰漏發不擇所出瘭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郭註鹵莽滅裂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功
盡其分無爲之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爲
之所致若各至其極則有何患萑葦害黍
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傷以欲惡
引性不至於當此鹵莽之報也
呂註爲道日損以至無爲是所以治形理
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爲
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未兆
易謀內之欲惡爲萑葦外之蒹葭扶吾形
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
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爲孽奪其眞
之所爲也
疑獨註爲政治民而鹵莽滅裂則踈略而
無成功封人推己治田之事亦然明年遂
變所用之法而深耕熟耰其禾繁滋終年
厭飱用力多則報亦侈也人之治形理心
亦如之遁天迯其自然故離性滅情亡神
以徇衆人之所爲動之死地者也蒹葭始
萌扶苗之形而長及其已盛則害苗欲惡
之情始動形亦隨而充盛及其熾而不節
則害性故必剗於始萌之初否則尋擢吾
性性失欲熾精氣潰漏不擇所出遂成瘭
疽疥癰內熱溲膏之病至於神去形遷而
後已此治性鹵莽之報也溲膏即便溺之
病
鬳齋口義封人因耕喻政莊子又以喻學
東坡稼說倣此變齊易其耕法好惡之性

猶萑葦即茅塞其心之義性薮塞則欲日長如蒹葭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是人欲以人欲扶其形則動失自然之理拔去眞性而天理滅矣性失氣亦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此段戒人縱欲者必殺身也

變齊舊音去聲耕法也司馬如字謂變其耕法不與人齊一云變齊國之耕法碧虛引說文禾麥吐穗上平曰齊審詳經意去聲爲當與分劑同謂限量也鹵莽之人不盡耕耘之齊量故其實亦鹵莽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繁而厭餐以此爲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唯其逃自然所以離眞性以至滅情亡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爲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萑葦之害苗蒹葭即萑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眞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澌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郭註殺人大菑謂已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爲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而夸跂生奔馳爭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

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爲物所顯則皆識爲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竭則以偽繼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興偽士於何許得其真乎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己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訕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覩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覩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爲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爲在民失爲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宥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偽繼之上出多偽而欲下不偽不可得也

疑獨註大道日散詐偽日起生民受災自此始矣汝何罪而先罹此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後言大災之事榮辱貨財窮困人之身等是也上古之時不競榮辱故人不知所病不畜貨財故人不知所爭今之人君立乎榮辱之上處乎貨財之中是召人所病之端聚人所爭之本又重斂以困窮之徭役不得息雖欲無死不可得已以得爲在民至退而自責言古之人君愛民反身之道今則不然下四句指時君之政爲物隱匿而以不識者爲愚後文可以類曉凡此皆不緣人情而逆爲之計民知內竭而不可爲故繼之以偽上之人不能反本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碧虛註以家觀家以國觀國則天下猶是也至齊見罪人戮死幕以朝服而哭之古禮也傷其德政之失而至此蓋由榮辱立貨財聚誅戮之災已成攘寇之爭又滿欲脫大禍可得乎老子云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今則反古道矣藏與法而愚黔首設不便而罪違戾委繁劇而罰庸才展驛程而誅鈍弱民之知力已竭則思欺君罔上

矣上既失真民從其化欲流之清在澄源
耳
膚齋口義莫爲者得非爲盜爲殺人乎榮辱名貨財利病患害也在上者好名然後有此害爲國好聚財然後有所爭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物有失其形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匿其物而不言反以不知者爲愚大爲難行之事而以不敢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遠其塗不計人之程强其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强其知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上使之爲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

栢矩請之天下遊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國政化可知幕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間凍餒疾厄縲紲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爲先罹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何爲而至此極也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病啓爭而至

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其來久矣褊其可免乎此語有識及時政之意坎欲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唯恐一夫之失所所以治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嘆不足之意覬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己之養而去病絶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見虞齋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空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四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甞不始於是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情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生無出者能覩其門而測其根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用物之知無所不知獨任我知其知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然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甞不始是而卒詘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五十九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每至望崖而反其爲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爲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疑獨註夫人自幼至老新故相代慮造化中不覺其遷伯玉能順化日新未甞不始是而卒非未知今之謂是非五十九年前之非也物生之根即天地根物出之門即玄牝門二者皆本於谷神其源一也知之所知智者之事知所不知聖人之事知尊其智而不知尊其聖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言不如止其取舍之心萬物於造化無可逃之理我以爲然彼或不然是非之所以起各任其然則當矣

碧虛註化化不停交臂已失世之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佯於我者也世之去非者

非者邪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倖我者未必
眞是忤心者未必眞非故有始是卒非之
嘆五十九固今之是今若悟非乃知昔之
未是知其是之未是惟莫之是者無非故
至是無非至非無是夫虛無恍惚至道之
根淡泊寂寞衆妙之門此萬物之所生出
也人之所知出乎不知因其不知而後知
也不明此者豈不大疑乎世事紛紛日新
其變知與不知莫知止也所知者人事不
知者天理人事有爲是非莫逃天理無爲
安逃哉若以己所知而謂之然則衆謂之
不然者亦多矣然乎言未必然也
廬齋曰義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
一年也又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物
生必有根其出必有門但人不見此是其
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
知以爲至矣此大惑也無所逃謂自然而
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何處無此理
知何逃得與乎皆疑辭
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
知識能解事爲被造物暗易而不知未
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
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
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
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
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
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
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
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
而吾之至靈眞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
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
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
所知以爲己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
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
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
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生
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
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
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爲是者亦未

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為化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即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鰌為賢而奉御之勞搏幣而扶翼使不得終禮此所謂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蒯聵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為者以為為之在已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呂註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狶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為也

疑獨註是三人皆為太史官故仲尼問之靈公飲酒湛樂亡也田獵畢弋荒也得謚為靈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言靈即無道之謚謚法亂而不損曰靈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史鰌奉御而進使之搏幣扶翼而出以其能敬賢所以謚靈也狶韋曰公死卜葬沙丘掘得石槨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天理不可憑此地本屬靈公之父反為其子得之則公之為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此

碧虛註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其靈素定謚自冥符若以俗情料方外幽冥之理何足以識之哉

鬳齋曰義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耶言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搏

執贄見之幣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沙
丘古人整處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生前
已定人何力焉不憑其子言子孫不可託
此地爲靈公所得也
靈之爲謚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
大戕答以唯其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爲
無道之謚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
浴無禮執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
搏幣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衣物是於
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
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善言矣狶韋曰
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靈公之字
寔符千載其所謂靈也久矣彼二人何
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槨滕公佳城莫
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
事以應天理其謚號美惡則係乎生前
之所爲在人不可不謹謚法始於周公
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哉不勤成名曰
靈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
至於達人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
無滯迹無爵無謚翛然順化使人無得
以議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
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
理一定以迹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
理之一定耳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合異以
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
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
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
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
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
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
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
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
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
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
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
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譬譬猶狗
馬其不及遠矣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天下之風一也自
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
得正故民無違心化至公故主無所執所
以能合丘里并天下一萬物夷群異也殊
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而天賜則有時
而廢矣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
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若
由賜而能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
然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
時世有變無心者順之於此為戾彼或宜
正於此或差於彼各信所施不能離也比
于大澤大山之無棄材合異以為同也言
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
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通物無私強字曰
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將無可得而
比耶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

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
呂註合姓名為丘里異為同也散丘里為
姓名同為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
同不能散也百體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
百體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大全觀之
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待比以丘山江河所
以為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
於我則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而不執有萬
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況乎其為萬物逝
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
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
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
付之衆為而我有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
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為不賜不
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
名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
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為妖也
物情各殉殊而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為奇
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未始容
心趣舍於其間比于大澤百林無不備觀

乎大山木石無所分此之謂丘里之言道
本强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爲足也凡物無
窮萬不足以盡其數而期以萬者以數之
多者稱之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大道者
爲之公則非形非氣故無名也名不足以
盡道而名之曰道亦以其大者稱之本無
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
者比哉若以謂之道者爲道是猶認狗以
爲馬也
疑獨註十家爲丘二十家爲里丘里者合
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而不知合并天下以
爲公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則道愈離
而物愈乖矣指馬百體而不得馬立馬百
體而謂之馬散同爲異合異爲同也丘山
積卑江河合流以喻大人合并天下以爲
公唯其公也故自外入者中有主而不執
不執則能通由中出者外有正而不距不
距則能行是以不私而天下一不賜而萬
物成四時氣殊天不賜故歲成五官職殊
君不私故國治以至文武殊任萬物殊理
君道不私故德備而無名不賜則自成蒙
澤而不謝不私則自正功成而無報也大
道無私於物故無名無爲無爲則物各自
爲而無所不爲矣時世有變禍福倚伏拂
者或以爲宜殊面異向也正者或以爲差
各執所見也比于大澤異材而同用大山
異植而同壇此合異以爲同而未離乎有
形有數是之謂丘里之言天地陰陽形氣
之大者道爲之公皆因其大而號之也若
此者已有矣其小大貴賤乃將得比之哉
碧虛註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
部五部爲里合十姓百名之異爲一丘一
里之俗或散一丘一里之俗爲十姓百名
之異亦猶離馬之百體曰頭尾眼耳合其
頭尾眼耳總曰馬也此即公孫龍離堅白
合同異之旨山積衆石河合百川大人合
并郡國以爲公分之則楚越有異并之則
風化一同亦無異乎丘里之合散也外入
者事中有主則事不滞中出者理外不邪
則理自達炎涼氣殊天任之而不賜故歲

功成工虞職殊君委之而不私故天下治文武材殊大人任之而不賜故德業備動植理殊道生之而不私故無名也物物自名非道强名之物物自爲非道强爲之道無所爲故能無不爲也冬春之代謝皇王之湶浮於此爲禍爲戾於彼或爲福爲宜比乎大澤衆材大小皆中法度大山木石精粗皆聚一壇所謂丘里之言亦若是而已大道無極物亦無窮令據多而號之曰萬若物止於爲則道亦有極何足以稱曾帝之先大道合并形氣而爲公强名曰大字之曰道既曰大道已有之矣安得與未始出其宗者比哉

廬齋口義聚井爲丘聚丘爲里里中十姓百名人物雖異風俗則同合異爲同之喻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爲同萬物同一理散同以爲異萬物各一理合百體以爲馬體上無馬名立其百體謂之馬也合并以爲公合萬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不執執則非自然正者萬物之理出乎胷中其理與物不相距則無同異矣不賜不以爲功萬物殊理大道合之以爲公故無得而名也渾淳流行貌倚伏無常或有所拂而反爲宜塞翁失馬之類人自殉之心如面之不同有所正則拘執反或失之譬大山大澤木石之材皆中度可用合異以爲同也稱物數而爲萬總形氣爲天地陰陽道者爲之公皆以其六者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豈可以此相比哉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諺流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言合異以爲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而爲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爲同立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寔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

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道經云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關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己情故不免於殊向譬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究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辯哉夫道之爲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大者天地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是章類齊物論之說有無生死此則頗開治道又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說愈奇以求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少知有所當請問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

則陽第五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此皆自爾而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已往止於自然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非無能有之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殷起無所原適此議之所止或謂道莫為也或謂道或使也或使者有使物之功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由斯而言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實自使之無使之者居指物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

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二者世之所疑物理所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常不爲而自然道不能自有有者自然也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舉一隅便可知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呂註少知問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尅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觀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眞莫爲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爲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爲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離於實則離於虛故也以有名實爲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爲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趨乎言意雖近於身而不可覩也或使莫爲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真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或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爲則可言可意不免與物終始而已惡覩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者假名安可以名爲道莫爲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希言自然也

言而盡物多言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
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道物之極言默不
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
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爲
極
疑獨註陰陽則相照以日月相合以天地
相治以風雨四時則相代以寒暑相生以
春夏相殺以秋冬爲有陰陽四時欲惡雌
雄於是橋起安危禍福悉由之矣至於相
理相使與夫窮反終始者皆物之所有言
知所能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則見於形○
氣之表豈復留意於物而推廢起之由哉
此議之所止也莫爲則自然天也或使則
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
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爲雖大
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而推至於極大
極細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莫爲則知天不
知人或使則知人不知天滯物一偏終以
爲過虛實有無之名相因而生可言意則
愈少 不若求之言意之表也夫人之生死

順乎性命孰能禁阻此理非遠在吾身中
如四時循環而不可覩則或使莫爲之説
疑其爲假而非性命之至者觀夫復命之
本其往也無窮出生之末其來也無止言
道之無則與物同理言道之有則與物終
始非有非無出於强名則或使莫爲皆在
物一曲而未至於大方況欲語道之無方
乎言而足者內無所慊故盡道言而不足
者反此不若非言非默而道物兩得之也
碧虛註少知問世間萬物之所生起太公
告以陰陽四時照治生殺之理人民欲惡
去就會狀之雌雄片合橋起高勁貌事有
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而相易相生
相摩相成之不一外有名稱可紀內有精
微可志自天地至于萬物皆隨次序而相
理相使物窮則反事始則終殫言竭知止
極事物之粗莫能窺道之藩籬也唯覩道
之人不隨物之廢起而任物之芸芸我則
括囊全生而已又問道之莫爲也其如事
業何道之或使也其如自然何當物之情

孰偏孰正答以雞鳴狗吠是人所知而莫知其所以鳴吠謂其莫爲耶何緣而忽鳴吠謂其或使耶他物何爲寂然自化之理孰知將爲之情孰識唯置其莫爲者則可以察或使之情任其或使者則可以審莫爲之理推此而論雖至大極細皆不免於物莫逃乎累夫物所賴者名與實名實喪則物何有惟妙道至理不涉思議氣來則生氣散則死方生復死方死倏生可謂近矣而理不可覩在於冥悟而已或使則利

○人莫爲則自全達者左右逢原迷者疑心未釋假道而行耳吾觀道之本末空寥恍惚不可隨迎論其無窮無止亦與動植無二世以有用無爲爲言教之本既形言教則不能超物故與之終始有無二理皆借妙本而行季真之無接子之有皆一曲之論見笑於大方之家有無皆貫事理兼明爲言而足言而足則道無遺矣有無偏執事理互陳爲言不足言不足則物無逃矣道之極也默不能默物之極也言不能言若離其言言去其默默然後冥會忘言之機目擊衆妙之極

慮爲口義照猶應蓋猶合相治相消長也春生秋殺隨時代謝然後有欲惡去就安危禍福等事皆同中之異者橋拱而起片即判也自欲惡已下其名實精微件件可見可書也隨序之相理即陰陽相治橋起而運相爲消長故曰使窮通終始物之必然言知之至極此而已唯知道之人於所以廢起者皆歸之自然故言議至此而止

○莫爲言事皆偶然或使有主之者雞鳴狗吠喻人所知不同雖有大知不能盡其言意所自化所將爲若以此理分析語大語小不可窮已皆累於物終以爲過謂有物司之是實也謂本無所主是虛也有實則有名爲累謂無則名實俱泯然所謂無者終在亦累於物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意度去道遠矣未生不容不生當死豈可違阻此理近在目前而不可覩以爲或使又以爲莫爲世之疑情假此而起即本始末

動之時觀之見其往者無窮即既動而止之時觀之見方來者無止但泯於無方可合萬物而同一體或使莫爲皆未離於物與之終始不免於有何可得而無之若以眞實而觀道之一字亦是假名二者之論泥於一偏安得合乎大道我有眞見終日言亦無妨若無眞見雖多言而不離於形似道精也物粗也若要其極言默皆不足以盡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釋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亦此意

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憑虛而起腐有用是而有言事或係因或有因皆出於天人萬物之交化而本於道之緒餘安危至聚散八者又自爾而生其迹愈粗歷數人據紀述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反終始之機著故其言知所至極物而止此治世之論方內事也若夫方外觀道之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季眞接乎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楊墨之爲我兼愛以其不合乎道故以雞鳴狗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知所以鳴吠則吾於二子之論又安能知其所自化哉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爲皆不離於物莫免乎患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爲雖虛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爲全無也昔之語道者必離四句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離此即是道猶舍東西南北即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來日星之奔運天行健而不息海噓吸而有信莫之爲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爲之者有使之者鳴吠爲風氣所使生死爲大塊所使四時日星天海皆有眞宰司之但爲於無爲使於無使耳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身中而不可覩其義亦然觀於本而往者無窮觀其末而來者無止則知受役於

子248 065

造化者往古來今而不息非獨我也何可勝言與物同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莫爲則有言有名之所自起與物終始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則窒滯而不通何由造虛玄之妙道處有無之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道若季真接子者各狥一曲豈可達乎大方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而不足者得道之粗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惟超乎言默之表斯爲道之極議也歟

褚氏統論是篇自則陽至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善達物之綢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無已故民安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出乎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者世人往往徇物失己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蕪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群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河內天外人之辯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引觸蠻爲喻以見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識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爲禾忌欲惡之爲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伯矩歎辜人以失爲在己正己以正物也蘧瑗隨年化特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爲靈定諡於未然則凡所爲者不得不爲造物有定算諡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焉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併爲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爲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

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武林　褚　伯秀　學

[seal]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應物唯變所適天地大絯所謂錯行尚不能忘形則隨所遭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心若縣謂希跂者高慰暋則非清夷平暢生火謂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

其和焚矣大而默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唯僨然無矜遺形自得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精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逄比干以仁爲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爲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爲善惡而不近形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已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已者也盡道未至於僨然而盡雖在已所欲猶爲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 伍員長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爲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已下言其大冤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爲霆發而爲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爲兩陷螴蜳不得成其所欲爲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敃沈芚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絯之時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僨然則縱心而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註在已有義在物有命義有可修之道命無可必之理外物不可必主於命而言臣子之忠孝在已者也以忠孝求知於君親在物者也外物雖不可必在已者不可不盡忠孝而不見知於君親者龍逄孝已諸人是也非唯不見信愛乎至誅[illegible]悲此其不可必者君子修其在已以俟在天者而已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爍金火不以所生而不焚金不以散釋而失性也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陰陽順則天地通而風雨時唯其絯而不通則雷霆奮擊水火焚槐水所以滅火乃出火而焚槐今之電火是也聖人至於命則不爲陰陽所制無憂樂於胷中世人必於外物五行所以爲之賊陰陽所以爲之寇爲憂樂所陷

而不能逃也陳蜳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乖意則敬遇境則沈溺物則屯利害交於胷中摩擊內熱則是生火焚其和理而性不全矣月者天之陰火者人之陽人欲熾而天理虧月不勝火之謂也陰陽五行之乖宜惟人欲惡之所召能儻然忘形於利害之外斯道盡矣

碧虛註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爲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爲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爲可必則伍員萇弘不遭戮矣此忠賢佞倖兩陷而不可逃也碧者憂之色心主血忠臣憂國故血化爲碧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己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忤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孼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諫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忠孝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闇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淮南子云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爲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之誠如月暴虐之性如火月固不足以勝之唯儻然無心而至順者忠孝之道盡矣

膚齋口義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詔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己曾參皆以孝而害身是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絯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之事兩陷謂人道陰陽陳蜳怵惕不安心若懸言其繫縛自若鬱悶陷溺利害交戰內熱生火焚傷胷中之和氣也人之天性如月但

爲物欲熏灼其爲月者不能勝之儥然放
弛貌道盡天理滅盡而後已也
褚氏管見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
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
者皆外物也而世俗認以爲真殉而忘
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耶蓋澆風所尚
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
知利之爲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
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
無過有足以補國家與教化故也若上〇
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
顏逆鱗之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
爲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集殺即陰陽
錯行雷霆妄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爲
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即水中有
大焚槐之時也而後孝顯焉槐色正黃
喻性中和木之爲物紋之得水鑽之得
火陰陽之性具焉水中有火陽侵陰位
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聖人
身由陰陽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

之者物爲之累而氣動于中喜怒并毗
陰陽交勝沖和日損客邪乘入無根之
木其能久乎兩陷謂外而事君奉親內
而修身養命皆不逃乎憂患心惶迫而
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脫
處尉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白慰
敬於思慮洗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
以利害交戰生火內攻沖和焚燼而患
生焉夫陰陽之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
舒慘之機則隨人喜怒感召而發吁人
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又譬以月之〇
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也火之
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爲也天道
惡盈其虧也易復人爲好盛其盛也易
衰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
月盈而虧則有常度虧而復盈明何損
焉火之熾也燎原爛天及其薪盡灰土
而已世有臣子盡道而遭困阨者乃所
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者自速於盡則
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勝之猶月

之形不勝大而明實勝之矣吁忠孝之
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
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
處之曰儻然而道盡儻然而道盡已忘
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
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
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
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
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
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
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
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
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
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

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
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
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
風俗其不可與經世亦遠矣

郭註莊子貸粟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
大何益任公子言志趣不同經世之宜
各有所適也

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
務有餘任氏釣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
不期近效

疑獨註濟人之急必及其時若監河侯之
諾莊子以邑金然後時而無及矣故申以
轍魚之喻言侯不知莊子之急猶莊子不
知鮒魚之急也任國之公子為巨鉤大緇
有與事浩業之意犗犍牛大魚食之至禪
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
天下任公子得魚至無不厭若魚者喻所
得大者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
言存心遠大者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
古伊尹太公之徒是矣鯢鮒魚之小縣令

官之卑皆非求大之所也

碧虛註常與謂相親者魚水常相親今失之矣故無所安處夫衣人在寒食人在饑激江水以迎轍魚不亦晚乎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之謂也任公子爲巨鈎大緇而得大魚於朞年之後世之輇量人材諷說事務者聞此風俗特異驚而相告蓋喻淺學之徒不可與論經世大業也竿累音平所謂荆篠之竿璽絲之綸是矣縣音平高也謂高名令聞

膚齋口義邑金采邑之租金波臣猶水官常與常時相與者輇才揣量諷說猶塗說累小繩縣揭之號令猶賞格言飾小說以干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所能得幾何俗字屬下句言世俗之士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當是呼字去聲歟也鮒鰿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吳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略之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爲百谷王張君房校本遊下加說字去聲

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加首畫耳說頗簡明此段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苟失道於身而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大鈎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爲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以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淛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鮒魚下忿然作色四字誤筆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爲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二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儒者乃有用之以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疑獨註先王之世已遠儒者有資其迹以為盜而至於發冢猶舉逸詩以諷亡者叙證口中有珠宜取之也夫仁義之迹大故田恒資之以竊國詩書之迹小故儒者資之以發冢由詩禮之迹充之以至於仁義由發冢之心充之以至於竊國不可不謹也

碧虛註詩以導志禮以導事皆垂訓以翼扶治道者也君子則持詩禮以脩身小人則誦詩禮以為盜君子少而小人多故聖迹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夫盜不摇夷齊之冢必發桀紂之墓者蓋有以致之是故多藏必厚亡老氏之深戒

鬳齋口義此喻當時遊說之士借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青青之麥二句賦墓田下二句譏富者古逸詩也接其鬢而下教其取口珠而無損也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興立也聖人世不常有故其為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必入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已奈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迹以為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得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語以諷可謂為所不當為用所不當用也南華

憫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魯號多儒及覈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爲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爲詩禮所當爲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薄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舉綱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後而未僂視之儡然似營他人事者謂其能遺形去知故以爲君子揖而退受其言也設問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一世爲之則其迹萬世爲患直任之則民性不寠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隱括進之謂也順之則合靜之則正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執放遺而弗有也

呂註老子孔子初無間然世之學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修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矣大亂生於堯舜之間令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爲以救之是驁萬世之患也豈留有之業固窶耶將亡其謀而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歡樂爲驁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爲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況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絕華聖知而忘善惡皆驁萬世之患者也道無不爲而反焉則無非傷無爲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

譽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
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爲非矜不可得也
疑獨註末有背僂傴僂然耳後貴人之相
視若營四海言廣見無私躬矜容知謂未
能無經世之迹業可得進進於道也夫仁
義聖知若聖人不忍一世受害故爲之以
救當時而後世資其迹以爲害以聖迹治
世抑使人陵辱至於固陋貧窮又忘其簡
易之理而不及真道也惠之而歡者無惠
則醜中民性可上下進之則上達何必惠
焉惠者小人所懷故君子不取相引謂趨
名相結謂樂隱趨名所以同民患樂隱所
以充己欲二者皆有所偏所以爲中民相
忘而閉所譽無是亦無非矣人之性反則
傷順之則全動則邪靜之則正躊躇不遠
故能順性命之理而無成功欲速則不達
也孔子載道以行當時終有矜色故老萊
告之以此
碧虛註躬矜謂其欲明汙容知謂其將驚
愚故皆令去之一世之傷數也含容則苟

免萬世之患迹也驕驁則不救復詢仲尼
歷聘遭難守道窮困致此貧窶耶或亡其
謀略事業弗逮耶以惠爲悅而驁物者聖
人之所醜也中士之性易誘世治則援引
就名世亂則交結退隱仲尼述作皆美堯
而惡桀若泯絕聖迹毀譽何有順世者不
逆故自全靜慮者不撓故自正聖人從容
行道功業自成猶不居況不成乎忘言
則無累載紀則矜名也
虛齋口義末微也言背微曲視若營四海
即高曰以憂世躬矜汝身矜持之行容外
飾知思慮驁悶傲汝既如此是宜窮也以
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相交結皆庸人
所爲堯桀兩忘則無毀譽矣反謂背自然
之理動而弗靜無非邪僻聖人不得已而
後應所以每每成功汝奈何以矜持之志
自負耶
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
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具絕塵眼未易道
此與關吏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

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
謂全身是故雖容輪色知多謀皆足以
召患故令去之鷔一作驁爲傲言不忍
一時之患爲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
弊馳騖而不止也抑固窮窶輕於用世
耶或無謀而慮弗及此耶何歡於爲惠
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耶蓋譏夫子
遑遑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騖終身
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
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
若兩忘非譽堯桀奚辨哉反謂反前所
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
也動謂內無定見善譽惡毀者則隨物
趣舍於行爲邪也是以聖人待時而動
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
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爲堯
而隱爲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
而強爲以要譽者耳非實貶之也
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
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
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
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
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
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
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
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
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郭註神之不足恃也如此唯靜然居其所
能而不營於外者爲全不用其知而用衆
謀猶網無情故得魚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去善則無所慕無所慕則不矜而自善況
然無習而自能非跂而學彼也
呂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
網是爲有所困有所不及爲道者所以絕
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衆
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

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爲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

疑獨註善知人之吉凶龜之知也刳而不喪其靈龜之神也然而不逃余且之網不免元君之厄是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夫聖人者聚衆人之善幷天下之知所以爲至知也凡無情於物然後能得物故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則知周萬物去小善則善出天性嬰兒無師而能言漸染而不覺豈用知以求之哉

碧虛註龜十七十二兆八九之數故關子明易傳以七十二爲歷法蟾蜍辟兵而不免仲夏之殺雞明將旦而莫逃鼎俎之難靈於彼必昧於此是謂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衆忌多知魚畏有心能去知人之知而養自知之明去離道之善而保自全之善則近道矣嬰兒淳朴漸撒與能言者處也既能言矣分別是非而利害生焉

鬳齋口義阿門曲側之門名之以知則有窮時人有至知者豈能勝萬人之謀鵜鶘有心害魚非網比也我有心彼亦有心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之石同碩碩大之師能教人嬰兒不待教而能言皆自然之喻

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爲清江使河伯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物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卜殺龜而吉明兆不爲已私雖不利於已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刳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爲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爲至知至神矣又何有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龜筴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

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鵜鶘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已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己善而天下之善歸之如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答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三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流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性之所能不得不爲性所不能不可強爲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

殊能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易世
無以相賤所以為大齊同唯所遇而因之
故能與化俱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隨時因物乃平泯也當時應務所在為正
本無我我何失焉教因彼性故非學彼意
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全其我矣
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為有用無知無
能者為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
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
其小為啻容足之於地耶列子云至遊者
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
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
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
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
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
志因俗而為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
非至知厚德之任蓋竅於一曲以至覆墜
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君臣亦時而已
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
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絕唯道

之從而已故至人不流行無轍迹也若遵
古而卑今則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世澡薄
其心孰能平而不波乎唯至人乃能遊世
而不為僻異之行外順人而內不失己因
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
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
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
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疑獨註有用之用器也無用之用道也器
有極其用小道無窮其用大莊子論道其
言浩博故惠子疑其無用告以知無用而
始可與言用譬行地雖至廣人之所用容
足耳足外若無餘地恐墊溺而不敢行然
則無用之為用明矣逍遙遊論大樗大瓠
皆此意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
有自在之性有能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
之間學而至於反本則能遊矣雖不務外
觀亦無不自在此能遊也不學而為物所
蔽雖日務外觀亦不能自在矣流者逐物
而不反遁者防患而不進決者果於動絕

者流其跡皆滯於一偏以之為知則有所不知以之為德則有所不載故靈氣覆墜心情大馳雖與為君臣時適然耳何貴何賤哉至人唯變所適遇則因之不留行焉以三皇已前觀今之世孰不為風波之民唯至人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能順物而不失己彼來則教之未嘗有事於學承彼之意而從之不以彼為彼也內篇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是也

碧虛註人以跳踏之外為無用之地若掘之墊下至於黃泉獨存容足地則不能踐步矣譬之種植必多空地斯能蕃茂則無用之為用明矣人能遊學於道性自然也安得使不遊乎不能遊學於道亦性自然安得使之遊乎世人不知分量妄役流蕩遁逃之志果決卓絕之行刻意以為高亢皆非至知厚德所因任也覆墜溺不遊學而廢業大馳謂若遊學而進益各務所趨而不反顧在時所尚遞為君臣而已何分貴賤哉唯至人出處有道各行其志而學者貴遠忽近其弊已久以上古聖賢觀今之世無不波蕩失性者至人則隨世汙隆外應物而內全真彼之所教我者世道不必學也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外之所以得全於世此之謂能遊

鬳齋口義墊掘也若容足之外皆深淵則不可行故曰無用之用遊者自樂之意有能有不能喻有達有不達流遁逐物決絕自異至知厚德修自然之人任為也覆墜陷溺世故大馳奔逐利名此皆不能自反者雖時間有君臣貴賤之分身沒何有唯至人所行與世無留戀以古今為一學者尊古卑今不知世變若以上古觀今日則皆為波蕩失性者矣遊世而不僻則不以古今為是非順人不失己外混世而內有所存彼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物論因是之意

遊者逍遙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大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

遊不能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
流遁者多矣則又為決絕之行刻鷸矯
亢而不自適則視人世如罥鏁陷穽至
於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若有之何望乎
逍遙遊哉故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
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求愜其心
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則無
以相貴賤唯道為天下貴悖道則無以
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遏
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
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反今為古豈
貴耳賤目安有尊卑分別哉且以上古
觀今之世孰不為波蕩之人心忘古今
遊世而不為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己以
衆心為心而我心得矣是謂反今求古
何尊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即
此意是以人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
學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彼為
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
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感千萬人無

異合堂同席於泰園夫子之門而樂黃
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
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遊所以貫百王
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
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
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
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
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
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
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
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
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草
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凡
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殷當也息不由知
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
息不恃知然知欲之用制之曰人非不得
已之符也天理有常運無情任天實乃闢
閬空曠遊不係物谿爭處攘逆也自然之

理有寄物而通者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
者過其當禁暴則名美於德急而後考其
謀乎往則無用知柴塞也衆之所宜者不
一故官事立事物之生皆有由事由理發
故不覺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為聲色臭味所蘙
則為聰明為顫甘為知德壅則哽而不通
不通之甚則相蹍踐得失交戰於胷中幾
何而不至於跈此陰陽之患所以作衆害
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
去則死息之出入隨乎午以消長循陰陽
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
穿而通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顫以聲
色臭味塞其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
殺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
視則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閬則內生白
而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逍遙無為而事
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
婦姑讀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
垢否則六鑿跈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鼻

口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
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奚
以大林丘山為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
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
謀不得不稽乎誸知不得不出乎爭柴不
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
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能相通
也夫為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
木怒生而銚鎒始脩也

疑獨註微者通而無累六者皆徹則無所
不聰明無所不顫甘無所不知無入不自
得此之謂反本故能內視反聽以至鼻口
心知皆內求諸己然後六根解脫衆塵不
染於此所以入道六者不徹則為物所壅
相陵賊而害衆生矣夫生物之有知者以
息為主息者汋氣之往來本由於心而鼻
其所自也前言六者貴徹息則六者之主
人之好惡不中者蓋有物塞之非天之罪
自然之理通穿萬物晝夜不息無降殺也
而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胞有重空乃

能容五藏通氣液天遊喻心虛無係道生其中室者婦姑共處中不虛則尊卑競爭心者衆好所攻中不虛則六鑿攘奪此所以害生若其心虛則死生驚懼不入於中無往而非適也大林丘山神之所寄故善於人人知山林之善而不知有神者主之神之寄於山林猶自然之理寄於心也德者性之自得名生則德溢德溢則人不好德而好名爭名則暴矣謀者言之必爭者凶之器謀欲速故出於謀知好勝故出乎爭柴謂與好內實故生乎守皆非自然者也衆所宜者不一官事合乎衆宜則果於成矣春雨之時草木衝地而生未達則然農器於是乎始修則倒植者過半凡物倒植則無生理當春則倒者亦植造物所爲不知其然也此皆言順自然之理

碧虛註人能收視反聽納息漱液虛中藏用則六事俱徹妙極無加不然則哽礙勝踐上下錯亂諸疾作矣凡動物有知者皆恃息而生其六根壅閼而氣息弱者由欲惡之孽所致非天之罪也元氣貫通萬物人之竅穴晝夜昇降與之無窮乃爲嗜欲所窒室竅結滯神明何所託哉身內有丹田三宮金堂玉室胞有重閬也心中有竅謂之天府神遊息於其間室隘則婦姑反戾心礙則欲惡紛紜是故茂林爲丘山之美林伐則氣象損奇才爲士人之美才役則精神耗名者虧德志暴者損名謀貴深靜稽乎誌急則淺陋矣智當晦藏出乎爭則與物競矣若能柴立不移而自保守免爲物所害也官事由合乎衆宜在私則決乎自狥德形則名知顯而暴爭興春澤則草木生而銚鎒起衆人逆道以求生猶草木反根而欲秀也

虛齋口義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爲真聰明鼻口之所嗅嘗爲真顚甘心所知爲真知德爲真德矣哽謂不通踐者足迹人身道有礙則累於形迹而衆害生也息猶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此知覺所以知覺恃

此息也或至於不當理者豈天斬之耶天
理之在人身日夜發見人以物欲自塞其
心竅耳胞膜空曠心君主之以天理自適
謂之天遊室窄而婦姑爭鬭爚心蔽塞則
六根相攘矣大林丘山人見而善者乎曰
耳目隘窄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物欲故
也求名利則德性蕩溢性暴急則名亦蕩
溢言併與名失之誸同弦有急意急而後
稽於知謀有爭競而後知謀所出守執不
化而後有柴哽不樂之意求衆事一宜者
固執不通之弊此言凝見欲了官事官事
不可了也春雨至而草木怒生人修田器
以鉏拔之豈有心於戕草木哉爲耕種計
不得不然蓋生者自生拔者自拔草木去
而所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
也成也由是而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
然自德溢而下皆容心之失能無容心則
有天遊矣

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徹
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塞

關竅哽塞物欲騰踐爲害多矣夫生物
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
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
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
而又有所作爲以緊閉之則非與天地
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
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
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受氣之
所循以爲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閬謂此
身從空而有身內又有五藏之空以行
氣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適也
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欲惡凌
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
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
隘陋忽覩虛曠高明之境心必甚之此
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皐壤使我
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
之必至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
而哀化在我而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
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

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興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變執一己之私若官事則務在衆宜衆宜謂前六者皆徹而無私則其視聽嗅嘗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銚鎒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密示養生之秘旨學者宜深思之爾

同珍同跋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同卷九十一 谷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四

靜然可以補病眥㓕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言其內聖人言其外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慕貴而孝去眞遠矣斯尚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踣河失兩聖之意乃都無所

言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捐纖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爲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捐未嘗纖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寂也孔老同生於周莊孟俱遊於梁而其言未嘗相及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踣河狥迹之弊至此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引此二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求其意也

疑獨註然當是默字之誤皆搣謂剪務須鬢以滅老顏字又作剪滅靜默補病非不病也休老止遽皆出人爲而非自然是勞者之務故佚者未嘗問焉駴猶駭也聖人者神人之緒餘有爲天下之功賢人者聖人之德業有治天下之效君子者賢人之名迹有治國之事小人則君子之反也故皆未嘗過而問焉演門宋城門其地有親死而善毀者宋君嘉其孝爵之爲官師鄉人慕之強哭詐毀至於滅性而死者半此狥迹之弊聖人雖有治天下之迹本出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許由務光古之無爲者逃堯湯而去之見其未能無不爲紀他申徒狄則尤其者也筌蹄之喻義不待釋

碧虛註靜然補病未可以完神皆搣休老未可以還嬰寧以止遽未可以灰心眞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是撿眼神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眥披搣皺紋可以沐浴老容雖然勞者之務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則有名神人則無迹賢人尚行義乃聖人之餘事君子貴循理乃賢人之塵垢小人事苟且乃君子之贅疣也演門黨人哀毀過禮強哭傷性由狥外失眞係祿之深也紀他申徒又蹲

竊踣河殤失眞性皆刻意尚行好名之過
獲魚兔則筌蹄可忘悟道妙則言教頓舍
漁獵之夫尚不虛飾其罟罝探微之士奚
用巧事於談說乎
鬳齋曰義心能安靜則向之失者可以補
全剪滅物欲可以優游至老寧其身心可
止遽急此皆言失而後復先病後瘳故曰
勞者之務若安逸之人胸中本靜則不問
及此非佚者之所猶事賦疑闕聖人以仁
義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賢者以
盛德駭世君子以聲名駭國小人營營求
合一時但高一著則無此矣演門有善毀
而得爵者鄉人慕之毀死者半此言好名
之累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聞之蹲於
窾水蹲有鄙薄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此
已可笑三年後申徒又慕隱名踣河而死
此極言好名之過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
語結末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
同
補病休老止遽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

非佚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
人聖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
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此皆以大觀小
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卒使自
化則等而上之可跂及也故凡物之在
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
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
未嘗相訾不過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
於善而止耳駭同駭德充符惡駭天下
雀本作駴可照演門善毀黨人慕之遂
忘死許由逃堯申徒慕之遂踣河是皆
認迹以爲眞併己之眞失之無異指筌
蹄而求魚兔何惑之甚耶故南華思忘
言之人而與之言忘而意可得矣
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
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
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
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
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
在內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

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惟儻然無為闇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借衆而中轍魚之喻則患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微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為物欲所遷則習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即我無為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偷下往往遊所不當遊

至於火馳復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末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為閑山林為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踣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脩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為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寓言第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自有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十言而七見信巵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日出猶日新日新則盡自然之分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是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同應否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必取是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使不借外十信其七年在物先而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直是陳久之人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故曼衍莫能定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於物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而我竟不言故未嘗言亦未嘗不言彼我情偏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自可統而

言之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
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雖變化相代
其氣則一於今爲始於昨爲卒理自爾耳
莫得其倫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也

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
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巵言日出
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巵言
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
論之彼則疑而不信猶父不爲子媒必藉
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
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己則應而爲是異己
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
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耆艾之人而
言之以己所重猶已言也凡此書中稱引
古昔者皆是以耆艾爲重者所聞先於我
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
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旨足重
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巵而已巵
之爲物酌於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

也天倪則無爲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
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
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
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
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
言不齊未足爲大齊唯言無言而後大齊
巵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
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
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
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
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
和萬物所齊無爲之至故曰天倪也

疑獨註寓言製名以言重言世俗所重巵
言猶老子云善言無瑕謫也巵滿則傾空
則仰喻言之善者因時而適變日出而不
窮乃能和之以自然之分十言而九見信
七見信皆爲於陰陽之數不能無窮也言
出於己俗多不信故父不爲子媒而藉外
論之是謂寓言也重言如托以孔子顏回
之類言雖出於己可推重則爲者艾如無

經緯本末雖耆艾亦非重也學至於道斯能先人否則陳人而已聖人之言應物當理往而不留故曰日出唯能和以天倪所以曼衍窮年也巵言出於不言不言則萬理自齊言則不齊矣莊子巵言出於旣齊之後而齊與言言與齊皆不齊也莫若無言雖無言而未嘗不言孔子欲無言亦何嘗無言言出於無言則雖終日言所以應物也何意於言哉雖終日不言無妨應世也何嘗不言哉此莊子巵言之意有自也而可有可有自也有自也而不可無可無自也下文體此有自有然是非彼我之所起可不可然不然將以齊彼我一是非也而然於然可於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則使萬物各足於性命之内然可在物不在我也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耶種者物生之始萬形萬變其化無窮相代始終如環無端莫得其倫理是之謂天均人力莫與焉天均言其平天倪言其始皆自然之諭

碧虛註寄寓之言十取其九德重之言十不信三此世俗之見也巵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日出則斜過午則昃及中則明巵言取其正日出取其中君子言出中正而明和之以極分而已藉外之言人多取信父之譽子難為巧辭世人不察是非而以已同為善重者取其耆艾若年先而無德非先也止是陳舊之人耳巵言日出中正而明和以極分之理因以不滯之辭所以盡其天年而無悔吝不言謂默默則寓重巵言皆齊蓋以不言齊之也不言之理自齊寓重巵言自不齊耳故曰齊與言不齊是言自屬言齊自屬齊此與一與言為二之義畧同言無言謂無情之言巵言中正豈有情哉無是非愛惡之情則無是非愛惡之言故終身言而未嘗言若乃謹默括囊而中正未嘗去心則是終日不言未嘗不言也有自而可與不可有自而然與不然言其皆有由然乎然可乎可由於道故也其不然不可不由於道故也固有所然

卷四
十

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故再舉卮言可久
總結前文萬物異種理自相代有形化無
形無形生有形有情交無情無情變有情
始不見首卒不見後循環莫測故曰天均
自然均平取其極分而已矣
劉槩註水之在卮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
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
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卮言日出物之有際
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
天倪知草曼水衍以盡自然之緒道全而
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
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爲支離老子
不爲簡約矣若以寓言以祈人之合重言
以祈人之信皆有爲而言言之末也則卮
言者其爲言之本歟
鬳齋口義卮以貯酒飲之有味日出者件
件之中有此言以天理而調和衆心也父
爲子媒人必不信故藉外論之已言所以
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則聞者不敢非
古先帝王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變

始終期年期頤之年年先而學無所見不
足以先人所謂陳久無用之人耳曼衍自
得窮年以此送日月也以無言爲言則歸
于一理若以一而形諸言或以言而論此
一皆爲容心不齊一矣唯無言則齊無心
之言是也故終身言而未嘗言不言之中
使人悟理則非不言也凡人所謂可與不
可然與不然皆各有所是我何從而然可
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固有所
然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齊物篇論此甚
詳非以自然之言調和衆口豈能千古不
磨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往來終始相代
於天地之間其倫理之妙莫得而窮之天
均者天理之同然也
寓重之義諸解已明十居九七之論爲
優則出胸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
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
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
愛民亦切矣卮言解者不一夫卮之貯
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

非卮所能量遽喻道不屬言水不屬卮
不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
而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
蓋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
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辨哉父不
為子媒一語足以盡寓言之旨我所以
藉外論之者為彼難信故也其同異在
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
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
言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己言
繹論其才本末明所學此又有激勵
學者之意卮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
分役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
至此亦可矣後又隨掃其迹云凡天下
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為一齊與言
猶無與有粗妙異理惡得而齊唯超有
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曰
當是言字下文可照此又明夫未嘗言
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
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

可有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
可矣此卮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
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本經末篇自叙有
云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
為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宏深千變萬
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易無行
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讁難南華立此三
言所以免乎瑕讁也夫以言免瑕讁猶
未若忘言而無瑕讁忘謂有而無之非
不言之偏執也忘言稱議夫子之欲無
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賦形有
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
有異辯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
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
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

是亦遣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而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若役其材知而不復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皆衆人所爲聖人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我無言也好惡是非義利之陳直用人之口耳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從心則横心所念更無是非横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

卷四 十五

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眞以爲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絶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此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蘁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疑獨註孔子六十而耳順則無是非矣惠子未知以爲勤志服知而得也謝如陰陽代謝未嘗有言大本造化人才皆受於造化能反本復靈生理得矣若役於外物本失靈喪何生之能存律者述陰陽之氣法者順天地之德聖人與陰陽合氣故鳴而

當律與天地合德故言如當法令則義利
交陳於前以起好惡是非而出於己之私
見直服人之口不服人之心欲人心服者
順而任之不敢逆立門下之定而定之
所以爲順也已乎已乎欲無爲之意我無
爲則彼自定故曰吾且不得及彼乎
碧虛註年運既長德性愈明此與蘧伯玉
章辭同而義別蘧瑗悟始是卒非未能自
忘仲尼則行化不滯使人忘己難也始而
所是隨事應緣卒而非之終歸正道也前
既未是今亦必非此愈損而愈益也勤志
則少變服知則多矜孔子久辭世紛未嘗
栽其言也受才質於大道者聖迹不足恃
復靈性以出生者隨變而任化故其聲合
中和語成文教義利陳諸方冊豈直服人
之口而已以至奔馳師仰使人心服遵古
循理孰敢從立持此委順世間可以定天
下之定也吾不及彼孔子謙辭
膚齋口義勤心服事於知見謂博學也孔
子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

言耳才猶性未始也謂造物稟靈者知覺
之性反歸本來知覺之材而後可以盡人
生之道鳴即言律即法蓋義利在前而有所
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可以服其口未能
服其心必合義利是非乃可使人心服無
敢對立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
矣莊子既稱夫子之心乃對惠子而歎曰
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乎歎夫子之至也
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
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
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
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
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云宇宙
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爲
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
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靖原其由患在於
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
爲真是故璩夫子亦有五十九非之歎

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巳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爲律身爲度此皆由靈而出入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巳之好惡爲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巳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蘁從無先樹縣句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巳乎至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寓言第二

曾子再仕而心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縣係也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係祿以養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疑獨註曾子爲貧而仕祿始及親雖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親亡祿不及而心悲

此所以心再化也門人以曾子能愛親而
不以祿爲係累故問仲尼仲尼謂參之孝
愛孝也亦能忘親則有哀樂於胸中豈得
無係累唯無係者可以無哀故視鍾釜如
彼其輕也言曾子未能至此
碧虛註心樂心悲爲再化孝心不必論貧
富侍養亦豈在厚薄而曾子言此者猶有
逢之心也夫然參稱至孝必無係祿之罪
又何有哀乎彼視鍾釜如蚊虻則其係可
解矣
鬳齋口義第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
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已言
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
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
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倖
祿之外槌剝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
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
親而樂三千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
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
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
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係
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
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
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
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
所以勉人以孝行爲重仕祿爲輕親之
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之於分又何
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
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
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
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
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
其有鬼耶
郭註野謂外權利從謂不自專通彼我而

與物同來者自得也鬼入外形骸天成無
所爲不知死生所遇皆適大妙則善惡同
故無往而不實此言久而聞道知天籟之
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
耳生而有爲則喪其生由有爲故死由私
其生故有爲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
於私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絶迹無爲而忽
然獨爾非有由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
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
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
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
應若有神靈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
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爲物而欲復於
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
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
徹物即物物皆遊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
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私云諸本皆缺不知
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

矣妙萬物而爲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
爲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爲而後
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
而有爲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
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
終故知死生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
安有所自以有爲爲白亦以物情言之其
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
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緣未始同也
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爲無命
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爲有命耶求其始不
可得也以爲無鬼耶而有以相應以爲有
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
所容心斯得之矣

疑獨註野謂不文從謂不逆通則不礙物
忘我也來則不去鬼入役靈天成與天合
德不知死生一致也大妙神也至於神而極
矣此言者入道之序人生而有爲以累其
生則死之所自由私其生故有爲所以勸
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至於命者大同於

物公而無私則無死矣生陽死陰知死生與陰陽爲一則無自矣果然知此理則生不足樂死不足哀又於何而適不適也歷數天之象人據地之器人處兩間天地之道求之於我而已命者天道退者人道始終以天道言相應以人道言天人交通陰陽性命之理備矣寄之於有無之間而疑之是深於知道者也

碧虛註野謂初心質朴從謂不逆他情通則徹理無礙物則同一混成來謂衆歸其德鬼入深造窅冥天成無爲自然不知死生則有無一體九年大妙則數究純陽神化莫測也生而有爲動之死地爲有私故勸之從公背公者必以私死其死豈無由哉生者強陽之氣無所自也汝果能至於大妙乎大妙者無公私生死無適無不適可謂至極者也在天成象歷數可推在地成形人據可知唯我無心孰能測之事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皆天命使然相應謂前學道九驗鬼謂景響有應無應在用功之深淺通靈之遲速也學道雖有序其要在乎獨化論程則九年而悟不出乎旦暮耳

膚齋口義野反朴從順從通大徹也物如槁木死灰來謂寂寞之中有不滅者鬼人納造化於胷中天成與天爲一也不知死生即無入而不自得大妙極玄也自一至九借爲節次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人以生爲有生執見自私也以至公之理勸之欲其知世間無不死之物謂之死則有所自求生之始無所自既始無生安得有死陽謂動之始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否也適不適猶云然不然要極而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人據可以盡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變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菌寒暑時至孰爲安得謂無鬼神謙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言造物不可知之意

人生隨俗狪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指之

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朴從
謂順人不失己適則微理物則忘我來
謂人歸之鬼入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
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
數極造微神化莫測矣人能以無爲爲
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眈於有爲日
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
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
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己
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
因生爲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爲無自生
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
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爲者賢
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耶天有歷數
可推否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
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
物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
知其始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
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
諶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

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惟其難窺所以
爲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
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
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
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亦何待
乎九年哉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
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
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
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
以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形也推而
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
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
耳無意故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

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之甲蛇之蛻而非蜩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爲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況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爲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疑獨註叟叟指衆罔兩奚稍問何必問也○凡屬造物者皆有所待而不知所以然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蜩蛇與形也火日有光影之所聚陰夜無光影之所藏此吾所以有待也而況形又有所待乎亡待造化也形來則我與之來形往則我與之往形强陽則我與之强陽此皆由於獨化又何足以有問乎

碧虛註一燈一影十燈十影燈影既多微陰益衆詢其俯仰行止形使然耶影自然耶其動靜有無皆莫知所以影與微陰則有形而無礙蜩甲蛇蛻則有質而無性當其未蛻止有蛇蜩及其已蛻甲皮罔自有焉則影也形也其不相因明矣蜩也蛇也亦何嘗顧蛻哉世謂形生影影生微陰然影之生也聚於日火代於陰夜於形何有形當明而影生似有待也處暗而影滅似無待也來往運動雖由乎彼應之無心則在乎此又安所致詰哉

鬳齋口義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稍猶率略○言乎之所有本不知其所以然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蜩蛇以影比蛻甲亦似之而非也物遇日大則影聚陰夜則影代去矣彼指形影自謂彼豈吾所待耶然形之動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形待强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爲强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論同但添日大强陽之說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

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
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
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
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
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間然而影
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宜豈七情
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
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
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
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
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
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
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而不知
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
真宰而不得其眹正明此義所謂真宰
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
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
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闇和則獨化
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强陽謂人稟造
化之氣能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

聚則有其散則零直寄焉耳儻知獨化
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問也
況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
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
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
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
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
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
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郭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
遠尊形自異故煬者避之去其矜夸故與
之爭席
呂註睢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老子
所以數子居形諜成光則戶外屨滿之召
也伯昏所以去御寇其趣一也
疑獨註子居楊朱之字進盥漱巾櫛明其
潔已脫屨膝行言其謙恭睢睢盱盱矜夸

見於外誰與汝居也告之以聖人知白守黑故大白若辱不自滿暇故盛德若不足子居聞言而悟其往也舍者迎將有禮避席讓竈言其外務故人致敬及聞道而去外矜之色故反也舍者與之爭席不示人以迹不知所以敬之也

碧虛註睢盱傲慢之容其往也威儀盤辟使人敬畏其反也視猶衆庶使人忘我也

鬳齋云睢盱矜持言物我未忘嘗若與人同居家公旅邸之主煬炊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則不知有可敬謂得老聃點化則退然自晦人亦視之以爲常也

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耶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爲不可敎子居聞告蹵然不安容爲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句絶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畏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眞實存使人忘外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危言如水在危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覲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眞從徼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聞乎爲親爲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

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巵言者皆在造化之域矣決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夭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之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遺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複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横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爲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獨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麤迹爲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内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立言者不無粗精之分抑揚之異或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谷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

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爲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註憂藏乎心謂之幽憂支父不以天下害其生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雖異乎俗而皆未能無心也善卷喻懷道之深石戶之農善閑而敎本善卷之言爲己而求自全石戶則指后之爲人嫌其德未備皆未能無所不適也大王亶父避狄不忍以土地而害人民可謂能尊生矣夫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過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爲尊生也王子搜避位而逃可謂不以國傷生矣雖不累於物而愛民愛己之心未忘則猶有係未能無迹此皆聖人之緒餘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爲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碧虛註外天下者衆害不能干重其生者他物不能惑唯暢然虛懷則可託身於四海之上也天地大德曰生至人之所寶貴故不以天下易之義稱饘粥以自足孰肯以物爲事而喪其天真哉是以猶介者不肯屈於人德厚者乃能貴其下勁節祿力所以立大功放浪不反所以激貪鄙地所用養養物也物之所養養民也今爭所養之物而害所養之民聖人不忍爲也富貴者重失在乎養傷身貧賤者輕亡在乎利。累形故爲君而致患不若退隱而自全也

鬳齋云幽憂之病猶云暗疾夫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有天下而不與也捲捲(音權)自勞貌祿力勤苦用力也堯舜二段無結語與前意同用以爲養謂土地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物爲輕此譏當時患失之士唯無意於君者方可以託國故越人欲得王子搜爲君也

褚氏管見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

倫贊天地育萬物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徙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胷中所存詎可量耶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爲堯舜大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内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爲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屑受肯效後世矜詐恃力悖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已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爲此所以異乎俗也大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已恐害民則能愛已恐害已則能愛民此越人所以欲得爲君以其德著而不逃蟻慕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是又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云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敎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一不以天下易之者又其次也

疑獨註廢謂斬斷而無用能不顧其臂以取銘而有天下乎侯曰不取也由是知兩

臂重於天下身之於臂又重也以韓國比天下韓已輕矣所爭之地又輕於韓今反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是棄其甚重爭所甚輕豈不惑哉

碧虛註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雖捨勝地何苦爭爲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貍援兩鱉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鏌鎁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鬳齋云銘猶契約攫其銘可以有天下愛身者且不爲之況韓國比天下尤輕今乃以不得爲憂戚而至於愁身以傷生又重於矣一臂矣

韓侯與魏爭侵地所侵之地蓋無幾而憂形於色可謂於所輕者重而所重者輕矣魏之諸臣諫者莫聽華子入見諫之有道焉左攫銘而右手廢右攫銘而左手廢一利一害不可免也在人審利害之輕重而去取之耳侯知臂重於天下身又重於臂而不知韓之輕於天下所爭侵地又輕於韓審知其輕則重者自見侯聞諫亟悟明輕重之當然吁韓侯亦賢已哉華子亦知矣哉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亦不詳及

疑獨註顏闔處窮而通非惡富貴故莊子取之夫得道之真者不可以生死言故朝聞道而夕死及其貴愛以身爲天下則聖

人之迹也絲緒之餘土苴之賤微末不足道聖人爲天下之迹出於天下之寄託亦聽之而已故曰餘事所以之所以爲言有所動作必察其當然後應之隋珠彈雀喻世人以生易富貴棄重而就輕也

碧虛註緒餘土苴言去身愈遠則愈粗聖人之治身也虛心弱志帝王之立功也手胼足胝以立功視治身特餘事耳顏闔知其所以之之未可也所以爲之未必也故不受幣焉士有甘藜藿而忽富貴者身可屈而道不可屈其自重若隋珠輕利祿如燕雀耳

盧齋云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兩截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心有天下而不與方可以爲無爲之治但其言抑揚太過而必貶不然緒餘土苴只就餘事上生猶云塵垢粃糠近世荆公之學真把做兩截看了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正之以珠彈雀喻甚明當

顏闔之心真惡富貴者超出世俗所見萬萬矣惜乎不避蛇以辭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猶蔽淳德使有既造其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審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命久而積愈深於閭閻不容多議然魯侯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得與之共理大業以驗昇平實由乎使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爲戒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道者豈常流所可窺測耶所以之所以爲即語云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著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爲完隋侯之重侯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當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不詳及

疑獨註士以正行而見知人以察實而求我則彼之所審者確我之見知亦無愧矣子陽爲鄭國相未嘗與列子接忽因人言而遺之粟夫因人言而知之必因人言而罪之此其所以不受也

碧虛註士甘陸沈無聞豈肯屈志而受無名之祿苟徇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鬳齋云子陽以人言而遺列子粟非真知已也譽而可信毀亦信之矣

子陽相鄭秉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爲因人之言而遺我惡知不因人言而罪我耶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覩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孰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爲此哉夫至人之所爲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若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覩不得其真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

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郭註以義明不復釋

疑獨註方莊子之時人多不安義命而僥倖富貴故引屠羊說之事警之雖處屠肆而能叙分如此誠可以激礪薄俗三旌三公之位也吾知其爲富貴矣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今於屠羊說見之

碧虛註誦詩書而發冢居庠沽而守宬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爲已功巾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盧齋云大王反國悅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事三旌三公車服各有旌別也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安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爲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爲不可毁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爲之使舉國臣人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相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
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
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
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
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
而不懼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
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已上三章意義同貫郭呂不詳釋
疑獨註原憲貧而無怨者也曾子貧而能
自遣也顏子貧而樂道者也養志者忘形
原憲是也養形者忘利曾子是也致道者
忘心顏子是也
碧虛註子貢相衛結駟連騎入窮閻過原
憲而歎其何病憲答以是貧非病子貢慚
其言之失也夫逐世態希望功名親比
周旋交構朋黨學不治身教藉資給坐仁
義之慝盛輿馬之飾學道者豈忍爲哉原
憲則學道而能行守義而不屈者也曾子
養志故不仕忘利故寡合忘心故契道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者行修於内不
殆者無位不怍此仲尼之所誦今於顏子
見之
鬳齋云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衣塞之
抵風雨也華皮爲冠縱履曳履也假仁義
以文姦曰慝緼袍絮衣無表外破而絮見
腫噲虛浮也商頌所歌之曲若出金石言
其有節奏致道者忘心無心故近道也學
道足以自樂二程先生每教人求顏子樂
處不可草草看過誦之久矣昔聞其語今
見其人也
原憲安貧絃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
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
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壅塞之時富者
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
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
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
希世而行至輿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
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
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噲胼胝衿絕

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欲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怍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爲簞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

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有深淺若子貢之遊説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爲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郭呂略而不論

疑獨註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公子之貴其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奈何而可以忘此答以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所以有私瞻子告以苟不能自勝其私則神道寧無惡乎神生於虛今牟心未虛所以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挫損情欲重傷其性與無壽之人類矣言牟爲萬乘之公子一旦隱居巖穴欲如布衣之士實爲難能然有其意則可期之以至也

○碧虛註公子牟雖嘗省道味之淡不能勝○樂餌之美順所好則養生關神靈則廢虛既失養形之樂復增關神之憂非重傷而何魏牟慕嘉遁之名虧隱居之實其意易發其操難持然比之顛冥富貴者固有間矣

鬳齋云知吾生之可重則外物輕矣理未能勝姑順之而勿强抑强抑則内傷其神神惡之矣此非自養之道不入壽者之類可謂有其意勉而行之者也

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音

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强抑閼或連神為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强閼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情縱樂以為道者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勿閼者也原其本意蓋為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為難能若遏閼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進不已也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為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至望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國强兵為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牟比矣晦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讓王第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

丘首

郭氏略而不論

呂註自顏闔御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僞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爲難猶且爲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爲易可知矣

疑獨註夫子之道充塞兩間何窮通之能累方其阨於陳蔡而無上下之交七日不火食夫子不以爲憂而絃歌不輟當時知夫子者獨顏回耳子路子貢不免有無恥之譏遂召二子而與之言窮通在道而不在物今丘抱仁義之道何窮之爲此臨難而不失其德也道德在己非臨難無以見猶天寒而後知松柏故夫子以爲幸也遂反琴而絃歌二子釋然而悟執干而舞不知天高地下喻夫子之道不可得而形容由是知古之得道者窮通皆樂而所樂非窮通也

碧虛註可謂窮矣是觀其迹以窮通在時未知道本也松栢遇霜雪而益茂聖人遭患難而不移以桓公文公越王之事證陳蔡之阨實由文顯道以事彰也天高地下喻仲尼之道大道德猶金石一調而不可更窮通猶琴瑟曲終必改調是知窮通在人猶風雨寒暑天理之常也許由謝堯而枯槁於潁陽共伯辭位而得志乎丘首仲尼不懼蔡陳之阨柴立乎二閒之閒也

庸齋云不糝無米粒藜陵爍之天寒松栢即後凋之義因陳蔡之阨而後聖人回窮之御見可爲法於後世故云幸也削然音瀟瀟灑之意扢然喜躍貌子貢曰數句述自悟之意商周謂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閒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栢臨

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為幸夫子復琴而絃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舞悟理而心悦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讃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於此義當是得上文可照許由共伯之自樂其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松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又共伯得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字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論獨鬳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尚情遐高風邈世與貪利沒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固當付之堯舜禹湯耳淡然無係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吕註見後章

疑獨註舜與湯一道也舜順得而湯逆取順者由天而之人逆者反道而入德舜讓

北人無擇見其復命之深又言湯伐桀得
天下以讓卞隨務光示湯無心於天下所
以伐之者爲民非爲己也伊尹相湯伐桀
之事具載於書而湯讓天下未嘗經見莊
子製名以寄讓王之意

碧虛註潔身之士以榮爲辱若北人無擇
者上可與仲武爲儔下可與子陵爲友不
以物挫志者也若卞隨務光者不臣亂世
逃之而已何遽至於自沉蓋有激于後世
也

鬳齋云舜讓其友他無經見亦是寓言强
力有作爲忍垢恭汚舜卞隨務光古之隱
者自沉之事亦不可考

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
下爲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
至自投清泠耶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
堯門以爲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
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爲方
銳卞隨務光無爲者也而湯因之以謀
是欲適越而北其轅也後得伊尹乃成
伐桀之功歸而讓卞隨隨非特不受而
已又恥其見汚而自投稠水泊讓務光
務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
受其祿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三子
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
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勵頹俗云竊
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以
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無竝美人無間
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
之譏卞隨務光稠水廬水之事蓋言其
避之之極存而勿論可也

昔周之興士有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
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
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
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
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
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
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不言其死此云死者明守道以終也

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爲汚辱至於溺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爲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爲之讓其流爲之噲啟武之事其末爲瞶輒闇無擇隨光夷齊之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受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已爲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於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棄生以殉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爲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疑獨註孔孟稱夷齊爲聖人以信於後世莊子所載者史臣之言其意蓋欲矯世俗殉物之弊所言不能無過此篇本旨以起高尚遠退之風使貪夫廉懦夫立然亦未能無弊夷齊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蓋不得其時則制行以矯世亦有以使之然若因時乘理順物之自行則無迹而無弊矣

碧虛註淳朴之世祀神不祈福事君不貪祿與政爲政與治爲治從人欲也江海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今乃自成自高自利

○聖人所不與也修文王之業夷齊辭孤竹而就有道豈苟爵祿者哉采薇西山養志幽林其稟性高潔也歟

鬳齋云祈喜猶祈福無求猶無名與政爲政爲而無私遂猶級行貨謂以利祿招天下之士阻兵行險保威立武揚行昭其名也其並乎周言我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不賴不以爲資言二子非欲高節爲行以爲亢使富貴有可受之理則亦受之唯其於義不可所以如此天下闇閙亂也周德衰謂周方興而所爲又如此惡其以知誅取天下也

○夷齊棄君位往觀於岐陽蓋慕周之德化願爲聖人氓共樂無爲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祀不祈福社臘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覬望也則治國無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於己與治爲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

○則視人猶己物待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汙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之及身患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己而有足以降頹波興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闇周德衰陳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殷德衰故周滅之也

郭氏云此篇本意以起高尚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時猶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

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伊呂之功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而夫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云或謂讓王其意多重生而下隨務光二三子自投于水何也曰莊子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高風標傲世之逸志在不降以矯俗無厚身以求生雖時有重生之辭亦終歸棄榮之意所以深祛塵務之介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之士而全道高尚超俗自逸守投身於清泠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槩云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猶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我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欲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爲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閒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至於內無我則爲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

褚氏統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眞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閒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實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靜無爲之教所以

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殉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比實以世闇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雖死奚恤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本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盜跖第一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

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
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
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
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
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
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
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
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
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
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盜跖案劍○瞋
○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
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天下有三德生
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
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
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
足以南面稱孤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
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
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
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
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

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
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
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曰夫可規以利可諫
以言者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
而悅之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雖不吾譽吾獨
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以
恒民畜我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
下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
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
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
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命
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
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
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
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伐紂自
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
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
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不謂
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
路使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
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也子路欲殺衛
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
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上
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
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
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
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
情性其行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
齊辭孤竹君餓死於首陽山骨肉不葬鮑焦
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
投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
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
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

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
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
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
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
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
則我不能知若告我以人事不過此矣皆吾
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
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
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
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
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
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
吾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
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
哉孔子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色若死灰
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
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
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丘所

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郭象註此篇寄明因衆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不因衆而獨用巳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惠卿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爲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絶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爲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之實

林疑獨註聖賢立言以扶世教世變則不能無弊故仁義忠孝之實皆不見於當時人之所習者不過徇以求名利耳莊子寓言於孔跖以非聖人之迹禹湯文武巳因堯舜之迹矣至於夷齊鮑焦申徒子推比干子胥之徒皆學聖人而得其偏迹愈彰而害愈甚此莊子所深病也獨以孔子盜跖起論者善惡之極所以爲對莊子之寓言猶易之立象以明意善學者求其矯弊之意毋認言而泥迹也

陳碧虛註世俗之人輕生就死何異犬豕流礫惡憤投風有如操瓢轉移皆利身後之名而喪養生之命夫徇外者疾没世而名不稱甘亡身而不反適内者趨當生之樂以爲達亦順往而不飾也且天地之長景日月之明輝無窮無極也今以倏生之齡决然之息託於其閒復不能縱心娛樂而乃焦苦其形神以圖身後之名失淳古之道故雖跖之兇頑其所論之難仲尼亦不能奪也

虛齋口義涌泉逾氣王飄風輕揚也爲偏枯言其胼胝磔大流豕喻其以身就殺若犬豕然離麗也言泥著於名不念本失其本眞之性俀同汲豈無也

褚氏管見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
人倫之不幸也横行天下侵暴無厭此
主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
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跖又
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
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躔暫為沴氣侵
薄曾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
極以為對形迹之著以為言則無以並
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
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說趙
文王三劒義同詳跖之所言雖出於強
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
皆視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齊
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
壅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
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
意。樞戸義當是摳苦鉤切技末之冠
取嫩木皮以為冠撻衣撻腋之衣大袂
襌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雖名當是
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苟得曰無恥者富多
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
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
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
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
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
勢為天子未必貴窮為匹夫未必賤貴賤之
分在行之美惡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
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
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
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胸中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
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
何以為別乎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

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
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
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
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
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
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
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
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
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
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
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
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
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
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
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
篤行賤士以全其内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
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

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
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
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
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
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
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
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
此道之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
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
道徘徊則躊躇與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
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
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
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
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
無約之論重及之
疑獨註子張爲行舜趨有踐迹之嫌莊子
因非聖人之迹取以立論滿而務苟得其
制名可知行者德之可見有行而人信利
亦隨之名利者信行所自出信行又義之
所自出也子張之論主乎義故觀名計利

義眞是也若舍名利反本以觀則士之爲行不可一日無也爲行者行已有恥而其言貴約苟行則謂無恥者富多信者歸此多言以求信於人非有諸己之信也無恥則臨財苟得多信則飾言求進此論爲行不若爲言之愈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士之爲行徒抱其天而不知人也世之躁進名利之人常以人滅天故其言如此予張謂桀紂無行故小人恥爲孔墨有行故貴者亦讓貴賤之分不在勢之窮達而在行之美惡也苟得又論小盜竊財受制於人大盜竊國爲諸侯而人莫能制并與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昔桓公田恒盜之大者而管仲爲臣孔子受幣以言論則賤其爲盜以行考則受幣爲臣悖戰於胸中不亦拂乎又引逸書云云意謂不在行之美惡但以成者爲上則是弒君竊國未必不利也子張又謂不爲行則貴賤疏戚無倫君臣父子何紀苟得引聖賢中之背倫失紀者以爲證且爲名爲利皆不順於道各執一端曰與子訟而不決約者訟之契泰無約則不假乎此矣君子小人雖有名利之分其於棄本逐末則一也無爲小人至將棄而天無約所以釋前意而教戒之轉行成義言徇名之失赴富徇成言徇利之失唯無所徇而合乎自然乃至也比干剖心而下指古人之忠信廉義而召患者以爲龜鑑也

碧虛註士之處世先敦信行任使次之任使已明利祿次之利祿已明故名顯焉、、著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則斯須不可舍其行義也信吾仲下同言俗士處世忍垢自仲且取利名之豐厚要在惡衣惡食強聒而不舍也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弗由修飾但抱守天命以俟之桀紂有位而無行小人恥與並孔墨無位而有行卿相服膺焉計德不計位也儒者滑稽而不可法墨者自矯備世之急何以別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哉今之爲士者不溺於名必沒於利二者皆背理未能脫去其縛吾昔與子以下

皆無約語所爲者任己所不爲者契物莫
爲利反其自然而已莫爲名順其天理而
已但助汝天然涯分則曲直棄置不復論
也觸目無滯出處有守執汝議論不爲是
非所折故曰圜機意不緣物則獨成而與
道徘徊矣行易則遂境義成則喪真而失
其所爲子張以此爲行義也趨當者逮禍
求成者多敗而棄絕天命矣苟得則以無
恥爲多得也
○鬳齋云子張謂欲求名利修義爲是若棄
名利則反逆其心無所自樂必欲求之非
行義不可多信者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
顯苟得謂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棄名利
而反其心必欲得之以縱吾心之所欲猶
爲天真而不矯揉也言行之情悖戰於中
謂其不相顧成毀首尾即得時爲義徒失
時爲篡矣蓋言仁義之行皆爲詐僞非天
眞也五紀五常六位三綱也子以仁義之
名爲得我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言
名利皆非眞實道理也無約喻自然能循

自然則無君子小人曲直之分相而視之
皆自然至極之理四方應四時往來皆一
氣也執圜機則無是非信意獨行而從容
中道矣轉行背道成義以義成功也無與
毋同若正言必行而求合於忠信廉義必
遭殃害也意謂飾詐以求利達不如任之
爲愈蓋以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
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
義由中出行見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
外來故考名利而義眞是也若不以名
利爲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
日不爲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爲名利之
僥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
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爲
是若不以名利爲意而反求諸心則爲
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苟得
立論子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跖之徒宜
其相反也至論藏聚恥稱桀紂卿相不
敢當孔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
爲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

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決故尙待曾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徇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喪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比干剖心以下條指其偏殉之失不免於患而爲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服殃罹患而不悟也悲夫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六　　叅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盜跖第二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忻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所不得逮賢人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

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無足以富爲是下貴是爲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爲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輙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爲世俗之所爲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恬愉不監於體怵惕忻懽不監於心則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貴至富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爲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爲不知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爲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爲故棄天下而不以爲廉廉貪之實反

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
皆然不可也侈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
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
知衛生極言富之為害如此其終也觀之
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繚意絕體
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為為而不知所以
為也夫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苟
得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
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
之也
疑獨註無足貪而不知分故謂人未有不
欲興名就利者人利其富則歸之下之為
人之所下則貴可自養其壽考樂乎何無
意於此智不足以致此而力不能行耶推
正理而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耶知和對以
今好利欲富之人中無主正不必自享富
貴但得與之同生同鄉則以為超世絕俗
是與俗共化於世遂去至重之生棄至尊
之道以為人之所為而不能任天之自為
去道不亦遠乎夫人之情感物而動非體

之所有非心之所存為為者好為所以為
者無為而無不為唯人不知無為是以雖
處富貴之極而不免於患也無足又言富
之勝人窮天下之美極天下之勢聖賢所
不能及道德所不能勝勇者助其威強知
者助其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無位而
嚴若君父此富者之事也若夫聲色滋味
權勢人之所同欲不待學而能此性之見
於情者天下之人孰能辭焉知和又謂智
者之為動以百姓不違其度度者心之法
是以足而無所爭無為而無求今之不足
者求四方爭而得之亦不自以為貪有餘
故雖得天下而辭之亦不自以為廉貪廉
之名雖見於外而實由於內反照之心是
以知矣不以貴驕人所以長守貴不以財
戕人所以長守富見之於幾討患慮反恐
傷其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天下自
以名譽歸之堯舜之讓許由善卷之不受
皆就利辭害非與名譽而名譽與焉無足
謂知和所尚持守名譽苦體絕甘何異久

病長阨而不死者知和曰天下之物以平爲福有餘爲禍財其甚者今富者忘於外好遺忘本業依寨於不正之氣若負重升高可謂苦矣貪財權以慰心竭慮靜居則没溺於欲體澤則馮陵有爲求而不得則疾生矣積財若堵馮而不舍辱將至矣古人積財聚粟以備鄉閭饑荒疾患之用所以濟衆而成德也今富者多積而無用求益而不止憂積於内無所不思防患於外無所不備財爲天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察及盜賊之患至求盡其所有則性命之情已竭所積之財又單欲反一日之貧賤無事不可得也而乃繚繞其意以深思決絶其體以禦患豈不惑哉

碧虛註此章重解前二章世之興名者欲貴就利者欲富二者安逸之道誰無其意乎或識暗不知或知而力怠推正理而不忘謂委命而弗取其於富貴也何有世俗以與富貴者同時同鄉猶誇以爲勝而内有主者不爲物遷達古今者不爲事動也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惕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爲爲者爲興名就利之爲而不知富貴之自爲也舍其自爲而欲與就者知其不免矣夫碧空之蟻唯聚膻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肉扶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爲已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爲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爲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顔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此豈興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阨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溢則動多艱苦觀權勢取欲者溺爲身疾觀

攫金不顧者甚於狗彘而妻積無厭愈更畏
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
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
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蟜齋云此人指富貴若非有甚高難及之
行心無所主失其正性而爲流俗所化非
他是已覽察古今向背以求自利而已至
重至尊者天理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
求富貴之事此豈安體樂意之道耶爲其
所爲乃人爲所以爲者天理也棄天理而
弗循雖天子猶不免患況其下者乎富貴
之人極其美好盡其權勢至人賢士有所
不及使人因人皆言其力可役物俗云財
能通神之意天下雖以我爲非我亦安能
辭避此設爲貪者之言也知者所爲以百
姓之問得於天者爲主不敢違於法度傷
足於己則無所爭爲不在人求無所與四
處四方也貪廉之實非務外也求天理法
度而監之反身而慮之不以美名害身有
天下而不與賢名歸之而無愧非求以與

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許由都做好說無足
謂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則徒苦其身身
雖存而如疾阸不死耳平爲福至財其甚
者數句極妙嗛謂塞滿其口侅溺不自在
馮氣然而氣不通厥猶足取竭事做盡也
雖靜居亦沒於嗜欲體肥澤而有驕滿之
意積財如堵戀而不舍戚戚焦焦於胷
中藏於內者恐人刦取運於外者恐遭寇
盜可謂憂且畏矣及其患至雖欲求全其
生去其財如貧居一日之無事不可得也
盡性即全生竭財盡失其貨單獨也絲竟
絕體謂纏縛其身心
無足躭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
爲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
也知和躭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
計患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實患速禍
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
耳無足又譏其持名苦體無異病阸而
偷生知和告以平爲福有餘爲害適天
下之至論無足亦爲之心服矣此後至

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為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為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偯音該奇偯非常馮音憑憤畜不通也甐同侯横疏窒臈繚繞其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劉槩云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篇末以子張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褚氏統論按盜跖所言强辯飾非抑人揚己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為之屈此天下暴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言聖不與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而明設為是論者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疏演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若有所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為疵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為之辯正云經意本以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比以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苟得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跖此皆以辯勝人不悟夫貴真背理

而遠乎道也繼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與名龍利以安體樂意為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其積而能散患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為命而争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産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其富己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反益不止多積苦堵而受長滿懷利愈重而害愈深郿塢金谷之覆轍可鑑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容顏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遣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無為清靜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救時憫俗之心與孔孟無殊轍矣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說劍第一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見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如何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

○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鬭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郭註無聞

呂註莊子之制行類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太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所及亦豈小哉故有道者有時而為之許其事而辭其幣明君子之不可以

貨取服其服用其禮所以同其事然後言可入也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白五行刑德至下絶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臣諸侯而天下服此唐虞三代已試之效也莊子之所以爲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芒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眞劍也諸侯以一國爲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爲鋒清廉居次故以爲鍔賢良倚以爲幹者故爲脊忠聖植以爲本者故爲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爲鋏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鋒鍔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劍士皆服斃其處明所以勝剛强者如此而已矣

疑獨註人情之所篤好者物不能奪況居人上勢高心侈言不可入道不可化者乎故趙文王喜劍而莊子以劍士見因其所好寓意於其問陳天人之道及天子諸侯庶人之事以感動之遂能止文王好劍之弊言天子之劍必以鄗國與夫山海之險爲之鋒鍔鐔鋏包裹而繞帶之制論以五行刑德關持以陰陽四時故能運之無前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非天下至神孰能與於此至論諸侯之劍則資給於人故以知勇清廉忠聖豪傑爲鋒鍔鐔鋏是以用之如雷霆之震無不賓服者矣又問庶人之劍答以即日所好無異鬬雞氣盡力僵而死言用小術不足以治國也與齊宣王好勇孟子對以大勇義同王聞其語心懷愧負繞食而不敢餐於是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謂聞莊子之言能悔過也

碧虛註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法天地神化法四時故政修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是以天下為劒豈直太阿干將比哉趙文王之喜劒傲吏所以進說其旨在乎神武而不殺者也古有寶劒名曰含光視之不見觸之不覺影無曲直響無清濁匣於廟堂之上則威懾四夷用於敵國之際則一童子佩之却三軍之衆若乃示之以中虛開之以外漢運之以無形發之以無作進退而綏辟振屈伸而鳳騫龍躍人何事乎杖御長短較校遲速爭搏腰領斬斫死傷而弗休止耶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劒者一夫之勇象於鬬雖一旦命已殂矣何用於萬乘之國哉

劉槩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損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謂而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已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劒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虜齋云垂冠不高其冠如世所謂烈士巾曼胡纓麤短後衣不稽也語難以語相詰難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發後先至將擊必匿之勢敦斷也以劒相擊斷鐔劒刃鋏劒把四時五行日月陰陽皆順造化自然

之意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形容其所用廣大三繞所食之地而不敢坐愧怫自安王既感悟不用此戲劍士皆退服自斃於所居之處也

褚氏統論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窮九地闢闔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為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乎中有足以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劍一篇辭雄旨微鏗鏘千載豈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則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胷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為說客縱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為魚目者有之伯秀不揆淺陋稿考南華所以言之旨中為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喻劍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悝患之猶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一人言其銛莫當千里不留行言其用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天子以鄰國為固諸侯以賢士為幹庶人恃匹夫之勇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鬬雞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龍毒刃為神品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強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繞食而不能餐禮義悅心爾泰有不足美者使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虧性由靜得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劍士皆服斃其處以喻即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

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同辛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世人耽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爲是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讐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劒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爲之久湮併陷至人於辯者之囿可爲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得立言本意云乎若於是經得其心然後雄文與論與之並馳爭驅獨此篇不遺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辯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傳一

漁父第三十一

武林褚伯秀學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侯王之佐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求之至澤畔方將杖拏而引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

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天之理也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上無君侯有司之勢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

人謂之惡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曰丘也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

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真者所以受於天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蠉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孰肯以物為事故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為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漁父以明七十而從心然後造至命之地則六十九以前皆孔子經世之迹也其間八疵四病亦人情所不免者聖人順人情而制法其見於言行之際固亦未嘗不卽此而心蓋已離之矣莊子寓言以非其迹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各有其序所論疵病切中事宜然則孔子稱六十九而無所得豈非以未能從心耶若夫從心則服仁義行忠信飾禮樂選人倫凡所以治天下者皆非其真猶因指見月而指非月也孔子至此亦無所事乎受教漁父亦不可容聲故曰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俱相忘於無言也

碧虛註四民著業則不為世利所滑事應所感故豐足而無憂志小者無圖大之謀失御者寡持執之術故功不立而祿不守也謀而不當言而不信役重則工毀責多則貢惡悖道生怨故有後期而致者變宜則不和易常則傷物愁深則暴亂憤極則壞伐禮樂煩則人淫食稅多則窮匱能反而修之疵病免矣歷聘諸國而欲無謗猶奔塵而欲衣不緇冒雨而欲巾不濕也在物還物屬人還人修身守真彼我無累真者自然之性內發於精誠外感於天人其用於人理也忠孝哀樂各得其宜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禮者世教真者天性愚者恤於人變於俗故於道則不足也漁父之道不經不營淡然無欲而衆美從之仲尼所以歸敬也

劉槩註同於己則是之故道王以莊子為賢異於己則非之故暴跖以仲尼為盜無同也無異也唯道所在吾將致其所尊而盡言之此漁父之篇所以作而必寓言於孔子也夫天真與人理相去遠矣而其本

末先後未嘗相廢真積於內神動於外刑
名禮法之用又其外者焉仲尼明憂患與
故以與民同將以利天下守真之士亦且
致貴愛於身老氏嘗謂貴愛以身爲天下
然後可以寄託天下則其利天下之術固
有不治而治者矣此孔子之所取也若夫
長沮桀溺之潔身而亂倫未嘗不辭而闢
之以此知寓言之意有所在也
鬳齋云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稱舉詐僞
譽所不當譽以敗惡人毀所不當毀以顛
色技人之好曰頗適無善惡皆欲其悅己
曰兩容八疵四病人之大患去此乃可語
道也漁父謂凡夫子所爲皆爲人而已所
以不免世謗若修身而守真無物我之對
則無所累矣今不求諸身而汲汲爲人不
亦外乎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
之意強哭強笑強親與其真者六句甚切
當真在內者神動於外禮者人之節於外世
俗之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不知天爵之
貴者以世俗之祿爲祿甘爲流俗所化故

但見其常慊然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
又爲學者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
以敬之
褚氏管見漁父或謂范蠡扁舟五湖屈
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
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
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間有併姓名俱
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林木茂密猶
如帷幄因以爲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
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
蓋孔子爲人心切則經世之念所以人
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
身守真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
物者所靳過分則忌之真者在己之良
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真則中無
所主祿祿而受變於俗也宜矣畏影惡
迹及強哭強怒二喻甚精當事親則慈
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
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
聞言而悟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

有爲者蹴無爲之蓋不得不宗焉刳船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挐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言明世俗之知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迹耳惟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訾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武林道上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一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昬瞀人伯昬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昬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齏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況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昬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昬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足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

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明言其敬己內不
解則外矜飾舉動盤辟而成光儀外鎮人
心內實不足以服物若鎮物由乎內實則
使人貴老之情篤也以美形動物則所患
亂生矣夫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苟
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任乎
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
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
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
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
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
不厭深眇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誠發於
形而成光可諜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
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
乎貴老而重已則螫其患而自貽也螫同
齎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
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容感豫則搖

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告而小
言者為毒而莫覺莫悟若不可謂之相孰
也孰言其重蒸而至於成為學者日益故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為道者日損去知巧
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
也
疑獨註內未能解脫故見外而成光諜有
密察之意不能內隱其德故有外鎮之迹
則人皆逐外而輕乎貴老螫者物碎而雜
亂之貌謂德性未造懸解而密察之心形
乎外患由之而雜生矣夫漿人利薄權輕
猶競趨我況萬乘之主身勞知盡求賢為
助必將責我以功所以驚也善哉觀乎言
非徒見彼而能反觀也禮見尊者脫屨而
升堂戶外屨滿言歸之者衆果為人所保
也發藥謂善言教人如藥治病夫列子能
盡性矣而未至於命未能遺形滅迹故為
人所保非列子使之保而不能使人無保
也經云使天下兼忘我難是矣物我兩忘
者物感則應為用豫出異人之迹而使之

來感耶必且有感則搖動汝之本性外物
得以入之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而以諂佞
入汝乃人毒也不能覺汝之迷爲爲相孰
孰猶知也相知則熟矣巧知之人不免憂
勞非巧非知則無能而飽食遨遊況若不
繫之舟也

碧虛註內誠不解心未虛形諜成光事感
儀也以外鎮人心使人畏其光彩輕乎貴
老而尊我巧其患亂生也賈利不多而遇
我若此況萬乘之主乎主尚賢則其責任
不輕是以驚也戶外屨滿人果保附垂訓
苦口猶醫之發藥有迹故人保附無心則
人莫知列子能不失德矣未能支離其德
也感物悅豫有心出異搖汝本性理何可
堪從遊之人皆出汝下忠告莫聞唯事巧
毒誰何明曉以相規戒哉且人來保汝不
求無爲而必學巧知唯聖人知其然也故
虛懷無繫委任群材無勞無爲飽食遨遊
而已

鬳齋云誠積於中而未化形容動成光儀
所以人敬之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
神覷破即此意耆耇老者人所當敬今反
輕彼而敬我豐猶聚言其迹發露則不能
逃當世之患也賣漿之家敬我若此況爲
君者乎君方身勞知竭必將求我爲用使
效其成功此乃豐其所患人將歸向保汝
爲師矣此保字便有不足之意尊敬人之
見又高一著古人坐席必脫屨而入急於
迎敬人不及穿屨提之而走也不能使人
無保汝即是使人忘義難而爲用之言汝
何以致此人感動悅豫若此汝必不能自
晦乎異出見乎外且搖動汝之本性尤無
益也汝朋友又無相規正者則終身無所
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巧者必自勞知者
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則飽食
遨遊而已此段文歸結在一虛字上真奇
筆也

此章全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其間有
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
結前義愈覺精彩如光弼之將子儀軍

也按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則
此五漿先饋當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
而驚其察人檢巳亦微矣戶外屨滿則
是不能韜晦人爭趨而保附之汝爲用
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以感
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
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
乎汝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佞入人
而汝莫覺悟何相熏蒸習熟若此古文
熟與孰同爭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
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爲也無爲故
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虛
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
嬴

鄭人緩也呻唯於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
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
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
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
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
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巳爲有以異於
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
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
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形聖人安其所安
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
安

郭註翟緩弟名緩怨父助弟感激自殺死
而見夢謂巳能爲儒又化弟令墨弟受巳
化而不能視巳爲良師遂使怨死精誠之
至故爲楸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
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然則習
學之功成性而巳豈爲之哉彼有彼性故
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巳有積學之功而
不知其自然也夫有其功以賤物者不避
其親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
穿井所以導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
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
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觀緩之謬以爲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
爲乎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爲巳功逃
天者也故刑戮及之聖人無安無不安順

百姓之心所安相與異所以爲衆人也
呂註緩自爲儒而使弟爲墨以至相與辯
其父助翟而緩自殺皆其人而已若緩之
所以爲儒翟之所以爲墨則其人之天也
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
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
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
自緩矣言彼之爲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
於性非學所能亦天而已謂其弟爲而子
自謂已之天爲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離
○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爲柏實乃其
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
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爲有以異於人
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爲可不悲哉此與
齊人以井爲已有而至於相捽者無異世
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
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
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
則遁天遁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
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衆人安其
所不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疑獨註呻吟誦詠之聲裘氏地名儒者之
成名必至於通天地人而後已呻詠三年
而得之者特其相耳當時通儒已不可得
如緩者鄭國用之河潤脩澤及之遠三族
父母妻也緩之爲儒弟之爲墨蓋因其性
分以先之而各以其術辯爭是非父助翟
而緩自殺又託夢於父謂教汝子爲墨者
子也翟不能順已而父又助之予所以怨
死其真性已化爲秋柏之實矣良如良心
良能之良知能與心皆出於真性謂之良
秋柏堅固後凋言爲儒之性不可變人各
有一天學者所以充其可欲也造物之所
與人不能強與之造物所不與人不能强
有之此緩翟儒墨之分雖父之尊嚴兄之
愛友不可得而移蓋彼有一天使之如彼
也夫人之以其所見有異於人而賤其親
皆由學術之偏此雖人也亦有天存焉齊
人之井飲者相捽汲水而不知其源猶當
時爲儒者執其末以爭是非學不至於命

則無由知其本有德者猶能以不知爲知
而不自矜況爲道者乎天刑謂命之自然
而不可逃緩乃欲逃之莊子所以不取所
安若仁不安者不仁皆人道也若天道則
無安無不安秉理應時而已矣

碧虛註緩以積憤而自殺父以妄念而成
夢塚上楸柏成實言其堅貞不化鍾此歲
寒之質以爲信也夫離曠之性本聰明故
造物報之以聰明彼性本有者報之於彼
形非緩自能爲儒又能教弟爲墨也學者
爭教而相辯無異井飲而相捽皆隋心所
使唯有德者則不欲人知又況爲道者乎
遁天之刑謂棄蔑天理而自就刑戮也聖
人安其鶴脛之長而不續鳧脛之短眾人
反此故天理人事悖矣

鬳齋云河潤九里澤及之廣以其餘資使
弟從墨學學不同而論異父愛翟而助之
緩怨父而自殺遂見夢於父曰資給汝子
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爭而致殺何不視
我冢上松柏已成實矣一曰其死之久良是
埌音浪冢也莊子從而斷之曰緩謂己能
使弟爲墨而不知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之
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人之得於天
者爲應彼學墨而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
非汝以人力資給而成也彼故使彼上彼
指造物下彼指其弟夫人謂緩也齊人之
井飲相捽私有其水所見與緩同夫有德
者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遁謂
棄其天理刑謂得罪於造物也

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
爲儒翟之爲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
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
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
聖門不取焉當時儒墨並行皆足以欽
賢緩乃自謂己能爲儒又能使弟爲
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同遂相與辯
其父不能察之以理而偏助翟爲緩者
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
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
未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己冢上

其精靈已化爲楸柏之實實猶質也言其堅貞不變真其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化爲異物不復其形矣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泯也緩以怨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爲堅貞之木然則養生得理盡年遺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所歸當知何哉鄭人之爲楸柏語之似怪按夸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何極舉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化能物矣夫人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望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爲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遁天之刑訓解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即其證或析爲別章遂至經意不貫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棄背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爲後世不安天理而狠愎自戕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二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事在於適無貴遠功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也苞苴以遺竿牘以問小知所徇也晷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而失致是以至人泊然無爲任其天行爲知則所得者細必任性大寧而後爲至也

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龍之爲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之全者也兵莫憯乎志鏌鎁爲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爲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莫知其

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竿牘之間
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爲可悲也
疑獨註聖人非有意於言不得已而應物
孔孟之心一而言不同者以此楊子在可
以不言之時而以言爲悅意之所歸亦無
異於孔孟其相去一間者在言與不言之
間耳故曰知道易勿言難術勝於物乃能
不言此以言與不言分天人其實未嘗相
離也世俗人爲之欲熾故用以矯之屠龍
者士之妙技然而無所施用言莊子之學○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務無益之功故術
不可不謹也順者命必者義聖人於義有
可必之勢而處之以順蓋有命也故無兵
衆人於義無可必之勢又不知命而行之
以必故多兵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此以必不必也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此以不必必之也兵非在外喜
怒交戰於胷中者是也然喜怒亦人所不
能免順而行之有求可得恃而用之則亡
不可不節也苞苴香草以行祀禮竿牘書

簡以通誠意皆世俗小夫所爲徒敝精神
於蹇淺非兼濟導物求合於太一形虛之
道也如此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太一數之始太初氣之始於形虛言太一
於形累言太初人不可無數累嫌於不虛
故也無始未有始之先無何有太虛也水
於藏爲腎主精小人役精神於事物坐馳
於嗜欲之境至人藏精神於無始甘瞑於
何有之鄉衆人之水流乎有形故易竭至
人之水流乎無形故無窮發泄乎太清無
所不之也而小人不知太寧之道亦可悲○
夫
碧虛註心有是非而默然天也心有惻隱
而形言人也天而不人則常存內照孰可
歟哉志汗漫者所學虛大技倔奇者其益
支離龍者變化之物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不可的視又惡可得而屠設爲此大言耳
至於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則深有旨云外
物不可必故至人償然任之以免恚忤若
强欲必之則有抉眼藏血之禍可不謹歟

庚桑子曰懷策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絛
而已故精神乎蹇淺小有所志大有所亡
也迷惑宇宙不知大初者所謂目察秋毫
而不覩泰華耳謂絲竹而不聞雷霆也歸
精神乎無始則匿其聰明甘瞑於無何有
則抱其虛曠故能知行乎家郎施用於叙
寞今汝乃緣標末而喪大本是可悲也
鬳齋云勿言難謂難於忘言知道而忘言
則離人絕迹與天為徒矣竭家資以學屠
龍學成而無所用莊子自喻其道大而未
有所施也聖人以必不必即知其所不知
衆人以不可必之事為可必故多爭競用
兵爭之大者若順其爭心則行於世者皆
有求敵之意以爭自恃亡身而已饒道業
問皆蹇淺之事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
以合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所以
迷惑乎宇宙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
自然之理至人則歸精神於無物之始而
安處無為之地甘瞑暮睡以喻安處水流
人見其有形不知實出於無形及其發泄

而去又歸於太清之虛無世人不知事物
之終始亦猶水然知在毫毛所見者小大
寧即無為自然之理無所不包也
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
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
人未為深失也世有淺學謏聞而矜衒
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
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
多取題與經意不倅唯呂註得其旨碧
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
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
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何
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為尤
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
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
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
恍惚窅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乎
砉騞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
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
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則一

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爲何物屠者
何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
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
絶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
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寘而用亦忘所
以爲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
人以不必必無者强欲有之也兵謂嗜
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
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
至於亡小知從事遺閙以敝精神是亦
自兵也何望乎志存兼濟以導天下之○
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
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
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迷惑乎宇宙蓋
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
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
是也水爲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
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
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
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

而不知有大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大
寧即眞性之未動此心之未萌物感而
應即天一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
宋人曹商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
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
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
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
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
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
○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
遠恬淡者遺榮也
呂註凡賤其身以干澤者皆舐痔之徒也
疑獨註曹商得車而誇咤莊子引醫痔爲
喩鄙之之甚也
碧虛註治愈下而得愈多是以抱道者遺
榮貪利者忘辱也
鬳齋云痤亦癰類醫愈下而賞愈厚鄙其
汙辱不足貴也
曹商以車自侈南華以道自尊車侈一

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歇人之趣向可不謹耶

魯哀公問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郭註至人以民靜爲安一爲貞幹則遺跡萬世飾競於仁義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爲安也飾畫則非任眞將令後世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慕仲尼之遐軌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汝哀公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眞此即今之見驗效彼非所以養已正不可也此爲後世慮明不謂當時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則非芻狗萬物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非眞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

呂註易以貞爲事之幹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爲貞幹爲天下國家者儻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爲治其弊必至於知所言也大道法自然猶鵠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爲之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爲之巧猶從事華辭以大爲小名實殽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强爲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爲民也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

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汝與抑乎自順
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
欲以聖人爲貞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爲正
雜實學僞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
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
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
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
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
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
邪也有爲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
過而已揚子云晝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
宵則夜之謂爲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
外刑者猶爲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爲緣
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
疑獨註哀公知仲尼之粗故欲用以爲貞
幹衆事之動歸乎貞猶衆枝之生附乎幹
也顏闔謂使仲尼治國非唯不治適足以
危國方且修飾羽儀盛其文彩從事華辭
則不務實以支爲指則喪其本性有所欲
忍而制之言其非真以此視民而不知民

之不信已使後世之治天下者見其迹則
以心受之以神宰之而不能外形骸以順
性命何足以爲民上哉且民與哀公各有
性命之宜又豈必效汝與若欲效彼予非
所以養也欲以仲尼爲貞幹以誤言之則
可正言之不可也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
恐後世徇迹成弊不若任其自然布如泉
布用有輕重施人而不忘此人布也天布
則施者不見其物受者不知其恩人布則
施而務報商賈猶不齒之雖以事齒之神
者弗齒事與道殊也金與木害人四肢動
與過害人五藏宵人即小人之暗昧者故
不逃內外之刑始於陰陽之患不能反則
金木及之唯真人乃能免此
碧虛註繪畫羽毛以爲飾支蔓華辭以爲
文刻意臨民故俗多僞受事以勞其心宰
物以役其神已將自病何暇治民哉汝與
顚與並音黨與之與予從推與音彼指仲
尼汝爾衆也言仲尼之德宜衆黨與推予
養衆誤試用之未知可否離實學僞不若

已之施政而欲民不忘其德非無心也雖負販之徒尚有不望報者況士君子乎有惠有報俗情所稱無惠無報神理所尚因惠責報刑害生焉外刑金木內刑動過顯明幽暗俱不可逃是以作法者氷炭戰於內犯令者斧鉞戮於外上下俱失其和何望乎平治哉

鬳齋云貞幹猶云賢輔貞固足以幹事也既畫彩色又飾以羽毛言文藻之甚以支爲指不知本也忍性矯激臨民之上以示之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心著乎此故神識以此爲主宰何足以長民宜猶益頤養也汝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誤汝則有之不知其已民可以不治治之有心於治則難治矣施政而不忘即有心於治譬商賈之人爲士者不屑與之齒因事偶相聚會其神亦不樂之彼有爲之人故有道者不屑與之俱也訊鞫問食猶日食之食病之也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唯真人免此

哀公欲以仲尼爲佐覬其國政有瘳是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諸顏闔以印其心闔遂歷陳時賢之弊尚之無益徒使殉迹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畫喻從事浮華之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矯揉其性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己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闔又反問彼仲尼果有益汝與汝能自頤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僞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爲之愈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爲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所爲猶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爲之如社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僞之宵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寡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動謂心念

始差過則見詰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真人體純素而無爲何内外刑之能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但難知耳未爲無迹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觀所由察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懁與達反達者質直而好義則非順懁也堅與縵緩與釬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疑獨註山川之險有形人心之險無形天
之運行有期人心變動無期考之山川之
險與天之變化難明未若人心之爲甚也
厚貌深情言其難測自貌愿而益至有緩
而釬言人之情貌相反如此亦不能無迹
但爲難知耳莊子之九徵以迹觀心而知
君子小人之所存也
碧虛註此言山川之險可覩人心之險難
測有貌謹嚴而情益散者有貌長厚而情
不肖者有貌順急而情疎達者有貌堅確
而情散緩者有貌徐緩而情急悍者其內
外相反若此不可以一塗觀故君子用九
徵之法忠者託遠而不變敬者密邇而不
慢能者任繁而不敗知者應變而不窮信
者守約而不渝仁者臨財而不欺節者固

危而不易則者酣飲而不亂情者溷處而
不汙若不貨之行事而以風鑑取人未足
以盡君子小人之情實也
膚齋云有貌雖愿厚而實求益利者有內
抱所長而外若不肖者有柔順懁急而反

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縵弱者有若寬緩
而實悁急者此言人之不可知若渴言其
銳進若熱言其速退以九徵驗人賢不肖
見矣此段議論甚正借爲孔子之言則知
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
有山川間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
方寸其變其險有不可測不可濟者何
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爲難知
難見者然有所體而形見焉鑑貌察辭
亦可得其六七但彼文之以深厚則此
不免乎微哉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
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爲
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
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乎

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
俗猶一家也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
哉自貌愿至若熱言其內外相反自達
使之至難之處試其所守之堅以九徵
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

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徐觀
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
安可逃於衡鑑耶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
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而吡其所不爲者也窮
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
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
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
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
於唐許之事有心爲德非真德也真德者
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率心爲德猶之
可也役心於眉睫之間僞已甚矣乃欲探
射幽隱以深爲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夫自
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若中

無自好之情滋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失
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
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
而行偃佒不能俯執困畏怯弱此三者既
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通外則
以無崖傷其內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
者天下皆望其愛愛有不周故多責傀然
大悟解肖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遭者
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呂註正考父至孰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
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爲賊矣
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
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速而
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爲首謂德有心有心
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吡其
所不爲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
三者不若人則自強故通達孟子論孤臣
孽子操心慮患義同知慧外通則物至勇
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
美人所惡者非惡要在強行者有志以遺其

形而巳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生者無以知爲也傀然而巳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而巳命者造物所爲吾與造物爲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疑獨註一命士二命大夫三命卿也傴僂至循牆皆言退讓之威儀命愈增而讓愈加也不軌謂侮之呂距直腰貌車上舞輕浮之甚呼諸父以名傲慢之極堯許以天下讓而彼不能故曰孰協唐許此言君子受命而愈恭小人受命愈不遜德有心下德也上德則無心心有眼動心也靜心則無眼德有心則賊道心有眼則賊德道德喪則人偽生偽生則內視思慮營營敗其眞性矣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爲中德動則四者從之中有以自好人不爲己之所好則訾毀之此心之賊也八者俱過人不免爲人役所以窮三者不若人然得保其身所以達人有八極三必如形有六府自然之理也知慧外通則傷其內勇動多忤則人怨之仁義則人望其愛而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者人之不能同於神也達命之情則同於神矣達於知者肖肖者其小道大故似不肖達大命者忘死生而無累樂天者也達小命者貧富壽夭遭則受之安之者也

碧虛註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有心謂增愛是非有眼謂馳逐景物內視謂明察分別去取也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主於中自好自是而訾其不同己者是謂內視內視而敗矣凡勝物之極者久必窮困畏不若人久必達此乗除之理知慧而務外勇動以招怨仁義而不周皆用失其宜非所以全身也故達生之情者大悟無係達於知者肖似愚拙達大命者隨順生死達小命者遇則安之何窮通之能累哉

鬳齋云德有心數句於學人分上最爲親切禪家謂之滲漏心又曰第二念爲德而

知其爲德則是有心於有心中又有思前
筭後之意是又開一眼以此有眼之心而
內視則千差萬別不復知有渾然者矣凶
德指心耳眼鼻口有以自好言已有能而
皆人所不能此心不可以學道聞覺云不
重久習不輕初學亦此意八極言有所怍
者必至於窮三必言慊然不足有時而達
緣循亲順偃佒隨起倒貌形有六府言人
身中有此六箇藴畜之地知慧通敢行義
達生達知達命是也遭者猶有得失委命
之心隨則聽之而無容心矣所言六府後
以命字紬繹爲兩句結之此文法也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此段猶
是哀公與顏闔問答受術餘意蓋謂聖
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牆
以達爲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
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
由之高致哉堯之黄屋非心由之不肯
越俎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
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

窮達之由命也爲德而有心則分别生
而患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
而內不静矣患不廣則害德內不静則
害心故爲賊之大內視謂忖度其所欲
爲經營布置知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
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唯天眼肉
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
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乎敗
易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爲表裏凶德有
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
而爲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訾
毁之此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
弗爲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遠
轉凶爲吉在人力行耳八極三必亦奇
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陰陽
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
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
義所以廣惠而博濟爲難故不周而招
責達生者儻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
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

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予順與予字雖釋疑當是汝宵音消
義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一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四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若挾奇說乘天衢以攖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蹙死生情異各自當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徼寵名幸而不溺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穉人不亦謬乎莊子入於不死不生嘗以死爲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跲利故其制行如此

疑獨註緯蕭易食之至賤一旦子沒淵得千金之珠必遭驪龍之睡也使驪龍而寤子之身安有哉今子往宋王之車何以異此又引太廟犧牲谷明使不以利祿累其生也

碧虛註業緯蕭而獲珠何異不田而鶉生幸遭其睡亦險矣夫誇十乘而忘韲粉之禍卻聘使而慕孤犢之生其賢愚之操可見矣

膚齋云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人緯蕭織蘆爲箔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使其君覺悟禍必不輕奚微之有殘食無餘也太廟犧牲一段與寧曳尾於塗中意同

緯蕭一本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泅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識爲奇而驪龍之睡曾弗介意父欲取石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蹤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奚微之有以徒微下連句字理蓋不然此四字正是奇筆今新說爲當犧牛之喻明不待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不若任萬物之自平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

之必不合矣夫役其所見受役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呂註得天地為物之所一而同乃以為體則其生也備物以將形其死也以之為齎送非虛言也彼患為螻蟻之食則不免爭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爭奪于以平之則平之至于以徵之則徵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矣其常心定為至不徵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徵之則其徵也不徵物之求也異動則平大匠取法唯其平也欲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今知所以爭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為神也明者唯為之使而神則徵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疑獨註先王制為葬禮棺槨衣衾以掩其形以盡人子之心而已非不知其神魂歸天精魄反土形如蟬蛻遺化異物也為人子者有所不忍先王因人心所有而節文之莊子非不知古人制禮之意而自處如此者蓋當時禮文過侈務厚葬以相勝不獨盡其心而已故高言以矯之欲其反本復朴也以天地為棺槨亦有以見其已至於命則凡在命之下有形有象者皆為已所役故萬物備於我而無求也至人之處已者如此若夫處人則有先王之禮在且形骸之委於地上與地下皆不免為物所食奪彼于此不免於偏聖人存神不存形者以此夫平平者不平徵徵者不徵以不平平天下則天下自平非有心於平之也以不徵徵天下則天下自徵非有心於徵之也天下有平則有不平平出於不平則無不平矣萬物有徵則有不徵徵出於不徵則無不徵矣唯平與徵神者主之則明者為之役神者天道明者人道故明不勝神也世之愚者恃其所見由明以入於人

而滅其天用功於外而不知有內可不悲
哉
碧虛註璧玉珠璣富者用以飾棺今以日
月星辰爲之豈不備耶任烏鳶螻蟻爲兩
平奪彼予此爲不平以偏見平萬物萬物
何由而平以偏見應群動群動何由而應
分別爲明明者受役神則寞漠虛通物無
不應分別有蓋寞漠無窮是爲明不勝神
也而世之愚者恃己所見探彼隱情奪爲
我有用功於外而不知反至人所以興歎
也
慮齋註此章譏當時厚葬之弊奪烏鳶而
予螻蟻見之偏也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
平之心而欲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物
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驗之則其可
驗者亦不驗矣本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
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
至於神則聽其自應而已明不勝神言有
心不能勝無爲而愚者恃其私見入於人
爲求功於外可悲也夫

古者因山爲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
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葬
具之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浮侈璧玉珠
璣生前受用已爲過矣用之以飾棺則
明器之繁夥塋隧之雄廣固不待言蓋
由據尊恃貴厚享於前則送終之禮勢
不容薄歷觀古之多葬如虎丘驪山者
自以爲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爲大盜積
耳今南華弟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心
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慨謂吾以天地
爲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楊王孫倮
葬之說劉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夫
旣委形于地則烏鳶螻蟻何以自免曰
吾之生也蓋本於無而外蒸蚤蝨內變
蟯蚘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蜩甲蛇
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何烏鳶
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藉
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
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謂徵也不平者形
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

神觀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徵者扣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視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無徵取徵於神以外求徵於內內重而外輕也若以內求徵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不徵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為使動用有限神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真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薪之弊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乎徵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地為一日星朱光棺槨而珠璧之非過論也

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弘教踏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瓌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耶愚嘗考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言曲喻正說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己意者十有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略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跡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編末又以御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為郭氏刪易之始乎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死化為楸栢道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舐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舐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

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狐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或偏斯神用 傳五 明顯乎微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傳六

武林　褚伯秀　學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傳六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郭註爲以其有爲則眞爲也眞爲則非僞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成而後降出使物各歸根抱一而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凡天神至聖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操稽之數民理既然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名本數明故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爲備數度可明者雖多已疎外也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經散於天下皆道聖賢之迹尚復不能常稱用其迹而無統天下不免於亂故明聖賢之迹又未易也百家穿鑿各信偽見而不能都舉聖人統百姓之大情因爲之制百姓寄情於所統而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澹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國異政家殊俗所長不同不得常用未足備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萬物之理闇鬱聖王之道全人難遇故也古人之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亂弊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之情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爲爲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眞

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兼該兹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爲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爲分而不可犯以名爲表而不可亂以操爲驗而不可欺以稽爲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々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爲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穀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可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導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爲奇方

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遍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爲其所欲焉道術爲天下裂矣

疑獨註道術無乎不在方術則有在矣言道之體無不在道之用未嘗無在所謂之神謂之明或謂之聖謂之王或降或出或生或成是果有在乎夫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顯聖者王之始王者聖之終圓融和會使之無間猶四時之氣不同所以成歲功則一曰天曰神曰至曰聖君子百官其本末精粗雖不同皆不離乎一而已出而有別者宗生而不粗者精眞者精誠之至合天德而通乎道謂之聖人四者非同非異出入殊迹聖人出而爲君子則道德散而爲仁義禮樂又散而爲法名操稽以備百官之用又君子之緒餘也聖人散道以

致用故有法散同以立異故有分百官述
法而不及道言分而不及用名者實之賓
表者裏之外百官允名而不盡實充表而
不及裏所操者行而有驗乎外所稽者智
而決出乎果其數一二三四即名法守具
也器有小大識有遠近故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所以養民也化之
而蕃息居之而富藏老弱孤寡有以合袖
明天地有以配然後有萬物使之得性和
天下使之時應而其澤流於百姓也本數
言其精末度言其粗明而有係此道所以
備而無乎不在也其微而在性命者可以
以心法所不能傳可有諸己史所不能有
明而在數度詩書者法史搢紳能明之六
經各有所道同歸乎治而已矣老莊之樞
踐仁義欲矯枉以歸直也矯之太過又歸
於枉至此獨以聖人六經為言所以矯向
之過枉者耳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
道術所以不明時稱道於口不能以心體
之致聖賢闇而不明道德二而不一各為

其所欲為私察以為知私好以為仁所以
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於內聖
外王之道必不合矣
碧虛註天下方術各成一家以求有用於
世道惡乎在此言醇疵已去糟粕僅存也
然神降明出由於有道聖生王成非有二
途以窈冥為宗天人也精粹而無雜神人
也守真而不偽至人也若乃宗自然之理
本不德之功行虛通之途逃神妙之機斯
乃治世聖人居域中之大統上三名者也
次論君子百官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熏然
慈和惠及萬物立法以定職分設名以表
性行從操以驗才能稽考以決黜陟皆有
術數存焉道不足則用法法不足則用術
術不足則用權權不足則用勢勢不足則
反權權反術術反法法反道道則無為而
自化也術者人君之密用群下不可妄窺
勢者制物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君有術
而臣得窺非術之與者君有勢而臣得為
非勢之重者要在先正名分不相侵奪然

後術可施而勢可專也百官以事相齒亦不出乎一二三四之序法名操稽之目用以教養萬民使無失業而已太古之時無法而自備非設法以備之也配神明則鬼無靈響醇天地則四時常若育萬物則年穀常豐和天下則人無夭惡所以仁及草木信及豚魚者由乎明本數係末度也主無為而尊本數也天道也分守也臣有為而累末度也地道也原者也本末之分在審之而已此通六通四辟而無礙凡天地秋毫神靈形器推移轉徙無不入於無間也其在陰陽律歷詩書禮樂者其數散於天下百家之學時稱道之及其朴散時澡世道交喪察察以自好不能相通為用故聖王之道不明而人各為其所欲為往而不反日遠乎道矣道術為天下裂學者之不幸也

慮齋云莊子於末篇論古今之學猶孟子末篇聞知見知自篇首至將為天下裂是箇冒頭總序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中鄒魯之學乃述於總序則知此老亦以其所著書多矯激之言未嘗不知聖門之學為王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自是古之道術與仁術心術字同惡乎在即無乎不在有時中之意言學雖不同而道無不在也神降明出何由而見聖生王成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謂造化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作文如此以天為宗至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之意兆於變化則原於一而忽然慈仁以義象言法有區別名有操準其所驗決亦各有據一二三四言其纖悉明備以衣食為主教民務耕桑以老弱孤寡為意發政施仁之本配神明四句言功用之大本末即精粗六通四辟無施不可也次序六經之學分明是說孔子及散為百家衆技天下多得其一端而察然以自今猶耳目之不能相通於天地神明有所不備矣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不明人各以其所欲為而自為方術迷而不反道術將為天

下裂一句結得甚力

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殉己能以有所施用爲不可加而不知無爲自然之妙理所以遠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後人自爲其方有以間之國異家殊而流爲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配神明而行治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民由之不知歸於自化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爲而視天民之阜也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而應雖爲非爲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效自不離於宗主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至在其中自以仁爲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内外言之次叙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得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醇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即所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爲本王之所成因貳以濟本末相須而治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爲治也容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爲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施之天下而效有淺深見之事爲而政有治亂者爲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己陳之芻狗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爲大全無異指歸涔爲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爲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歎 有爲不可加爲下當爰爲字欲焉應是欲爲詳文義可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下第二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然財有餘故急有備太過太循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鬭今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鬭為非不怒但自刻既自以為是欲令萬物皆同己先王則恣其群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

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
情為愛令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太過雖欲
饒天下非所以為愛也獨成墨子道而非
道德不類萬物之情其道觳而無潤使人
憂悲難行不可為聖人之道聖道使民各
得性之所樂則天下無難矣故王者必合
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墨子徒見禹之
形勞而未覩其性之適謂自苦為盡理非
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於墨之中又相
與別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皆願
為之主以係其業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
所以為是為之太過則非亂莫大於逆物
而傷性故為治之下焉其真好重聖賢不
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世無其輩
枯槁不舍所以為真好才士而已非有德
者也

呂註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非
其常然也以繩墨自矯所以備世急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夫道所以體常而盡變墨
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為常所謂得一
而察焉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為非樂
至博不異皆為之太過已之太循者也先
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
服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其儉薄如此非特
不愛人亦不愛己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
為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為之以
約失之者鮮則未敢墨子道也哀樂人所
不免先聖為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死薄使人憂
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為之太
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奈天下不
堪何其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
於此所謂備世之急墨子以為常然則
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急則是為之太過天
下不堪其行即非將使後世學者自苦以
相進而已勤儉固難為而墨子偽為之真
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疑獨註大道既隱諸子繼出有若墨翟禽滑
釐者有若宋鈃尹文者其終若惠施之徒

相辯以數千言莊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墨教勤苦儉薄以逸樂侈靡為非故使數度不暉而以繩墨自矯足以備世之急而財用有餘故墨翟之徒聞風而悅終為之則太過終已之人太循生不歌故為非樂以

節用為道故死無服其道使人吝也而非鬪自刻故不怒好學而使物同已故博不異生勤死薄毀古禮樂不與先王同也自黃帝有咸池至周公作武明其生不歌之非自古之喪禮至士再重明其死無服之非末敗古其終於敗也使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類乎言獨誰成墨而違為物之情變也其道大觳使人難為恐去先王也遠矣蓋先王與民同患其皆本諸人情非期於難行欲使天下皆如已而皆為潭洪水決江河親操橐耜沐雨櫛風甚勞形天下也如此後世效之以自苦為極夫禹之道非墨也流皆之弊則有所謂墨相里勤至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分別同學而異趨也以辯相訾以辭相應以最能

辯者為聖人願為之尸冀傳業也墨子之勤儉備患則是過於自苦則非言亂則居其上論治則居其下眞天下之好求其比類不可得墨子才近禹而道遠於禹所以不能無弊止於一墨而已

碧虛註墨氏之教不侈靡不暉耀勤儉廉已救世之急但儉嗇太過已能循而衆難遵非樂節用生勤死薄可謂大拂人情然而汎愛近仁兼利近義非鬪近禮不怒近知又好學而廣尚同則亦異乎流俗也其與先王不合者毀古禮樂為特甚自咸池至作武及棺槨之重數皆古禮樂也墨子則生不歌況絲竹乎死無服況珠玉乎以此自行固不情以此教人亦太忍終不免倍譎無倫之弊人之歌哭笑樂發乎本情令一切非而去之與世情不類矣枯觳無潤使人憂悲衆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任既不合天下之情去王道遠矣墨子宗禹勤儉故稱其治水之功九滌天下之川謂九州之川滌除無壅胼無胈至置萬國皆載

其祖述末造妙本而後世效之以自苦爲
極至有割肌膚斷肢節以徼福者此又學
墨之弊也相里勤之徒末敗墨子道者也
以辯博論大者爲師遂至清談好勝之弊
以勤儉備急則是以憂苦教人則非後世
效之亂之上也治何望焉然而好學勤篤
無對於天下强學立志教倖仲尼亦寸士
之美者也但所行失道德之正耳
膚齊云不教後世以侈故不飾靡䪥物不
以禮樂度數爲暉華拘束其身以矯世欲
天下之用有餘主於儉以足用言世人以
衣食不足故致爭亂也後之學墨者遂抑
過太甚非樂節用墨子篇名以闘爭爲非
不以怒爲道博不異者廣其說而尚同數
人愛已而失其道不近人情故曰不類大
轂猶大朴其行難爲也逆天下之心而墨
子獨安之既不合人心非可以王天下墨
子稱道至形勞天下也如此述禹之功績
九讀同鳩鳩工而雜治之奇偏本異而曰
不忤此强辯之辭巨子墨學之大成者求

之不得言無復有斯人雖極其枯槁而爲
之不止可謂豪傑之士矣
不修靡於萬物不暉耀於禮儀勤謹節
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禹行之見於世者
墨翟滑釐聞風而悅遂至爲之太過而
勤苦難行體之太循而枯槁無類作爲
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不服即
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況愛所以衆
利非鬪所以不怒亦不失爲賢序也好
學務博覩人同己則心猶好勝未能克
去其私至於毀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
聖典亦拂天下哀樂之情强民以難從
人已俱不安矣由是知墨子之道終於
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歌不歌當
哭不哭其於人情不類矣生勤死薄苦
轂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
矣墨子又瀕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
使後世學墨者必以自苦爲極而欲力
扶其教殊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殛而
功不成是又變中之變遂刻苦捐軀嗣

成厥績非可以爲常也以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異病已而鍼灸徒增瘡痛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墨爭相訾辯推其業成者爲聖人巨子猶儒家云碩儒皆願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禽滑釐再續前語其爲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也然而墨子真性所好天下莫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闢楊墨以爲非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以見衛道之功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其源流申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在其中矣墨學大禹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學有所偏耳猶師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楊墨之芽蘖也故學不可不謹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忮逆也畢足而止不望有餘華山上下均平以表其行別宥萬物不次令相犯錯强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見侮不辱以活民爲急救鬪寢兵所謂聏調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聏調之理然也見厭强見所謂不辱

不因其自化而強慰之則其功太重請置
五升之飯明自為太少也宋鈃尹文稱天
下為先生自稱弟子日夜不休以為民謂
民亦當報己圖傲乎揮斥高大之貌不為
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
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為救世之士其
行適至是而止未能超虛涉曠也
呂註不為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
人在醜而不爭願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
有不然則以為垢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
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苟急別而宥之○
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為物
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
行之以聏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欲
置之為主推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強聒
不舍此所謂調聏之道古之道術雖有在
於是然為人太多為己太少此二子所以
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
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
必得活不以饑死為憂其行適至是而止

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
疑獨註若夫與世俗脫而無累於物任而
不飾於人安而不苟於衆順而不忮顧天
下安寧畢足而止宋尹二人其道小異於
墨故繼之墨翟之後言其流風末世尚有
如此者故聞風而悅之華山之冠宋尹以
此表其行接萬物以別宥大小為始聖人
之道則物我同體而無所別大小同區而
無所宥所容以其迹所行非其心二子語
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其意願天下之安○
故以聏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為主與
皆願為之尸意同自見侮不辱至強聒不
舍皆自任之過上說其君下教其民有以
見為人太多見侮不辱至於置五升之飯
而足見其自為太少圖傲放大而以救世
為事也夫能仁而不能變不足以立義二
子於仁為過而於義不及君子不為苛察
言必自出其力為無益於天下而察之
不如其已言必欲救世也外以寢兵戰內
以寡情欲其精粗小大雖不同所行至是

而止耳
碧虛註無情故不累朴素故不飾直道故
不苟因任故不忮願天下安活而不過養
明白此心如是而已華山之冠以表心之
堅正治如頂之均平以區別賢愚寬宥與
法為治本而言行不虧也法寬和則合民
心宇內稱美樂推以為君矣忍辱止鬬使
民不爭寢兵守慈民尚雌靜以此說天下
使民必從而願其安活是為人太多也勤
儉自苦請曰置五升之飯猶推於先生宋鈃○
已忍饑不忘天下是自為太少也我必得
活哉言我思救人天必活我圖傲乎言不
圖傲也豈圖夸傲為救世虛名而已不為
苛察務克已也不以身假物力行以率物
凡無益於天下者不為之外以不爭和調
得之
物情內以寡欲節抑已性事有精粗不同
但去其非理者而為之斯治道之極也
鬳齋云飾猶曰泰忮嗁人情別宥猶在宥
隨分自處為別寬閑自安為宥容謂體行
謂用以和聏合人之歡以調一海內請欲

置之以為主也強聒不舍人厭聽而誇說
不已日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
猶不得飽弟子可知忍饑自苦日夜不休
豈為久活之道蓋欲以此矯夫記名救世
而自利之人同傲誅矯之也猶孫讓曰吾
為此至難所以撓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
心者是也其說又曰不為苛察無損我之
辯事皆自為而不借人力以為助於天下
無益之事明知其可為不如已之其學之
大意欲人外無攻戰之爭內無情欲之諍
至此而止耳
不累不飾則心虛而守素不均不忮則
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願安全
既身不過苛則不安求多積自貽患害
是為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
白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
其道華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
接物以別善類宥愚愛為本則必不趨
乎惡亦足以厚風俗興教化但行之有
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可久也心之容

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象心之行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善見諸行事和調海內不闘不怒善安足養而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為政之意寓其中欲置以為主願遵承其教也耐辱救闘寝兵止戰皆守柔不爭之義强聒强見必欲人聽從其說請置五升之飯見其自為太少寧已饑而不忘天下見其為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而歎曰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必能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陀頭道者勤儉於已而周恤為人頗似之但不学無聞其弗及遠矣圖傲乎一句頗難釋諸解唯郭註近之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傲猶謀諫也言其莽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一己之力濟天下之衆而不度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者不借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也外行則禁攻寝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則寡淺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大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是而極言其不能蹐聖人堂奥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天下第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都用乃周任其性乃至泠汰猶聽放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尚賢也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徇耳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非前後略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魏然而獨立也推曳而後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欲令去之如上塊也亦爲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夫去

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而云
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
笑之未合至道故為詭怪得不教焉謂自
任之道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竅然逆風
所動之聲不順民望雖立法而鯇斷無主
角也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
為不知雖然槩乎嘗有聞但不至也
呂註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為
一不顧不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者寂然
不動之時二子聞風而悅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
大而有所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
可選則不遍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
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故而緣於不得已
泠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
入道非以是為道二子以道為止於此蓋
不知智與己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
其所以復而其芸芸乃其所以歸根不足
以撓吾心也慎到之所以為道理者以為
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傷之唯無知

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
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謑髁不定縱脫無行
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棄知去己也椎拍
鯇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椎拍鍊
治之鯇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凥
知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
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
物而已故無建己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
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為道理天唯
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說而絕棄之
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
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
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古
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竅然惡可而
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
至於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
免於鯇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虛
空不毀萬物為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椎拍
鯇斷為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不免於
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三子雖非知道然

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鈃尹文非唯不知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制行槩離於天下至於人已不愛則喪本失真為甚故於道術為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為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

疑獨註道術有在於是三子聞風而悅明其道與宋尹異故齊萬物以為首非若接物以別宥為始者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道運於中能包而不能辯由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不可故混之則遍任之則至包之則備辯之則有遺矣是以慎到棄知而不辯去已而不接緣道於不得已之域未嘗求物之感而欲適之求言之通而欲動之泠汰自放不累於物故以薄知為猶近傷於理將欲都忘之無任則無事無行則無迹賢則有事業聖則有德行笑而非之皆不尚之意椎拍者支其將往之形輐斷者削其既發之緒與物宛轉舍是與非則累免矣不師知忘前後心若死灰魏然獨立未嘗唱而常和未嘗感而常應行如推車往如曳尾緣於不得已也故若風還羽旋磨石之隧其德全而動靜無過蓋以於物無知於我無己所以患累莫及焉夫吉凶生於動毀譽出於有建二子遊於吉凶毀譽之外故至若無知之物以塊然為不失道也道者有形所同由德者有心所同行雖瓦礫之微道無不在而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適得怪焉田慎同學於彭蒙得不教之道其風窢然幽隱而有疑意其情狀非可明言也常反人不聚觀以未能齊萬物旣斷無圭角貌其所謂道或入於非道其所謂是或入於非是三子槩嘗聞道而未得道也老子嘗曰絕聖棄知而莊子於此不取彭慎疑若相戾然蓋寓言於二子削去其迹庶幾將來知其為矯一時之言耳

碧虛註黨則不公私則不明無心則主不在己以法治物則事無疑貳故忘知而無擇唯執法而行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

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焉若舍法而用選施教則事不周理不至矣道總包而無遺有自然之法也慎到以下四句謂必如此然後可以無道泠汰猶揀鍊以法揀鍊物之精粗以扶天下之道理用法雖非善猶愈於無法無法則道理不立亂莫甚焉薄知未免有心有心不能無患謑髁訛倪而笑尚賢之無倫縱脫任誕而非聖人之虛曠斯法弊之所致也椎拍㪍斷桎梏輐斷刑截肢節然所施用宛轉物情無是無非苟可免禍忘慮忘知𫘤然安處靜則推曳而後行動若飄風與旋羽無用知之患若無知之物雖神明降此亦無所施爲言其枯槁絕物所以人皆怪之三子皆以墨學立教有教則有是非今云莫之是莫之非如風窢然有音無辯是爲行不教焉及其反於人情又不免㪍斷刑截此所謂道非王道也言其法雖是而行之則非三子皆不知道然亦爲學而有聞於時但其立教非正耳

鬳齋云趣物萬物之理趣不兩一也彭田慎三子皆齊之隱士其說謂天地亦萬物之一其爲首者無爲之道天地所能各有偏大道包之而無所分辨物有可不可選之則不能周教之則不能盡歸之於道無餘論矣去知與已無爲也泠汰於物無拘礙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迫於知而近自傷謑髁不定無任不留心於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故以天下聖學爲非椎拍輐斷無圭角也故能與物宛轉無是無非以免世俗之累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物唯無知則無是已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順理不求知於人無譽所以無咎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可以不失道矣看此議論如今山林修苦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此等人爲學自相契合有不待教而能者其師之言曰古之爲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發言如飄風窢然無所容心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聚

合倫類而觀不免爲一偏之說但求無主首而已魭斷與前輐斷同其言雖壯偉而所謂道者非道也三子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道但不得其正耳

能不黨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爲主使天下物趣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爲首物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況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辨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無遺矣故愼到棄知而若愚去己而任物不得已而應雖爲非爲也澄己之源以清泠沙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謑髁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爲治者次句配上文義自明白椎拍輐斷卽後文魭斷謂刑截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周浹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謑髁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魏然若枯槁推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己不用知動靜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爲死人無異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道至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竅然無心於是非之辯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衆觀與免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爲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詳

南華所論則彭田愼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列於後與關尹老聃差近

焉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
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
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垢人皆取
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
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
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
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郭註有積為不足守之天下乃有餘無有
何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
天地萬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
之以太一耶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
物去不自是而委萬物物形各自彰著動
靜若水鏡喻常無情芴乎寂乎常全者不
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
雄白也雄白者尚勝自顯豈非遂知過分
以殆其生耶古人不隨無涯之知故其性
全性全然後歸之如溪谷天下樂推而不
厭也雌辱後下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
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
者守沖泊以待群實無藏者付萬物使各
自守故不患其少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其
行身也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
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巧者有為以傷
神器之自成無為者因其自生自成萬物
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
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無求
而福自足隨物故不得咎理根於太極之
初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其甚泰至
順則金石無堅迕逆則水氣無爽順全逆
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為銳各守其分自
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以道為精則以物為粗以物為粗則

以無物爲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爲
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
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
乎不在此云以本爲精趣時而已道本無
物而時有爲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
有則物不能拔矣一與言爲二有所謂一
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
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
下爲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
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異乎
椎拍輐斷以爲道者也關尹子曰十一句
皆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其
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唱辱謝而循很
溪輸而不積谷虛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
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
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爲表也處虛而無
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爲之用此其所以有
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
形苦己以爲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
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

謂福以深爲根則無害於堅以約爲紀則
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
若以本爲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
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歎曰古之博大真
人哉
穎濱註常無欲以觀其妙以本爲精也常
有欲以觀其徼以物爲粗也以有積爲不
足積之則有限散之則無窮也莊子嘗曰
至無而供其求蓋給天下之有者至無也
應天下之實者至虛也澹然無欲故與道
物遊不離於精故與神明居無者對有之
無常無者非無之無不爲有對所謂常有
亦不爲無對者也建之以常無有則宜矣
豈復分徼妙於其間哉常無常有所宗者
太一太一則天下之一不得以先之故守
之以柔弱爲之以謙下表言其見諸外也
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則以空虛爲實徐而
不費無爲笑巧則以不毀萬物爲實存己
以空虛接物以不毀濡弱謙下老子之行
也空虛不毀老子之德也處己無居故能

使物亦無居隨時變化超脫於六塵之外而形物自著無障礙也動而順故若水靜而明故若鏡芴乎有象而若亡寂乎無聲而若清同不以爲同故若和得不以爲得故若失未嘗先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也溪容而善納谷虛而善應知雄守雌不爲物先知白守辱養之以茲榮利人之所先垢辱人之所後人皆取實有積故不足已獨取虛無藏故有餘如山歸然獨立而無不足也其行身也愈鈍而後利外藍而內不損任物自然不雕不斷人之於福以有求求之已之於福以不求求之曲全其身苟免於患是所謂福也深者道之根約者道之紀堅則有毀之者當守之以柔銳則有挫之者當養之以虛厚於處物曰寬容厚於處人曰不削此關尹老聃之道也

碧虛註妙本之精可以意致有物之粗可以言傳以有積故不足有餘者莫過乎大虛獨與神明居不欺暗室也常無有道之用太一身之主沖虛物之宗也至人無己

萬物皆我動而無心靜而能照感而遂通無常情也若亡非無若清非濁和非合汙失非喪己不先而隨後其身也知雄守雌謙以自牧知白守黑處昧而明受天下之垢能忍辱也無藏故有餘與人己愈有歸則精神耗巧則爲人役苟免於咎福何求焉深根故未始出其宗約紀故操之也易寬容於物則廣與不削於人則博濟此皆真人涉世之粗迹關尹老聃之所勤行者也

虛齋云以有積爲不足藏富於天下也以無爲宗以太極之始爲主表者應世接物見於外空虛則物物皆全實理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矣無居無私主自著隨物形見水之動鏡之靜谷之應皆無心者也若亡似有而無若清清而無名以同於物爲和以無所得爲得知雄守雌以能隱於不能知白守辱居高而不爲高溪谷下而能容物之意唯其以虛爲實故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爲巧我以

無爲爲巧人皆以福爲福我以免咎爲福以深爲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爲紀言以易簡爲守身之法凡物堅鋭則有挫毁以容物爲量〻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道爲生物之本精微莫覩物爲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積物以爲蓄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邈神明所舍并包廣納無毁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泯然無欲則體合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胷中有餘此關尹老聃之所優爲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倒著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爲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主於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爲表〻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立敵我空虛而不毁萬物不毁謂存而勿論蓋已忘而物自化何待毁物而爲無物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爲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從而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知是則巋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爲不羡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己獨以曲全爲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謂内固約紀謂省縁所以免堅毁而鋭挫也寛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己可知矣凡此皆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眞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云知白守黑莊文小異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下第四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盡之者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物莫足歸故都任置以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其巵寓言但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形群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相合無傷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之昌言亦何嫌乎此

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言時恣縱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觭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唯道之從而已巵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趨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傲倪猶睥睨也

不譴是非所以群於世俗著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犿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諔詭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

疑獨註至人遊心於寂合氣於寞雖有形而若無形章故鼎新而不常天地者神明之體神明者天地之用體有常而用或變外物而至於外死生體道而至於往變化雖萬物畢羅而不出乎道之外古之聖人所以其道為萬世法天下貴者要在無不該無不遍而已莊子立言矯時之弊自知其不免謬悠荒唐是以列乎諸子聞風之後恣縱所言無有偏黨以從觀而不以觭見之天下不可與莊語故以卮重寓言繼之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言其適理當物也是非本無有故不譴是或從言者遣之以言也唯其混冥非故處世無忤所言瓌瑋而連犿無傷其辭參差而諔詭可觀皆充實於內發見於外不可自已也與造物者遊無生死終始故其本弘大其宗調適其應化解物也乘理而不竭因時而不蛻故芒昧而不知其極無終始而不離於宗者也

○

碧虛註寂寞無形道之體變化無常道之用生死道之化天地道之常神明道之迹芒乎何之至莫足以歸道之妙也不儻謂中法度不以觭見無偏也莊語正大之言南華著書以中正為宗而曼衍無窮以重德為體而真實不偽以寄託為用而廣施教導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則侔於天而不暗於人是以處人閒世也瓌瑋奇特連犿相從參差不常諔詭可觀其道充實淵妙無窮故能無心而一變化廣大而極根源調適物理上遂化元也夫

道可以言論至極則渾淪之精微何其粗
也可以意慮窮盡則造化之沖漠何其淺
也故自古聖賢作述相繼而莫能已也
鬳齋云自寂寞無形至忽乎何適明至神
與造化同運而無迹故萬物畢陳於前而
莫知其所歸無偏黨則不以觭見所見不
主一端也莊語端莊實語與天地精神往
來與造化自然爲友也不譴無所泥連犿
和同無傷無譏刺參差抑揚不定諔詭滑
稽也此皆自說破其著書之意充實不可
以已言道理充塞其間亦世間不可無之
書也上遂上達天理故能應於教化解釋
物理不蛻不離於道芒昧言其書之深遠
然其胷中所得又非言語可盡也此篇自
總序以下分列爲五自處其末繼老子之
後明其學有源前三段著三簡雖然皆斷
其學之是非獨老子與之主此又著雖然
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文字轉換處筆
力最高
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

與言入任化而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
適者無往而非適以謬悠之言恣縱而
不苟狩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不使物
見己之觭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
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卮重寓言以
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
天故曠八極不傲倪於萬物不責人之
是非故處世而和光應物而無忤立言
雖瓌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
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諔詭可觀即所謂
瓌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也如此與
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即與天地精神
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閎
猶云以深爲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
天爲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
處造化之中爲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
詰其來不可蛻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
爲造化也信能實心於芒昧之際而得
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
無愧乎稟靈爲人矣此段南華首於論

化次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
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横說賢之無
非道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
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
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
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
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
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
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
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
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
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
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
黄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
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
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
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
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
方有倚人焉曰黄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
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
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
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
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
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
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
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
夫
郭註昔余未覧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
連環之意而皆云莊子之言遂以爲辯者
之流按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
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
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制真所謂無用之

詼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免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爲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役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爲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爲言所以爲德今施恃其辯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爲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爲名則强於物其塗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爲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辯且博猶一蚉一虻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多皆道也一爲本多爲末則一雖不足爲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逐物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辭之末以與物競冀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趙獨註外猶有外謂之大至大則無外故謂之大一內猶有內謂之小至小則無內故謂之小一盖施之辯能及人之心易人之意或與天下辯其數雖一是足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爲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爲差別而已施恃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爲名然以天地之功視施之辯猶一蚉一虻之勞者此古人所不爲學者所不道故於惠施則不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所以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以喪其本眞也

碧虛註太虛無外而不二秋毫無內而介
然可積則有厚何止乎千里自太虛觀之
則天地皆卑從蒼蒼視之則山澤卑乎交
臂已失日方中方睨也俯仰陳迹物方生
方死也物有貌像聲色大同也物以類聚
羣分小異也由於一氣所化畢同也萬形
種殊畢異也既定方所使有窮令適昔來
意先到形可分神可出則連環可解論術
不論理也燕北越南自分中央沖虛混合
未嘗間斷惠子以此論大示於宇內辯者
樂之迴聲相應也卵本無毛而化雛有毛
雞本兩足數曰一二即成三也郢以建都
為有天下犬羊皆古人强名以胎為卵猶
方言也楚人呼蝦蟆為丁子有尾謂為科
斗時海山火獸不以火為熱山突出為口
猶云溪口路口也車輪所輾謂之輾則不
言地矣目非能自見所以見者神凡所指
者指其不至之處若至則境足相接是不
絕也龜長於蛇論奇不論形規矩為方圓
之法非方圓之物鑿枘亦假合會遇理不

相因猶形影之獨化飛鳥移而影未嘗移
也矢發則行而不止落則止而不行狗有
懸蹄謂之犬則常狗非犬也黃馬驪牛三
離合同異如堅白石馬若狗形白而目眇
則呼眇不呼白或蹄髮而形白則忘白而
命髮駒有母則不稱孤矣方寸之地朝夕
施用終刦莫盡尺捶不竭之義論道不論
物也與天下之辯者為奇此其根柢也天
行健地博厚是其壯也惠子恃其口談欲
以散之而不知守雌恬靜以養天和夜存
雄而無術也倚人欲倚仗古人以立說不
能自成一家之學故問天地風雷之故惠
子徧為敷說既多且怪自賢好勝弱於德
也博辯尚異强於物也以天地之道觀惠
子之能猶蚉虻耳何足數哉世所以貴道
者以其書傳也惠子之書充其一家之言
庶幾可矣若雞三足已下所論非備世之
急者不知大辯若訥而分別糾纏以囿役
其精神漆園所以重嘆惜也
鬳齋口義墨翟宋尹彭恆之徒猶為見道

之偏者惠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關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歷物者之詳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此八字與莊子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爭論一則無大小於中又生分别同而異異而同也無厚至薄也積之則厚其大可至千里天氣下降則與地卑山氣通澤則與澤平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物方發生其種必前日之死者物有小大爲小同異合萬物之同異爲大同異大者不出小者之積小者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指海無窮謂之方必有窮天傾西北海居其南北三方尤遠也今適昔來言雖未至其地先聞其名而後來也連環各自爲圜本不相連亦猶解也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其國人各以國之中爲天下之中天地乃萬物中之一物猶一體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鴨爲鴨雞爲雞毛各不同是有毛矣雞本二足有運行之者是爲三也楚都郢而爲王亦與有天下同

犬羊之名出於人若初謂犬爲羊則今亦以爲羊矣胎卵之生雖異其名亦出於人謂馬爲卵生亦可也丁子蝦蟇始爲科斗則有尾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有火中之鼠則非熱矣空谷人呼而應非山有口乎行地則爲輪著地則不可轉謂不輾地亦可曰見而後指可至目不能至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使龜如蛇長則不可謂之龜謂之龜則其長只合如此既謂之矩不可又謂之方規義亦然枘在鑿中而枘之旋轉非鑿可止圜之動矣在弦爲止射侯謂之行離弦而未至不住也鳥飛影隨但可謂鳥飛不可謂影侯則爲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也謂狗則不稱犬牛馬二體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謂之三以黃驪附馬牛之體而見亦謂之三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名孤駒則非有母又言嘗有母也尺捶析而爲二今日用此明日用彼萬世不盡可也此又學者推廣其説與惠

子相應强辯而不已根柢言其本領不過如此恃其口才以爲壯而與天地同所存自以爲雄而實無學術也倚人畸異獨高之人天地風雷皆造化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不讓而對偏爲之說以反人爲能與世不和適也內無所得曰弱於德而徒强辯於外隩幽暗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所能猶蚉寅然亦何用乎但以一人之私見自足則可若以此爲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惠子終不知道僅以辯得名亦可謂有才者但放蕩而不知反爲可惜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窮響以聲不知本也形與影競走亦然莊子終篇以惠子結末雖不與聞道之列然語亦奇特故存而不廢若書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中庸之上天之載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罕能盡善獨艾軒先生文節林公道既高而文尤精所以六經之說高出千古所恨綱山林公樂軒陳公之後其學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莆田艾軒先生工部侍郎文節林公光朝字謙之一傳爲綱山林公亦之字學可再傳爲樂山陳公藻字元潔皆有文集行於世竹溪林公鬳齋先生樂軒之嫡嗣也

陸德明音義卷末載云子玄之註論其大體亦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嘆賞梁之途說余亦晚觀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據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駮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廢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耶曰夫欲極其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宿乎莊子振微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長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將祛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劉槩統論云道體廣大包

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矣古之人術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雖而難偏然本末先後之出于一而散爲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靜或動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徇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迨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爲清淨隳於田彭於是宋鈃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爲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著書三十三篇終之以天下道術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先之以墨翟禽滑釐之徒次以老聃關尹而後自叙其學結以惠施多方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之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禮樂刑政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冥乎諸子卒難階梯見謂僻誕然而淵雷夜光不可泯也雖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遺雖經郭氏刪葺增文叙事蓋仍其舊至於末篇叙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爲趨尚或偏未有久而無弊者乍讀若紛亂莫究指歸爽者分章截然有理一儒

道二聖教三明治四論決五讚老六敘
莊其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繼之以自
敘明其學出於老聃也立言既多應學
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
而闢其舛駁使後人知所趣舍也愚初
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莫窺端
涯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絶相
類難以措思容喙橫于胷臆有年矣淳
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
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章席謂同學曰
是經疑難頗多此為最後一關未審師
意若為發明庶有出乎常見聞之表者
豎舉經文衆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
友以此論為何如衆謝不敏願開迷雲
師曰本經有云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存
而勿論可也衆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默
然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
其所闢以為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為
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
雖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

應之辭時習使然務以譎怪相誇肆言
無軌一至于此或者不察認為莊子語
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
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
士為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
傳九 十六
以求合其說雖勤何補於是衆心豁然
如發重覆而覩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
啓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箋註之
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岐
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
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
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
天罔極玆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
恭炷瓣香西望九禮儼乎無隱講師之
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鑑臨于上也
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
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慨嘆耳師諱應
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内外識究
天人靜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

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誌
師徒慶會之因于卷末俾後來學者知
道源所自云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褚
伯秀謹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終

隼九 十七

文子二卷

（周）辛鈃撰

明萬曆刻子彙本

文子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案漢志道家文子九篇。註曰、老子弟子、與孔子竝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案此班固之原註、讀書志以爲顏師古註誤也。隋志載文子十二篇。註曰、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十卷亡。二志所載、不過篇數有多寡耳。無異說也。因史記貨殖傳有范蠡師計然語、又因裴駰集解有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語、北魏李暹作文子註、遂以計然文子合爲一人。文子乃有姓有名謂之辛鈃。案暹註今已不傳、此據讀書志所引。案馬總意林列文子十二卷、註曰、周平王時人、師老君。又列范子十三卷、註曰、竝是陰陽歷數也。又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其書皆范蠡問而計然荅。是截然兩人兩書、更無疑義。暹移甲爲乙、謬之甚矣。柳宗元集有辨文子一篇、稱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詞、又互相牴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是其書不出一手、唐人固已言之。然宗元所刊之本、高似孫子略已稱不可見。今所行者仍十二篇之本。別本或題曰通元眞經、蓋唐天寶中嘗加是號、事見唐藝文志云。

按漢志文子九篇元魏李暹唐徐靈府註俱十二篇暹謂文子姓辛名銒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然考馬氏意林別有范子計然十二卷並陰陽曆數則文子非計然也其辭一本老氏道德經之義旁及以名法儒墨諸家故柳子厚以爲駁書後人聚斂而成其或然歟吳中舊刻僅十餘張宋開潘氏畧較之倍蓰而得畧希子始覩其全乃靈府註本也因采刻之其語之純駁覽者擇焉又其書稱平王問計以爲周平王或文子與孔子同時周氏註作楚平王者蓋近之丁丑夏日潛菴子志

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无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泏泏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

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惔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无路遊乎无怠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

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

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眞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眞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眞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

無憂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

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已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於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擎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氾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

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蚑(音岐)蟯(音饒)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大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

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老子曰大道德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

強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

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憯乎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夫无形大有形細无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无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

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蹎蹎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眾聖人不以為世俗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惔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

誠弗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己未嘗死生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而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醇醉而甘臥以遊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虛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

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智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踈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

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脩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大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矣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无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

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

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爲
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
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
爲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
見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
人君好勇弗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
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
難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
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
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

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
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
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
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
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下賞賢而罰暴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
即處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
而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無聲者聽之不聞是謂微妙

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
人強爲之形以一字爲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
少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
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
母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
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
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
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
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三皇五

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
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
學多聞不免於亂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
而匡天下情甚於譟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
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
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
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
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
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
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
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
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
不忘乎欲利人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意
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
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
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

害衆者傷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
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
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
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
效也情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
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
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
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趎恥聖道而獨亡
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勤苦十
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
察分秋毫稱與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
者不強囷倉不滿官御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
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
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至人
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
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
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處於不傾
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原
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
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
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
爲敗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
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
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
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
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

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
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
康

九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
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粗
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
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
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
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

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
於天也骨骸者所禀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
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
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
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
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
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
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

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
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
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
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
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
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
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
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
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
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

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
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
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
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
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
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
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
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
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

厚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无變於已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

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爲者乎無爲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

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温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眞人之遊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惔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撓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

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
者倨傲淩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
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爲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
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
王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
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
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
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
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
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
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
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
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
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
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
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
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
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
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

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
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即正其
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
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
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
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
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無
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
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
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
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
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
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
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財貨不貪世名不以貴爲
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
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二者傷矣
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貪生
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
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

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徉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為行不

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眞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

符言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准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若而為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無功妄為要中功成不

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窮

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殺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爲自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萬曆五年刊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

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故

萬曆五年刊

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略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脩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實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之實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爲名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無由入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

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直己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喜怒者必多怨喜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

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
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
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
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其德
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
不憂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
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
謂之大通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
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算之

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
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
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
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
既闇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
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
也夫道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饗

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
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
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與不聞猶闇聾之比
於人也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求是
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
人欲勝於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
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
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
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之道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
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
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
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
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
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
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
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
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於爲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宦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汙而異泥者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衆不勝成大勝者也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稸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

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眞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和无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无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无道怨莫深於无德天道然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无其意也未若使人无其意夫无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爲君无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无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則輔弱爲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則恭嚴爲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无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

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歛无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壄无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待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无聞見者愚迷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无止若多歛則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處大滿而不

溢居高貴而无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无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一也者无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者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得者非所求入者

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旣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効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以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无道各沒其世而无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无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无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无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无道而无禍害者仁未絕

義未滅也仁雖未絶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絶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无日何期無禍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无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

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踈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遷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

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

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无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老子曰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因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注常樅老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未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鑒於流潦

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炁即成虹地二炁即泄藏人二炁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知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

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瑗之器礛𥕢之功也鏌鋣斷割砥礪之力也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

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犬豕不擇器而食
偷肥其體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有柄
而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因高為山
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即深而魚鼈歸焉溝池潦即溢
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鼈无耳而目不可以蔽
精於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混混之水
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可以濯吾纓乎紈之
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絲冠則戴枝之絲則足踐之金之
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
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雹

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軵
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蘭芝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
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不可食舌之
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使影曲者形也使
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
可為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
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无以接物處於林
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
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橑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

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饑馬在廐漠然無
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无當天下不能滿十
石而有塞百十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
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
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闇必留其
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
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能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
救鬭者得傷蔭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

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
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黃金龜紐賢
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
與之尺素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
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
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
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
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鼓缶
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絲帛或射之則被甲
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在一輻不得

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蚿之足衆而
不害若唇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
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
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
而落汙其准粉其顙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憎濡
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冬氷可折夏木可結時
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
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
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
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

愚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
理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
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
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
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
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由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
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
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氷物有不可
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渡河可使河无波不可無
曰不辛甑終不墮井矣刺我行者欲我交呰我貨者欲

我市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今有一
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
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
纘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石
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
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
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
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
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

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之道裒多
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
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
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
明者明其化也天道為文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
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
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
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
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
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

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无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无不容陰難陽萬物昌陽復陰萬物湛物昌无不贍也物湛无不樂也物樂則无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拳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陽氣畜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當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從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

萬曆五年刊

小人无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忿无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傢（依音）陽天下和同傢陰天下溺沉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无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无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筴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无報德

萬曆四年刊

微明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无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爲無知是以不吾知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火乎切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无達其意天地之閒可陶冶而變化也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已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无聲者也使有轉者乃无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无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

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无竟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隣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愼察也

萬曆五年刊 〈二〉二十 〈三〉 河文二百九十五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僞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无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萬曆五年刊 〈二〉二十 〈四〉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愼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通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无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无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眾觀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

慎一口是以無為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
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易而必成
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
必敗愚惑之所致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
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
為已以為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
已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
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
而亦勞古之人味而不捨也今之人捨而不味也紂為

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
其所終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
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
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
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
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
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无以與俗交知人而不
知天即无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
即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

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
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
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道
者寂寞以虛无非有為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已也是故
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天地之
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閏道德
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
者眎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
光无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
物之初眎於冥冥聽於无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

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
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
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
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
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非
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
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
禍福異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
之夫病濕而強食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

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倚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无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捨趨而審仁義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

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虛國樂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内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

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无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隣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

可爲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无功事无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伐无更其刑順時而不成无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无爲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

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
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无先人言後人已
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
馬不追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
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
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
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
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
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
目眎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眎而明不聽而

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
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
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自然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去恩惠舍
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則賢不肖
者齊於道矣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
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十二月運行周而
復始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故至寒傷物无
寒不可至暑傷物无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

道无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
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
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
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與時
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
道无爲而備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爲而有益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无形狀道至大者无度量故天圓不
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
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无以相非故三皇

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鉤繩巧之具
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无弦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弦
則不能獨悲故弦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至於神和
遊於心手之閒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弦者父不能以
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形之
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
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
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
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

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
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
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
死者无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
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
可以為極是謂天德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
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踈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
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

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
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
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
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
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
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
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
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
而所治者淺矣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
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
乃所以為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
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
齊无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
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
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
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其導民也
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事事宜
其械械宜其材皐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
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

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
避其所害是以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
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
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无
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
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
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
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
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

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无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无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窊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

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脩道則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因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雌非雄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沉而无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夫事與言慎無爲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

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形至微无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无内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无有知故易意和心无以道迮夫天地尊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尊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夫道至親不可昧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

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智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爲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褊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即道悖矣爲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不勸善而爲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即生姦爲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无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之誅賞之來

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跡田壄辟而无穢故太上下知而有之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无失策舉無過事言无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老子曰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肆（乃鳥切）泥用輴（敕倫切）山用樏（音纍）夏瀆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聖人不耻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无不應也官无隱事國无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悴堯瘦瘠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

聞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
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無有忽恍無際遠無所止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
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
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窺其門
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
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
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

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廟戰者帝
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
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
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
氣不戾八風詘申不違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
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
己而動天下爲鬬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
者用其爲己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
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
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
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
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
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
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
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蓋霸王之功不
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
風俗可美所以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

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禁之以
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
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
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
歸其明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者
靜而無爲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於己故
曰爲善易也所謂爲不善難者篡弑矯詐躁而多欲非

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之以爲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爲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圉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无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備人不能成備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覺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察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止以治生則失

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古者聖人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爲正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无適於天下聖王託於无適故爲天下命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

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氣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群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爲人機巧詐偽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爲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

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无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无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出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 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也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爲而不易也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爲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

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粮萬人之群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

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群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以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攘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鬭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

上仁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鬭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饑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老子曰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

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眎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群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

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

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

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隨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

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用之而有為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疏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夭跳（上梗）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皐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鷇（音寇）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

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

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
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
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
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
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
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
之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
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

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昌衰風為先萌故得生道者雖
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
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
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
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其所以亡也若上亂
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
諸人也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
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
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
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

大德薄者小故位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
得立在天下推己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
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
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為者
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
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
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
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
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
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

地刑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
道德不重用兵也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為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
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
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
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
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
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
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
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

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華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安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

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骼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貴者為其近君也尊老者為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為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

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為天下容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客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

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

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

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乎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道然之數而得自然之道萬舉不失矣

老子曰凡爲道者塞邪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奪无日

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夭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則制於人矣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

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

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擅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爲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利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爲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舉遠論臣之道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而力自修以道故不責於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爲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无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猵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煩治上无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爲行

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爲急士爲詭辯久稽而不決无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无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錯其威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師曰无伐樹木无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虜无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尅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

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

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鬪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眞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眞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苦堯切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淸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敎

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之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

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

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

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如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萬物變爲塵埃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獸禮樂飾則生詐僞末世之爲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擿礲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刳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爲臺焚木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絶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載驕主而象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襲無贏殼龜無腹蓍筴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

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

老子曰鄒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通玄真經纘義十二卷

（宋）杜道堅撰

釋音一卷

明鈔本

文子纘義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籌山昇元觀道士也。其始末無考。是書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惟考牟巘陵陽集有爲道堅所作序。又別有計籌峯真率錄序，稱洞微先生常主昇元觀席，御壽宮錫之寶翰。至今歲某甲道堅實來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內禪居德壽宮時，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則道堅當爲理宗時人。而李道純久和集序乃道堅所作，題大德丙午，則入元久矣。文子一書，自北魏以來，有李暹、徐靈府、朱元三家註。惟靈府註僅存，亦大半闕佚。道堅因所居計籌山有文子故蹟，因註其書。凡自爲說者題曰纘義。其餘裒輯舊解，但總標曰舊說，不著姓名，頗嫌掠美。然杜預左傳集解先有此例，朱子註四書已用之，亦無責於道堅也。自元以來，傳本頗稀。獨永樂大典尚載其文。其精誠、符言、上德、下德、微明、自然、上義七篇首尾完備。惟道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原本失載。或修永樂大典之時已散佚不完歟。今檢校原目次第，排錄成帙，所闕之五篇，亦仍載其原文，釐爲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舊數。書中字句與世傳明代道潛堂刊本多所同異。其明文義兩通者不可勝舉。其顯然譌脫者，如符言篇求爲而寧，求爲而治句，明刊本作無爲，與上下文義全反。又知言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四句，明刊本無言字，於義難通。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內在己者得句，明刊本內字作則。又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句，明刊本見字作先。又微言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天長，均譌誤不可解，當以此本爲正。又符言篇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二句，明刊本脫下一句。又能成王者必德勝者也句，明刊本脫德字。又上義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類甚多，皆可以證傳刻之誤。蓋道堅生當宋季，猶見諸家善本，故所載原文皆可正後來譌誤，不但註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也。

通玄真經纘義序

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而立言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欲爲君者必羲軒之君爲民者皆大庭葛天之民其垂意於世亦深矣後人莫究或相詆訾今南谷杜高士採易老之賾合儒老之說每以著書立言爲心其行于世者有道德原旨若干卷初居吳興計籌山援奇訪古得文子故居之地刱白石通玄觀復得文子全書遂爲析篇章分句讀纘義附說使學者目擊道存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天道自北而南聖朝肇基朔方元運一轉六合爲家洪荒之世復見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昭皇道將措斯世於華胥氏之域山林士不忘致君澤民之心誠可尚也吾教有人喜而序其端云至大三年六月旦日玄教嗣師吳全節敬書

古之士用人家國必有世外隱者爲之師應機泮廣受其書盡其道然後功成而名立越有上將軍范蠡其師爲計然計然親見聖人於衰周隱至宥而不擢嘗究觀天道人事獲枋興廢自然之理著書十有二篇蠡用之平吳而霸越又以其緒餘全身肥家三積三散保其令名觀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觀蠡履對句踐之言皆其師之言也其書與諸子爲道家擲子厚斥除冗駁掇取精微自爲一書頗發其意惜不傳南谷先生按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踞高峰之峻時脩其區之彤灑㮣爲之築室肖象復取文子作纘義融會貫通削崄就夷發舒皇帝王伯之藴與所著玄經原旨並行於代先生有道者其清勤儉素不爭而善勝深得柱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薦紳韋布之所詠著固已勤堅石而鏤華拃矣柳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若身戮力與越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厭先生於此專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句之末去之千載宜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登門問道不少逾未能盡用其說如古人之謀國豈信道之未篤歟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忘之歟不然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何所爲而然也余故表說范師友之所從受于篇端以俟至大庚戌仲夏廬山道士冨南真館黃石翁序

古之君天下者太上無爲其次有爲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勸伯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時焉天道流行固非人力之能強然則時有可行道無終否

冬變而春存乎歲伯變而皇存乎君此文子作而皇
道昭矣文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鈃字計然文子其
號家睢之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鈃師老子學早聞大
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老子之言歷陳天人
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編誠經世之樞要也楚
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
平吳功成不有退隱封禺之地登雲仙去吳興計籌
之陽乃其故處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衡嶽注
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真人號其書爲通玄真經
僕生江左自老吳邦訪文子之遺踪還白石通玄觀
因獲文子故編暇日分章續義參贊玄風若夫化敎
勸率道德功力之辯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後
學當塗南谷子杜道堅謹序

文子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
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
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
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
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游吳越范蠡師
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
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
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
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
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
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
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閣昇元觀即古常清觀
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
文子十二篇唐封通玄真人書爲通玄真經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一

南谷子杜道堅纂

文子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尊師也此蓋當時記弟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名書十有二篇凡百八十八章道堅不揆淺陋隨義析之增八十一章別其旨題曰纘義以便觀覽云

道原篇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澹泊不聞其聲吾强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源流泏泏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道原於天萬物斯長道且强名何名非强是故生天地育萬物變化有無不測其妙者道也安天下撫兆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聖人也惟知道則亡可存卑可尊退可先矣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道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上古之君法天道為治本與造化以同游故道統德全民康物阜靡不各遂生成之性資乃恃則物無傷焉

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能生生而不自生能化化而不自化夫是之謂大常之道聖人則之君天下而子庶民化行道合盛德之世也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游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為蓋即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

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所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

道在吾身與天為一夫國之有臣佐猶天之有歲時也大丈夫出佐明君為民司命察天時明物理循自然之道行無為之化則吾之身修而政無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年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

大道無形太平無象而曰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為道形象者其形豈其形其象豈其象哉惟天以形象執而造虛玄之用者乃可與言御民之道也

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慮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

大極中虛神明與俱人能心虛而道自居一有所職則嗜欲窒好憎生神將去矣神去道喪形有不亡者乎惟至德之人不與物雜一而不變心虛氣平憂樂何有哉

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文滅質博溺心外重則內輕是以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至人之治無他恭默無為而已返身而求道豈遠乎哉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

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致虚極也守靜
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聖人無名未忘其功神人無功未忘乎已至人無
已非無吾身也大已而小天下也唯有所待而後
行故聖人之大寶曰位
夫道者陶冶萬類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道混冥深
宏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内無環堵之宇
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眞人體之以虚無平易清靜柔
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
　道無形故能陶冶萬物道無名故能總括諸有眞
人體道虛心靜神則天地之道得矣
眞人者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
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
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大道包天心嘘吸陰陽吐故
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
與天同心與道為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
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
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
故眞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
夢覺而無憂

外曲者人之道也内直者天之道也内直外曲天
人相應未有不濟者矣是以眞人隱其姓名有道
則隱不奪人之功也無道則見將救時之弊也惟
能與天同心與道同體故能復性依神相扶而得
終始矣
孔子問道
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
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
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眞其實知而不以
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道有體用聖無二心玄聖素王體用二而道則一
也孔子天縱之聖豈不知道而乃問於老子必有
得於言外之意者故有猶龍之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
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
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
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絶學無憂絶聖棄智民利
百倍
　書載言言載道貴書所以貴道也是故知時者事
生而變應變而動知言者言出於智智者不知惟

不泥於書而滯於事絕其學棄其智始可與言應變之權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游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天性本靜物欲滑之靜者動則天性鑿矣性聖人外與物化心與天游物我玄同何爭之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衰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於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心靜則明水靜清理也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矣遇賢師而聞善言心有所悟則可復其性初之天合於大道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國則國治是以聖人之道上無為民自化上無事民自富上好靜民自正上無欲民自樸

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既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

盈溢然若大海氾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道無形而生有形始乎無始終乎無終一元之炁肇於太易太易其萬物之祖乎一生二而陰陽分五炁布而萬化興聖人之心合於太易清靜虛無德被四海萬物歸焉而不爲主道大無形與天爲一若夫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則是與人同者也聖人何容心哉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故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之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直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

包異妙總萬物者其道乎神而明之感而通之顯幽闡微無乎不在是故物得之而昌民得之而康時君得之則可以體皇極而御四方

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天一生水善利萬物功至博也天不得水不運地不得水不載物不得水不生民不得水不活雨露四時潤澤羣品淖約流行處下不爭禹德似之故能順水之性而地平天成

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眞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大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道無定形隨物賦形變化見矣德無常師主善爲

師體用得失故眞人者蘊乎道德通於神明物有
所生獨知其根事有所出獨守其門無窮無極而
與造化者爲人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虛而應當志弱者
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
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
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
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積
柔即剛積弱即强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强勝不若於
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
故兵强即滅木强即折革强即裂齒堅於舌而先斃
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强者死之徒也
物備於我道存乎心知我之天知人之天而物之
天者得矣水至柔也戴舟則剛民至弱也戴主則
强善用道者可以守柔弱而勝剛强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
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
之則大過後之則不及日回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
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
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
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莫能
與之爭也
事至而應道貴得中過與不及皆能害事惟先後
不失其時則中道得而凡事濟矣是以聖人出處
以時先後有度夫我不失於制人則人亦不能制
我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
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
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
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
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
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故能因即
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
執機械心飢虎猶不免虎口之患惟我無機心虎
亦無傷焉是故體道者佚任數者勞天下之理有
不難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夫法無刑誅之刻則
易於治御無箠策之繁則能致遠是以先王之法
因而不作禁非止惡守而不爲故可以成久大之
業也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而為理者
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一人之能不足
以治三畝之宅修為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
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禮賞不足以防姦
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憯於志而鏌鋣為下寇莫大
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
於山小寇藏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
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視聽勞則心不明智慮重則事不理任一人之材
而未為治也難矣志誠心可以懷遠眾不可以成
功即六合不足均也夫病乎身者陰陽寇之所乎
國者奸宄寇之不以智為治乃為國之福

天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
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
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
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
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
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壯有名有名者
章德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
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
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
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
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
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

天下之物無生有有生無故無形為有形之始道
無名物有名而無名乃有名之母也知名與身孰
親身與貨孰多則名不必高貨不必享是以聖人
執道以成其德功成身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
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
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
而不文其衣致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蹎蹎視
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
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
矜偽以惑世軻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言無文衣無綵耕食鑿飲
不施不求各足於已是故王公大人自稱孤寡而
有道者不以名役身不以攻事役民不以貨財殺
子孫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不以功名利祿累其

心孰肯以矜僞惑世軻行還衆者哉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一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二

南谷子杜道堅纂　非二

精誠篇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内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絶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倖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生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

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

日月星辰天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雨風露雷皆寒暑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於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聖人養民除害興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內着氣感於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至矣

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又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强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乖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返風宋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爲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人之生也受命於天者同故性無不善全性保真不虧其身精通乎天何爲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和而未嘗死者夫是之謂真人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郤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

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乖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爲近者無事神氣應徵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大和不言

之教自然而已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
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
而不藏萬物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
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
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
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物來則應物去
則靜含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爲何敗不執何失若
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
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
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
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
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
遊於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
揖天下趨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奈何而
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
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
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
圓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
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
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了然不知所本自養不
知所知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
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
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
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六紀將終二皇不作而後天皇氏出當此之時大
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男女雌雄制器結繩爲
網以伏犧牲是謂伏犧治金爲釜庖生爲熟一號
庖犧當是時也禽獸蟲蛇懷其爪牙而不傷人焉
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揆天地而不以爲功尊曰
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
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其所持者
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民忻
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正上下

明親顯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
意棄聰明反無識芒然彷徉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
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道德之於五常陰陽之於五行一也知日月代明
四時錯行而從歲成則知人之道道德五常可相
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
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眞有絕棄之心則道
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矣是故有眞人而後
有眞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
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
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
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
和此聖人之游也
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有子孫而
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德存乎中則神不
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蕩行僞鮮不役於
物役矣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
祖者存子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
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
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不過賢人所
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
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
矣
身不繫於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於世則我無厭
人也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眞人不
過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志役於物形繫而神泄賢
人有不免況衆人乎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
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
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
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
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
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莫不變刑不盡四海一
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恩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上
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讓智詐起而民力殫上

丁相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
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
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
求寡而治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
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
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
天垂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令明賞罰民皆信
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噞政苛民亂理所以然是
故上多欲則民興詐上好靜則民不爭與人抱道
推誠天下從之可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自形神之
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
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
內神氣動於天也
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之感之
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蓋由賦形受命元自天來是
故精誠發於內則神氣動於天人心虛明天光發
輝如鏡鑒形姸醜自見心具可不慎乎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所與
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
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
難矣皋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
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
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
陽燧召火非日不能方諸召水非月不洩是故有
其道無其位則害不至有其位無其道則功不成
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成教行百官正萬民服聖
人所以為百世之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鬪
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
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故聖人
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
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
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
子者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
其所以感之
夫正影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心為身
本則知君為民本是故人君之好不可不正好勇
則劫殺之亂生好色則淫泆之難起惟好德者精

神明於內好憎明於外刑罰不用而奸邪服本根
既固國家自寧
老子曰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
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
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
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
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下賞賢
而罰暴
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有諸內形諸外也
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誠推其信賞罰
不以怨賞不以私有不待懸法設賞而民將化之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何言
哉身化之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
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
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
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
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字爲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爲
本多以少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
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執大

道以爲天下母
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無爲故悠久天無言故
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
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爲恩故功
德至大勢名至貴無得而踰焉
老子曰服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
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
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
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
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
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
世之學也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
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服窮補急起利
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
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
假竹帛金石而可與古爲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
席而匡天下情甚於噭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
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

之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遺其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於影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萇弘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恩心藏於中而不遺其難曾何以出死求名爲哉聖人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玄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動也言出乎邇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避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於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持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性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爲故興害也末俗之流技能雖多爲巧所役希不傷乎夫大匠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關鍵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扃鐍雖固盜至則發宗本何在哉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憤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為
而為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己利人不忘天下
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音不同性情則一皆於
中發於外樂則歌哀則哭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
可忘乎若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
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有為也即傷無為而治者為無
為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
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
之神者
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相
生則無不善有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為而治者
身不傷神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所以神故兩不
相傷矣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趎恥聖道而獨
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欣
若十日不食如享大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
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
立也故田者不強困倉不滿官不屬誠心不精將相
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

當建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
所不通
困知強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趎斯亦學知利行者
乎趎恥聖道而獨亡乎己於是託業于庚桑楚之
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衛生之經明照海內名立
後世則是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聖人潛行隨時舉
事因資立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化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
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
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
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
府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
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
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
致大命逆則以善為害以成為敗
夫人聖人之人猶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己可乎
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未有不王者也聖人之
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大人行可說之
政順指而出命順則人從逆則民傷

大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稼滋長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康寧

人稟天地之靈心乃神明之府大人者則又靈於人者也一念之動有善有惡天必鑒之是故政有得失見於災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書曰惟神惠民皇天弗保有官守者可不慎歟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二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三

南谷子杜道堅纂

九守篇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一者形之始九乃數之成九究也聖人究於九而守乎一真在我矣一即心心即天天即人人即物物即道道即我我即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肺主鼻脾主舌腎主耳膽主口外為表中

爲秉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

物之所始一之所起變而化之萬物生焉父天母地陰陽交感胚胎孕育雜糅之氣爲物純粹之氣爲人是故天地萬物備於吾身夫命張與奪天之道也逆之則死順之則生

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援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

天之生物不動則植動者橫行植者直立人兼動植之用故靈於萬物四支百體精神血氣可不自愛胡可以多求王公大人受天下之寄則又兼乎人兼乎物受之寄之不異其身然後爲盡道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卽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體而不越卽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閒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趨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

河水雖廣風日耗之精神雖王物欲滑之未有不消減者也聖人玄達無所誘慕精神內同形體外使心室空虛神明來舍往世之外來事之前靡不洞燭心虛故也養生之道無他術如養馬焉去其害馬者而已

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

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物有不待使而生求而養天也必待使而生求而養則人矣人或過有使之求之之心則揠苗助長反致傷生失養之害不能全其天年聖人天地相通與物為一不益生不外死賤而不憎貴而不喜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則至樂極矣

守虛一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時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衰也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者道之過也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

聖人虛己以遊世順天而行因時而作不以利害動其心不以死生變於己以虛受實抱德煬和禍不為先福不為始事至而應響答如神應已則靜是謂守虛

守無二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則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名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俛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為者乎無為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上觀至人之命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

無不生無而生有有變則復歸於無有不可以無無無無則有不能以自有知有乃無之利無乃有之用則知無不無無不無無即道有不常有不常有即物是以聖人富不以有貧不以無齊物我一死生而不累於神自有不亡者在是謂守無

守平三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道貴乎守有守則成心貴乎平平則不傾世之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故）聖人食取充腹衣適蔽體無厚積之貪是以心平氣定神不外馳合乎大常之道是謂守平

守易四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多易必多難此以事言也以道言則不然夫古之爲道者治心理性易其身而後動定其意而後舉樂道安常不爲難能之事故制度有法容止可觀安而行之是謂守易

守清五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香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即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夫鑑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神即漻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滅息矣此聖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水清則鑑物神清則見道人之受氣於天者固若同然吾之見道於心者夫何獨異心清故也聖人之心明如止水物來則見物去則靜曾何滯於吾心哉澄鑑不撓是謂守清

守真六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

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游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夫聖人者循自然守至真順其時宜達其衆心性不逆萬物之情故能心凝形釋純一不已是謂守真

守靜七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精若泉源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天地之道靜故物不使而自長聖人之治靜則民不教而自能一有喜功生事之心撓其自然亂其天常則靜者失動者惑矣惟不事奇變是謂守靜

守法八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故曰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

上聖法天可數理萬化安其次尚賢法由已出惑之原也其下任臣法出衆口危亡之徵矣修身無法則事惑而精神衰治國無法則政亂而民人傷惟體道為主是謂守法

守弱九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上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

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沖氣見小
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
强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
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
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故
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
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
弱者道之用非怯也守其沖和而已天子以天下
為家公侯以國為家視民猶己不以勢位自强不
以兵甲暴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大資小
而成衆戴寡為主柱而不害安平泰是謂守弱
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
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虛靜辭讓者見下也
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
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强梁者死滿溢者亡
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强
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强梁之地故不得不
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强梁之氣執雌
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驕奢故能長久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惡盈好謙也以力者霸以

德者王弱勝强兵人之苛政雷民天之暴風折木
元氣怒泄强不可久是故聖人謙卑惟弱是守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
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
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
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
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
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
巵其中則正其滿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
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
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
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
是以能弊不新成
道極則反物盛則衰理之常也危滿則傾剛則
折物之常也人能觀乎物理之常不以勢力暴衆
自强則無顛蹶之害柔弱保身可以長久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
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極樂矣是以內樂外不以外
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至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
下而為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

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是無非故七有一定之論文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强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

天將雨礎先潤時將春凍先解人將死者先强然後之然也柔弱者生之徒堅强死之徒强柔而不得其死者則人强梁之尤者也雖氣形相殊與物玄同並育而不害者其殆庶幾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交相養而不失其和者養生之主也若夫虛腎畧持氣與物爲鬭則將精耗神蹷時有盲忘之失近死之徵矣是故聖人弱其形和其氣歸其神而得乞守之道聖人豈欺我哉希聖亦聖希賢亦賢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喜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眞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眞人守大渾之樸游天地之根同乎大通廓然無朕惟不有我故不無物人笑亦笑人哭亦哭千變萬化而未始有夫極也化者復歸於無形而有化不化不化者與天地俱生而有生不生前之九守後之守樸則是一變為九而十復為一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三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四

南谷子　杜道堅　纂

符言篇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符以示信言以達誠世有謂符命符璽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達誠此感彼應故曰符言夫道高下無極遐邇貫通無形無名有情有信聖人體道不私喜怒見物而名事至而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妄為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名者殺身之具聖人所戒夫欲尸名者必違天悖道舍公就私要譽立名生事害衆故治不順理功不掩責事敗滅身信不誣矣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

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夫爲而寧者
失其所寧即危夫爲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故不欲碌
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
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爲愆石有玉傷
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惡不可
作名可尸乎夫求爲寧者寧失即危求爲治者治
失則亂反文好而剥身角美而殺未有不由自名
而至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天爲蓋地
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
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
上不知知病也
天爲蓋無不覆地爲軫無不載天地之於人恩大無
極聖人法之因時而行有動必從如彼五行相生
相勝善用道者知不言知上也不知言知病矣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蟲還自食人生
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
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時不在
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

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
故無敗
天地人物更相盜而爲養盜得宜則安盜失宜則
害是故食能養人亦能害人民能戴主亦能悖主
夫士之立法創事以盜民力初若利之至於末流
未有不自賊者也知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
聖則無相盜之失矣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
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
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言寡尤行寡悔在行不在言執大象天下往在德
不在險惟口出好興戎言可不慎乎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
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
弱凌强兵共殺之
生必有死人孰免焉非命而亡良可哀也耆欲死
病刑殺死刑强梁死兵夫三者所死不同非命則
一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
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

其所以來矣
施報之理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恩怨之報理一如之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天命心術好憎情性四者拘通如月在水影盈圓缺隨象現影心術邪正禍福隨之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

信己何求非己何憎德行由己非譽由人是故譽不加勸毁不加沮居閑而樂治不以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遺退之於衆陽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會得忘失衆所同病無欲故靜斯謂至人理之在天下有不可必夫守其已有則未得或至求其未得則所有或亡是以有道者內無奇福外無奇禍與天爲徒人豈能賊之哉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觀勸即生貴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不通有智而無爲與無

智同功有能而無業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
若無能道理建而人才成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
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即身亡
爲善不求福而福至爲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
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是故愛名重則心不用道
遺道深則身不求名此天人之所以分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
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
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
怨監見其醜即自善人能接物而不已與即免於累
矣
分財探籌有心不如無心之平守財閉戶有欲不
若無欲之廉舉疵則怨在彼則不受鑑醜自善在
我則受之性物接而無與於己者我無是心人亦
無疵焉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其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
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事束誓盟約定而反
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
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
與之守社稷即爲民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
必全之道必剋之理
事人以寶幣者幣單而欲不厭結交以卑辭者辭
窮而約反先惟內修道德上下一心則可以守社
稷保民人其道全矣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
小人行衺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
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
患者衺氣也衺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
起一廢故聖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
口好味合而說之不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
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
明矣
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勝則所爲皆天欲
勝則所爲皆人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矣理欲相勝
邪正相傷君子不爲況聖人乎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
內在己者得而衺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
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眞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
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故羽
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

下無之
眞道養神人道養形在內者得在外者輕遠聲色
𡨋滋味養形之道也絶思慮守精氣養神之道也
治身養性內外無得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
也至得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直己而
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
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
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
見卽毀隨之善見卽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
求利卽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
聖人明照海內而民不保富藏天下而民不貧順
天地之自然任萬物之自生不私與故無公取不
輕賞故無重刑視富貴如浮雲乃可以全其眞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
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
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素隱行怪君子不爲屈奇之服詭異之行豈聖人
之事哉光而不耀廉而不劌與民同用而已矣是
之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
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
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
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
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
恬不累於德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
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
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
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
道乃天下之所共由聖人直己待命時來時去不
將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不伐功不悔行其心
恬然通道知命聰明雖用必反諸神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
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
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
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道尊德貴恍諸心而存諸己也故不以貧賤動其
心志身治則天下不足憂矣其肯以不百年之身
過爲天下憂乎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

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
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
高以下爲基
爵高志驕人必妬之官大氣豪主必惡之祿厚不
施人必怨之高下相須之道也惟謙卑好施貴不
不忘賤高不忘下故無怨尤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
也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知事通
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闇
聾之類也夫道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也其爲親也
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
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用有故知
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不
問猶闇聾之比於人也
受形而生親之恩也饗穀而壽君之惠也由學而
明師之德也長而成人身亦貴矣言乃心之聲道
已於人非言不達通人於己非言不聞言其神矣
乎能不以私言廢公言無用害有用則聞道深而
不孤上之人矣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求

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
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
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
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
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於道矣
禮貴乎先言貴乎後此人之情故可服以德不服
以力是以聖人進退有度先後有節故天下樂推
而戴之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
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
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
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
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德不厭盾今不可踰水淺而舟大則膠樹大而根
淺則拔人之德薄才淺懷不仁而據高位鮮不拔
矣惟知利病反覆無甚愛多藏得義利之和又何
病焉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
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
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道

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人也兼覆而并有
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圓顱方趾含齒戴髮均是人也稟氣有異智愚分
焉小人苟得才勝德也君子苟義德勝才也可工
可下則爲中人天縱多能其聖人乎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
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愼一用之
而已矣故所生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
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爲善不能
必得其福不忍爲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逹時即
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而退讓之以禮何不幸
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受命于天賦形爲人生有所假死有所歸所遭於
時或窮或通何莫非命有其才而不遇天也是以
君子爲善福無必得不爲非禍無必免故得其時
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貴在我矣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
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得道則心治失道即心亂心
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有德爭即生賊有德即
氣順賊生即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
以自奉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
聲也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學敗於官成孝衰於
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愼終如始則無敗
事
陰符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氣順則治氣逆則亂
治即交讓亂即交爭氣逆乎心則賊於其身氣逆
乎時則賊於其國惟以道制氣則能損己奉人雖
官成不能敗吾之學妻子不能衰吾之孝曷有憂
解之患且瘉之病㦲能愼厥終罔有所失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
謂同污而異泥者
不曰舉枉措直而曰舉枉與直何㦲舉枉與直是
携小人而歸於君子何不得乎舉直與枉則是推
君子而納諸小人之域君子不往矣同污異泥處
小人之道和而不流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
明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察天
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
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
和之用至矣天得之萬象明地得之萬物生人得

之禹事成人主之心和其可失乎失則天地不交人民疾飢夫聖愚同一死生其不同者義與利之間耳利者義之和聖人明於理分利亦遇義也愚人不知利害之所在義亦利焉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事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禹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聞一言之當勝萬兵也得隨珠和璧不如得事之所由適是以聖人貴道不貴寶尚德不尚功肯以兵自危哉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德勝者霸得人心也勝敵者強得人力也然非得人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也敵何由勝強何由霸我羔音者德自得也自得則柔弱勝剛強故能勝不若己者而格是德相若也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則德又勝我矣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四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五

南谷子杜道堅纂

道德篇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稸內意盈并既已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天性即道性善即德道德之在我者也故聖人不學而知率之謂道修之謂教則是以在於我者施於人矣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得而學之聽乎耳悅乎心如鏡得磨光明內發豈非吾心之固有乎因其學而明之以之修身則道德著以之治國則事業成此以見學問之精而吾心之明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以成也

氣形道德之體用乎氣乃無形之物物乃有形之炁炁無形故柔弱物有形故剛強則知炁者形之始也道生德畜由微至著聖人法之體立用行天道成矣

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相愛故有道即和無道即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

道德根乎心精神著乎外功成事立與天為鄰自天子至於庶人有道則有無道則亡

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

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
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强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
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
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
也
身之本在德德之本在道無小無大行則得之天
下服之服則懷之帝道也王往也天下適往是謂
帝王然得人則成有道則守無爲兵主無爲亂首
失道則亂失德則怨天道然耳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
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
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
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若使天下
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爲
君無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
道非有心於應物而物自應之夫刺擊不傷未若
懽然皆有愛利之心雖無地而人君之無官而人
長之天下莫不願安利之古之人有庚桑子者其
德似之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

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
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
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即輔弱爲下即守節達不
肆意窮不爲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
謂禮曰爲上即恭嚴爲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
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
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則
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
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
長不慈不愛不能成之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
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
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
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
下爭無義即下暴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
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德者五常之總名有德之人五常備焉仁則慈義
則宜禮則敬知則明信則實有之是謂五常一曰
五德君子未有無德而能爲國家者矣文子之問
爲天下後世發也其德博哉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於市農樂於野大夫安其職

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
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
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蝡動不息野無百
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
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志得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
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天之視人猶父之視子其愛均也君者天之元子
民天之赤子上不恤下天必示儆夫至德之世愛
均合天萬物遂長民樂其業世之衰也苛政干和
天怒震發地見其災國家多難沴毒民人惟聖人
和愉寧靜志得道行民物遂生是之謂有其世而
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
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
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
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
也無聞見者愚迷也
聖不曰生知而曰聞知何哉生知道在我者也聞
知事在外者也聖人聞於未然禍福先知智則必
待事成而後見愚則溺於聞見終不自知迷亦甚
矣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物博智
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
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
即下之望無止若多斂即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
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
術可因明矣
智者不爲其所不能爲强所不能則非智矣然則
智可好乎好智則術易窮好與則分不定多斂民
讎來怨之媒也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
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不可執也不
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
能成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故能爲天下王處大
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
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
期於此矣
以道莅天下曰執一無爲何哉一則定矣是以古
之王者因天地之變化無爲而治見小不棄守靜

不為大罷安而天下正矣是故處大不溢居上不
驕富貴可守子孫可久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勇者不以力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天下雖大君以一之君一則道不待為民所同行法不待變民所同守智不以德勇不以力仁不以惠合而一之君之道也若夫君數易法國數易君則甚於無君也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
道為治本君以道王本喪亂生兵革興焉然則古者有以道王有以兵王雖名不同而同歸于有德故五兵之用惟義兵可王是雖兵亦道也故曰一而已矣若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比戰國之事非王者之兵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
道在乎治數關於時任智釋道用才棄數危困之皆也惟守分循理得不喜失不憂也物之入者有受無取物之出者有授無與因時而行生不為德殺不為怨則近乎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懽心為之柰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故其懽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

江海善下而有容故百川歸之王者法之以為治容民畜衆故得百姓之懽心樂共推戴天下歸往矣草木昆蟲亦將欣服其貴可知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以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時君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

一炁運行四時更變有不容不爾者天道然也皇帝王伯之治不同者若出入爲實由天運故不可執一世之法籍而爲傳代之治惟隨時而舉事隨事而應變則可以論世立法如冬不可葛夏不可裘知天道者能之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即離散弗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怨民離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人爭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古人以道德爲政後世以功力爲政以道德則民服而風俗淳以功力則民怨而戰爭起故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則無爲而天下治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不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即名君溺即捽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上言下用經者權之體也下言上用權者經之用也經權相濟事無不宜唯聖人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與之屈伸而審其迕合若夫執中無權則

不能遵時而適變膠柱鼓瑟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存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修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天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古之治天下者道德衰而仁義次之仁義衰則禍亂作戰爭興焉上世嗣王如桀紂之主國未云亡諸侯已有輕上之心則道德衰而仁義壞矣故湯武起而夏商絕若周之幽厲視桀紂才一間耳故不免犬戎之殺驪山之死諸侯力政強陵弱大侵小六國從衡與周俱亡可不鑑乎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則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法本以求治煩則生亂刑本以禁奸峻則興詐夫上多事而欲民無事者是猶強之飲而責其醉也則是罔民也矣安可云治乎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好仁而不知為政賞及無功釋及有罪猶能害政好刑而不知為法廢及有功誅及無罪其害深矣惟至公不偏合於道德賞不致濫刑不致酷則百官盡職萬民服業天下隆平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喜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去衆也去逆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故治大國若亨小鮮

曰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盍親身蹤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遷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也

名分法理辯是非別善惡之道也不求公道而自取己見以是為非以惡為善而望名分正法理明難矣惟正身待物不廢公道猶車行陸舟行水無往而不通惡有陷於不平者哉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兵不常勝敗亦隨之反覆之道也惡可亟戰而求數勝哉主勝而驕民罷而戰伐國之斧矣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其是之謂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衺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鳥翔其庭麒麟游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文子家雎與邑為鄰久師老子聞道故博平王聘而問道文子對以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以是觀之平王若有志於為治者也何不能修德釋怨而乃信讒懷疑輒誅伍氏比文子所以去其而適越也子胥勸吳伐楚遂致鞭尸之辱甚矣有國者怨其可不釋乎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德篇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德一也有二焉長養萬物天之德發養百姓君之德夫君者國之心君有德則心廣體胖氣不亂而身自治治國猶治身君臣相安國其有不治者乎故曰上德不德則是有德而不自恃以為德是以有德

老子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常樅古之聖人也老子學於常樅猶孔子學於老子目擊道存精神冥契故能見舌而守柔觀影而知持後是以聖人因循虛無不爭強不敢先夫是之謂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以智知而不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人貴有德不貴多智智多則出乎己而反乎己鮮不自害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士之勇死於強智困於辯宜矣惟不以智知而以智不知者則不局於一而所應者廣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為本枝不可以大為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道以無有為體故可並行物以有形為用故不兩立無有為體一則定矣有形為用兩則爭矣然小大有間君臣有分人君懷道抱德曾不我有此道之所以大德之所以文也天下孰敢以爭強為哉

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

蔺並不為奚服而不肯舟浮江每不為莫黍而沉居于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蜀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即成虹也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也靈者澳學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罟石山有猛獸於木為之不斷國有螢蟲妾雀為之不利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道於道者不車轄轉於數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常也故舉枉與直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逆性

水清鑑影心清鑑物明之故也濁則否矣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冬寒夏暑時不並行時並行則災害生勢兩立則禍患作雖然為君子者豈以小人在位道不可行而終不出乎

有鳥將來羅張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狻得者非負而上木也從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昏亡而慮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即易易即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工

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不可與言政治國者要在一人非衆人則不能合欲得賢而不先養士可乎是以聖人畜道待時得人則興未有不為我用者也

使衆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騏驥之蹻蹭之功也鍥鄉之斷割砥礪之力也寔與騏致千里而不飛無裏粮之資而不飢終免得而權天寶焉

為畫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怨出於不怨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聞怕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道可獨行事不可以獨擅人健走日不百里而罷得良馬則千里可致怨出於不怨文武所以安天下之民為出於不為堯舜所以成壹天之名為國家而善用人者民孰不知歸乎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犬豕不擇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死

鴻鳳翔於千仞莫之能致雖困於納而不能自脫目
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
因下為淵則魚鼈歸焉溝池涂即盈旱即枯河海之
深淵深而不竭鑿而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
聾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混混之水濁可以
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豹之為猲也
茂為雞或為蛛蛭即戴技之絲即足躡之
人無常是物無常非氣順則合氣逆則離入火上
水潤下鼎為和之即既濟之功成父王慈于主孝
饑入門之即秦蜀之怨起大豕體肥近於死鳳凰
高飛莫能致有斯濯纓濁斯濯足不能察也而為
物污者可不畜諸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囷不
能塞江河火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
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忽應日出而流悟易
變也詩易料也哉易助也壁易雨也簡並以旁不得
見霜蟋蟀辟其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
其時者不可食
生剋制伏固有定分力小任大未有不近其制
者不勝金水勝土火勝水終非其性夫冬雷夏雹
終非其時雷不朔夕之久人其可不自量乎
古之於禽孰先哭為繩之與矢孰先折為使影曲者
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
同道者不可為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
可使決君形亡焉韓者不敢無以自樂盲者不親無
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
內其所出故能大
是非其也今非其人雖笑哉當刖先鈇矢勁先折
與死同病難於為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為忠謀
君不用道而任強之謀出二心功可成乎
日不並出火不二繼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
蓋非櫟不蔽日輪非輻不足疾輪來足恃也張弓
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廄
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
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有繩而斷即不過懸
斷而豐即不差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逆杖格之屬有
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
日不並出神能不匹猛獸不群況於人乎櫟以張
蓋輻以轉輪君臣相須之道也飢馬爭芻貴不可
暨舊跡而斯去無過是古法杖格用之以時在乎

行之者耳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在見之纇雖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蟃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砂土穢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黄金遺盜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

又素
農夫不勞君子無以養君子不治農夫其能安乎
蛇無足虎無翼不可兩得浮雲蓋日失不任己嗜欲害性病不在人
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橋梱有鄉進舉有叢歎因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源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兕兕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皇極居中貧人精而後建車轂虛中藉衆輻而後行天子中天下而立位萬民之上而無政教之源是猶無千里之足欲觀九州之地其何以行之哉
正位端居百官分職不下室而天下治矣
人之足下懸弓或射之即破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作事有法事無不成以人有方人無不齊車轂之各直一鑿暗官事之各有守也蚈足衆而不相害由用得其宜矣在堅芷芳隨其材而用之則賢者明愚者力成功一也
再生者不穫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汙其準粉其額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

利而欲弱者必將以利弱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
知足焉騏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
時雞得而易失民易困而難蘇故物再生者嘗不
遲殞早太早者落不待霜時不順也的張而矢集
林茂而斧入勢之所致乳犬噬虎伏鷄搏貍恃之
所使舟腐而載則沉騏瘦而驅則斃民其可重困
乎
水雖平必有支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
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
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
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
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止丘山從成臨
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
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鑄木良匠不能
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渡河可
渡可無疲不可無曰不鼻鮑終不墮井矣
水平不能無皮衡正不能無差心其可不慎諸君
子之禮義廉恥猶匠石之規矩準繩也弓先調而
後勁求馬先順而後求良人不先之以言能者其
可致乎故君子為其所可為而不為其所無奈可

剝我行者欲我交恐我貧者欲我市行一棊不足以
也如彈一弦不足以為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
迎也高石與炭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
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蒯木大者根
瞿山高者基扶
善語利行善藥利病剝我行者欲我交君子皆義
也恐我貧者欲我市小人相剝也人之福不可過
服不必修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民富則國昌
矣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
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
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天行不已終而復
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故
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
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
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
內藏天之道衰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
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
也
心不藏物故能應物鼓不藏聲故能應聲不扣而

鳴則為陰矣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應之而已
天地交通萬物齊同此明良會遇而君子用事之
時也一或反此則是小人得勢之日矣惟聖人居
高聽卑而不自滿無以上之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居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
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天道為文地
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天
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
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
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
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
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
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承天故定寧
地之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發之寧無不載廣厚無
不容也勢深厚水泉入聚也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
去之德無不容

居天道臣地道天尊也卑居臣之分定矣居明臣
明照于四方皇非克之光宅天下百姓昭明者乎
故法天徹地以成萬物者道也養之與之而不取
者上德也與而取之德斯下矣

陰雖陽萬物昌陽服陰萬物湛物昌無不聽也物湛
無不繁也物繁則無不治矣陰害物陽自辟陰進陽
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氣動萬物緩而
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育物者物亦順之逆物
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澤盈萬物節成污澤
枯萬物節奪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
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
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陽氣蓄而復能施陰氣積而
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
易戒陰萬物肥陰減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
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萬物不成居不下
臣德化不于故居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

陽生陰殺故君子好生小人好殺也王公尚陽道
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貴下陰故居下生
則聰明而因理不下主則闇聾而德化不行

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
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雷之動也萬物
啓雨之闓也萬物解大人施于有似於此陰陽之動
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
木敗大人去惠施害民不遠是故民有去就也去尤

甚貌少愈風不動入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
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
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則陽氣變變為陰陰氣
盛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忿無恚言怒無作
色是謂計得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
人處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沉溺
天之日其人之君乎日出於地王公居民上萬物
蕃息日入於地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陰陽之動
有常節故歲不亂時大人之動不極物故民不逆
夫物極則變故不可盈陰陽天也治亂則因乎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小
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
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善雖過無怨苟不由善雖忠
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
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
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
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地平
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陰陽感而成中和故萬物生君臣合而得中道故
萬姓寧是以君子和其心志日汲汲以成煇小人
汩其天和日快快以至辱故君子慎微正諸心而
自求諸己我不怨人人亦無怨焉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
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有陰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為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為惡而人不知謂之至
惡山積高而成雨雲畢歛水而生蛟龍吾言懷其
道行澤充於世陰行陰德者必有陽報天祐之也
有德行必有昭名人稱之也惟有天德者報之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六

南谷子杜道堅纂

微明篇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内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微明者其道乎視不以目聽不以耳得之天而著之心故能包裹天地應待無方不可以智知力求唯知不知為不為言不言則得之矣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

道不可言可言即物言固非道非言不明文子問人可以微言乎老子語以唯知言為可則是言而不言不言而言者矣爭魚逐獸是不知言者執於言而著於物則所爭者末矣安得去言去為之人而與之言哉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有國家者猶天地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文子問為國之法老子語以挽車之歌前呼後應亦猶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時之意治國有禮初不在於文辭之辯不知立體而滋章其法令者適以為盜法賊民之資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工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道無正形物遇而形觀山林變而至於雲雨陰陽之和則知凡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皆可陶冶而變化道其神矣夫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即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

夫琴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逸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也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忠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為匿

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行其所無事而已知書數券契捜械則是有心於事德仁信夫君居藉臣以為治猶琴之有聲輻之致遠執要用大則無不治之世矣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罰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福於重閉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數變事多變數則百姓怨功臣叛上有以召之失治亂之本廟戰之權聖人玄鑒於無形之表是必有先見之明也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因之行政猶出於江河之大溢風雨之暴不曾不少又亡其及矣雖憂無德而知變者尚可轉禍為福以弱為強其不可自滿也明矣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天理人欲同乎一心君子小人由乎一己亦同出而異名者執一而應萬謂之術見動而知止謂之

直言出乎口行發乎心夫禍福利害有如影響自
非至精孰能分之可不察諸己而慎諸心乎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
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
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
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
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
而不可言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
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
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
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時有治亂攻乎人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
具者失在人而不在時也聖人隨時動靜察其所
反終身行之而無所困當時而象彼者患可自消
而不知全生之具耶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則重戒禍乃不滋
計福不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
與智者同功夫精從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
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雖今人不務
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
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
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
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
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
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夫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謹祠也愚者有備與智
者同功人之禍患不能預於前而求救於後者雖
神人不能為謀故上士以避患遠辱為先而名之
與利則置之後而安必禍患何從而至非譽何從
而塵垢之哉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
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
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
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而不竭也
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
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
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
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
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
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

無微而不放行不用亟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多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少斯六者凡人之不可不勉也志大則物無不容心小則禍微必成智圓則事無不通行方則且而不撓能多則為無不成事少則約而有守夫聖人之行不用亟覡而鬼神不敢先一之以微而已

老子曰福之起也綿綿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為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禍福之機有開必先可不察歟賞罰人主之大柄非以為己以為國也君子小人有義利之間台而不勞故之上也勞而不病故之人也病而益勞故斯下矣夫箕子之泣象箸孔子之歎偶人固有不待終而知其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用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與道遊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時異故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當五伯之世而施帝王之道者不知於時也不知時則是不知天不知人矣何以經於世哉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定一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能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滅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己也是故

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道之所施也
龍虎變化大人之道也得道之人與物推移而不
陷是故老子有猶龍之稱夫體道虛無外不有於
物內不有於己道無不施天下化矣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照而寒之
所關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
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室能持於真
真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
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
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
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
之也
知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之變也之戴同乎一和
而已王者戴圓履方處大室而立太平者和其可
失乎真人歸居於物之初必有獨見於冥冥之中
是故用有不用而後能用知有不知而後能知天
是之謂大和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
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
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
繩繩而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
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
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道德仁義裂而皇帝王伯分世變之然也道以
尊之德以生之仁以恩之義以正之曰代之治同
者不同而其居位有分則一焉夫道而不息者皇
德而不懷者帝恐失仁義者王義失其宜智詐興
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
利之夫病溢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
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悅於目說於心愚者
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
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事有欲利而害欲害而利非人力之所可必者物
或更之也是故先迕而後合者聖人之道先合而
後迕者衆人之道禍福情狀利害相反其不可不
察也如此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
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
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

亡雖與中於衆其計無立於國而心同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手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去舍趣而當仁義也

仁義者道之孫德之子歟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嘗相離故仁義天下之尊爵也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不舍趨而當諸仁義乎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亡國也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君子小人均是人也為君子而教不被於小人何患以甘小人之悉哉治國樂其存國樂其亡居善下而不爭則群臣獻其忠誠國根深而國安矣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為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為即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人子之心天性也人之愛子君之養民一有望報之心忘其失矣是故因其利而利之則得衆人之力推其善而善之則得衆人之心乎其有不勞匡其有不忠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

君以天下為心人以義愛則忠孝乃與黨以群強則奸雄之徒起安危所繫可不察而辨之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為可惜惡人無以異於愚愛其子故博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禍福有伏如影隨形皆陰而入必陽而出善積而不善用如畜泉為乎暴不自善利害之機更乎覆乎非神聖莫之能知

人之所欲也必先甘息間之來國之所亡也必先惡

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於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不易之理也是故民足於衣食則可活不足於衣食則困功功不立則德不長矣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說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之禍也古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無古今治亂而不易者是也古之今之或治或亂而不一者居民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是故唐虞之代天下往戰國之世無富民

昔者中黄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中黄子者古之真人欲其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爲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馬牛而襟裾耳但人不及真人皆人不及聖人惟其違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七

谷子杜道堅纂

自然篇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為者治之常也去恩惠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偽即賢不肖者齊於道矣靜即同虛即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

自然者天理不自然者人欲天清虛而明天之自然無為而治人之自然也自然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是以聖人神而明之充塞天下而物無宰焉

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以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為左右相為表裏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為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倦群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為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

宇宙之間造化流行而不息者氣而已有神焉莫可得而識也一為之始時為之紀古今不忒是謂天理道生萬物法度有常有物主之莫知或使是以道之尊而德之貴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天象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句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也故無弦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即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樸大無形道大無量天圓地方道在其中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句繩則是為巧之具非所以為巧矣師文之琴有類乎是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

者不害其事也

古人質樸其俗同故不待教後人澆偽其俗異故聖人憂道之不明而教立夫天地之道以德為主而道為之命物各自正自然而已聖人何容心哉

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知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尊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也死者無怨也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

古之教者以道今之教者以利此道之所以不容也夫聖人立法以導民心使各安其自然之分生者自生死者自死德何怨有哉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陵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即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天之命者一氣或不同性情質異莫有焉故不可辛而廢也聖人德天法道不以殊方異分為之間而覆之載之養之育之一而已矣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生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因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則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

善牧民者不一其法形殊性異各有所安反而置之則生道失矣然則性因之謂齊物論者豈齊物哉齊物理也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之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

根為田疇吳中為工師其尊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
採谷處者牧陸處者田也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
材阜澤織網陵阪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
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在風之遺
藹息然而感之各以青蜀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
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於
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
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
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
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
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
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古之君天下者君道至勇無為而治先之時稷為
田使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百官分職各以其能推
官得其人則民安其處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
然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滌蕩
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
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
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
法因人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
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
人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喜以禁姦故刑罰
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
張而不用

聖人因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為治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心歸往而無敵於天下
矣

道德者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
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窊下以
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
取百川不求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
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
地故為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
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脩
道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
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
反矣

道德非約名之其而名道之古之善為君者守無
為之德處不爭之地功成不有故能與天地相為

長久

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誰非唯非
非非壯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
陰之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為之命幽
之而無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
合於一道鬪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順無為也
守道周密於物不爭主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
道而殊於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為萬
物蓋至細無內故為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
道之變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與道逆天
天地尊而為一分而為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尊而
為一分而為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天道至親不可
疏至近不可遠下之道者往而復反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其天下之始乎無形而大
不言而信變化無方莫知其理唯聖人知之是以
日應萬機無與道逆反而合之為道之紀
老子曰帝者有名知莫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
義霸者通於理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狹然後任智
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心中亂任刑
者上下怨任察者不求善以事上即樂是以聖人因

天地以變化其惠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
厚厚養即合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知省刑罰
反清靜物將自正
謂物之初帝者為謚太古三皇民知嬰兒呼吸太
和無思無為上古三皇民知孩提含哺鼓腹為無
所為下古三皇民重時樸散道行為所以為危生
拉食天下禮之五帝貴德天下譽之三王尚義天
下畏之五伯失理天下侮之玄聖不作素王述之
亡言垂教為萬世師聖人是起無以易之
道之為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
不裹為人被之不侮是故重為惠重為暴即道逆矣
為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
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
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行者輕
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姦為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
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
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
至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
於人是以朝廷無而無迹田埜辟而無穢故太上下
知有之

春生秋殺天之道也人主去天行道為臣子者知
所懲勸刑賞之奉皆由自己矣不務功修業無先
唱之心朝廷正而田野闢太上之風宜可復矣
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定
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隸無失冢宰無過事
言無文章行無威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
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
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
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
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默默無容無則大不
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運轉無端化遂
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
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
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
明矣

有天下者不患不治患不得人得人則王者無為
守上守而勿失上通太一運轉無端化遂如神辟
臣並進各盡其能是知國之治亂繫乎人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
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
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
也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
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
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
不重也能稱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
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好問則合衆人之智用
衆人之力而天下無敵矣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
能者服一事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人無棄材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
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
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
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成而
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肆泥用楯山用樏夏瀆冬
陂因高為山因下為也非吾所為也聖人不恥身之
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
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無為者非本在其心而不動也聖人應物不先物
因其自然之勢曲成萬物夫何為焉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

者非以逆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交務衆暴寡詐
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不以相教積財不以
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
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
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
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息勞憊無不
以也

帝王者天地之心乎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無居以
主之則強交務衆暴寡詐欺愚民不克處故立
天子設三公作民父母撫之育之易曰后以財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則天地之心
可見矣

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
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
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
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用
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

古之聖人耳目口鼻與人同饑食渴飲與人同其
所不同者心也為天下萬世生民立極凡在聖人
之所者鮮不勞其心志而成其功功成復不自

有其功此所以為聖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
道純一以為保受本無為虛靜無有思悅無際遠無
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凡有血氣者皆天之所子
而君為之長代天作子為政擁天子天子視天循
赤子不愈所與養則天視天聽此感彼應天是之
謂大道之經

老子曰天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
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之一原以應無方是謂
神明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也方而無涯故莫
能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夫物有勝
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
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
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
勝而不屈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循祖生父而父生子氣神感
化形萬殊而道一焉道無形身有形夫制形者無
形役物者不物其神矣夫

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

今上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也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變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天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勤天下爲關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其爲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日月昏明則蝕陰陽失紀則戰戰則物傷爲痛戰者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也神化者王挺師旅而重民務也後世廢修德則牧野鳴條何待因民之欲用民之力而啟其主哉惟民有皆亡之心故不曰誅君而曰去殘除害也悲夫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八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九　非九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下德篇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從之放僻淫泆而禁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明良會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之君得萬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之於

伊尹文王之於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主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人有隱道無屈伸夫身江湖而心魏闕然敢不忘也是故有道之士隱以此道仕以此道耻止則止時行則行夫是之謂玄同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易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弒驕溢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矣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適授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授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矣

善惡異跡同出於心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避而反就之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和喜怒之節事無不善何憂怨之有

體道之人不貪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足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圍寒足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修身有道處世有術夫體道之人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禦寒不貪所得不棄所有禍不倖免福不妄就達不自驕窮不易操樂乎天真與道同久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得人而失己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

達主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目說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治天下何

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己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强理勝欲也理勝則得人心之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人將先離其心天理人欲之異宜有間然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聖人運天下心得天下力而天下治若夫桀紂之為君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湯武之所以不為之臣天下失道諸侯為守誰之過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剉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人已兩全之道也夫怒逆德兵凶器爭者人之所亂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文子以其言而投之范蠡越欲伐吳蠡引以為諫句踐不聽敗于夫椒則知欲禍人者乃所以自禍也賢者肯如是乎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之性無汙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而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即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主即失身以治國即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性與欲固有間矣人皆然若惟甚夫治物不以物

以和者先明己之性而後明物之性明物之性則
可以贊化育參天地矣
古者聖人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
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
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而波起氣
亂則志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
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敵於天下聖
王託於無適故為天下命
古之學者為己為己之道立而後為人之道行聖
人得諸己故清明在躬無遠弗燭得萬物之情而
命令行於天下矣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
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
賊氣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
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
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氣蒸乎
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
之中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
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
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
群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
得已即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殘也
非通治之道也
天地一身天下一氣陽變陰化陶冶萬物皆乘一
氣而生聖人愛養萬民視為一家故天下和平也
若乃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則民貧苦而
忿爭生非通治之道矣
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即民性善民性
善即天下陰陽從而包之是以財足而人贍貪鄙忿
爭之心不待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
不淫於彩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
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
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
聖人誠而明之反其性初民復於善民性善則天
地陰陽從而包之財足人贍貪鄙不生忿爭乃息
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矣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
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
理其行說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
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

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為人機
巧詐偽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
失叙風雨不為虐日月清静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
此清静之所明也
天清地静故能長久聖人以清静為治者法天地
也心清則内合乎道體静則外同乎人是以不出
戶而化行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
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
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
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窳農無廢功商無
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
志而貴
古人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治世之臣職易守事
易為後世無官共事之法行官盡究而吏盡察政
出多門反致害治
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
文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
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民
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
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法
可與衆守也而伸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傳而
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為量
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難而誅不敢
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衰而行危難峻法
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
之謂也
才不可以勝從言不可以過行才盛而有先知之
見者治世不以責於人閔博而有辯口之佞者明
主不以求於下傲世伉行貴人以重難強人以不
能者民免人窮之詐哉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鍾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
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
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
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領也及至建律
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為器也立仁義
修禮樂即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
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
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
聖人初大樸法天地觀象以制器若雷霆之於鍾

鼓風雨之於音律皆得象而爲之至若地天之大
神明之微則有所不能盡究也惟至人渾樸不散
而可以爲萬世之師
老子曰夫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
形與性調靜而體得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
已矣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
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
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搖光搖光者資
糧萬物者也
北辰天之尊帝也端居天心而衆星拱之至人取
法爲治心與神處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搖光居北
斗之杓資糧萬物隨天左旋日轉一周千不降存
生民用食璿璣以齊七政其知天矣乎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
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
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正道五即與道淪神明藏
於無形精氣反於眞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
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
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可害精存於目即其視
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
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
謂眞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
不荒
人有五性應天五星應地五行五性動而七情出
身可不知愛乎夫神藏於心精藏於腎魂藏於肝
魄藏於肺意藏於脾神明藏於無形莫生莫死是
謂眞人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
内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
故可以爲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
者也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
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
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
不來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也
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爲而不易也
人有私心則不害道人主無私故法一而令行是
故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知權衡規矩一定而
不易則知一者無爲之爲百王用之萬世傳之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

無不通故無為者道之宗得道之宗並應無窮也故
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
出戶而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即力
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千人
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群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
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
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
勸也工操約少之分下効易為之功是以君臣不相
厭也
天不自天有為天者地不自地有為地者為者其
註耶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伊尹五就桀而不用是
專己之能而不知因人之道也故伊尹不為夏而
為湯矣夏其有不亡湯其有不興乎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
用六律體太一者明天地之情通道德之倫聰明照
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
時覆露皆道並服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
德流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
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
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得人心發號施令天下

風從則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
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
肆肅而不悖優柔委順以養群類其德含愚而容不
肖無所私愛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
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
匡衰以為正擴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施舍開塞
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帝者不體陰陽即
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
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
狹隘而不容
不曰皇而曰帝曰王曰霸曰君何以尊皇也帝者
失道而後德王者失德而後仁霸者失仁而後義
君者失義而後禮大者立則小者在焉小者立則
大者失矣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
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法不足以為威為
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故善守者無
與禦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
為政者積有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
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權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制者廣廣則我强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

行文德者雖小必存好用兵者雖大必亡夫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惟知兵本以止亂而不以爲亂則民不傷而國長存

通玄眞經卷之九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仁篇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脩身儉以養生靜則下不擾儉則民不怨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鬭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養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寒凍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上仁者靜以修身儉以養民君子之所當爲者也下擾政亂民怨德薄君子不爲矣肯作無益以害有益畜無用以蠹有用哉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誅罰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

淡漠寧靜寬大正平仁政之事也夫用人之道以
天下之目視耳聽則聰明廣以天下之智慮力爭
則功業大故賢者盡智愚者竭力近者懷思遠者
服德此三代之所以久後世無以及之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
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蒭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
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
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
闇主則不然群臣盡誠効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
習褒枉賢者不能見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
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
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造物假我則有奪我則無假之爲用大矣哉夫輿
馬之代步舟楫之濟涉千里可不勞而至者假得
其力也君假臣以爲治臣假君以行志失假借之
用獨夫而已惟明君而後足以與此
老子曰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
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久矣而
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貴以身治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莫重於生而曰尊生尊生者無嗜欲殺身之害
也人受父祖之澤而不自保守過有求於所養反
至喪身傾家之禍者蔑甚矣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
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片之
所以至妙者父不能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
語以本在治身則是身治而後家治家治而後國
治矣身猶國也國猶身也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
遠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
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之不
善即吾讎也昔者商夏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
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
不畏也
雖有善行天下莫之文子問何行而民親其上老
子語以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善即吾畜不善即吾
讎則是君之視臣如犬馬臣之視君如冦讎矣民
能戴君能覆君斯可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理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

量有寬狹智有淺深地廣民衆非淺智狹量所能理況任高治大其可以叢脞猥惰為哉小辯害義小義害道此小人之事也君子不為矣

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伎察於一事察於一能可曲說不可廣應也夫調音者小弦急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治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治之法雖衆足以亂

小罷易登必不可久大罷脆成必得其壽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者亡故有道以理之則法簡而易治無道以理之則法煩而易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自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為刑罰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也夫代大匠斲者稀有不傷其手矣

人主失道受制於臣猶鯨魚失水為螻蟻所制也夫為君之道在乎命賢擇相而已相得其賢百官未有不正天下未有不治一失所守而與臣下爭能者不待下之所制將自困矣

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使銜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

求人之質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
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訙議即可奪訙即可誘夫以建
而制於人者不能治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
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
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故
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用之而有為之不伐之言不奪
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
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夫與馬交走是君與臣角力也登車致轡定任臣
以成治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訙唯神化者凡用可
節私謂不行官盡職而事有考矣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
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萬物蕃
植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疏食冬取薪蒸以為民
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䴠跳
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
野獺未祭魚罛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
張於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
得以火田育孕不殺㲉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
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
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
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富國者民本民者食基本之論也用天時盡地利
用人力三才之道備然後群生遂長萬物蕃殖民
賴以食國藉以富豈不謂生財有大道者乎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
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
所受於天地而不罹於飢寒之患惜恨於民也國有
飢者人不食味民有寒者冬不衣裘與民同苦樂則
天下無哀民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
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
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益
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
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
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
矣
堯之為君視民猶已取下有節自奉有度故人無
怨逆比屋可封是以明君之治必計歲豐歉量民
虛實然後取奉民無怨咨天亦無譴焉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

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慄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首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之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之長而不横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使慢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偏偏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氣以和爲主天地和而萬象明陰陽和而百物生君臣和而朝廷治父子和而家道成上下和而人事濟榮衛和而身康寧和之義大矣哉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存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捨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諸人也

天下通行之謂道萬古不易之謂理故道理最大自古有國家者得道則昌失理則亡夫務高位地廣而不務道德仁義猶木之無根槁仆可俟也

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勝古之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於天下推己勝在於天下自服得在於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天下也譬猶江海也

道德仁義禮智根于心者一夫行之有淺深施之有厚薄名從實立六者分爲雖然同一善也上者壽則下者莫敢不善後世不修道德專以勢力爲治而國危矣

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

即用兵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處之是以君子務道德而不用重兵也

天道自然有為則失名者實之賓名之大莫如君君有德則名不待求而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也四二帝三王之所以優而五霸七雄之所以劣不用道德而務用兵者去天道遠矣

文子問曰仁義禮智何以為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徧竭府庫之貨財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効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薄於道德老子語以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夫哀樂取與涉於有為海宇之民可哀者衆可樂者寡府庫之財取之有限與之易竭道德無為任萬物之自正而天下贍足

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讙不出於和明於生死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濁於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

天下之生久矣得其養則生益蓄故賢君不强人所不能及亦不絕人所不能已使民均得其養是故安貧而樂道不以欲傷生不違義而取其可多欲乎

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厨骨瞀不官君子察實無信

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
況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
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
謂之逆天前雖發天後必入國故鄉里以齒老窮不
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
選士之法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一於是宜可
仕也四無一焉則是沐猴而冠矣古者無德不尊
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故官不失人人不
失用
夫崇貴者謂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
謂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
明道自豐而能無爲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
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有賢師良友舍而爲非者
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賢之謂義敬賢之
謂禮樂賢之謂樂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知恩義而忠孝之本立能崇
貴尊老敬長可謂知本矣能知賢愛賢尊賢敬賢
樂賢則求賢養賢用賢之道得矣
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爲天下有容
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
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
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
兮其若谷此謂天下之容也豫兮其若冬涉川者不
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容
者謹爲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
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清明
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而不
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謹於恭敬者自
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
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
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
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
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
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
不爲天下之大民物之衆無不容矣此無爲之功
所以大而天下之民所以戴之而不重也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

南谷子杜道堅　撰

上義篇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上義者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治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於道德矣術其可以治天下乎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也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衷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天地一馬萬物一指聖人於物之至而以車輿譬乎權勢駟馬譬乎大臣人主用而乘之不煩智力無適不服是乃治之方也安得執御者而與之言乎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隧隧音遂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日不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逃亡守職不進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

良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為道者塞邪隧治未然其亦良醫之謂歟故不貴自是貴不為非則無可欲之求可奪之爭矣故有道則可以御人無道則受制於人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
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
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
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
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
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
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由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
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
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言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
教也

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夫治國有常而利民爲
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右者法也聖人法
與時變禮與俗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
可與論至道爲其束於教耳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
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
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
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
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
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
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
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故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
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
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
亂雖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
不行也不驗之言明王不聽也

聖人立法本爲禁奸惡平冤抑保人民也三皇無
制令而從五帝而下所制法令賞罰代各不同者
時變故也明主其可不究乎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
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
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故達其本不亂於末知
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
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
之制法也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

文子問法安所生老子語以法生於衆義者宜也
先王立法務適衆情故先身爲檢式所禁於民者
不敢犯於身是故令行而天下從之

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
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貴者不輕其

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
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右之置有司也所以
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專行
也去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横斷也人莫得恣即
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
言其從己出也

法者人主之度量爲天下準繩也法定之後不二
所施夫犯法者雖尊貴必誅中度者雖卑賤無罪
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古之置有司立人君制禮
法三者不廢天下無恣民世可反樸法令何肅哉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
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
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
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主長殺藏天之道也賞罰取與人之道也聖人上
法天道下因民心而爲平治之本夫有天下者能
於四者之柄每事盡善故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
一人而天下畏之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
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
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
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
少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
之屋所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
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
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
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害於海内
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君依臣而立臣依君而並行君無爲乎工臣有爲
乎下論是處當守職明分臣之事也君臣各得其
宜即上下有以相使小大有以相制故異道即治
舉措廢置有關於治亂爲君者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
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
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
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
過不足以爲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
也故小謹者無成功疵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度
臣者擧遠論臣之道也

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夫工師之求棟梁能不
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
尺則大賢可得矣蓋人無十全事無盡美舍小取
大何功不成舍短從長何事不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
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
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於人
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
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瑕妨
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
即難矣衆人之見位卑身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
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
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不爲視其所患難以知其
所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
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自知者不改過責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責備於
人者知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也人有大材輕
可以小節而棄之乎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伸
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
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
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
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
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
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中繩
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
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
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
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
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
也
屈伸相感之道君子小枉而大直猶龍蛇之蟄奮
善言善行潤澤群生皆自屈身養中來聖人以仁
義爲準繩知身重於天下義重於身故能死君親
之難是以君子身死而名不亡
老子曰道德之倫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趨
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
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道於世而謹
於時時之至也間於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
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

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强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

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雖夷狄蠻貊無以易之夫趣舍在己非譽在人用不用關於持行不行係乎命是以君子得時行道開不容息

赤帝爲火災故黄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内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爲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猵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

因衆五運其來久矣赤帝失運君失其德火乃爲災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爲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爲災此兵革之所爲起也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儆悟乎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爲急事爲僞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夫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俗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措其威

古今爲國其道不同者俗變故也古人淳樸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是故人心易足易治不難後世俗變風移上行下效奢侈相尚貪欲無厭是以人心難足爲治不易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即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

地傒鬼神哭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
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受其德也有敢逆天道亂
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
以里以鄉聽者侯以鄉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
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
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納之漬米而儲之唯恐
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
尸流血相交以前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
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
之衆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文子十二篇三而四之先皇後帝霸王在帝主在
爲霸之世時之秩興觀其非以圖存將以存亡之
語則興廢繼絕之風藹然在目視後世不義之舉
遠矣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
正法塞衰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群臣同
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
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
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
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
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
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
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
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
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之權此上
義之道也

兵法先舉者爲主應敵者爲客用兵有言吾不敢
爲主而爲客謂兵不可輕舉也夫不得已而用之
則義舉爲上敵奔次之戰斯下矣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義
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
取威義並行是謂之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
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
下如弟下事上如兄視下如子必王四海視上如父
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
即不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鬭是故
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
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

治天下有道矣以兵爲戎不得已也強國之兵必
死者義道之也然則有道之主忍以強國而置民

於死地乎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是故衰君修政積德國將自強世罔有之矣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十一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十二　非十二

南谷子　杜道堅　纂

上禮篇

老子曰上古眞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不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虙犧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黄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視聽故治而不能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眞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知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買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攓性内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生死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上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謂歟上古眞人則玄古之君也當時群生純樸萬物大優自虙犧氏逮

於神農黃帝施及三王治各不同禮亦隨變至五伯戰國而大宗之本失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夫民迫其難即求其便因其患即造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此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天道應常世變愈下古者之君被髮而無卷領天下不非其服者民物蕃息同懷其德矣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人害法度器械因時而變由是兵革興焉

老子曰昔者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叙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成而不衰

天地一元之理人身一生之理乎知生之始即開物之初則知生之前乃開物之前矣人之幼而壯即元之會而運壯而老即運而世也知少化即壯壯化即老老化即死則開物之後可知矣若夫化化而不化者其唯聖人乎

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不以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以殺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

民時以罷民力其尚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及其衰也朋黨比
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
隱處
文子之書萬世之龜鑑也聖人建事之初意樂則
歸神杜淫書以領理百事因以成宗廟之具尚賢
以平教化正獄訟之情及其衰也樂則淫色書則
姦僞罔則弋織賢則朋黨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宜
矣
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
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脩禮義
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
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
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
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
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
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
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
十一元士
天地之大非人不立帝王之尊非民何戴四方之
衆非禮義廉恥不能為治是以聖人章弊更制必
以禮義廉恥為之四維賢者在職禮義修而刑錯
不用矣
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
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
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
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
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
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
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俊豪傑各以大小
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
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
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
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
王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
肖可論也
古者選士之法道德為上仁義禮樂次之書數法
度又次之英俊豪傑乃以智取之豈戰國之法歟
夫天下之理小不足制大弱不足以制強叙衡捍
閫之論行雖嚴刑不能禁其姦矣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其
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
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意鉗陰陽之和而
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
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不
塞其垣而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源而壅之以手故曰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
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
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勿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
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

禮者檢身之式防邪之具天下之通道也如庶子
之視聽言動以禮存心則非禮者自不能入矣夫
禮之用以和爲貴君子之心滿腔是禮誠於中形
於外而自然之和盎乎天地人情以之洽陰陽以
之和萬物以之育

夫使天下同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
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
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
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
萬物變爲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
去火而已

盜竊之難治也久矣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是
盜在上而不在下若堯之茅茨不翦樸桷不斲雖
賞之不竊也循當瑤臺瓊室玉門桀紂之過身死
人手悲夫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
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
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
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
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即生相食之
蟲土積即生自穴之獸禮樂飾即生詐偽

事物之用未有久而不弊者也雖道之可行德之
可得苟非其時亦不能行君臣尚義倚不多於相
非父子主恩或不免於生怨是豈人心之固有哉

末世之爲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散天下
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
爛熳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
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
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

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人以食爲命一日不食則飢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古者國有十年之儲故能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民不死也末世之爲治不積養生之具蓋由人主多欲不能省事上不足贍則必取於下下不足養則必爭於時貪其重矣哉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擿蠔蜃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刳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爲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

盈而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讒也夫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川絕不流是皆驕盈變盛害盈之所致不能省欲則必有人道惡盈之禍起是可畏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令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群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衺人諂而陰謀遽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群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襲無贏殼龜無腹蓍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便死路犯嚴敵百姓一反名聲以盛衆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

陽生陰殺二氣更遞周運興衰固若有數次則六更交終一陰發始於水示微九年爲災自非有堯舜禹三聖人者出照類絕矣是故興衰有數治亂由人

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

道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肢體黜聰明大通混溟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

古人立教三公論道變理陰陽存其亡治其亂有聖賢者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黜邪佞之臣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混天下為一家子孫相代而治

老子曰鄷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蔭庇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也大即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水太清者魚鼈不入懼網罟之害也山不毛者麋鹿不游失蔭庇之安也石上不生五穀無著根之地也末世之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者明主不取焉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即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即有數者禽無數

文子之書前以皇起後以霸終其皇帝王霸之書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此古今之通論霸者則不然用兵以奇治國亦以奇則是攻復為奇善復為妖矣於戴治國失政而以奇為務者尚何足以多算云哉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十二

通玄眞經纘義釋音

卷一道原篇

汩（音汩流之義）湛（音沉也）墆（上音滯也）慌（音荒也）隮（音躋）朊（音阮）詘（音屈同義）滑（音骨）蹷（音厥）寔

鍥（音契）濊（音穢）罟（音古）慟（音動）兕（音似）雹（音薄）嶢（音堯）憯

鎔（音容）胐（音斐）毳（音脆）剸（音專）

卷二精誠篇

暴（音）謪（音許）賈（音）鰲（音）獸（音）繆（音）佯（音）

囹圄（上音零，下音語）歙（音）諤（音）呼（上音）

偓（音握）亡（音無）罔（音）

卷三九守篇

便（上音）掌（上音）影（音）柱（音）建（音）鼓（音）

翮（音）肢（音）佝（音）危（音）發（音）假（音）

卷四符言篇

倍（音）晏（音）天下（音）雙（音）屈（音）惝（音）痏（音）

卷五道德篇

蟠（音）紀（音）剌（音）胥（音）便（上音）幹（音）螟（音）蛸（音）

劇（音）傷（音）拌（音）趣（音）亟（音）罷（音）

卷六上德篇

撥（音）挽（音）棉（音）堁（音）課（音）瓊（音）璧（音）

匏（音）

卷七微明篇

豹（音）骹（音）犂（音）桷（音）鈍（音）楨（音）眥（音）

肉（音）熱（音）捺（音）蝮（音）饉（音）提（音）

內（音）兒（音）蚈（音）蟀（音）畦（音）犬（音）由（音）

纘（音）寂（音）集（音）湛（音）蓋（音）依（音）

軒（音）苛（音）惰（音）偋（音）璵（音）

卷八自然篇

微（音）宗（音）疾（音）砥（音）亟（音）

駛（音）轄（音）楔（音）瘦（音）觧（音）

卷九下德篇

圖（音）嫉（音）教（音）世（音）伉行（上音，下去聲）

卷十上仁篇

唆（音）跳（音）長（音）置（音）罘（音）

迢（音）廢（音）轂（音）脊（音）

卷十一上義篇

璜（音）剜（音）編（音）廷（音）試（音）

卷十二上禮篇

惷聲同義曰不明 攓搴同義取也 譊音鐃呼也恚 撽音撓同義磨也 疢音趁病也

錯音措同義置也 闉與闉同義戳閈 雍音壅塞也 咽烏賢切哽同義 硊音蚌吲義除

關音注義也

通玄真經纘義釋音

列仙傳二卷

（漢）劉向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列仙傳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漢劉向撰。紀古來仙人自赤松子至元俗凡七十一人。人係以讚。篇末又爲總讚一首。其體全仿列女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不類西漢文字。必非向撰。黃伯思東觀餘論謂是書雖非向筆。而事詳語約。詞旨明潤。疑東京人作。今考是書。隋志著錄則出於梁前。又葛洪神仙傳序亦稱此書爲向作。則晉時已有其本。然漢志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圖頌。無列仙傳之名。又漢志所錄。皆因七略。其總讚引孝經援神契。爲漢志所不載。涓子傳稱其琴心三篇。有條理。與漢志蜎子十三篇不合。老子傳稱作道德經上下二篇。與漢志但稱老子亦不合。均不應自相違異。或魏晉間方士爲之。託名於向耶。振孫又云。館閣書目作二卷。七十二人。李石續博物志亦云。劉向傳列仙七十二人。皆與此本小異。惟葛洪神仙傳序稱七十一人。此本上卷四十人。下卷三十人。內江妃二女應作二人。與洪所記適合。檢李善文選註及唐初藝文類聚諸書所引。文亦相符。當爲舊本。其篇末之讚。今槪以爲向作。隋志載列仙傳讚三卷。劉向撰。鬷續。孫綽讚。（案鬷續上似脫一字。蓋有續傳一卷。故爲三卷也。今無從校補。姑仍舊文。）又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讚。此本二卷。較孫綽所讚少一卷。又劉義慶世說新語載孫綽作商邱子胥讚曰。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此本商邱子胥讚亦無此語。然則此本之讚。其郭元祖所撰歟。以舊刻未列郭名。疑以傳疑。今亦姑闕焉。

列仙傳目錄

卷上

赤松子　甯封子　馬師皇
赤將子輿　黃帝　偓佺
容成公　方回　老子
關令尹　涓子　呂尚
嘯父　師門　務光
仇生　彭祖　卭疏
介子推　馬丹　平常生
陸通　葛由　江妃二女
范蠡　琴高　寇先
王子喬　幼伯子　安期先生
桂父　瑕丘仲　酒客
任光　蕭史　祝雞翁
朱仲　修羊公　稷丘君
崔文子

卷下

赤須子　東方朔　鉤翼夫人
犢子　騎龍鳴　主柱
園客　鹿皮公　昌容

谿父　山圖　谷春
陰生　毛女　子英
服閭　文賓　商丘子胥
子主　陶安公　赤斧
呼子先　負局先生　朱璜
黃阮丘　女丸　陵陽子明
邗子　木羽　玄俗

列仙傳目錄終

列仙傳

漢 劉向 撰
明 吳琯 校

卷上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眇眇赤松　飄飄少女　接手翻飛
泠然雙舉　纖身長風　俄翼玄圃
妙達巽坎　作範司雨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奇矣封子　妙稟自然　鑠質洪鑪
暢氣五煙　遺骨灰燼　寄墳甯山
人覩其跡　惡識其玄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師皇典馬　廐無殘駟　精感羣龍
術兼殊類　靈虬報德　弭鱗銜轡
振躍天漢　粲有遺蔚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云

蒸民粒食　孰享遐祚　子輿拔俗
餐葩飲露　託身風雨　遙然矯步
雲中可遊　性命可度

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羣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劒舄在焉仙書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成

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
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群臣不得從仰望
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爲烏號焉

神聖淵玄　邈哉帝皇　蹔登萬物
冠名百王　化周六合　數通無方
假葬橋山　超升昊蒼

偓佺

偓佺者槐山采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
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
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偓佺餌松　體逸眸方　足躡鸞鳳
走超騰驥　遺贈堯門　貽此神方
盡性可辭　中智宜將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
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
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霝霝容成　專氣致柔　得一在昔
含光獨游　道貫黃庭　伯陽仰嚋
玄牝之門　庶幾可求

方回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鍊食雲母亦與
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啟末爲宦士爲人所
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
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方回順生　隱身五柞　咀嚼雲英
棲心隙漠　却閉幽室　重閣自廓
印改掩封　終焉不落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

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
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
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
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
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

老子無爲　而無不爲　道一生死
跡入靈奇　塞兌內鏡　冥神絕涯
德合元氣　壽同兩儀

關令尹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

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有眞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苣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

尹喜抱關　含德爲務　挹歆日華
仰玩玄度　候氣眞人　介焉獨悟
俱濟流沙　同歸妙趣

涓子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

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涓老餌朮　享茲遐紀　九仙既傳
三才乃理　赤鯉投符　風雲是使
拊琴幽巖　高棲遐峙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尚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具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呂尚隱釣　瑞得赬鱗　通夢西伯
同乘入臣　沈謀藉世　芝體鍊身
遠代所稱　美哉天人

嘯父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

嘯父駐形　年衰不邁　梁母遇之
歷虛啓會　丹火翼煇　紫煙成蓋
眇企昇雲　抑絕華泰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爲夏孔甲能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師門使火　赫炎其勢　乃豢虬龍
潛靈隱惠　夏王虐之　神存質斃

風雨既降　蕭爾高逝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將伐紂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沈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

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

務光自仁　服食養真　冥遊方外
獨步常均　武丁雖高　讓位不臣
負石自沈　虛無其身

偓佺

偓佺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異哉偓佺　靡究其向　治身事君
老而更壯　灼灼容顏　怡怡德量
武王祠之　北山之上

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跡云後升仙而去

遐哉碩仙　時唯彭祖　道與化新
綿綿歷古　隱倫玄室　靈著風雨
二虎嘯時　莫我猜侮

邛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牀枕焉

八珍促壽　五石延生　邛疏得之
我享千齡　鍊髓餌精　人以百年
寢息中嶽　遊步仙庭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

矣推辭毋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
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
數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默　享年遐久　出興霸君
處契玄友　推祿讓勤　何求何取
遯影介山　浪跡海右

馬丹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時復
爲幕府正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
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

迅風發屋丹入廻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馬丹官晉　與時汙隆　事文去獻
顯沒不窮　密網將設　從體迅風
杳然獨上　絕跡玄宮

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
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
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
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門卒

穀城妙匹　譎達奇逸　出生入死
不恒其質　玄化忘形　貴賤奚恤
暫降塵汙　終騰雲室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
子遊諸名山在蜀娥媚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

接輿樂道　養性潛輝　見諷尼父
諭以鳳衰　納氣以和　存心以微
高步靈嶽　長嘯娥媚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

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娥媚
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
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
處云

木可爲羊　羊亦可靈　靈在葛由
一致無經　爰陟崇綏　舒翼揚聲
知術者仙　得桃者榮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
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

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莒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靈妃豔逸　時見江湄　麗服微步
流盼生姿　交甫遇之　憑情言私
鳴珮虛擲　絕影焉追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為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云

范蠡御桂　心虛志遠　受業師望
載潛載惋　龍見越鄉　功遂身返
脫屣千金　與道舒卷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illegible]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旁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晏晏　司樂宋宮　離世孤逸
浮沉涿中　出躍頳鱗　入藻清沖
是任水解　其樂無窮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寇先惜道　術不虛傳　景公戮之
尸解神遷　歷載五十　撫琴來旋
夷俟宋門　暢意五絃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

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妙哉王子　神遊氣爽　笙歌伊洛
擬音鳳響　浮丘感應　接手俱上
揮策青崖　假翰獨往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着單衣盛暑着襦袴形貌甚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周客戢容　洪跡泥盤　夏服重纊
冬振輕絺　作不背本　義不獨安
乃眷周氏　祐其艱難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寂寥安期　虛質高清　乘光適性
保氣延生　聊悟秦始　遺寶阜亭
將遊蓬萊　絕影清泠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偉哉桂父　挺直遐畿　靈葵內潤
丹桂外綏　怡怡柔顏　代代同輝
道播東南　奕世莫違

瑕丘仲

瑕丘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矣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為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焉

瑕丘通玄　謫脫其跡　人死亦死
泛焉言惜　遂步觀化　豈勞胡驛
苟不覩本　誰知其謫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酒客蕭緈　寄沽梁肆　何以標異
醇醴殊味　屈身佐時　民用不匱
解紱晨征　莫知所萃

任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而顏後長髮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

上蔡任光　能鍊神丹　年涉期熙
贍爾朱顏　頃逌趙子　縱任所安
升軌柏梯　高飛雲端

蕭史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蕭史妙吹　鳳雀舞庭　嬴氏好合
乃習鳳聲　遂攀鳳翼　參翥高冥
女祠寄想　遺音載清

祝雞翁

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

人禽雖殊　道固相關　祝翁傍通
牧雞寄驩　育精道冶　棲雞樹端
物之致化　施而不刊

朱仲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

朱仲無欲　聊寄貫商　脩竊驪龍
捫此夜光　發跡會稽　曜奇咸陽
施而不德　歷世彌彰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黄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　靳奇含靈　栖石大華
餐如黄精　漢禮雖隆　道非所經
應變多質　忽爾隱形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黄衣擁琴來迎拜武指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右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爲稷丘君立祠焉爲稷承奉之云

稷丘洞徹　修道靈山　鍊形濯質
變白還年　漢武行幸　攜琴來延

戒以升陟　逆覩未然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黄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幡繫黄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黄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黄散實近於神焉

崔子得道　術兼秘奥　氣癘降喪
仁心攸惻　朱幡電麾　神藥捷到
一時獲全　永世作効

列仙傳卷上

漢 劉向 撰
明 吳琯 校

卷下

赤須子

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絕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赤須去豐　爰憩吳山　三藥並御

朽貌再鮮　空往師之　而無使延
顧問小智　豈識巨年

東方朔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東方奇達　混同時俗　一龍一蛇
豈預榮辱　高韻沖霄　不羈不束
沈跡五湖　騰影暘谷

鈎翼夫人

鈎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鈎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後避諱改為弋廟闈有神祠閣在焉

婉婉弱媛　廟符授鈎　誕育嘉嗣
皇祚惟休　武之不達　背德致佹

委身受戮　尸滅芳流

犢子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云

犢子山棲　採松餌苓　妙氣充内
變白易形　陽氏奇表　數合理冥
乃控靈犢　倏若電征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閒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爲妖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騎鳴養龍　結廬虛池　專至俟化
乘雲驂螭　紆轡故鄉　告以速移
洞鏡災祥　情眷不離

主柱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爲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主柱洞窺　道士精微　玄感通山
丹砂出穴　熒熒流丹　飄飄飛雪
宕長悟之　終然同悅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美哉園客　顏曄朝華　仰吸玄精
俯捋五葩　馥馥芳卉　采采文蛾
淑女宵降　配德升遐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横生數十日梯道四閒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閒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皮公與思　妙巧纏綿　飛閣懸趣
上挹神泉　蕭蕭清廟　愔愔二閒
可以閑處　可以永年

昌容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

殷女忘榮　曾無遺戀　怡我柔顏
改華標倩　心與化遷　日與氣鍊
坐臥奇貨　惠及孤煢

谿父

谿父者南郡鄘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芷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

谿父何欲　欲在幽谷　下臨清澗
上躋委蓐　仙客舍之　導以秘籙
形絕埃壒　心在舊俗

山圖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蹋之折腳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朞年復去莫知所之

山圖抱患　因毀致全　受氣使身
藥輕命延　寫衰墳柏　天愛猶纏
數周高舉　永絕俗緣

谷春

谷春者櫟陽人也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

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谷春既死　停屍猶溫　棺闔五稔
端委於門　顏覩空柩　形逝不存
留軌太白　納氣玄根

陰生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污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

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陰生乞兒　人厭其黷　識眞者稀
累見囚辱　淮陰忘吝　況我仙屬
惡肆殃及　自災其屋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

婉孌玉姜　與時遁逸　眞人授方
餐松秀實　因敗獲成　延命深吉
得意巖岫　寄懽琴瑟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

子英樂水　游捕爲職　靈鱗來赴
有煒厥色　養之長之　挺角傅翼
遂駕雲螭　超步太極

服閭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黄白瓜數十頭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髡頭著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鬢髮如往日時矣

服閭游祠　三仙是使　假寐須臾
忽超千里　納寶毀形　未足多恥
攀龍附鳳　逍遥終始

文賓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佗時嫗拜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

年見云

文賓養生　納氣玄虛　松菊代御
鍊質鮮膚　故妻好道　拜泣踟蹰
引過告術　延齡百餘

商丘子胥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惰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商丘幽棲　韜積妙術　渴引寒泉
饑茹蒲朮　吹竽牧豕　卓犖奇出
道足無求　樂茲永日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子主挺年　理有所資　甯主祠秀
附琴龍眉　以道相符　嘗與訟微
匡事勠力　問昭我師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

安公縱火　紫炎洞熙　翩翩朱雀
銜信告時　奕奕朱虬　蜿然赴期
傾城仰覿　迴首顧辭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澒鍊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赤斧頤真　發秀戎巴　寓跡神祠
澒鍊丹砂　髮雖朱蕤　顏暐丹葩

采藥靈山　覲化南遐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三靈潛感　應若符契　方駕茅狗
蜿爾龍逝　參登太華　自稱應世
事君不端　會之有惠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負局神端　披褐愧秀　術兼和鵲
心託宇宙　引彼萊泉　灌此絕岫
欲返蓬山　以齊天壽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尸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令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朱璜寢瘕　福祚相迎　真人授藥
三尸俱靈　心虛神瑩　騰贊幽冥
毛頳髮黑　超然長生

黃阮丘

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

葱嶺巖嶺　寶棲若人　被裘散髮

輕步絕倫　含道養生　妙觀通神
發驗未璜　告徧下民

女丸

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丸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丸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顔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丸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祖得之
五卷以陳　女丸蘊妙　仙客來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絕塵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鉤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黄鶴來棲其冢邊樹上鳴呼子安云

陵陽垂釣　白龍銜鉤　終獲瑞魚
靈述是修　五石溉水　騰山乘虬
子安果沒　鳴鶴何求

邗子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宫府青松樹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并藥便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喬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形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

邗子尋犬　宕入仙穴　館閣峩峩
青衫列列　受符傳藥　往來交結
遂棲靈岑　音響昭徹

木羽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産常探産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爲木羽所探兒生年

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鶴雀且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司命挺靈　產母震驚　乃要報了
契定未成　道足三五　輕駟宵迎
終然報德　久乃遐齡

玄俗

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

俗云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日中看實無影王欲以女配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質虛影滅　時惟玄俗　布德神丸
乃寄鹿麛　道發河間　瘕龍方瘳
騰龍不制　超然絕足

讚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義皆明矣若萬物施張渾爾而就亦無所不備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一論也聖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日月運行四時分治五星受制於太微監無道之國吉凶預見以戒王者動靜言語應効相通有自來矣天然雖不言其變化云爲不可謂之無也周書序桑蟜問涓子曰有死而復云有神仙者事兩成邪涓子曰言固可兩有耳孝經援神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猶立五嶽設三台陽精主外陰精主內精氣上下經緯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木有松柏橿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沼黃精白符竹翣戒火長生不死者萬數盛冬之時經霜歷雪蔚而不彫見斯其類也何怪於有遷神介

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霧集所祀彌布殆必因迹託虛寄空爲實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爲王公然歲星變爲宰壽公等所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著蓋道不可棄距而開之尚貞正也而論語云怪力亂神其微旨可知矣

列仙傳卷下　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通真義三卷

（後蜀）彭曉撰

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後蜀彭曉撰。曉字秀川、永康人。自號眞一子。仕孟昶爲朝散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其事蹟未詳。楊愼序古本參同契、則以曉爲道士。考王建之時、杜光庭嘗以道士授官。曉爲道士、亦事理所有、但未知其據何書也。葛洪神仙傳稱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註之、殊失其旨云云。今案其書多借納甲之法、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以陰陽五行昏旦時刻爲進退持行之候。後來言鑪火者皆以是書爲鼻祖。隋書經籍志不著錄。舊唐書經籍志始有周易參同契二卷、周易五相類一卷、而入之五行家、殊非其本旨。曉序謂伯陽先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至桓帝時、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而傳其訣者頗尠、其或然歟。至鄭樵通志藝文略、始別立參同契一門、載註本一十九部、三十一卷。今亦多佚亡、獨曉此本尚傳。其分九十章、以應陽九之數。又以鼎器歌一篇字句零碎、難以分章、獨存於後、以應水一之數。又撰明鏡圖訣一篇、附下卷之末。曉自作前後序、闡發其義甚詳。諸家註參同契者、以此本爲最古。至明嘉靖中、楊愼稱南方有發地中石函者、得古文參同契、以爲伯陽眞本、反謂曉此本淆亂經註、好異者往往信之。然朱子作參同契考異、其章次並從此本。永樂大典所載參同契本、亦全用曉書、而以俞琰諸家之註分隸其下、則此本爲唐末之書、授受遠有端緒。愼所傳本、殆豐坊古大學之流、殊荒誕不足爲信。故今錄參同契之註、仍以此本爲冠焉。

全[illegible]理大全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序

[illegible]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昌利化飛鶴山真一子彭曉註

霞山人涵蟾子 編輯

按神仙傳真人魏伯陽者會稽上虞人也世襲簪裾惟公不仕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詞通諸緯候恬淡守素唯道是從每視軒裳如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又云未盡纖微復作補塞遺脫一篇繼演丹經之玄奧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至後漢孝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公撰參同契者謂修丹與天地造化同途故託易象而論之莫不假借君臣以彰內外敘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婦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以反覆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以變化隨之斗柄取其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故以乾坤為鼎器以陰陽為隄防以水火為化機以五行為輔助以[illegible]為藥祖以玄精為丹基以坎離為夫妻以天地為父母互施八卦驗復四時分三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運五星二十八宿環列鼎中乃得水火既濟形質相停[illegible]

伏[illegible]甲乙以東方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illegible]非天下之至通其誰能與於此哉乃[illegible]化[illegible]此[illegible]八百之[illegible]七十二候之數運六十四卦之陰符[illegible]在手鼓二十四氣之陽火地軸由心天地不能隱其化機陰陽不能藏其妙之本故使神鬼無以化生[illegible]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契曰混沌金鼎[illegible]符龍馬[illegible]文[illegible]分明[illegible]化[illegible]功大顯未萌之朕兆非天下之至[illegible]其有假借爻象寓比[illegible]端不敢[illegible]秘[illegible]是以舒[illegible]不已[illegible]軸[illegible]欲指陳要道[illegible]彼[illegible]來[illegible]後[illegible]有生[illegible]之鬼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illegible]於此哉復[illegible]將精[illegible]服金砂而化形[illegible]火[illegible]以鍊[illegible]變純陽神生其[illegible]而超三界朝上清而登上仙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哉曉所分真契為章義

者。蓋以假借為宗。上下無準。文從而道正。事顯而言微。後世議之。各取所見。或則分字而議。或則合句而箋。不無謬論殊流。因有妍媸互起。末學尋究。難便洞明。既首尾之議論不同。在取舍而是非無的。今乃分章定句。所貴道理相黏合。義正文及並無繁辭附就。故以明節統分三卷。為九十章。以應陽九之名。分章通義。後以朱書正文。墨書旁義。而顯然可覽也。上卷分四十章。中卷分三十八章。下卷分十二章。內有歌鼎器一篇。論真鉛理。鈎連字句零碎。分章不得。故獨存焉。以應水五行之數也。喻丹道陰陽之數備矣。復次依約真契。撰明鏡圖訣一篇。附于下卷之末。將以重啟真契之戶牖也。曉因師傳授。歲久留心。不敢隱蔽玄文。是謂課成真義。無希萬一貽及後人也。昌利化飛鶴山真一子彭曉叙。

贊叙

參同契者。辭隱而道大。言與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叙以為政。不致太平。服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經為證。用意健矣。故立為法。以傳後賢。推曉大象。必得長生。為吾道者。重加意焉。

魏公所述。皆是假借為辭。君臣父子。而立為男女夫妻而更作。乃神仙受氣變化之次序也。苟尊卑無常。君臣失叙。則大丹之基傾而莫立。且四篇真契中。只陳至藥門戶。啓發鉛汞相宗。並無服食別法。又細養性諸術。恐人迷惑正道。故於此…修丹之意。莫不以陰陽日月動靜剛柔分…合和男女。循諸八卦。以二弦子午火符…泰以南混北。舉東合西。交媾精華。而成還丹也。凡吾同志。宜加意焉。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後序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通真義目錄

飛鶴山真一子彭曉叙

涵蟾子序

賛叙

上卷

乾坤者易之門戶章第一　牝牡四卦章第二

朔旦屯直事章第三　既未至晦爽章第四

春夏據內體章第五　賞罰應春秋章第六

天地設位章第七　以無制有章第八

言不苟造章第九　易者象也章第十

於是仲尼章第十一　聖人不虛生章第十二

復卦建始萌章第十三　上察河圖文章第十四

壬癸配甲乙章第十五　元精眇難覩章第十六

御政之首章第十七　文昌統錄章第十八

日合五行精章第十九　辰極受正章第二十

黃中漸通理章第二十一　上德無為章第二十二

知白守黑章第二十三　金為水母章第二十四

採之類白章第二十五　內有垣闕章第二十六

是非歷藏法章第二十七　明者省厥旨章第二十八

火記不虛作章第二十九　金入猛火章第三十

子午數合三章第三十一　巨勝尚延年章第三十二

胡粉投火中章第三十三　世間多學士章第三十四

若夫至聖章第三十五　火記六百篇章第三十六

以金為隄防章第三十七　擣治并合之章第三十八

推演五行數章第三十九　名者以定情章第四十

中卷

乾剛坤柔章第四十一　君子居其室章第四十二

聊陳兩象章第四十三　二至改度章第四十四

動靜有常章第四十五　晦朔之間章第四十六

昴畢之上章第四十七　循據璇璣章第四十八

朔旦為復章第四十九　臨爐施條章第五十

仰以成泰章第五十一　漸歷大壯章第五十二

夬陰以退章第五十三　乾健盛明章第五十四

姤始紀序章第五十五　遯世去位章第五十六

否塞不通章第五十七　觀其權量章第五十八

剝爛肢體章第五十九　道窮則反章第六十

玄幽遠渺章第六十一　將欲養性章第六十二

陰陽為度章第六十三　類如雞子章第六十四

陽燧以取火章第六十五　耳目口三寶章第六十六

世人好小術章第六十七　太陽流珠章第六十八

子當右轉章第六十九　不得其理章第七十

五行相克章第七十一　河上姹女章第七十二
物無陰陽章第七十三　坎男為月章第七十四
金化為水章第七十五　丹砂木精章第七十六
剛柔迭興章第七十七　關關雎鳩章第七十八

卷下

惟昔聖賢章第七十九　法象天地章第八十
升熬於甑山章第八十一　陰陽得其配章第八十二
先白後黃章第八十三　神室還丹章第八十四
太易情性章第八十五　枝莖華葉章第八十六
象彼仲冬節章第八十七　會稽鄙夫章第八十八
務在順理章第八十九　審用成物章第九十
鼎器歌　訣詩二
日象火氣圖　月象金氣圖
明鏡之圖　分八環例
真一子後序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通真義目錄下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卷上

乾坤者易之門戶章第一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

太易太虛太初之前，組含虛空妙，則未見兆朕。太始太素太極之際，因有混成，乃混沌也。中有真一之精，為天地之始，為萬物之母。一氣既形，二儀斯析，然後有乾坤焉，有陰陽焉，有三才五行焉，有萬物衆名焉。故配乾坤為天地之綱紀，運陰陽為造化之宗祖。是以乾坤立而陰陽行乎其中矣。魏公謂修金液還丹與造化同途，因托易象以論之，莫不首採天地混沌真一之氣而為根基，繼取乾坤精粹潛運之蹤而為法象，循坎離否泰之數而立刑德，盜陰陽變化之機而成冬夏。陰生午後，陽子初，動則起於陽九，靜則循於陰六，乃修丹之大旨也。故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匡郭，以水火為夫妻，以陰陽為龍虎，以五行為綱紀，令真精以三才為經緯，而綜紐其來去往運，行於三百八十四爻，魁起鳥沉，升降於三百八十四日。此皆始於乾坤二卦之體而成變化者也。故云乾坤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

牝牡四卦章第二

牝牡四卦，以爲槖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曆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爲六十，剛柔有表裏。

凡修金液還丹，中有金母華池，亦謂之金胎神室，乃用乾坤坎離四卦爲丹器藥物槖籥者，猶輔也。覆冒者，包裹也，則有陰陽爐鼎，太乙含符，皆依約六十四卦，周而復始，循環互用。又於一月之中，春夏秋冬，分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一年氣候攢於一月之內，以一月氣候攢於一日十二辰中，定刻漏，分二弦，陽子午，按陰陽以御合。龍虎依天地之大數，行陰陽之化機，以御不差，運移不失，則外交陰陽之符，內生龍虎之體。故云善工者，準繩墨以無差；能御者，執銜轡而不撓，合其規矩軌轍也。喻修丹之士，運火候也。月節有五六，乃三十日也，晝夜各一卦，乃六十卦也。乾坤坎離四卦爲藥之父母，橐籥爐器，只是晝夜之數，契乃統而言之，兼并爲六十四卦也。經緯奉日使者，卦爻爲日用之經，而緯者律曆數也。剛柔有表裏者，陽剛陰柔，水火金木，互爲表裏。

朔旦屯直事章第三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

凡運晝夜陰陽升降火數，皆依約卦爻，晝夜各一卦，而屯始以也，蒙二卦爲首，朝屯暮蒙，從此爲次敘也。

既未至晦爽章第四

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

既未者，既濟未濟二卦也。晦爽者，晦朔陰陽明暗。終則復更始也。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者，謂陽屬動，陰屬靜，於十二辰中，早晚分陽陰，陽升降火數，周而復始，更互用之也。

春夏據內體章第五

春夏據內體，從子至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陽火自子進符，至巳純陽用事，乃內陰求外陽也。陰符自午退火，至亥純陰用事，乃外陽附內陰也。此內外之體，盛衰之理，始復而終坤，皆以爻象則之也。

賞罰應春秋章第六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者八卦之訣也秋氣肅殺謂之罰自子丑寅為
春卯辰巳為夏陽火候也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
冬。陰符候也。乃於十二時中。運其火符。應此四時
五行。咸明寒暑。仁義喜怒。爻象不得纖毫參差。故
謂之不失。爲內四時無愆。象中寒暑則一。其功必
成矣。古聖[illegible]令學人得造化首尾。摶日月交於[illegible]
從微徹隱。倒天地。翻覆陰陽。走神鬼。口祕[illegible]
箇識者。便是真仙子。鍊之餌之。千日功成。自然無
陰。那得死。是故修金液還丹。若非取法象天地造
化。以自然之情。別無所也。

天地設位章第七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
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
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
淪匿。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為道紀綱。

天地設位者。以其既濟器法象乾坤也。易行乎
其中者。乃陰陽坎離符火運行其中也。既濟器法
乾坤。復於其中安金丹。以備天地人三才也。坎離
二用無爻位者。謂外施水火運轉動靜無常。發周
流六虛。往來上下。無常位也。或隱或顯。或用或潛

更為變化之宗。互作生成之母。故云為道紀綱也。

以無治有章第八

以無治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

無者龍也。有者虎也。無者汞陽之氣也。有者鉛陰
之質也。鉛汞處空器之中。而未能自生變化。因坎
離升降推運四時。遂見生成。而用空器而以[illegible]
有也。古文龍虎經曰。有無相制。朱雀為[illegible]
而陽退陽起而陰潛。一消一息。則坎離[illegible]而忘
沒也。

言不苟造章第九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
理為證。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旺
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
功。

聖人不苟造虛言。以惑後人。故引驗日月見效神
明。合符[illegible]剛柔。不指陳金木。惟言龍虎而取象。運合陰陽而
採精於五土而終功。以四季而結果。遂得青赤白
黑諸環而皆稟戊己也。坎戊月精者。月陰也。戊陽
也。乃陰中有陽。象水中生金虎也。離己日光者。日
陽也。己陰也。乃陽中有陰。象火中生汞龍也。故修

丹採日月之精[illegible]
運終盡歸功於[illegible]而神精備矣推類結字者盡
易者象也第十
易者象也[illegible]第十
易者象也[illegible]日月窮神以知化[illegible]
陰[illegible]
爻摘符符[illegible]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來受符[illegible]際
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
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衆夫
蹈以出蠕動莫不由

易者象也盡以日月相合而成也[illegible]不
合日月陰陽精氣而成也故陰陽精氣[illegible]
晝夜循環周而復始約六十四卦依三百八十四
爻應爻通符火隨進退陰來陽往陽伏陰[illegible]
之氣相交夫婦之情相契[illegible]
地媾其精神日月合其[illegible]
而交相合如混沌也陽[illegible]
感之氣相交根基長養鄞鄂以凝一竅神成[illegible]
精也故[illegible]乃自是一天地也[illegible]
物皆天下[illegible]陽稍天乃[illegible]陰[illegible]

也此乃老陽老陰乾父坤母互用火符之數也則
知一點[illegible]明象天地運動發生萬類也
若火候失時抽添過度寒暑不應進退差殊則令
天地之間[illegible]節候而生物象哉[illegible]何陰陽而生
龍虎哉

於是仲尼章第十一

於是仲尼讚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
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
仲尼讚易[illegible]乾坤為萬物之首立成[illegible]夫婦
之宗關之鴻濛之[illegible]混沌鬼神之狀通天地之
情則[illegible]父子夫婦男女五行[illegible]
化之機[illegible]乃乾坤[illegible]也[illegible]
立[illegible]運動天機媾龍虎之形合天[illegible]之[illegible]則
全無形質一如鴻濛混沌之中既經[illegible]火運符則
男女精氣相紐故關雎乃[illegible]來自此起火
之初使[illegible]元年[illegible]日居月諸[illegible]虎之[illegible]就矣

聖人不虛生章第十二

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
易統天心
[illegible]聖人[illegible]觀[illegible]易象之數知萬物之情留

示後人俾未達者既得知天地之竅資陰陽之精識造化之根𨐨符應之體相生相尅進退詘伸皆在乎掌握故云易統天心也是以設法象探至精具鼎爐運符火循刻漏行卦爻定時辰分節候以盡天地之大數也。

復卦始萌章第十三

☳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魄吐光生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

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者六陰爻下初變一陽爻為復卦故云建始萌也謂因坤卦下變一乾爻內體成震坤是震之母故云立兆基也震是乾之長子從此隨時漸變至十五日變成純乾乾父也故云繼父體也亦如月自三日現形至於八日成上弦陽數得半喻鼎中金水各半也至十五日圓滿出於東方蟾蜍與兔魄雙明喻鼎中金水圓滿得火候也魏公託此卦象喻月生晉[illegible]將[illegible]月三候攢於半日六辰內進陽火抽添於鼎中內受火符有此變化兆萌也七八道已訖者謂十五日乾體成就也屈折低下降者謂下文十六日以後退陽火用陰符也

十六轉受統章第十四

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

十六[illegible]十六日以後陽火初退陰符[illegible][illegible]者亦如陽火初進之時與月生[illegible]同也下弦二十三日復如上弦同義[illegible]

半也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者陰符到此消盡陽火也緣一月內陰陽各半陰陽相[illegible]一月既終後又如初再用復卦起首故[illegible]生龍也。

壬癸配甲乙章第十五

壬癸配甲乙乾坤括終始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

壬癸陰也甲乙陽也陰陽相配謂丹砂[illegible][illegible]陰陽相合之氣故云乾坤括終始也七八九六者合三十日也三十日內[illegible]

八卦[illegible]至二十八宿[illegible]
火候終，故當一月進火之時，皆循八卦列宿[illegible]
子午東西，抽添升降，以陰陽[illegible]
或進火失時，雷霆不節，[illegible]生成之理[illegible]龍虎
之形。進火之士，細詳度之。

元精眇難覩章第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河圖文，下敘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靜循
卦。以則因象，以制用施行天地，然後治可行，不須

乎。
元精者，是謂神靈真精，天地之元氣也。[illegible]之不
得，覩之不見，而能潛消化機，生成萬物，然窮其難
觀。當推致符證，立表為範，發號施令，以應天符，故
仰觀象天文，俯察稽地理，乃得合天地之[illegible]
陰陽之條[illegible]，樹立三才，動靜[illegible]
分曰暮。[illegible]
天地理，以上通論[illegible]運行[illegible]分進退，
一一不失日月星辰行度之數，則居內依內時生
產萬物，神精也，運火之士，得不慎乎。

御政之首章第十七

御政之首，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杓，統化綱紐，爻
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誃離
俯仰。
御政之首者，運符火之士，起首次第也。既鑄金成
器，則管括周濟，令微密也。開舒布寶，[illegible]金舒
暢，液金水相依也。復隨斗柄經歷十二辰，上順
五星於四七之間。四七乃二十八宿也。或綿候參差，符節
不應，則吉凶生於爻象。符火失於晨昏，故使外五
星錯亂，則內五氣不和。四七乖戾，則周星誃離，而
器內不生成也。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開靜不應，則
天魂地魄不相交接，是以星辰錯亂，日月差殊，四
序不調，萬物不產，良由運火夏秋失節，致器內錯
早不常也。

文昌統錄章第十八

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
文昌統錄者，[illegible]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
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
災。台輔者，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台，主宰天
下，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使卿

大夫各得任其職則象昂內受天地萬物之氣而生成變化也陰陽旣乖四時失度猶迎火符之士調燮過差故云詰責也金液還丹秘在鉛火二字為之終始旣得真鉛又難得真火其可輕議也哉是以魏公隱諭之循慮後人之迷惑也

日合五行精章第十九

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溢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

日合五行精者每一月一度與月交媾也月受六律紀者謂金水於昂內逐月分受得半月律氣也律呂各六兩月共分之日月五星經緯共生萬物喻昂內受外來陰陽之氣升降子午之符册運五星之精交媾日月之粹否泰相繼存亡相続周而更始終復而終坤也其神室陰精發中宮居土德而象君之昂內應而外不專良由國君驕溢則四方不諭不入臣下邪佞致使時刻有差弦望虧盈明各咎皆歸過於主主即金精土德神室也臣即五行六律精氣也得失即運符火之士也因茲姹女逃亡亦此比奔逸神精旣走金液何求

辰極受正章第二十

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温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

辰極受正優游任下者謂神胎居中宮喻君處明堂如北辰也陰陽五行之氣臣下也但君臣理內如北辰正天之中則陰陽五行之氣和順異室金水之液滋生君得以養己安靜任運虛無自然變化也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謂金能隱明又能自照得火而同發光明也閉塞其兌者兌口也旣安金鼎靈根於中宮則須固濟築塞其昂口運役三光真精而入其內哺養子珠靈汞故云三光陸沉也三光者即陽火陰符金胎以象日月星也外運亦有三光分在動靜交刻之內陰陽符火之中變化而成也緣內外各有陰陽變易之體不可備論到此微妙莫非口訣難以書傳也金汞在昂變化莫測莫可得而窺視或以天機運制法象樞轄則金汞不敢逃亡龍虎得以交媾故云近而易求也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也

黃中漸通理章第二十一

子2 18 1.6

黄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脩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易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謂金虎在鼎中初受外來陰陽精氣漸漸潤澤肌膚既初受氣始生萌芽正其枝幹而終成果實也謂修合砂真汞初生芽蘖也一者水也緣水根真金在鼎中[illegible]人莫能知之也

上德無為章第二十二

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

上德者水在上也下德者火在下也水火既濟乾坤之謂也水在上常靜無為而處陰不以察求也火在下常動運轉經歷十二辰內其用不休也上閉稱有內水也下閉稱無外火也無者以奉上謂火運四時五行之氣以資奉神胎故云上有神德居即神胎金水也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者謂水火陰陽二氣俾閉相須而成神藥餘無別經也魏公述此一章深明法象大綱神藥指歸也

知白守黑章第二十三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黄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為狂夫

白者金也黑者水也知金水之根用為爐[illegible]其則神精自生於鼎中故云神明自來也白金白水而産乃為神器大體不絕乃金水兩情[illegible]數一為天地陰陽五行萬物之始也水一火二金四土五是也玄含黄芽者謂金水生黄芽[illegible]五金之主北方河車者水火也謂水火[illegible]氣運生五行也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者謂鉛本從白金之首混於礦內外貌黑而內藏金華猶[illegible]玉之狂夫也

金為水母章第二十四

金為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若有若無彷彿太淵乍沉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

水生於金金為水母[illegible]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也[illegible]位兩方為白虎金胎水含金而復[illegible]真水銀是也真人至妙若守境隅者謂真汞初外

來符火逼逐在母胎中作沉下浮飛伏不定若有
着纏綿以符應進退又各守其界分則不敢動越
也魏公述此一章深明內象視聽不及真精希夷
出沒之狀也玄妙哉神聖哉

採之類白章第二十五

採之類白造之則朱鍊為表衛白裏真居方圓徑寸混
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

採之類白者謂初運動之時先以白金為首也造
之則朱者謂陶冶之際次以赫火成朱也鍊為表
衛白裏真居者蓋以白金為神室也方圓徑寸混
而相拘者謂金胎象混沌而製造分上下兩弦中
虛方圓徑寸以安真汞饒兩弦和合固濟細密使
陰陽相符纖微不漏以養龍虎古歌曰固濟胎不
泄變化在須臾是也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言其
鉛汞有天地混沌之前鉛得一而先形次則漸生
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衆類故鉛是天地之父母陰
陽之本元蓋聖人採天地父母之根而為大藥之
基聚陰陽純粹之精而為還丹之質殆非常物
之造化也而修丹之始則以天地根為藥根以陰
陽母為丹母。如有不能於其間生天地陰陽者即

非金液還丹之道者以有天地陰陽之後所產者
五金八石草木所生長霜及露等求水者為丹
消諸物雜類而為之者不亦難乎同宗同共之久而
白恨以諸偽一萬過將可觀神明或告人

旁有垣闕章第二十六

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踟躕守禦密固
閼絕姦邪曲閣相通以戒不虞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氣
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
俱。

凡修還丹。有壇爐鼎器。上下相接如蓬壺之一
旋內道內復有神室金胎委曲相連內復有
幅閣外關絕邪以防真氣走失生思
慮仍無勞役也防得神內又
須調運陰陽交互施功將以留連真化
如逆火符差忒縱有真精在內亦復飛走不住全
在調燮水火守而勿失則必昌盛故真氣動靜休
息。二一常與人俱也。

是非歷藏法章第二十七

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
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

不卧寢晦朔未常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脉鼎

沸馳不得澄清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祠鬼物見形

象夢寐感慨之心歡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

腐露其形骸[illegible]有違悖道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

條有萬餘[illegible]曲折戾九都。

[illegible]曲折戾九都者魏公謂世人不達大

道之宗元而趨傍門之曲徑故有內思[illegible]

魁罡六甲日辰乃旁家之邪門也復有[illegible]

房中之術屈伸握固閉氣咽津因致氣亂[illegible]

傷魂痺以致陽神逃於宮宅陰賊[illegible]

內外相侵宮中相適七魄遊於死尸三彭[illegible]

睛百脉沸騰三田潰亂本期求壽反[illegible]

見於清澄者乎復有外立壇墠祭祠淫鬼[illegible]

道乞遂延齡致使鬼氣傳於精魄[illegible]風起於心[illegible]

或交夢寐或見形聲自謂長生可期不知我命在

我乃致促限棄壞形骸此屈多般皆為[illegible]行

轉住故邈與道情亂至真斯訛大理旋[illegible]道明

遠黃帝之文藏隱真詮全失老君之旨故魏公不

欲人背傍門俾令還入正道而歷[illegible]諸法縱有小

成終亦不免其死壞惟金液還丹得服之後[illegible]

還與[illegible]真人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故下文云金

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

髮白皆變黑更生[illegible]齒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

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又黃庭經曰白[illegible]

年猶可還過此以往道誠甚難雖得九轉八瓊丹[illegible]

月之華故老者[illegible]知此法是日中天長生之上

道也矣。

明者省廢章第二十八

明者省[illegible]知所[illegible]而行之夙夜不休[illegible]

我輕[illegible]遊遊跡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

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詔移居中州功滿上昇膺

錄受圖

魏公言修道之人省察[illegible]當自省然既行之後

夙夜勤修始終勿怠藥成之後服食三年輕舉遠

遊水火無礙坐在立亡暗施陰德潛伏俟時太乙

見召移居中州詩日上昇膺錄受圖也太乙乃修

丹之主司也中州乃神州也世人初得道錄名金

簡於此州膺受圖籙始獲上昇也

火記不虛作章第二十九

火記不虛作演日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為熬樞汞

曰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銖有三百八十四。亦應卦爻之數。火雖有記。須約易道而行之。術諸卦爻進退否泰。鼎器偃月。即仰月也。金虎在內為藥樞機。朱永青龍被丙丁朱雀隨時趁逐。俱入金胎。故謂之舉東合西也。魂魄者。東龍魂。西虎魄也。上下兩弦。合為一斤之數。分三百八十四銖。應一月二八之候。則乾坤形體俱就。與一周天之數同也。

金入於猛火章第三十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郭。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熺。

五行相尅。火乃尅金。金得火復能成器。而不傷損。故金胎在鼎中而不耗散。金色益白。光明自立。乾坤鼎器以來。日月運精入內。兩相和有益。俱得精明。金體重如初。日月常環照也。金本從月生者。金是陰精。寄位西方。故云金從月生。月自朔旦受日辰之符。因生金也。金返歸其母者。月轉受施。金歸於水。至月晦陽氣消盡。則金水兩物情性自相包裹。隱藏匡郭。沉淪洞虛也。月晦象年終。月朔象年首也。金水成形。鼎室長養。和氣乃見成功。故云鼎熺。熺則和怡。和怡則金水凝結。自然之道備矣。

子午數合三章第三十一

子午數合三。戊巳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相含育。佇思為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土為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為火精。執平調勝負。水勝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

子水數一。午火數二。共合成三也。戊巳土數五也。三五合成八。此乃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也。故得青龍呼白虎。白虎吸青龍。呼吸相含育。佇思為夫婦也。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者。土能遏水銀。乃得不飛走。則四季尾火行土候是也。金全自朱雀火神調匀勝負。水勝火滅。晦朔俱終。歸功土德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者。謂金火自一數水氣中產出。蓋是元天地生元始氣中而能生五行。非只以金水二味而已。

巨勝尚延年章第三十二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寶。術

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眞人。

巨勝胡麻也人食之尚得延年況金液還丹入口豈不長生乎還丹始生於眞金金體故無[illegible]又不[illegible]眞金者是天地元氣之祖以為萬物之[illegible]因始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也天地之初一氣為初而生萬象金是水根服為[illegible]眞金母生乎金砂而成還丹也土遊四季為[illegible]終也魏公喻後人修鍊服之神妙不同凡藥此砂入口如雲霧風雨從入五藏四肢還童卻老[illegible]生不長生久視矣

胡粉投火中章第三十三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為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眞。終始自相因。欲作伏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粟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檟。同類者相從事乖不成寶。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胡粉本黑鉛而成若投火中却歸鉛體冰雪白水凝而結若以湯沃還化為水金砂水銀皆一體之物以金為母還產砂來故云植禾以其粟覆雞以其卵一旦受氣足乃成雞與粟蓋以衆類相生。終始相因。自然之道也若以金石草木霜露冰雪鹽滷之類皆為假用上文註中已詳說矣是將天地根為藥根眞金母為藥母令產陰陽成精金砂靈汞以為長生之藥不其然乎故云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火氣本炎上不可使潤下水性本潤下不可使炎上既以自然本性根類而推之則金母產金砂明矣

世間多學士章第三十四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相遇。耗火亡貨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為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冶羌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鍊飛。鼓下五石銅。以之為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僥倖訖不遇。聖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

魏公謂世間多有道儒博學之士留心道域好火

求玄邈[illegible]其看文攄[illegible]自出[illegible]
拘[illegible]擬[illegible]度世歷年[illegible]而
不同迷[illegible]自入邪[illegible]千舉萬敗[illegible]將來。雖
性不同類上文註中已釋之矣
若夫至聖[illegible]第三十九
若夫至聖不[illegible]八卦[illegible]法天地[illegible]之
紀[illegible]演文辭[illegible]
興更御時[illegible]功[illegible]不相[illegible]作[illegible]
當分銖行[illegible]易[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若寒[illegible]
[illegible]囊。
魏公[illegible]孔子三聖人天[illegible]有明
德演易道則[illegible]天地[illegible]物之情[illegible]
衆爻之訓後有定[illegible]
道天地[illegible]六難[illegible]否泰之機[illegible]
之數[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大道[illegible]
抱一氣[illegible]陰陽[illegible]
庶類[illegible]有形[illegible]天地也[illegible]
若不因三聖演易將水火何[illegible]張若不[illegible]
垂文[illegible]龍虎何[illegible]

[illegible]如登[illegible]
喻聖人之道[illegible]高[illegible]之彌堅也[illegible]易道[illegible]
明火記下文當畧釋之
火記六百篇章第三十八
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illegible]世人不熟[illegible]
[illegible]其源流幽明本共[illegible]
[illegible]絕道[illegible]
[illegible]數[illegible]
紀[illegible]見[illegible]
火記六百篇[illegible]是[illegible]運火之大數[illegible]
係一卦[illegible]六百篇[illegible]次一一皆同[illegible]
同日[illegible]同也[illegible]公[illegible]
大道後不敢顯書竹帛[illegible]大[illegible]
不[illegible]將來[illegible]
口訣云耳
以金為隄防章第二十七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illegible]有十五[illegible]
[illegible]分水有[illegible]三者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不入[illegible]之[illegible]三物相[illegible]化[illegible]
[illegible]

故毀性傷壽年形體如灰土狀若明窗塵
金母住中宮爲水銀隄防則金水復濟性情相戀
金水逐辰受氣各得其半共合一斤之數故產金
砂母亦不損故云金重如本初也其三系不入者
眞土也金火木爲三物被水火二者逐辰與之俱
入器中乃得三性合會二味相拘變化爲神也金
母始因太陽精氣伏蒸遂能滋液而後凝結是名
黃轝焉以至周星陰陽五行功考互滿退位藏形
盡歸功於中宮黃帝土德也故云毀性傷壽年歸
土德而化土則精神狀若明窗塵也

擣治并合之章第三十八

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
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
加謹愼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
將絕體死亡魂魄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
丸刀圭最爲神
擣治丹基堅完固濟然後安爲內號曰赤色門上
水流下下火炎上晦朔進退晝夜升降文發子初
武隨巳止午起陰符以至於亥運之否泰調以寒
溫十二節終終則更始一周火足魂魄改形轉爲
紫赤赫然成丹服之一粒刀圭便成神妙之功述
無盡巳

推演五行數章第三十九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
月相薄蝕常在晦朔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
相飲食交感道自然
五行以水火之氣錬視難明若以天地總斂則之
以無迹其運用故云爲內五行相拘陰陽交媾火
與水退水激火衰日魂起於朔辰月魄終於晦暮
晦朔相得砂汞互生天地自然而丹道昭矣

名者以定情章第四十

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成還丹吾
不敢虛說倣傚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
鍊秋石王陽加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
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
露昭昭不我欺
金者情也水者性也金既生水銀是情歸性也且
金生於水水爲金子子復生於金水返爲金母故
有還丹之號上文云母隱子胎子藏母胞是也然
魏公所作參同契乃託易象及古文龍虎經而

論之仍讚黄帝淮南王陽光真聖人書能持而行之古今同一門徑非不肖者所可及也故諭後來留意思之要言甚露明明不我欺也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卷上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卷中

乾剛坤柔章第四十一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禀陰受雌雄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明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凡修金液還丹先立乾坤爲鼎器於後使陰陽合精氣於其中次運水火坎離繼合日月龍虎故得鼎中光耀玄明罔窮良由參度聖文究尋鉛母俾乾坤離坎混而相符而造降六爐敷舒五氣循六十卦歷十二辰布為車輿以迎龍馬内有中宮金母如君治國御時運和氣以相從任無為而大真是故路平不陂無往不復若或運火參差取時無準則路生險阻國家危傾致使神室金妃無憑滋蔭然金丹之要全在鉛火二字鉛火則水火也為還返之祖宗其餘五行氣候皆輔助而成功金妃則鉛母也

君子居其室章第四十二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

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
屯以子申，蒙以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金鼎處於神室，如君居九重之上。九運旦夕水火，如發施號令。故令衆氣得所，又須安靜無爲，藏器俟時，順爻辭循刻漏，一一領覽也。屯蒙旦夕之符，謂六十卦應一月，候晝夜各受一卦，周而復始，寅申是陰陽始終之位也。

聊陳兩象章第四十三

聊陳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為賊。

聊陳兩象謂木火陰陽也。從子至巳屬春夏，火行發生之候，含於器中而溫養精神，乃象施仁德也。自午至亥屬秋冬，符運肅殺之候，降於胎中而凝合靈汞，乃象立義刑也。魏公使後人則知日月之行度，分陰陽之興廢，循以卦爻順之寒暑，無誠專謹消息，從來俾鼎內悔吝不生，象中盜賊不起，則赤精降氣，白汞成形，金液還丹，不日而就矣。

二至改度章第四十四

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刻漏。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湧沸，群異旁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

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此四者謂子午卯酉，於十二辰間分擘四季，疆界復有土德巡遊四季之末，生成龍虎金木之形，非只以四季為文，更於十二辰間又分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象一年之氣數也。如纖毫刻漏參差，走尺日月失度，晦朔偏陂，晝夜不等，或陽火過刻，水旱不調，則隆冬變為大暑；或陰符失節，寒暖相侵，則盛夏返作濃霜。金宮既砂汞不萌，一鼎乃蟲螟互起，大則山崩地圮，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金虎木龍乃東西之魂魄，坎男離女是南北之夫妻。子迸散者，則胎中真汞被火候過差，飛走不住，以至皇極鼎口因而迸出殊域也。或吉或凶，或興或起，四者及以上變證，皆由運火之士胸臆也。若能執範天機，衡量日月，細意調燮，至誠運圖，召和氣於鼎內，而産既精，俾真汞於胎中而生坤粹，號曰真

水銀是也

動靜有常章第四十五

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覆

凡運水火動靜依時使龍虎二氣相須子母連胞慕戀五行守界四季周流盈縮不剛返覆無人即日見其成功也

晦朔之間章第四十六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象發散精光

晦朔之間金水符合之際艮後寅前是也陽符既退金水同宮故名混沌相符牝牡相得滋液潤澤施液母胎化生神靈不可度量又能安身利用藏體隱形伏體潛潭精光漸發既於東北右轉乃見遇朔後興起自箕斗旋轉而位嘔輪吐萌漸見明耀尚在伏陰之際得蘇復周旋形故於東北艮鄉以循發毛始終之位再動潛藏也比喻運行從戌亥之間與中金水如經晦朔將近子符發生而居艮位去寅不遠故曰嘔輪吐萌同金母於晦朔之間金水滋暢至月旦遇子符一陽之火金遇火重明復耀則左旋吐萌漸生龍體也故下文云盛衰漸革終還其初也

昴畢之上章第四十七

昴畢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故三日震動八月☱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進止不得逾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眾子世為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

昴畢之上☳震出為徵者謂月之初生於西方卯畢之上以行陽火至子丑將運五日一周之氣自此而始用午一陽之火承氣初動發生之端於此因此漸生陽氣至三九十五日方成純乾體成就也陽以三立者火行三日與內陽氣初布故云三日震動也陰以八通者已得一候生二陽之至於八日☱兌金得用金水氣符屬上弦金水相通

故云八日兑行也。九二見龍初平，有明者，謂月當上弦成形方平，兑消内金水受寅卯之符，陰陽各半也。三五德就者，謂九三乾乾行至辰巳，正得三候，共計十五日。三爻盡爲純陽，三乾體成就也。此後陰陽界分，故謂之盛衰漸革，終還其初，乃周而復始也。三巽繼陰統，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者，巽爻退而變一陰爻，巽故得承領陰符，行五日在午未之上，巽爻漸進，陰氣旋生，包固陽精，無敢動，巡四候既滿，生二陰爻，三艮行五候，符至申酉，退下弦二十三日，金水復均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候三十日，坤行陰符至戌亥，是乾坤之氣俱足，乾坤陰陽萬物之數周旋，故云九五加喜也。六五三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爲類母……始變一爻爲陽成震，作乾家長男，以至三爻俱變爲純陽成乾，陽極陰生，復於乾體，變一爻爲陰成巽，作坤家長女，以至三爻俱變爲純陰成坤，始終出後，皆由坤體長養萬物，世爲類母，衆子即象卦是也。故六五坤承結括，還丹終始爲道之規矩也。用九翩翩者，亢極見命，以退位，乃陽數已訖，則轉而相與也。

循據璇璣章第四十八

循據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覩，故無常位，爲易宗祖。

謂上文云乾坤爲道之規矩，欲順陰陽之則，須循斗之行，變化備於六爻，周流故無常位，乃爲易道宗祖。蓋喻坎離運氣於鼎中，周流六虛，於象内莫能窺覩，玄妙潜生，是爲易之宗祖也。

朔旦爲復章第四十九

朔旦爲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爲朋，黄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

朔旦爲復者，五陰一陽，陰氣已極，陽氣復生，謂六爻之下初爻變一剛爻，是一陽發生之兆，故從子初起陽火也。陽氣始通，律應黄鍾，鼎内受微陽之氣，始進砂汞之基，五陰一陽，以陽爲主，則和氣通流，無所不至，是謂出入無疾也。易曰復返復其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喻天地鼎中將生萬物自茲而始，應十一月子，進陽火候也。

臨爐施條章第五十

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

臨卦四陰二陽。喻行丑火陽德漸進。雖居十二冬
至之後。日以益長陽氣浸布生成神氣精華符應
大呂。結正低昂者。金水感氣漸結流珠於上應十
二月進陽火候也。

仰以成泰章第五十一

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
運而趨時

泰卦三陰三陽陰陽氣停夫婦交接[illegible]
精數繁金汞故云小往大來易曰[illegible]不[illegible]
不復陰陽相承之道應正月寅進陽火候也。

漸歷大壯章第五十二

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
晝夜始分。

大壯卦。二陰四陽謂仲春陽氣雖盛陽中猶含陰
氣陰道將離。故榆莢隨陽而落也。刑德相負者謂
一月八月陰陽分位之時陽為德德則就物生陰
為刑刑則萬物死故一月陽中含陰陰氣犯物乃
於仲春而榆莢隨落象金砂隨餘陰氣動靜落於
鼎中故云歸根也。八月陰中含陽陽氣發生乃於
仲秋而薺麥復生。象金水隨餘陽氣滋液沸於空
內故云復榮也。下文觀卦內云刑德相負之際陰
陽相停之時應二月卯息符候也。

夬陰以退章第五十三

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夬卦一陰五陽。陽升陰退陽氣已盛而鼎內尚餘
些些陰氣被辰火蕩滌。金砂得以洗滌羽翮振其
宿塵應三月辰進陽火候也。

乾健盛明章第五十四

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

易曰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元萬物資
始自冬至一陽生至於純陽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喻鼎內自十一月受符至四月六爻盡變為純乾
資成品類故金胎遇正陽之火金得火而皷鑄固
益光明廣被四鄰充溢鼎室應四月巳進陽火候
也。中而相干者陽極陰生謂下文陰干陽德也。

參同契

姤始紀序章第五十五

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為蕤賓賓伏於陰
陰為主人。

易曰姤遇也。五陽一陰陰生陽退陰陽分界。龍虎
交媾故相遇也。又曰繫於金柅貞吉謂一陰首鳴

繫任後繼以至極陰也。履霜最先者，一陰初生，必至極陰。既有微霜，必至堅冰，井底寒泉者，[illegible]陽下有一陰。陰氣未得數舒，五陽雖多，陰方受事。凡卦之六爻，五陰一陽，以陽為主；五陽一陰，以陰為主。多以少為主，故曰陰為主人也。謂乾內金母本是太陰水精，初得陰氣微信，金水少得舒情[illegible]。堅冰極陰之至也。應五月午，退陰符候也。

遯世去位章第五十六

遯世去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栖遲昧冥。

遯世，四陽二陰，陰氣漸盛，陽氣漸衰，[illegible]陽退其位，收斂其精，以待將來。殘陽居陰，漸歸閉絕，乃栖遲於昧冥也。易曰：物不可以終遯，故俟時[illegible]內赤龍之精，被陰用事，漸合金水，欲萌姹女，則收斂真精，任陰陽之變化也。應六月未，退陰符候也。

否塞不通章第五十七

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

否卦，三陽三陰，天地俱息，陰陽不交，萬物不萌。[illegible]宮金母，[illegible]卷自然安穩，應七月申，退陰符候也。

觀其權量章第五十八

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illegible]以生。

觀卦二陽四陰，陰氣已盛，[illegible]仲秋情，[illegible]內金得陰氣隨水相合，變化滋生姹女水銀也。然[illegible]陰氣得用，而[illegible]內猶餘陽和，反於仲秋，復生薺麥，故云老枯復榮也。[illegible]生者，[illegible]地生也。謂金水承陰符於仲秋，[illegible]漸胎[illegible]也。八月二月，陰陽刑德，[illegible]於[illegible]大壯卦中註之，應八月酉，退陰符候也。

剝爛肢體章第五十九

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

剝卦，[illegible]剝也，一陽五陰，陰盛陽衰，[illegible]金水俱負肢體，消化歸功土德，應九月戌，退陰符候也。亡失全坤者，謂下文六爻純陰也。

道窮則反章第六十

道窮則反，歸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

乾始於坤，六陰柔爻，凡地之下，變一剛爻，謂之一陽。[illegible]陽氣從下而始，以至六變純陽，[illegible]成純陽。[illegible]陽極陰生，復於乾，六陽剛爻之下，變一柔爻，謂之一陰生，以至六變純陰，復歸[illegible]也。故云道窮則反，歸乎坤元也。坤，地用也。[illegible]陽也。故陰得陽而生，陽得陰而成。一陰一陽之[illegible]

道由成萬物而不遺故云恒順地理而承天布宮
也比喻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辰運火陽進退之
火符合乾坤坎離之精氣周而復始妙用無窮內
使聖女靈男交陰陽於神室飛龍伏虎始㸃鉛於
母胎是以神變無方化生純粹者也。

玄幽遠眇章第六十

玄幽遠渺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元寥廓恍惚莫
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
更盛消息相應終始循環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
存。

天地雖則玄遠謂日月交氣應其行度則又相連
育種萬物為陰陽祖也陰陽始精於天地寥廓恍
惚之間則莫知其出沒也陰陽純交象乾坤父母
運轉坎離男女於鼎內寥廓恍惚開闔自然
變化鼎內也金為藥宗於鼎內初則玄黃未分之
失軌轍次則陰陽剖判終則仁君五行之用各繼
不復否泰相濟陰陽相因始終坤起潮生悔入
符出火益水安金行火止水理似循環內金外木
養育亦同人主如四時符火加減不失時節千載
龍虎常存也。

將欲養性延年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所禀軀體

將欲養性章第六十二

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托初。
魏公謂世人欲延年命却死期者須知得身之始
未始未者元氣也。前修還丹全因元氣而成是將
無涯之元氣續有限之形軀無涯之元氣者天地
陰陽長生真精聖父靈母之氣也有限之形軀者
陰陽短促濁亂凡父母之氣也故以真父母之氣
變化凡父母之身為純陽真精之形則與天地同
壽也陶真人云元氣者人之根本也古歌曰鍊之
餌之千日期身既無陰那得死故純陽之精氣無
死壞也。

陰陽為度章第六十三

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
為宅室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
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
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
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
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
獨居

陰陽為度者，九修金液，□□先定陰陽行度，次立
乾坤爲鼎爐也。魂魄□□為室宅者，謂日魂月魄
相拘於金室之中，為丹之根基也。性主處內立置鄞
鄂者，性屬金也，金主理內，承領外符，□□□□□
鄂即形骸也。情主營外，築固城郭者，情火符也。火
行六虛而為砂汞城郭，人民即砂汞□□□此之際
亦由乾坤動靜，□氣布精，□□□□□□陰陽
伏陰施，泰來否去，陰陽刑德，定為經緯之□□也。九
還七返，八歸六居者，謂金生數四成數九，火生數
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水生數一成數六，土

生數五成數十是也。男白女赤者，謂金始因生水
而屬陰，係北方坎卦，是象乾中男，乃曰坎男，金白，
故云男白也。火屬陽，係南方離卦，是象坤中女，乃
曰離女，火赤，故云女赤也。真金在鼎內則為□□
是離女之夫，及在鼎外反為離□□□□□□□□
金母受太陽之氣而產靈汞也，則水定火□□金
火相拘，使真水不流蕩也。五行之初者，水□□一
也。上善若水者，水為萬物之母，清而無瑕，不可視
見，道之形象者，潛運於鼎中，變化不一，不可圖畫
也。變而分布者，謂五行各守疆界，而符火四時不

差忒也。

類如雞子章第六十四

類如雞子，黑白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
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九修金液還丹，有壇，壇上有爐，爐□□□□□□
鼎，鼎中有神室，神室有金水也，神室象雞子，□□
亦如之，言類如雞子者，黑白相裹也，黑白相符者，
金水相包也，縱廣一寸者，以安靈汞也，若以乾坤
橐籥坎離生成，十月具形，與人無異，四肢五臟筋
肉俱全，此數聯者，蓋魏公顯露內外法象，砂汞形

儀也。陰真君神室歌曰：后土金鼎生死長，七神室
明三圓五徑一，混沌徘徊天地五星，陰陽兩合象
如雞子，形容無差，黃白表裏，厚薄均勻，六一固濟
好守午門。參同契又曰：以水飛土，母制之也。肉滑
若鉛者，丹砂因鉛而生，以象母，胎育真人。歌曰：百刻
達離氣，丹砂從此出，體似真珠，狀丹砂，木非我是
明形似珍珠而肉類鉛滑也

陽燧以取火章第六十五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
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

配日月水火為効徵。

陽燧方諸感氣而猶生水火乾坤日月設教而察不生成况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於天地之卦終為丹藥終合日月之精用為藥祖稱類相從水火相拘豈無効驗乎。

耳目口三寶章第六十六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已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犍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證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顏容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谷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耘鋤宿汚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易曰坎為耳離為目兌為口坎離兌乃水火土也鈐鍵水火封固金胎謂嬰兒姹女為真人浮游於胎中使母隨體安於空器中無令動之開以候其自然男女茲生此所胎內陰陽升降調和則胎中

龍虎起伏相抱汞住真人鉛銀色凝固[illegible]之不休矣而可以擒陰陰火謂排火以邪[illegible]入陽符乃正與陽會相和復始神室安和[illegible]運汞流金液如冰解釋自足至頭遍滿真人之身往來金母之體火氣怫鬱於鼎內金精守弱於鼎中昏久則明是陰極陽生之際清中斷濁乃火往水復之時四季迭與五行互用反者為証道之驗坎去離來弱者乃樹德之基陽施陰伏坎耳不聽者令陰魄合和真水使不流蕩也離目不視者令[illegible]魂溫養真汞使不逃逸也兌口不談者[illegible]不開闔漏失元精也魏公所著參同契四[illegible]指喻皆是遠取近用事頭言微旨不[illegible]天機後不[illegible]故於此盡明內象與外用同焉者也。

世人好小術章第六十七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閼不通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商宮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穫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煩。

魏公曰世人好學小術[illegible]

有始無終，用功至多，獲成者少。如盲聊者，苟於根聽漁獵者，設於江山，既取捨之有準。在是非之宗，別物求至道，約而不繁，况金液還丹，是白日冲天之上道，若遇明師，或逢神授，消遣其妙訣而修之，則易簡之理得矣。

太陽流珠章第六十八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琅玕，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養育，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敕子孫。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

太陽流珠者，地氣合天氣而化。珠露是純陽精氣，能發生萬物，有氣而無形，故號曰赤龍也。陽火化氣為硃砂，故火生土，土生金，金是太陰之玄，能長養萬物，有氣而有質，故號曰金華也。赤龍者，本生於甲乙，亦名曰青龍，陽也，父也，夫也，火也。金華者，寄生於庚辛，亦名曰白虎，陰也，母也，妻也，水也。蓋取青龍白虎之義如此。或以陰陽顛倒，五行互用，更為男女，遞作夫妻，則其義也。如彼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還丹之宗，龍虎之祖，龍從火生，虎向水產。其言不易也。金華先唱，不以情施，神母姙娠而生姹女。姹女漸長，變化多端，或解化為水，或為馬齒琅玕。其金丹始自水生，而能變化之中，終不絕於[illegible]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者，金水相生也。迫促時陰，拘畜禁門者，陰氣[illegible]運資[illegible]宮也[illegible]。慈母養育，孝子報恩者，慈母內胎也，孝子真水銀也。陰[illegible]真砂，陰真汞也，是水銀生於[illegible]之[illegible]道。相吞相啗，乃龍虎之交罷也。嚴父施令，教敕子孫者，乾卦父也，謂教眾卦使輪助。離女坎男及五行共生砂汞子孫也。還丹以鉛火二字為宗祖，終始運用者也。其餘氣候節符，得佐其成神基也。過此以往，則皆非金液還丹之道也。火性銷金，火又生於木，金復剋木，是以金木交制，為[illegible]吉，[illegible]丹砂木精，得金乃伐。又曰：三性既合會，二味自相拘，閡濟胎不泄，變化在須臾。三性者，火金木也。二味者，鉛汞龍虎也。故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也。可以妙訣，難以書傳者，豈輕議於非人也。註云：更為男女者，神水[illegible]火及至在神室中，火卻剋金，汞為金中水，金為水中砂，砂生汞，金生水也。

子當右轉章第六十九

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嚥，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鸇。各得其功，何敢有聲。

子右轉至酉也。午東旋至卯也。卯酉二界者，金木之氣停也。主客二名，金木之號也。龍既呼氣，虎因得以精，精氣相含，共生純粹。熒惑者，極陽火氣也。守西者，火氣逼金胎也。金得火盛明光，耀逼於器，故金氣承火經天，故云殺氣臨之，何有不傾，則姹女真鉛不敢逃逸，如貓捕鼠，似雀畏鸇也。太白者，金精也。經天者，甲乙也。金火木通互制伏，俱無所傷，各得成功，則無不順之也。

不得其理章第七十

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

濟覩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

獨公謂修金液還丹，不得其理，不可妄動。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道之士，計有億人，不

明師，不逢真訣，竟至無成。若得傳授，見其端倪，取類而修之，則終始成功矣。

五行相克章第七十一

五行相克，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為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不雲戒天地，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不得俛仰。當此之時，雖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扣鼓，安能令蘇，復起馳走。

五行相生相克，更為父母，互作夫妻。父母相稟而生，陰陽相須而立。其成不朽之丹，人或得之，寧慎密以成其道也。其有立竿見影，空谷應聲，野葛入口，尚能立有効驗，況金液還丹者乎。

河上姹女章第七十二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

河上姹女者，真汞也。見火則飛騰，如鬼隱龍潛，莫知所往。或欲制之，須得黃芽為母養之而存也。黃芽即真鉛也。

物無陰陽章第七十三

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

合木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猶火動而炎上，水流而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也。[illegible]
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illegible]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軀。[illegible]
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制始先。

[illegible]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間[illegible]
[illegible]

或三五木連，謂金木不交，其何以成[illegible]
水潤下，皆自然之性，配合而修之，則自[illegible]
蓋各受元始之氣而情性定矣。且如男生則伏，死
亦如之；女生則仰，死亦如之。故自[illegible]
其真精也。

坎男為月章第七十四

坎男為月，離女為日。日以德施，月以舒光。月受日化，[illegible]
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illegible]陽消
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須，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
求。

月魄金砂也，日魂火汞也。若遇日退，則月便承魄。
金火迭互施功，更相制伏，俱無所傷也。晦朔之間

是陰陽相禪之際，日月盈縮之時，故日月薄蝕掩
冒相傾而消其形也。[illegible]內陰符陽火迭[illegible]而
相交。陰去自來，分符各[illegible]既[illegible]相[illegible]故云災
生也。其中復有坎男離女，雌雄錯雜，性相須含吐[illegible]
聚而成變化，育精以為神藥也。

金化為水章第七十五

金化為水，水性周章；火化為土，水不得行。故男動外施，
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為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淫奢。不
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和，俱吐證符。

火至二八月，金水舒暢，或水液生於金，或金砂化
為水，滋和其用也。火數既極，復歸功於土而守
以季，水不得飛，故水不得行也。男動外施，則火行
於外；女靜內藏，則金守於中宮，火氣[illegible]被水
拘。陰魄魂拘陽魂，亦伏其溫，相戀各得其[illegible]俱吐
證符，滋生靈汞也。

丹砂木精章第七十六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混沌，列
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
為子。心赤為女，脾黃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
己。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者丹砂木歸金胎而結就金
又是水銀金因火擊發而産丹砂故丹砂因得與
金兼并也金木自變化水火互經營四者相混雜
其內龍虎行陰陽奇偶數晝夜昇降分肝青為父
者甲乙為火宗而與金母合故得名為父肺白為
母者金母類內胎當以火為符故得名為母腎黑
為子者金母本於水中生在乎鼎中水却返生金
故為水子也子水數一為五行始金火木三物同
功首尾造化俱歸戊己者是故脾黃為祖也

剛柔迭興章第七十七

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
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
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為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
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

水火迭興遞歷經行分布十二辰中龍虎卯酉分
界陰形伏殺陽德生起刑德相逆而相制伏俱成
和合故云歡喜也二月榆落者緣日子在火至卯
雖陽氣得用而未至純陽尚餘陰氣乃陽中有陰
故被刑殺陰盜陽氣反於仲春發生之月而落榆
莢也八月麥生者緣自午退陰符至酉雖陰氣得
用而未至純陰尚餘陽氣乃陰中有陽故被德生
陽盜陰氣反於仲秋肅殺之月而生麥苗也比喻
鼎中金母因陰陽盜氣相盜之際或則春旁負精
或則摧落砂汞子南者亦陰中含陽坎男之象也
午北者亦陽中含陰離女之象也一數陰也九數
陽也陰陽始終為藥之用元氣生虛危陽氣後播
精於子而生真靈也

關關雎鳩章第七十八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
不孤居玄武龜蛇蟠虬相扶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
二女共室顏色甚殊令蘇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辯利舌
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為夫婦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
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刻參差失其綱紀雖黃帝臨爐
太乙執火八公擣鍊淮南調合立宇崇壇玉為階陛麟
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妄有
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鹵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
龜舞蛇愈見乖張

凡修金液還丹者先明鉛火之根次識陰陽之理
孤陰不自産寡陽不自成須候陰陽相交牝牡相襲
氣能呼虎吸男成女產故云牝雞自卵其雛不全

二女同居，其情不契。且天地之間，若離陰陽，則無萬物。故採天地之真精，取陰陽之根本，而為藥基。若以金石草木、水雪霜露、鹽滷之物，非種其類，孤陰寡陽[illegible]鼎[illegible]爐八乙鼎，火八公[illegible]合和，以致虛設壇墠，盡備香酒，敬[illegible]神眼何以還丹之成者。有如和膠補釜，以硇塗瘡[illegible]龜舞虵，終不得矣。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卷中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卷下

惟昔聖賢章第七十九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伏鍊九鼎，化跡隱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光，津液腠理，筋骨緻堅，眾邪辟除，正氣常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今。著為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眾文。學者得之，韞櫝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為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用意參焉。

魏公謂三皇修九鼎神丹而服食，致含精養氣，通德三光，化淪無形，以為神仙，賓于上帝，傷憫後來好道之士，或依約古文，或旁采經訣，開示迷途，啓發枝條，隱匿本根，假託金石，謬亂祖宗，不顯真規。後人得之，不究蹤跡，據文率意，做作真鼎，虛歲諸迷，述相指，遂有財隳家破，虛損道心。故得定錄此篇，所貴乎約而易思，事省而不繁，露其核實，非示亂辭，孔竅其門，直論砂汞，智者熟思，必獲其真，其詮也。

法象天地章第八十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影妄前卻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關鍵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

既濟鼎器法象天地，於鼎間玄溝，使同數萬里也。河鼓三星或臨星紀，以近北斗。主有兵威，是致人民驚駭。且兵主金，蓋喻鼎內金被火候猛烈迫爍，使金鎔鑠，鼎室亢旱。凶咎是生，良由刻漏參差，致陽作沴。尚賴皇上土德，止遏金水，爍火自消，改過歸已。其或關鍵未固，鼎器泄漏，則鼎運元氣奔騰，江淮水符流蕩，陰生於午，陽起於子，動靜徘徊，不離二位。寅陽申陰，水火終始，皆循斗建，以定衡紀也。

升熬於甑山章第八十一

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唱導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兮，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刻漏未過半兮，魚鱗狎鬣起。五色象炫耀兮，變化無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距。形如仲冬冰兮，闌干吐鍾乳。崔嵬而雜廁兮，交積相支拄。

鼎居竈上，爐壇接連，故以謂甑山也。鼎爐上水下火也。白虎前唱，金母得火成形，或吐白砂，或生蒼液。丙丁朱雀迎氣往來，驅越五行，因成五彩。五氣聚乾坤之鼎，四時逐水火之門，天地閑防，陰陽羅網，姹女被捉，直求難逃，時有嗷嗷哀悲，終乃依依戀母，以致摧折毛羽。胎內則或未成砂，及經刻漏火符，胎中則或鱗或鬣，變化無常主，動靜有常程。或暴湧不休，或潏溢不止，至其凝，則犬牙相錯，壘懸則鍾乳闌干，偎倚相支，崔嵬雜廁，皆明金水之變化，盡顯砂汞之形儀，妙用無窮，神精是處而微幾。魏公以此指示丹砂水銀之成象也。

陰陽得其配章第八十二

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為三五。三五并為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

陰陽得配則金木淡泊相守也青龍白虎朱雀乃木金火三氣也運入鼎中而為親侶日藥基元只有金火二物未成三五三五為一若木土水合內金火二物共成變化也所有修運日數前篇已備釋矣

先白後黃章第八十三

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若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為雨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檗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成膠兮麴櫱化為酒同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為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而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此胎含水變化之狀先白者乃金也[illegible]後黃者乃液變黃芽也赤黑達表裏者水火二陽相接氣通達胎氣也金液還丹為第一鼎者謂金砂黃芽也古文龍虎經曰液為金精水環黃液[illegible]食一粒如黍米大三年限滿白日中天又曰[illegible]之靈跡長生莫不由蓋道門有二十四品大丹皆由第一鼎金砂黃芽而始若不由此而始者乃旁門首楷之藥非金液還丹之列也昔李[illegible]待經云還丹之術百數要在神水華池自數為火候也抽添煅煉九十日成丹又十月補完火數終之百日也要在神水華池者蓋金砂黃芽由是而出則曰自非體開混沌見天地之根者[illegible]陰陽[illegible]求火之本然以識金液還丹之正道然神明在鼎中被陰陽之氣相蒸如雲行雨施而水火運用各歸於上則藥在胎內顏色形狀隨時變易而貌不常似蘗染之染綠黃如皮麴之為膠酒逐[illegible]本類變化而成也故聖人採天地之根[illegible]為還丹之父母運五行而化生靈物始非五金八石諸物等類而為之也所述斯文昭然可考如星在漢如水朝宗卒理用於法則象備魏公豈欺我哉但須熟讀萬遍其義自明或神助心靈因而自悟乃得見其門戶也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也

號按[illegible]道藏[illegible]以真契三篇魏公與徐從事淳于叔通三人各述一篇斯言[illegible]於此自述五相類一篇云今更撰錄補塞遺脫則公

一人所撰明矣。況唐時蜀有真人劉知古者，因述日月玄樞論，進於玄宗，亦備言之，則從事箋註、淳于傳授之說，更復奚疑。今以四篇統分三卷，為九十章，以應九九陽數也。

補塞遺脫章第八十四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闊略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意等齊，所趣不悖，故復作此。命五相類，則大易之情性明之盡矣。

乙石砂	丁火文	己物	辛銀退	癸鉛兵	五位相
三木	二火	五土	四金	一水	得而各
甲石況	丙火武	戊藥	庚金世	壬水兵	有合

魏公先述參同契三篇，鋪舒羅廓，未備纖微，且從撰五相類一篇，補塞遺脫，則乾坤陰陽五行終始之情性盡矣。還丹首尾法象之大旨備矣。

大易情性章第八十五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

乃知煉丹之實，彼一一各有節度。故常老君用究其道要，又至斯較量，爐火之事，真有所據，五行同宗

金木火三道，俱出一徑也。

枝莖華葉章第八十六

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悞。

凡修金液還丹，當須先認根株，方得藥生華葉，而果實垂布也。不失其素，謂不失其水銀也。但認得真鉛為藥根株，則自然藥生真汞。如果之實不失其信，誠如斯言，而不悞後之人也。

象彼仲冬節章第八十七

象彼仲冬節，草木皆摧傷，佐陽詰賈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覩，匡郭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敘斯四象，以曉後來盲。

修丹火候，或枝莖繁舒，或果實茂熟，或草木零落。應彼仲冬，啓塞順時，皆由運火節符也。其佐陽詰賈旅者，閉關禁旅，象固塞其器，不令漏泄真精真氣也。人君深自藏者，乃中宮金母也。閉口不談者，守金室也。天道甚浩廣，則器內變化無涯。太玄無形容，則金水滋液，罔測潛運，無極神化，無方。四序推移，匡郭消滅，而金水之形變化矣。魏公謂大道

運育真宰無形。若不以法象調和陰陽，拘束契之潛化，合以天機，爭得藥引日月之精魂，留連咫尺之鼎室，而成妙化哉。如謬悞事緒，則必敗傷，故叙此文，以悟後來之未見者耳。

會稽鄙夫章第八十八

會稽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畧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宴然閒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論。

此乃魏公自述。不循世名，至親道域，故閑居寡欲，乃撰斯文，約三聖之遺言，會一端而共論，將乾坤鼎器而同大冶，運坎離氣而比化權，則而象之，以行之。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故神無方，易無躰，得不叶其動靜，循彼陰陽，而成之化於其虛無之中乎？神哉。

務在順理章第八十九

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曆，萬世可循。叙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長存。配以伏食，雄雌設陳。挺除武都，八石棄捐。

火候須順陰陽之理，然而啓發精神，遍滿金宮。一室和暢，依法御政，事不至繁，萬世可循也。使金水養性於中宮，俾黃老含德於內象。金生砂汞，歸根返元。抱一胞胎，則水生母舍；姹女戀母，則終始長存。若非雌雄設陳，其類其母亦無成功也。如以挺除武都雄黃，乃八石五金之類，而為之者，盡可棄捐也。

審用成物章第九十

審用成物，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硌可觀。使予敷偽，却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為仙，淪寂無聲。百世而下，遨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

魏公令至誠修錬。此藥是世上珍寶，少有也。羅列三條，即青龍、白虎、朱雀，木金火是也。還丹不出此三物而成。此三物本只金火二味，未成木金火三物，此乃內象二物，外象木金火也。物雖多異名，蓋以寓言窮理，其實一門而已也。緣屬辭比事，借偶斯文，所以有真分辭於、黃去除瘤贅，故命參同契，以覽其端，後人遵而修之。

便於名山仙隱擇地安居積行累功去世離俗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尊嚴無差高尚其事故除六者皆曰不得地莫妄爲須隱密審護此條依天地機以至道成之後身入無形坐在玄上逍遥求尚永火無礙與水湯旱之沴陽九陰六之災俱無遞矣

鼎器歌

、晚所分參同契并補塞遺脫四篇爲九上章以應陽九之數外餘歌鼎器一篇本作補遺之前謂其辭理鈎連字句零碎獨存於此以應水一之數歌曰

圓三五。

鼎周圍一尺五寸。中虛五寸。又張隨註云此名太一爐圓象天方象地狀若蓬壺亦如人之身形三層象三丹田也故三光五行四象八卦盡在其中矣

寸一分。

厚一寸一分。

口四八。

口幰開如今之鋦金。取唇仰折周圍約三尺二寸。

明心横有一尺。

兩寸唇。

立唇環匝高二寸。

長尺二。

鼎通身長一尺二寸。上水入鼎八寸。

厚薄均。

通身厚一寸一分。令均匀也。

腹臍三。

鼎通身腹底通直。令上中下等。

坐垂温。

鼎懸於竈中。不着地。懸胎鼎是也。

陰在上。

上水鼎以閣下。

陽下奔。

下運火以炎上。

首尾武。

巳午是陰陽界分。巳爲陽子尾。午爲陰亥首。故火武也。

中間文。

巳午兩向中間。陰陽進退各得其中。故火文也。

始七十，終三百六十。當諧勻。

七十三旬，二百六十都合三百六十日，應周天火數也。於其間細意調勻火符，不令失天地之大數。魏公欲諧偶成文，故分而言之也。

陰火白

火數過陰，云火白是也。金水得用，故多白少赤。

黃芽鉛。

黃芽生於鉛，鉛是芽母也。

兩七聚輔翼人。

兩七者，後篇云青龍處房六兮，白虎在昴七兮。喻

青龍七宿之氣與白虎七宿之氣合聚神胎，輔翼而生靈汞真人也。緣爲器立三才，中宮爲人，故中篇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是也。

贍理腦，定升玄，子處中得安存。

神室金母養育水銀真子也。前篇云溫養子珠是也。

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

姹女嬰兒居得母安養，又爲閑鍵固器堅牢，無路逃逸，只在器內上下游泳，日月數周，漸成純質。

却歸一還本原。

始以水母爲丹基，水母復生真水銀，故謂之歸一還元也。

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

周年辛勤，[illegible]防護，無致斷息也。

途路遠復極玄，若達此會乾坤。

丹道[illegible]後[illegible]遠，若能了達，可謂乾坤入掌。日月在心，無所不致也。

刀圭霑淨魄魂。

金液還丹，刀圭霑五內，即神鍊氣清，魂安魄靜，更易凡骨，變爲真人。

得長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

令好生之子尋究神藥根源而修之，勿致悞用雜類也。

審五行定銖分。

凡修還丹，須究陰陽之情性，次明水火之根源，審察五行，區分晝夜，循環刻漏，別分銖兩，得陰陽相須，五行互用，方有所獲也。故魏真人曰：金液通神仙，須向五行究五行。處處有數，非仙人悟，要識其

鉛汞一水與一石，中宮先爲主，水火發藥，物一[illegible]爲夫婦，夫婦相配匹，百物逢離氣，丹砂從其道則

知金液還丹非陰陽五行真鉛真汞和合成藥則
餘無別徑也
諸賢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
使丹[illegible]精顛倒易輕論之緘藏于心若[illegible]以[illegible]傳
[illegible]天譴
御[illegible]錄道太虛等諸仙君錄天闕[illegible]
丹成之後功滿德充[illegible]錄受圖位[illegible]
驗不其然乎。
[illegible]草義[illegible]訣[illegible]徵道[illegible]
卷之首尾鈎連[illegible]五行之上下[illegible]
訂拙[illegible]恐末學之愚昧難明是以[illegible]
明鏡圖訣一篇列八環而符動靜明二象以[illegible]陰
陽真契[illegible]一覽而使無遺矣。

訣曰

造化潛施跡莫窮　纔成其訣[illegible]
二篇秘列八環內　萬象門開[illegible]
離女乘[illegible]為木母　坎男騎[illegible]作金[illegible]
同人如道宜精究　究得長生路僅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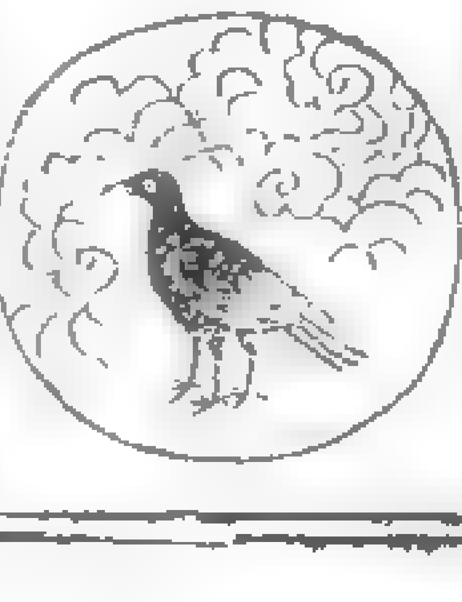
又

至道希夷妙且深　[illegible]

日爻陰偶生真汞　月卦陽奇產正金
女姹朱砂男孕雪　地藏癸感丙含壬
兩端指的真鉛汞　莫向諸般取次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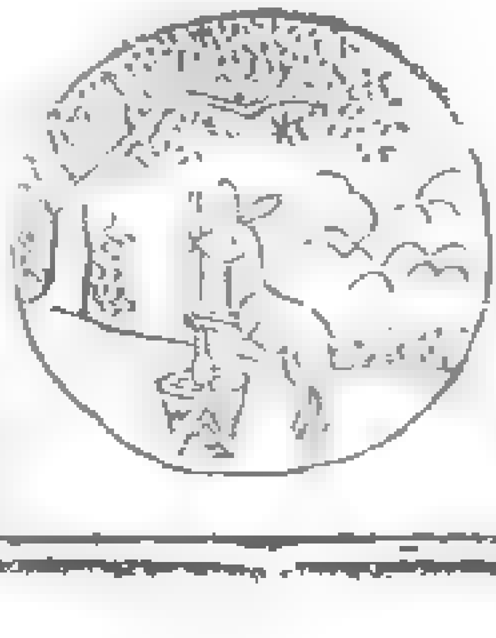
日象　火氣魂



日者陽也陽內含陰象砂中有真汞也。陽無陰則不能自耀其魄故名曰雌火。乃陽中含陰也日中有烏卦屬南方為離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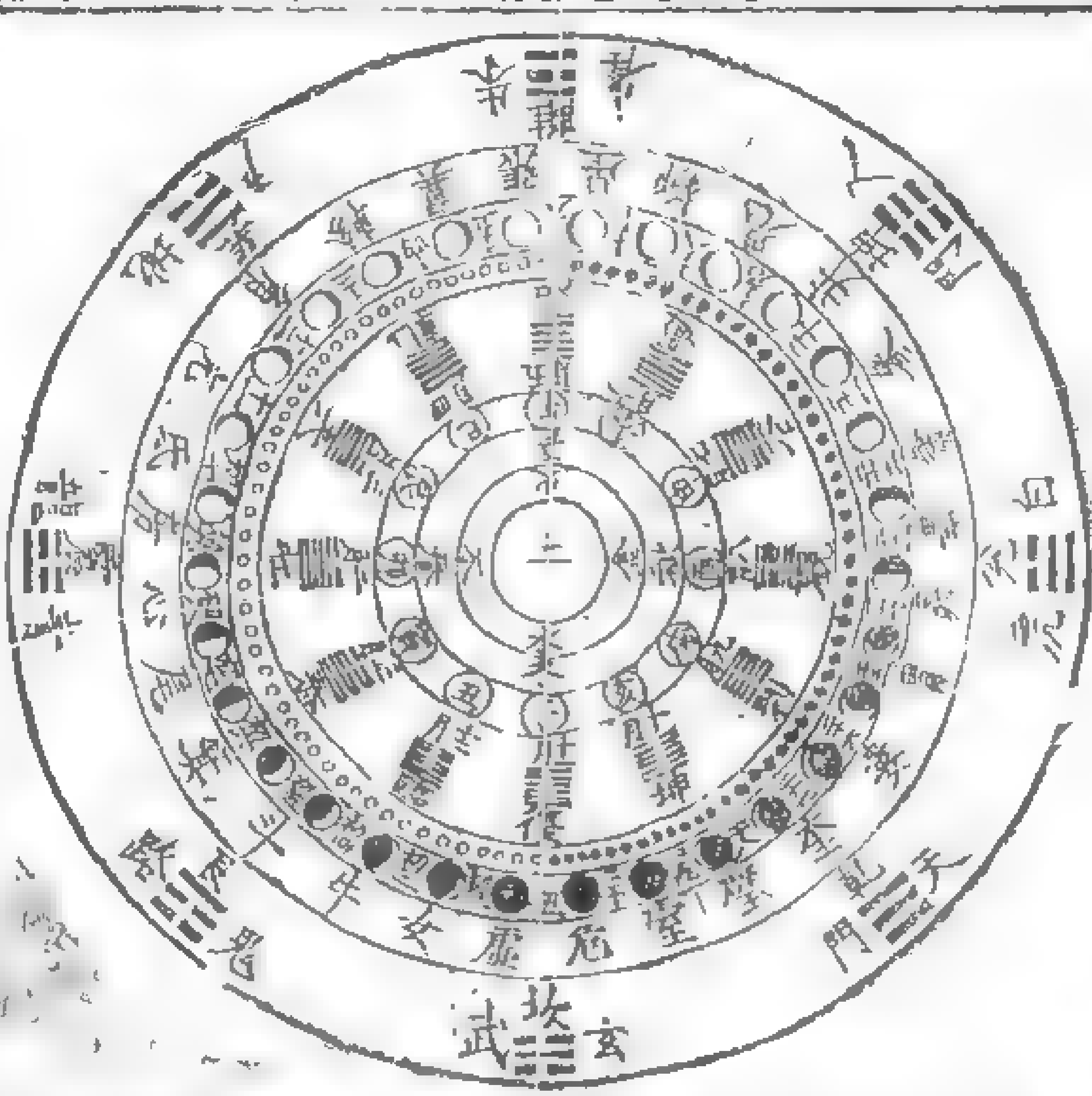
☵

月象　金氣魄



月者陰也陰內含陽象鉛中有真銀也陰無陽則不能自耀其魄故名[illegible]乃陰[illegible]月中有兔卦屬北方為坎男也

明鏡之圖



第一環
四象八卦。天門地戶。人門鬼路。列八維而互用也。
第二環
二十八宿者明周天行度火數。起天元上。
第三環
三十圓缺之象者合一月火數。應六十卦日用也。
第四環
五十點白。五十點黑。乃陰符陽火百刻之數。應天符動靜也。
第五環
十二卦者明逐月象進退龍虎起伏也。
第六環
十二辰者火候昇降撮合運天符也
第七環
顯周天之火數。按合四時。應內象也。
第八環
列陰陽五行萬象入鼎中。輔助金水龍虎嬰女姹男交姤。共生真砂真汞而成還丹也。
參同契者。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諸丹經理通而契合也。凡修金液還丹。先尋天地混元之根。次究陰陽

參同契卷下之上

分擘之象。明水火相克，復為夫妻。論金水相生，反為父
子。故有男兼女体，則鉛內產砂。女兼男形，則砂中生汞。
日者陽也。日中有烏，陽含陰也。月者陰也。月中有兔，陰
含陽也。此天地顛倒有其象。人之逆者則之，可謂真陰陽也。
復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須之理。造化生成之理。既
知其往，須取其根。根者則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得其根，
須取其象。象者則陰陽分擘之象也。既得其象，須循動
靜。既循動靜，須知其數。既知其數，須依刻漏。既依刻漏，
須明進退。既明進退，須分龍虎。既分龍虎，則藥生一
定矣。金木之形全矣。大丹之道成矣。故有內外法象。
外水火有壇竈焉。有鼎器焉。有火候焉。有文象焉。有水火之
候焉。有抽添之則焉。有溫養之法焉。有脫胎之形。此
皆頭頭俱備，一不同。
利。投靈山。
望。或不如是，則虛勞勤苦。
而修。還丹乃可冀也。
初八日。合利化飛神。以手

古文參同契集解一卷箋註集解一卷
三相類集解一卷

（明）蔣一彪輯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古文參同契集解三卷（内府藏本）

明蔣一彪撰。一彪自號復陽子，餘姚人。魏伯陽作參同契，原本三篇。自彭曉分章作解，後來註家雖遞有併析，而上中下篇之次序俱仍舊日。至明楊慎始別出一本，稱南方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自謂得見朱子所未見。一彪此註即據慎本而作，故謂之古文。其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俞琬四家之註，悉割裂其文，綴於各段之下，故謂之集解。今考其書，於舊文多所顛倒，以原本所有讚一篇，則指爲景休後序，原本補塞遺脫一章，亦析出爲叔通後序。案參同契一書，自虞翻註易引其日月爲易一語外，（見李鼎祚周易集解）他家罕所稱引。其授受源流，諸書亦不具載。所可據者，惟彭曉之序爲古。曉序但稱魏君示青州徐從事，徐隱名而註之。鄭樵通志藝文略有徐從事註陰陽統略參同契三卷，亦不言爲徐景休。何以越二千年至慎而其名忽顯？其讚序一首，朱子嘗謂其文意是註之後序，恐是徐君註而註不復存。今此本乃適與相合，豈非因朱子之語而附會其說歟？若淳于叔通，不過傳授此書。舊時道家有徐從事、淳于叔通各序一篇之語，彭曉已據唐時劉知古日月元樞論，極辨其誤。慎乃復以三相類篇爲出叔通，是又借曉所駁之說，證成其爲唐以前本也。不知參同契本末，漢魏遺書雖無文可證，若晉以來書則葛洪神仙傳固云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唐以來書則舊唐書經籍志（案舊唐書著錄之書並據開元內外經錄）固云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周易五相類一卷，魏伯陽撰矣。慎所謂古本，何代之古本乎？一彪此本於諸註原稱魏君者，輒改作徐君，以就其說，尤非闕疑之義。然自慎以後，世遂別有此本，諸家所註往往沿之，亦遂不可磨滅。今姑依其篇第，各分子卷，與彭曉諸本並著於錄，以著作僞變亂之由，俾來者無惑焉。

古文參同契集解序

丁酉仲夏予惹起攝靜中留博觀諸書有感說爲
內養資也閱及參同契有諸釋古注然未得所謂
閱而讀之迄今甲申始成一書有人失心悟念之
以此書爲刊經之[illegible]何乃[illegible]駢[illegible][illegible]若是令人
況辭晦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古文
參同契一秩魏伯陽所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篇徐
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

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惟自文無註
是未經後人妄紊者爲成都升菴楊愼氏所叙本
適之始知往年所閱者乃以魏君叙及景休叔通
二家之註叙竄入于魏君經文中大相混亂後人
註者不知所自訛以因訛經註莫辨皆緣飾以成
文則不無牽引附會之說又無怪乎後從之觀者
見其重文複義不逆所行成卽成說而一切草草
錯會焉殊不知亂實自何人而升菴公謂于彭始

予今釐正其僞一以古文爲準別出魏君經文[illegible]
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俞琰四子之註節集於各段
之下以顯明其義若俞註其文[illegible][illegible]尤爲碎裂錯
雜難擇甚至有逐一二句相間亂非段節如彭陳
者故擇之大費精力焉第其間或有一二冲理不
相蒙貫者以彼徐淳註叙混淆註之失耳是以於
上下不相聯屬處則以一圈間之而中止有此四
註故不能多及若徐之箋註淳于之三相類亦照

古本錄其文而以四家之註各附於下其各[illegible]叙
錄目文而不入註分爲二卷以魏君參同契爲
[illegible]卷徐淳之箋註三相類爲下卷成此完書俾[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且遠遡其初且得觀彭陳諸人之所未覩
[illegible][illegible]大快事也庶後之覽者明知魏君作契之旨
[illegible][illegible]註不爲所淆矣其古文之由楊謂是南方困
掘[illegible][illegible]而得諸石函中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叙[illegible][illegible]然詳[illegible]
參同中語意多與龍虎[illegible][illegible]文相似則是魏[illegible]書用

虛言而暢演其義者非竟效法乎易也蓋龍虎作之最先而參同則擬龍虎徐與淳于又各擬而自發其所見也古來同究之巧敘混之得一則契其矣余曾遇至人家授丹訣全易字率不過一二語使了足無多談也如是則參同契之作寧爲贅駢疣乎不然大約同示末學雲霧晦冥出真隱其說乃是不欲直露便啟凡夫疑惑傳其旨乎語言之外益珍其事故不得不廷秘其文耳如以

片言道盡此爲口訣無論道不可一槩輕洩如此而人且易視其言不無忽慢之心於修爲之際未宜堅固其念純一其志則大道終難成矣此又爲覺者借易辭演丹法作參同意也其下篇曰露見枝條隱藏根本託號諸名覆謬衆文此之謂也予集是解雖不敢任爲魏君功臣而於彭陳諸子亦未必無少助蓋當年一片撰述苦心至今日始爲不虛也已是爲序

古文參同契集解後叙

東漢會稽眞人魏伯陽著

鄶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宴然閒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今作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今作庬）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爲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

己身抱一無捨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四物（今本無四物以下八字）念護五行旋循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眞礫硌可觀使予敷僞却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道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并

[illegible]失其華榮各相乘負安穩長生

古文參同契集解卷上

東漢會稽真人魏伯陽著
明餘姚復陽子蔣一彪輯
海虞實素居士毛晉訂

經文上篇[illegible]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illegible]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

無六十卦周[illegible]張布為輿龍影[illegible]就駕明君御[illegible]時時解則隨从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illegible]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illegible]也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illegible]各自有日聊陳兩象[illegible]未能究悉[illegible]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曆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

[illegible]隆冬大暑盛夏霰雪二
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涌沸
群異旁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
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
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動靜有常奉
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
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覆
[illegible]化於中包囊萬物為道紀綱

[illegible]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言不苟
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
為徵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
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
戊己之功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洪濛牝牡相
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
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illegible]
嘔輪吐萌潛潭見象[illegible]

微陽氣進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三日
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
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
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進
止不得逾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
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眾子世為類
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陽數
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

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睹故無常位為易宗祖
朔旦為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
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臨爐施條開路
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
昂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
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
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
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

巳午爲相干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蕤
賓俞作服於陰陰爲主人遯去世位俞作遯收斂其
精懷德俟時栖遲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
伸陽屈沒陽姓名觀其權度一作量
察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櫱因冒以
生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窮
則反歸乎坤元恆順地理承天布宣玄幽遠眇隔
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

先迷失軌後爲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
盛俞作衰消息相因終坤復始如循連環帝王承御
千載俞作歲常存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開
舒布寶要道魁柄今作杓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
之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誃離俯仰
俞作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
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
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

貽主辰極受俞作處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
道

陰順微曰乾坤剛柔一作配合相須自
然陽唱陰和陰受陽施則
合受孤陽不生孤陰不育雄二者相須蒸
舒布以成造化如人受胎莫不以陰陽相交爲
之造化故當以乾坤　卦爲始今云坎離首
首蓋乾坤爲天地坎離爲日月天地定位不能

合而爲一而交於其中合而爲一者日月也故
乾坤爲藥之體坎離爲藥之用所以只言坎離
爲首者以明大藥之用全在坎離也是則乾坤
爲鼎而坎離爲藥爾然坎離之用即於乾坤二
卦之間上下往來飛潛不定豈易窺測哉要人
欲揆度其玄妙以告學者惟觀六十四卦之中
一陽畫一陰爻或在上或在下玄冥難測但當
如明君之御時而以六十卦爲與泰然無爲以

毓焉則可晏然而順[illegible]徐徐進道雍容[illegible]
路平驅自始至[illegible]周而諸卦安有險阻之患哉
日和順隨從路平不邪苟不[illegible]行邪徑則
有傾覆之憂傾危之嘗矣[illegible]覆翻却
皆同車輿此意同參同路雖平莫須防險阻不
可不謹也[illegible]之士
一年處室尤為艱難所動恐小月尽其大如萬
乘之君深居九重動止語默關係天和如易所

謂君子居室應作[illegible]可為此惟當順陰[illegible]
之陰陽隨行徳[illegible]止[illegible]至寶如護日晴如
[illegible]如見如持[illegible]從時之至不可違於卦月已
[illegible]至[illegible]則[illegible]至戌其餘諸卦各自有
[illegible]益[illegible]卦一時六爻欲識陰陽須分晝夜
欲[illegible]夜須分黑白黑白既分卦爻[illegible]易曰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illegible]
[illegible]象者也[illegible]也未能免[illegible]不敢

候天機也學者遇師得旨依時下手經[illegible]頭
[illegible]乎脣法至誠尊[illegible]
[illegible]進如當[illegible]
[illegible]潤順之者[illegible]則
有傷各[illegible]而為賊害如苗[illegible]鏡
[illegible]之應[illegible]人煉丹砂猶恐[illegible]
金液大丹乎[illegible]至者陰
陽之始從出也苟乖錯其用則大[illegible]隨之夏至

冬至災異斯脩二分者陰陽之所交分也苟乖
[illegible]其用則天變亦然山崩地裂木旱為災不可
勝言矣此蓋遇火之士失時差誤而真胎損害
世界崩摧孝子喻真胎皇極喻禍福或致太平
或致兵革或以招禍或以招福皆由遇火之士
胸臆所感召也煉丹之法與世法無殊然治世
之所感召猶如影響況參天地之造化而與天
地合其德同其運理[illegible]火

候爲飈既如前節則當動靜有常如衡纏[illegible]不
可失其時之宜日然與二炁相得剛不佞逆柔
不退縮或寅或伸或返或覆五行周流各守疆
界方可無虞[illegible]清莫測
浴門[illegible]乎而變化於中生成至寳[illegible]門交感
化生萬物而爲道之[illegible]綱也[illegible]
[illegible]金碧經曰有無相制朱雀炎空紫華曜日
砂汞沒亾魏君之言蓋發明金碧經之旨也其

旨蓋以性火真空制命水至寳火體本空是以
而見而虚明無我者皆火德也及乎運水於太
虚無器之中使爾天紫焰透界紅光[illegible]關
變現十端神獸[illegible]能飛爲鳥[illegible]此經[illegible]也亦坎
中之[illegible]無也然作用既已[illegible]安[illegible]故云故
推消息坎離沒亾[illegible]易卦
納甲法坎納六戊離納六己坎爲月離爲日故
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二字合爲易字坎

曰推類結字是皆順理爲詞而非虚造[illegible]合也
易說不外乎日月卦爻不本乎坎離又安之與
謂皆符戊巳[illegible]六部[illegible]彼此[illegible]真土遂使金
丹有返還[illegible]四季[illegible]終始[illegible]木金離
祭居一方而皆[illegible]中宮土德也[illegible]四
位[illegible]行全藉土土德之功[illegible]存
也知五行之俱歸于土則知五行之俱[illegible]全
然後能會造化於中宮種黄芽於后土交[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晦朔之間則當合[illegible]
中如混沌鴻濛不可度量蓋牝牡相從[illegible]精
滋液化流通之時也豈可用功乎故用[illegible]安身
[illegible]形而藏却自築十之鄉嘔輪吐萌[illegible]藏精抱
可也寒山子詩云不得露其根[illegible]益
體用不同施功亦異故兩[illegible]
[illegible]魏君以一月之間月形同缺[illegible]卦象[illegible]進月
初三日爲一陽初八日爲二陽十五則三陽[illegible]

下弦體就十六則一陰生二十三日二陰生
十日則三陰全而坤體成晦單在西方庚位發
月初三日月出[illegible]於西方庚位應震之一陽
初生[illegible]震卦納六庚其造化之理
[illegible]此[illegible]八日月現上弦於南方丁位應兌
卦二陽生而納丁[illegible]則位納六丁以[illegible]日
月滿於東方甲位應乾卦又納六甲其時卦備
三陽三五之道已終則滿者虧而伸者縮焉者

[illegible]而升者降至十六日一陰生而當陰用事月
於平旦現在西方辛位以應巽卦納辛至二十
三日月於平旦現南方丙位應艮卦納丙至三
十日月沒東方乙位應坤卦納乙晦朔又相
交與陽復用事[illegible]日之
闡火候周旋知進退之道[illegible]降下
周歷六爻雖無形[illegible]於
心其時當藥隨日往來升降上下本當符此[illegible]

有當位所以與大易陽生陰降之理合也昔之
易宗[illegible]者聖人先悟金丹之理以自[illegible]
入[illegible]後述是理於易以示後人是知大易[illegible]
作[illegible]當大丹而大丹之道乃易之宗祖也[illegible]
[illegible]子時火候起緒也一陽
未生火候未動衆陰群居如衆[illegible]大
候既動陽氣始通播施和暖[illegible]明[illegible]
兆則爲萬化發生之[illegible]是時修煉之士[illegible]能默

會進火之機以微剛爲表準出入往[illegible]收斂無
虞自茲以往漸漸增修以至純乾[illegible]
此[illegible]功尤宜加[illegible]前輩詩云夜寒宜向火[illegible]
[illegible]大明此理播施柔暖黎[illegible]待常之[illegible]
[illegible]丑時進一陽火候也至是則
[illegible]開玄路正光明也陽自下生當就下
[illegible]其時用功正低待過此一[illegible]以旋仰以適
化機故日結正下[illegible]

時進二陽火候也至是則陰陽交分陰陽[illegible]
上水下火是謂精水上騰神火下仰[illegible]
[illegible]將[illegible]陽交接小往大來造化[illegible]於此
[illegible]卯時進[illegible]陽沐浴之候
也[illegible]皆從始分生殺相半萬物[illegible]發[illegible]而
[illegible]是獨落[illegible]以金丹
然亦[illegible]萬象[illegible]而[illegible]雖亦生於日月故
[illegible]辰時進五陽火候也

至是則五陽上升水源清澄如禽出水[illegible]
是將欲奮飛為沖天之舉矣[illegible]
[illegible]巳時進六陽火候也至是則純乾[illegible]
圓水滿光盛[illegible]盈正而不偏圓而不[illegible]光[illegible]而
表[illegible]逾十方矣[illegible]午時進退
一陰符候也至是則陰為主而陽為客苟不識
上中賓[illegible]中主則[illegible]將為害不細[illegible]以一
陰方萌未能為害[illegible]行井底寒泉而[illegible]

前推所以[illegible]之分[illegible]此
[illegible]未時進二陰符候也[illegible]
[illegible]申時進三陰符候也[illegible]
[illegible]酉時退四陰符[illegible]
至八月[illegible]日[illegible]於酉也[illegible]至是[illegible]上
至是亦沐浴故酉為沐浴之[illegible]
[illegible]戌時退五陰符候也[illegible]
[illegible]亥時退六陰符候也[illegible]

[illegible]猶在吸鐵陽燧取火[illegible]皆陰陽[illegible]應
[illegible]相通之理豈能測其[illegible]但哉修丹之功始
若迷昧及乎火候既終丹力既熟方知身為[illegible]
[illegible]帝王之乘御矣此道豈外乎終坤始復之
[illegible]用功之[illegible]
[illegible]道紀因[illegible]屏[illegible]
[illegible]自然[illegible]
王室[illegible]

變乎離其要在乎坎火候於精微毫末[illegible]
轉爻象內動[illegible]差列宿[illegible]於外
丹居神室猶人君[illegible]盜取
於天象有三台公卿[illegible]之司台
鼎之職則坐而論道[illegible]陰陽使百官各任其
職故詰責在台輔也統錄之司[illegible]
陽賢否使百官各盡其能故統錄有文[illegible]
官有司各稱其職則民物安妥而天下太平[illegible]

卦火符不失其度則萬化流通而[illegible]
[illegible]國者在一人之所攝修丹者在一心之[illegible]
而[illegible]　君或驕佚亢滿
違道者[illegible]數發而分兩違也或臣邪佞行不順
[illegible]錄不定也分兩盈縮則[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道在上也金[illegible]非火之[illegible]土
[illegible]此也丹居神室猶北辰在上以正[illegible]人
[illegible]故以臨萬國中正而不動則[illegible]

損而無爲則天下和平是則爲政法天而丹道
爲政也　[illegible]
彭曉曰乾剛坤柔配合相包元修金液還丹先
立乾坤既濟爲器然後使陰陽合精氣於其中
次運水火坎離合日月龍虎故得[illegible]光耀
玄明開疑良由參度聖文究[illegible]乾坤離
坎混而相符而遊降六虛數[illegible]六十卦
歷十二辰布爲車輿以迎龍馬內有中宮金母

如君治國御時運和氣以相從任無爲而大順
是故路平不陂無往不復若或違火參差昧精
無準則路生險阻國家見傾致使神室金汞無
憑滋產然金丹之要全在鉛火二字鉛火則水
火也爲還返之祖宗其餘五行氣[illegible]皆輔助而
成功金妃則金母也[illegible]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illegible]則千里之外應之
喻金翁處於神室如君居九重之上元運旦夕

水八卦[illegible]令伏令衆氣得所又須安靜[illegible]
[illegible]順之消循環[illegible]一一領覺也蒙[illegible]
[illegible]也 月候[illegible]各受一卦周
[illegible]寅[illegible]之作也 [illegible]
[illegible]卯陳兩象[illegible]水火陰陽也從子至巳
屬春夏火行發生之候合於器中而温養精[illegible]
乃象施仁德也自午至亥屬秋冬符還肅殺[illegible]
一候降於胎中而凝合靈汞乃象立義刑也還公

使後人則知日月之行度分陰陽之與[illegible]
[illegible]交順之寒暑垂誠專謹消息往來俾學內術
者不生象中盜賊不起則赤精降氣白天成[illegible]
金液還丹不日而就矣 [illegible]
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此四者[illegible]
一辰間分擘四季[illegible]界復有上德[illegible]四季之
末生成龍虎金木[illegible]以四季為交更於
十二辰間又分二十四氣七十二候[illegible]

氣數也如纖毫刻漏參差咫尺日月失度將[illegible]
[illegible]夜不等或陽火過刻水[illegible]不凋則隆冬
[illegible]大暑或陰符失節[illegible]及作
[illegible]金宮既砂汞不萌[illegible]互起大則
山崩地圮金虎與木龍[illegible]小則雨暴風飄坎
男兵離女奔逸金虎木龍乃東西之魂魄坎男
離女是南北之夫妻[illegible]散者則胎中與汞
被火候過差飛走不住以至鼎極鼎口因而迸

出殊域也或吉或凶或與或起四者及以上[illegible]
証皆孫運火之上胸臆也若能軌範天機[illegible]
日月調息調燮至誠運固召和氣於鼎內而產
就精俾真等於胎中而生坤粹號曰真水銀是
[illegible] 凡運水火動靜依時
使龍虎二氣相須于母重胞慕戀五行字界固
季周流絡縮不斷返復無失[illegible]日見其成功也
[illegible] 或隱或顯或用或潛更

[illegible]立作生成之母故云爲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無者能也有者[illegible]也

[illegible]之氣也有者鉛陰之質也能乘虛空器

之中而未能自生變化因坎離升降抽添因時

發見生成器用空器而以無制有也故虎爲門

有無相制朱雀炎空故陰生而陽退陽泯而陰

潛一消一息則坎離隱藏而俱沒也[illegible]

[illegible]聖人不苟造虛言以戒後人故丹[illegible]

驗日月推效神明分擘剛柔指陳金水喻龍虎

而取象還陰陽而採精以五土而終功以四季

而結實還得旨亦自然循環而皆聚戊己也坎

戊月精者月陰也戊陽也乃陰中有陽象水中

生金虎也離己日光者日陽也己陰也乃陽中

有陰象火中生汞龍也故丹砂採日月之精華

合陰陽之正氣[illegible]道終歸功于

土德[illegible]字從日月

也[illegible]晦朔之間合水符合

之際艮後寅前是也[illegible]金水同宗故混

沌相符牝牡相須[illegible]母居化生神

靈不可度量人能安[illegible]形伏潛

潭精光漸發既於東北[illegible]真起

日其斗旋轉西位[illegible]輪吐萌漸息[illegible]伏

陰之際將擬復圓[illegible]形故於東北艮[illegible]以循發

生始終之位再動潛龍也比喻遵符至戌亥之

間鼎中金水如經晦朔將近子符發生謂艮位

寅不遠故曰晦輪吐萌同金母於晦朔之間

金水滋暢至月旦遇子符一陽之火金遇火自

明復耀則左旋吐萌漸生能體也故下文云盛

[illegible]終還其初也[illegible]歸

[illegible]之上震出爲証者謂月之初生於西方昴畢

之上以行陽火至于丑將運五日一周之氣自

此而始再生一陽於震氣初動發生之端於震

內體此漸生陽氣至三五十五日方成純乾而
體就此也[illegible]行火行三日坤內陽氣初
存[illegible]二月[illegible]也陰以八通者巳得二候生
[illegible]金得用金水氣俱爲上弦
金木[illegible]八日兌行也九二見龍在田有
[illegible]月當上弦成形方[illegible]內金水受寅
[illegible]之[illegible]陰陽各半也三五[illegible]者謂九三乾乾
[illegible]辰巳正得三候共計十五日三爻盡爲純

[illegible]乾體成就也此後陰陽[illegible]故謂之盛[illegible]漸
輪終還其初乃周而復始[illegible]陰統九四或
躍進退道危皆陽爻退而[illegible]一陰爻擬故得承
[illegible]行五日在午未之上柔爻漸進陰氣旋
生值同陽猶能躍動遮四候既滿生二陰爻艮
行五候符至申酉還下弦二十三日金木復均
也九五飛龍天位[illegible]二十日坤行
陰符至戌亥[illegible]

之數[illegible]故六九五加[illegible]六五坤承結括終
始[illegible]于世爲類[illegible]始[illegible]一爻爲陽
[illegible]長男以[illegible]乾
[illegible]復於乾體[illegible]一爻爲[illegible]宗
[illegible]二爻俱[illegible]爲純陰成坤[illegible]
[illegible]坤體大養萬物世爲類[illegible]也
故六五坤承結括還乎終始爲道之規[illegible]用
九翩翩者亢極見命以退位乃陽數已訖而[illegible]

而相與也[illegible]謂上爻[illegible]
坤爲道之規矩欲順陰陽之則須備魁[illegible]
變化備於六爻周流故無常位乃爲易道[illegible]
[illegible]通氣於[illegible]中周流六虛於象[illegible]
[illegible]濟生是爲藥之宗祖也[illegible]
[illegible]剛且爲復[illegible]一陽[illegible]陽
氣從上謂六柔爻下[illegible]一剛爻是一陽發
生之兆故從于初九陽火也陽氣始通律應黃

鍾鼎內受微陽之氣始造砂汞之苗五陰一陽以陽爲主則布氣通流無所不至是謂出入無疾也易曰復返復其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喻天地用中將生萬物自兹而始應十一月子進陽火候也 臨卦四陰二陽喻行丑火陽德漸進光耀鼎中冬至之後日以益長陽氣浸布生成神氣精也符應大呂結正低昂者金水感氣漸結流珠於上應十二月

丑進陽火候也 泰卦三陰三陽陰陽氣停夫婦交接漸兆龍虎之精液榮金汞故云小往大來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陰陽相承之道應正月寅進陽火候也 大壯卦二陰四陽謂仲春陽中猶含陰氣陰道將離故榆莢隨陽而落也刑德相負晝夜二月八月陰陽分位之時陽爲德德則萬物生陰爲刑刑則萬物死

二月陽中含陰陰氣化物乃於仲春而榆莢落落象金砂內餘陰氣動靜落於胞中故云大壯也八月陰中含陽陽氣發生存於仲秋而薺麥復生象金水隨餘陽氣滋液滿於宮內故云復榮也下文觀卦內云刑德相負之際陰陽相停之時應二月卯息符候也 夬卦一陰五陽陽升陰退陽氣已盛鼎內尚餘些些陰氣被於火蕩滌金砂得以流滿羽

翼振其宿塵應三月辰進陽火候也 易曰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元萬物資始自冬至一陽生氣於鼎陽火行而施品物流行喻鼎內自十一月受符至四月六爻盡變爲純乾資成品類故金胎遍正陽之火金得火而成器內道光明廣被四隣充滿鼎室應四月巳進陽火候也中而相干首陽極陰生謂下文陰干陽德也

易曰姤遇也五陽一陰陰生陽退陰陽分[illegible]
施陰交姤以相遇也[illegible]金花真主[illegible]一
[illegible]生陰陽氣[illegible]陰也[illegible]者一
陰[illegible]必[illegible]陰[illegible]必至堅氷井底寒
氣[illegible]謂五陽下有一陰陰氣未得敷舒五陽雖
多陰方受制是卦之六爻五陰一陽以陽爲主
五陽一陰以陰爲主蓋以少爲主故曰陰爲主
人也謂鼎內金母本是太陰水精[illegible]陰氣[illegible]

信金水少得舒情必知陰水極陰之[illegible]在
月午退陰符候也[illegible]也
四陽二陰陰氣漸盛陽氣漸衰謂陽消真位收
斂真精以待將來殘陽居陰漸欲歸絕乃棲遲
於酥窟也易曰物不可以終遯故候精也喻雖
內赤龍之精被陰用事漸合金水欲前姹女則
收斂真精任陰陽之[illegible]化也應六月未退陰符
候也[illegible]否卦三陰三陽天

地俱息陰陽不交萬物不萌中宮金液[illegible]
然交接[illegible]七月申退陰符候也[illegible]秋謂
[illegible]觀卦二陽四陰陰氣已[illegible]
鼎內金得陰氣隨水相合變化[illegible]女水銀
也然陰氣得用而鼎內猶餘陽氣[illegible]於仲秋復
生萌蘖故云老枯復榮也[illegible]生逆地生也喻
金水承陰符於仲秋生養盈不滿胎中也八月
二月陰陽刑德相負已於上文大壯卦中註之

應八月酉息符候也[illegible]易
曰剝剝也一陽五陰陰盛陽衰柔使剛盡金水
俱息肢體消化歸功主德應九月戌退陰符候
也[illegible]至神[illegible][illegible]乾
始於坤六陰柔爻九地之下變一剛爻謂之一
陽生陽氣從茲而始以至六變純陽乾體成就
純陽氣足陽極陰生復於乾六陽剛爻之下變
一柔爻謂之一陰生以至六變純陰復歸坤[illegible]

也故云道窮則反歸乎坤元也坤地[illegible]
乾[illegible]陽也故陰得陽而化陽得[illegible]
陰一[illegible]之[illegible]成萬物而不遺故一[illegible]
理[illegible]布[illegible]也比[illegible]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
[illegible]陰陽進退之火符合乾坤坎離之[illegible]
而[illegible]妙用無窮因使聖女[illegible]
[illegible]龍伏虎[illegible]
生純粹者也[illegible]

玄[illegible]日月交氣應其行度則又相[illegible]
[illegible]陰陽故也陰陽[illegible]於天地度[illegible]
[illegible]其出沒也喻[illegible]設象乾[illegible]
[illegible]女於[illegible]內[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金[illegible]於[illegible]內初[illegible]長[illegible]
[illegible]次則陰[illegible]可判終則[illegible]行反[illegible]
[illegible]否泰[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內象金水養育亦同人主如四時符火加減不
失節節於秋龍虎常存也[illegible]
[illegible]歸坎之首者運符火之土起首次第也既鑄
成鼎器鉛新革故復失此句則會括閉濟令微密
也關鍵布置者內全鉛汞滋液金木相依也復
隨十二時經歷十二辰上照五星於四七之間四七
[illegible]也如或纖微參差符節不應則吉凶生於
交象符火失於晨昏故使外五星錯亂則內五
悉不和四七乖戾則罰星隨離而鼎內不生成
也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閒靜不應則天魂地魄
不相交接是以星辰錯亂日月差殊四序不調
萬物不產良繇違火夏秋失節致鼎內寒暑不
常也文昌統錄者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
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
祿六曰司災台輔者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
三台主掌天下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

萬物之宜使鄰大夫各得任其職則象黎內安
天地無為而萬物生成變化也陰陽既平四時
失當攝運其下而上下變遷各得其位也金
液運行乃得其所 千為之始終既得其道又
難得其功而在知識也哉是以運六合而論之
乃為使人之進感也 居中宮
始一句不錄 其神室陰精處中宮居中宮
君者雖內應而外不專臣躬因君驕佚則四方

參同契　卷二上　十八　汲古閣

貞論不入臣下邪佞致使時刻有差弦望錯過
滕渊各各皆歸過於上主主即金精土德神室也
因兹姹女逃亡亦能奔逸神精既走金液何求
辰極受正優游任下者謂神胎居中宮爲君處
明堂如北辰也陰陽五行之氣臣下也任其臣
理内如北辰正天之中則陰陽五行之氣和順
鼎室金水之液滋生日月無相凌也
陳致虛曰此節獨明陰陽精炁四者何謂乾陽

坤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
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故夫乾
之爲德剛健中正純粹之精也坤之爲德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是乾坤配合者金丹之道也所
以乾陽之德主乎眾與坤陰之德專乎含受蓋
陰陽相須憑精炁精炁舒布要雌雄異日精炁
爲物游魂爲變爲物者順行而生人生物也
爲變者逆用而成成佛成仙也何謂坎離冠首

參同契　卷二上　十九　汲古閣

夫乾剛交坤乾乃中虛而爲離坤柔承乾坤乃
內實而爲坎是以坎離冠乾坤而冠陰陽之首
且得剛柔之正離中日光坎中月耀當懸于下
其妙杳冥難可測識不可畫圖惟聖人爲能探
索而參贊序述其元基何謂四者混沌蓋陰陽
猶抱四者包於虛無之竅乃行六十卦爲甫以
爲貞也坤爲牛爲順乾爲龍爲馬是乾坤合德
而乾馬就駕天下治平而明君御時金液還乃

與是同道何哉蓋龍為東方木[illegible]南[illegible]
人[illegible]西方之金虎以生北方[illegible]故
[illegible]合[illegible]形[illegible]矣和則隨從路平不邪
者由[illegible]御政[illegible]行[illegible]不勞撫于民和氣
隨時應[illegible]正路[illegible]使邪佞以蔽賢嫉能
其國將危矣[illegible]之修身以和為先和則事皆[illegible]
心[illegible]日和[illegible]也事[illegible]和也必
正其心必誠其[illegible]防其欲則無險阻而不[illegible]

哉其丹[illegible]可不慎乎[illegible]
[illegible]此節[illegible]之行防閑[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君子喻之[illegible]
[illegible]則千里之[illegible]見
[illegible]乎夫道本[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以不慎也[illegible]行道[illegible]
[illegible]平[illegible]又伸[illegible]
[illegible]陰陽[illegible]

必順陰陽節候卯一陽來復之[illegible]
[illegible]必[illegible]現[illegible]生卵[illegible]之
[illegible]生
[illegible]蒙
也[illegible]玄
奧妙[illegible]上之[illegible]上[illegible]其
人[illegible]微能[illegible]其意此[illegible]無
[illegible]之賢豈能行此道而成其人哉[illegible]義設刑

所以防其欺詐當施仁德所以誘其歡心從之
者因順之者[illegible]依法度歷明號令用須[illegible]
行[illegible]也[illegible]日辰者一年止在一月一月
止有一日一日止在一時一時止用一符[illegible]
[illegible]必要知其鈆金所生之水清濁分數備
[illegible]有[illegible]纖芥不正必招責咎賊害丹爐如此
[illegible]陰陽[illegible]二至改度隆冬反為大暑
[illegible]有[illegible]二分以縱橫晨夜[illegible]

應而賜慝伏怪與[illegible]福如上皆徵皆於[illegible]一
差有[illegible]總同[illegible]已[illegible]致斯乖變爆者[illegible]責於
也原[illegible]經[illegible]大根方寸而實自悔自咎誠
心[illegible]不退一念道天自有[illegible]驗事必
[illegible]成心方能感[illegible]心者神之舍
[illegible]自來[illegible]乃心之[illegible]
[illegible]出巳口聲傳遠播他方[illegible]
則致福事乖則或遺兵革事濟則身[illegible]

敗乖濟四者皆繇人心所爲動靜不妄必[illegible]
[illegible]門將[illegible]相求剛柔和五行[illegible]大[illegible]
周流反覆無不[illegible]矣[illegible]此
論陰陽之道之氣或幽潛於其身或淪陷於各
體或變化居中而包囊萬物或[illegible]而爲
道[illegible]非乾坤二用紀綱妙道則道或幾乎
[illegible]以無制有器用者空無與有爲兩者何也
太極之分有先天[illegible]入何謂先天形而上者

謂之道以有入無也何謂後天形而下者謂之
器從無入有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海蟾曰從無入有皆知[illegible]從有入無能
[illegible]人推度坎離消息之功則後天[illegible]爲器形
[illegible]實而有消息沒[illegible]非若先天有[illegible]之道
同[illegible]聖域也孔子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因人惟順行後天之道故一生一死而輪
轉不息聖人善逆用先天之道故致知格物正

心修身乃長存而不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故
易之道逆數也言不苟造者蓋諸子[illegible]
隨才述作[illegible]拙何若此爲道之祖書不可妄造
[illegible]語恐誤後人此謂言不苟造也論不虛生者
[illegible]上法[illegible]聖准陰陽象日月況同類作此書
[illegible]此謂論不虛生也何謂引驗見效皆
[illegible]上升舉許[illegible]老子化胡成佛淮南[illegible]
[illegible]此皆引驗見效也何[illegible]較度神明如日月

會[illegible]之[illegible]于庚子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illegible]
[illegible]丹從月生水象坎卦日月爲易者之
成[illegible]結字也取[illegible]爲[illegible]者陰陽而陽陽[illegible]
[illegible]一陰陽生人生物造用陰陽必成金丹此
[illegible]也坎戊月精者北之正位爲坎中有真土
是爲[illegible]土女宿主事幽潛陽精戊爲之門月穀
之地藏無角兔內白外黑是爲陰中之陽[illegible]
而內雄也離巳日光者南之正位爲離中有真

上是爲陰土柳宿主事冷匿陰光巳爲光戶日
輪之所藏三足烏內黑外白是爲陽中之陰內
雌而外雄也古人以日月爲易字者是易陽陰
陽也然言陰陽則不見易言易則不見陰陽交
宜萬物非土則不能芽孳而日月非土所以孕乎
土也故東躔則經氐土西躔則經胃土南行則
經柳土北旋則經女土日月得土而久其明土
借日月以厚其德土之分王而環四季春生夏

長土之功也秋斂冬閉土之力也所以四將會
有土日長鎮中宮始終羅絡以統其青赤白
黑雖各居於東西南北然皆稟乎戊己二土共
成其德以施神化也此言陰陽分位各居其所
用首必藉於土非有能虎鉛汞金水採結之謂
故前則言列陰陽配合之位後乃云各居一方
是妙語之有次序也 [illegible] 此
節象一月之晦朔弦望以比煉丹之行交合符

蓋一年十二度晦朔弦望天上太陰有十二度
與太陽合璧人間少陰有十二度以隱形精絕
此陰陽之正也惟少陰也濱　杳冥不可度量
皆久測之優游太極方擬合符始可行中故號
先天天上之太陰每會太陽日月合符月在日
之下自在月之上月受日之精光其光向天非
人可見亦錄男女交合男在上女在下女爲男
覆而不可見當此晦朔月在日之上輝光未分

其入門之少陰也大極混沌之時先天易象之
卦[illegible]旋行至[illegible]
[illegible]合其中滋液[illegible]自然施化[illegible]
明[illegible]度量也夫大道者非聖賢之[illegible]
運行與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illegible]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illegible]此金丹之神妙[illegible]
地不能測度雖神明不能猜量何哉金丹乃先
天之氣聖人善與天地合德逆施造化以生此

氣也聖人能與日月合明顛倒用功以[illegible]此氣
也聖人巧與四時合序以用此氣而[illegible]不相
拘聖人潛與鬼神合吉凶以成此氣[illegible]神見
情狀故天地神明且不可度量聖人為[illegible]也
利用安身隱形而藏此何謂也坤道也坤之為
用坤宮有七上[illegible]坎水[illegible]物而不爭者水
之用也聖人德進用之乃得木之利乃之用六
[illegible]乃承艮消坤之德也始於東北箕斗之鄉何

[illegible]也每朔月與日會必於箕斗之鄉箕[illegible]為艮
艮之為卦陰從陽也[illegible]至此而失
其明故曰喪朋右若世人[illegible]行者老病死
[illegible]代謝也旋而右轉者大[illegible]運日月星辰
悉皆右轉月至此鄉必晦而[illegible]一日
二日旋而右至于庚方[illegible]
月易日月借日光光吐于下如乾陽[illegible]
下為震象初三之夕一陽二陰乾之長男[illegible]

行道故三日震動也初八上弦一陰二陽[illegible]
少女兌受丁火代坤行道以主其事陰陽[illegible]
[illegible]乃生故曰八日兌行也三五為望[illegible]
[illegible]故曰[illegible]五德就乾體乃成如上文[illegible]
中[illegible]金水太陰映日而生精魄人[illegible]月而
[illegible]方鼎中有丹久[illegible]若虧滿則[illegible]惑
象惟聖人為[illegible]濟[illegible]
[illegible]陰符[illegible]下弦[illegible]

漸凝天位加喜抽添鉛汞鉛盡汞乾六五坤承
結括終始鉛汞俱化金丹已成雖以一月喻其
行持功要十月方擬成形功滿則三年功高則
一紀在人積行何如耳若夫大聖人再造陰陽
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別立丹[illegible]復造丸能大丹
亦如璇璣復建于子比十二爻周於一月晦而
至朔朔則屈爽初陽再動於復卦矣故云故無
常位爲易之宗祖也[illegible]上

十一月晦朔弦望採煉成丹之象此節比一年
十二月功行[illegible]象其初得丹比爲復[illegible]者一
陽伏五陰也聖賢倣行此道則超凡入聖邪人
若行此道則失命喪身故文王曰朋來无咎返
覆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朋來者有朋自遠
方來也无咎者有造而無損也反覆其道者用
易之道也顛倒而行[illegible]七日來復者月隱其光
七日再生亦猶人也[illegible]七日而陽初生利有

攸往者[illegible]進而無失[illegible]云日月會於龍[illegible]
[illegible]者謂陽[illegible]孔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世人不知天地之心老子[illegible]此心[illegible]門
[illegible]房藏此心爲生門死戶[illegible]先
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illegible]地
[illegible]以剛陽在[illegible]之[illegible]後元天之[illegible]
[illegible]此日行此道則閉[illegible]不省方得[illegible]
[illegible]者雖之也不行者當絕其[illegible]

專行其道故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又曰中
行獨復以從道也朔旦爲復陽氣始通者聖人
之心一也復者先伏而後能復也陽之始氣由
入相通且無疾害立表微剛者乾動而直也黃
鍾之律陽月建子兆者衆賢也始也應物生此
陽氣皆始滋彰播施[illegible]得常者黎蒸之
衆得復柔暖一陽[illegible]當道也作丹
之妙其要在此切[illegible]得所[illegible]

曉三關三候何也須管壇墠先採藥物從行藥
物進入用進行後已功柔暖播施復還[illegible]迷此
[illegible]陰陽以升降施修接[illegible]道
陰[illegible]分[illegible]光食低食下大[illegible]止日
晝[illegible]夜是爲中關第二候也大蒸[illegible]以成
泰泰之爲卦地上下天陰若居上水[illegible]下陽
居下下火臨照上故成之數曰柔上而剛下二
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上是以亨利貞

大其行顛倒大地七寶柔施於前健德爲主剛
施於後我反爲寶壯初小往北乃大來合氣柔
行陽全乾體此云剛柔並降陰陽交接是爲下
關第三候也漸歷大壯結凝還丹依刻別門榆
莢歸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illegible]丹[illegible]落在黃
庭以防以養宜慎宜專夬之爲卦陰以決別陽
真鉛同金丹懷[illegible]明[illegible]氣已純陽終于
巳運行陰符姤亦[illegible]陽無走逸陽復待陰[illegible]

爲主人坤之爲化切六候須井底寒泉陰氣更
[illegible]時否居七月陰陽不通陰
[illegible]八月[illegible]像肅察秋情任嗇微
[illegible]之者化氣既竭剝
[illegible]道[illegible]則返歸乎坤元一[illegible]承
六[illegible]作采有法度[illegible]結尾無
日頭首[illegible]之無結尾首曰頭總之[illegible]此
節是[illegible]頭而以結尾結之其首句曰朔旦爲

復[illegible]而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壯而夬夬[illegible]乾
而姤姤而遯遯而否否而觀觀而剝剝[illegible]尾
[illegible]六[illegible]造妙隔關相連只此[illegible]爲
[illegible]妙者陰陽二物[illegible]而不可捉
[illegible]形不可思議而其造化功代天地隔閡
[illegible]者二物間隔動變萬[illegible]若待[illegible]以求合
[illegible]則離[illegible]遠而[illegible]以兩物居度而育[illegible]
爲陰陽之元聖人用之[illegible]行其道實[illegible]

有定擬摸者未容度量聖人能之以道其用也
先逆失軌後爲主君者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
迷失道後順得常此十數之辭也仙翁引而譯
之中言陰爲主人末曰以亥言君皆坤之利地
之道也無平不陂无往不復之自然承之至矣爲消
陂〻有不流陂若爲升則承自此以承臨道自
然之理變易更盛猶復至乾消息相因如環至
坤故云終坤復始如循連環也帝王承御于戕

參同契 卷二 四上 四十二 汲古閣

常存者若帝王能承御乾坤逆順之道則下蔵
之壽亦未爲多若功崇行著白日昇天亦分内
事[illegible]仙翁以修丹之難借
論御政則知亂民之難治凡修丹則知意馬之
難拴緊舊染俗污咸與維新御政之首也是謂
發新也懲忿窒慾見善則遷修身之本也是謂
葦故也若爲政若修身先從自已至微至著者
首當管攝而究治之則爲政而政成寶身[illegible]

修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
拱之德之一事不但爲政德乃百行之元修丹
之士可無德乎且何謂德仁慈愛明識上德之
士也恭寛信敏惠入道之門也凡欲修丹當以
惠敏爲先惠則足以使人仙翁乃曰闗舒布寶
者外得民之歡心内實已之真氣此爲要道之
魁柄若數布寶乃能統化其綱紐綱紐者執法
之主善加統化則執法者不苦其法若爻象内

參同契 卷二 四上 四十 汲古閣

動則吉凶内應亦猶五緯錯順吉凶應時感動
諸讎與此意同諸即改離猶移遷也言四七之
星宿乖戾諸離恐皆俯仰文昌爲太微主星即
魁中戴筐六星號南極統星爲人身朱雀之神
錄人長生之籍虛精之星乃三台之綱紀統錄
之星爲三台之領袖[illegible]明堂之主閂化
世人之德洞微[illegible]二
星在人身爲玄武[illegible]若人見之當可千[illegible]

餘百節為神各與所部修丹一事繫關造化故
比部政為難也原始要終者原其始則能長存
要其終則能不壞若乃心也臣乃身也心即我
也身即物也若我心驕亢或目滿溢或身物相
蔑不順軌法則玆望乖變盈縮有因咎致統法
者剥誐詰過于其主矣辰極即前文昌星一曰
南極辰極秉正而行優游以任其下明堂即台
輔勤布其善政使國無乖戾國亦身也身安氣

和則不害道此節喻人之修身煉丹亦猶人君
之治國布政治國得其人行其政則天下平修
身盡其心立其命則丹道成矣
俞琰曰正蒙云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闢
之象也作丹之時以乾陽下交于坤陰使呼吸
相含剛柔相當配為夫婦打成一片則神氣歸
根性命合一而[illegible]二氣交相須即交媾之
義也天地以陰陽交媾而生物丹法以陰陽交媾

生藥入身中造化與天地造化相應未有不合
[illegible]法成造化者人能虛心凝神與天地之
機往往奪造化在吾掌中矣所以日月也日
月照于天地間螺蚌吸之生珠頑石含之變玉
何況人身自有日月並不能回光返照結真珠
產真玉哉但是物也寂兮寥兮形不可測不可
得而睹惟可心知意會而已此真人所以廣
伸曲喻以參序金丹之玄基而參同契所繇著

易而作也乾坤坎離四者合而為一則神氣歸
根而為實莫知其所以然矣以乾坤為鼎器
以坎離為藥物而運用其餘六十卦自屯蒙以
至既濟未濟周圍列于鼎外以為周天火候則
六十卦皆為吾用而能馬歸吾駕御矣夫身猶
國家也心猶君也心定則神凝氣和三宮自然
升降百脈自然流通故作丹之際除無別徑但
虛心靜默凝神入于炁穴順其往來綿綿延延

勿令間斷久之則神自凝息自定息定百脈
悉聚而丹成更不用按摩導引吐納存想之邪
道也[illegible]人君尊居九重
由其吉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修煉者含光默默
返照于內虛極靜篤則天地之氣自來歸之此
感彼應自然之理也古之聖王咨命相布德
和令孟秋命將選士厲兵亦依時應節而順夫
天地之陰陽也煉丹之法先當知時尤當待時

時苟未至則推合光默默處以待之[illegible][illegible]至為
之先也子申寅戌即子午卯酉[illegible]皆當以[illegible]
卦觀之始于屯蒙終于既未其間陰爻陽爻
互相交錯雖各不同而反體對體各自有合其
實卦卦一般學者識觀屯蒙兩卦餘此類推而
求之則可默會其諸卦之義也西方為兌東方
為仁則主殺伐所以假西方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主生起
所以煉東方之木也錯為金其性至剛藏于火

中[illegible][illegible]煮極猛不能飛上故用武火逼之而不
可拖[illegible]文未[illegible]本其性[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
錯有[illegible]不妨竝用文火煉之而不可施以武[illegible]
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逆[illegible][illegible]抽添運用切須防危不可
以[illegible][illegible]差殊順其自然則吉逆之強爲則凶故
必按[illegible]法令知下手之口訣至誠尊崇無[illegible]毫
之雜想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人身法天[illegible]地
其血氣之盈虛消息悉與天地同途所以丹法

以天為鼎以地為爐以月為藥之用[illegible][illegible]致[illegible]
按月之盈虧以日為火之候而動靜[illegible][illegible]日之
出入[illegible]抽添運用沐浴交結一一[illegible][illegible]天道是
以謂之至道若別求他法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時之[illegible]矣夫所謂火者非存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天
然之真火所謂候者非時刻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然
之真候也火之為性過[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不可太過不及全在調其文武當其[illegible][illegible]

使之得中則大小無傷兩國全完[illegible]見
平[illegible]矣何停運用正謂此也[illegible]三
[illegible]南北二分縱橫于東西隆冬[illegible]
[illegible]微[illegible]而鉛汞飛走[illegible]異旁[illegible]人
[illegible]以乾坤爲父母而六子運用於其間[illegible]
下一惟父母是從故曰孝子皇極[illegible]中[illegible]
八方會歸之所孝子能用心而感動之則虎笑
一聲龍出窟鸞飛鳳舞入金城矣如其衆動悖

亂不協于極則玄珠迸散靈汞逃[illegible]
[illegible]方丹道之逆賊爾蓋有藥而行火疾則金
被火逼奔騰至于離宮化而爲水反以剋火故
火無炎上之患若無藥而行火則[illegible]上攻適
[illegible]自焚其軀此招禍致咎所繇今[illegible]
于坎宮濁而不[illegible]離宮[illegible]
武火猛烹極[illegible]而[illegible]上[illegible]其
眞氣永交結之後則[illegible]城沐浴[illegible]

火此太平興華之道不同也是四者[illegible]歸他鄉
反求諸心而已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
[illegible]靜以待之靜極而[illegible]陽[illegible]潛萌復之時也
否則動以應之斷有當法矣否則則行藉輔則
非專心致志當動而雜以靜當靜而間以動或
助長于先或忘失于後則動乃行氣之動靜乃
禪定之靜皆按法令承繼是之謂若下功之時
四時要皆調停而順其宜然後温凉寒暑各得

其所剛柔斷矣不[illegible]陰陽剛用事則一意
在下不可妄于上也金來用事則一意在上不
可沽于下也王良器大童經頌云金木中央并
水火五般守定一丹田蓋此五者散則周身爲
氣聚則丹田成寶今以之凝然端守於丹田而
不交盈縮則相與混融化爲一氣而凝成金液
矣過者太過偏者不及不太過則傷物不及則
又不能生物惟當綿綿若存以意守之而已

之之久則時至氣化鍊滿必溢神明自然來也
易曰月也日月行于黃道晝夜往來周流不息
循環反覆無有窮已人身亦從復坤做如天地
其二氣上升下降亦如日月然所以效日月之
用與天地同功其要在乎通任督二脈蓋二脈
為一身陰陽之海五氣真元此為機會任脈者
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
喉爲陰脈之海督脈者起於下極之腧並於脊

裏上至風府入腦上巔循額至鼻柱屬陽脈之
海所以謂之任脈者女子得之以妊養也督脈
者以其督領經脈之海也人能通此二脈則百
脈皆通自然周身流轉無有停壅之患而長生
久視之道斷在此矣幽潛淪匿者神入氣中氣
入臍中而沉歸海底去也變化於中者精至氣
自化靜極機自發而抱幽出以育此金丹之
母不過先天一氣而已裂而爲二分而爲三散

而爲萬皆自此一氣中來故曰包囊萬物爲道
紀綱道德經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
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
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
爲用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
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器爲室皆虛中
之用今魏公謂以無制有器用者空實用老子
之說叅丹法以太虛爲鼎爐而太虛之中自有

天然妙用關尹子云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火
陳抱一注云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
氣知噓物得火則照吾之氣可以化精若昧此
而他求所謂鼎器則非虛無之道矣息者進火
之候坤一變而成乾也消者退符之候乾三變
而成坤也今自朔旦震卦用事之後歷兌至乾
望罷巽卦用事之後歷艮至坤其間不見坎離
爻位是謂坎離沒亡歟曰坎離非沒亡也行乎

六虛之間而往來不定爾[illegible]
[illegible]也今日言作是書以發明斯道之[illegible]不敢苟
[illegible]之言以詒厥後人無非引驗見效規到
[illegible]之說復恐其說未足以取信於後人遂又
扶度日月之神明以爲法推原易卦之道理以
爲證可謂喫緊爲人矣坎外陰而內陽月之象
也離外陽而內陰日之象也坎納戊戊爲陽土離
納己己陰土二土交合而陰陽相濟則[illegible]當

猶日月兩字合而成易字也[illegible]木
火金水四者各居一方惟土居中央分旺辰戌
丑未而羅絡一歲之始終是故木得之以旺火
得之以息金得之以生水得之以止[illegible]
其功也是上也[illegible]字內本無定位在坎爲戊
土在離爲己土在中宮爲戊己土在四季爲辰
戌丑未土均是[illegible]則陰陽[illegible]
[illegible]剛柔離分不[illegible]

金精土旨哉[illegible]三十日虛
中以前[illegible]之謂丹法以時易日則每日亥
子[illegible]此時作丹
[illegible]若令符節不先不後正當其中乃
[illegible]至人之至妙者也[illegible]未分爲渾淪陰陽混
合爲一[illegible]從以丹法言之則寂然不動神凝氣聚
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身天之爲蒼地之爲輿
與道爲一萬慮俱遣少焉二宮氣滿機動籟鳴

一[illegible]開[illegible]兩[illegible]謂無中生[illegible]
[illegible]只是[illegible]一氣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所謂採者以不採採之取者以不取取之[illegible]
在乎靜定中得不可以一毫思慮加乎其間也
[illegible]太極未判陰陽未分此天地之先天也以丹
法言之則寂然不動反本復靜之時是也寂然
不動則心與天通而[illegible]可會[illegible]虛篇云[illegible]
腎中求造化却須心裏覓先天昔黃帝遺其玄

珠使知離朱契詬索之皆不得乃使罔象得之罔象者忘形之謂也必忘形然後先天一炁可得還金篇云恍惚不見處龍虎定相尋可謂深切著明矣迨夫時至氣化陰陽交感此乃身中之天地絪縕身中之男女媾精也則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水湧山椒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苟非親造實詣安知有如此之真景象哉[illegible]陰陽相交而神煞藏沒此天地神靈之時龍虎相交而鬼神不知也吾身神靈之時以吾身之神靈合天地之神靈則內真外應巽門於定中豁開而兩腎同升合為一矣若使可以存想存思計較度量而得之則不謂之神靈矣[illegible]丹法以時易月於半夜坤復之交壁足端坐如山石之不動口緘舌氣如冬蛇之蟄伏此即利用安身隱形而藏也其時含光默默返照于內呼吸綿

綿歸於命蒂久之但覺窈窈冥冥如臨深淵不測之淵潭此乃神氣歸根身心復命金液凝結之時也然修丹火候與月之消長無異月三日哉生明蓋始于東北箕斗之隅旋而右轉至晚嘔輪吐萌于西南坤畢之上其象如震以乾卦言則應初九此喻吾身陽火起緒之初也月初八上弦其光半明其象如兌以乾卦言則應九二喻陽火用功之半也月三五十五與日相望魂盛光盈其象如乾以乾卦言則應九三喻陽火圓滿之時也月十六望罷載生魄其象如巽以乾卦言則應九四喻陰符繼統之始也月二十三下弦其光半虧其象如艮以乾卦言則應九五喻陰符用功之半也月六五三十光盡斯其象如坤以乾卦言則應上九喻陰符結括之時也魏公以六卦喻火候而言以乾六爻者以卦乃純陽之寶乾乃純陽之卦也於六卦之中

獨稱九三夕惕厲折神符坤稱上九亢龍[illegible]德
于野蓋以守城于乾用文野戰于坤用武皆當
防危慮險也[illegible]九者陽數
之終也丹道淡乾歸于純陽故用九亦喻刻中
火候之九轉也火候一爻纔過一爻又來不可
毫髮差殊此爲道規矩詑則復起也金情木性
一物分二間隔東西若得十柄之機斡運則木
性受金金情戀木與坎離升降上下而金木自

然不間隔矣神仙還丹乃身中之易火候九轉
乃身中之乾乾道周流一身無爻畫可觀象數
可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安有方體
而得以察視也哉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如六
爻之變動而已六爻即乾之六爻也繇此引伸
觸類爲六卦爲六十卦皆宗祖於此矣[illegible]
[illegible]復一陽之卦也律應黃[illegible]
日爲夜半子一月爲初一至初三半一歲[illegible]

子月也以時陽氣始通喻身中陽火發動之初
火氣尚微要在不縱不拘不疾不緩使溫溫柔
柔播施於鼎器間也蓋初爻之運一陽始通止
可輕輕地默默察未堪用力故曰出入無疾然
又不可太柔要當撥動頂門關捩微微擎之故
曰立表微剛須臾火力氣盛通出其鉛至於箕
斗之鄉則河車不敢暫停運入崑崙峰頂也
[illegible]臨二陽之卦也律應

大呂一日爲雞鳴丑一月爲初三半至初五一
歲則建丑月也此時陽氣漸進喻身中陽火漸
漸條暢而黃道漸漸開明故其光耀漸進日以
益長也[illegible]泰三陽之卦
也律應太簇一日爲平旦寅一月爲初六至初
八半一歲則建寅月也此時陽氣出地喻身中
三陽上升漸漸起漸漸仰[illegible]河車搬精
內啟六道而超時也運而超時者火候之運至

七六而暫停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卦也律應夾鍾一日爲日出卯一月爲
初八至廿四日一歲則建卯月也此時陰在陽
[illegible]物而出輸身中陽火方半氣候停勻故言
刑德相負晝夜始分然萬物莫不當春發生而
榆莢至是墮落何也蓋陽中有陰也
[illegible]夬五陽之卦
也律應姑洗一日爲食時辰一月爲十一至十

五半一歲則建辰月也此時陽氣既盛逼近天
際輸身中陽火升上故言陽升而前而又言洗
濯羽翮振索宿塵者若大鵬將從天池則水擊
而上其勢當奮發也[illegible]
[illegible]乾六陽之卦也律應中呂一
日爲禺中巳一月爲十三至十五一歲則建
巳月也此時陽氣[illegible]輸身中陽火
滿而升光發現出頭神氣分爲四時注于山

下經曾一周無不周徧故言廣被四鄰而又言
陽終于巳中而相干者至此則陽入數終而陰
符又用事矣[illegible]
[illegible]姤一陰之卦也律應蕤賓一日爲日中午一
月爲十六至十八半一歲則建午月也此時陰
氣方生輸身中陰符起緒之始名升既入口中
回來卻入寒泉當驟致其道漠時升因不可流
性急速故言履霜最先井底寒泉而又言賓服

於陰陰爲主人者至此一陰用事眾陽爲賓賓
者服也防危慮險之謂也[illegible]
[illegible]遯二陰之卦也律應林
鍾一日爲日昳未一月爲十八半至二十一歲
則建未月也此時陰氣漸長輸身中陰符離去
午位收斂而降下如[illegible]降遍巖谷故言
懷德俟時[illegible]否三陰之
卦也律應夷則一日爲晡時申一月爲二十一

至二十三半一歲則建申月也此時陽氣衰
喻身中陰符愈齊愈下將三陰肅殺之時草木
黃落故言陰伸陽詘毀傷姓名也[illegible]
觀卦[illegible]觀四陰之卦也律應南呂一日
爲日入酉一月爲二十三半至二十五一歲則
建酉月也此時陰佐陽功肅殺萬物而成喻身
中陰符過半降而入于丹田如禾之斂華就實
故言任蓄微稚然萬物莫不逢秋枯老而薺麥

至此芽蘖者何也蓋陰中有陽也[illegible]
剝卦[illegible]剝五陰之卦也律應無射一日爲
黃昏戌一月爲二十六至二十八半一歲則建
戌月也此時陽氣衰滅枝頭之果皆消剝而墜
于地喻身中陰符將盡而神功無所施俟其化
氣既剝以失至坤也[illegible]
坤卦[illegible]坤六陰之卦也律應應鐘一日爲人
定亥一月爲二十八半至三十一歲則建亥月

也此時純陰用事萬物歸根此指陰符歸之于
身中陰符窮極則又靜極不動反本復靜[illegible]
陰陽[illegible]合神氣歸[illegible]大氣命歸于地地中
萬物皆歸[illegible]之地也所以神歸氣內丹道自此
成者此也此十月之間乃陰陽交泰之時六陰
窮極一陽來生復[illegible]以坤伏十此作打寒說
垂簾以神光下照於坎宮皆幽幽冥冥微如
冥潭浸月久則神與氣合凝閉滑通猶如磁石

之吸鐵也作用之際正如亥月雖在幽暗中一
點陰符之功實胎於此人當夜氣未央之[illegible]
時坎水澄清少陽神氣歸根自然無中生有
漸漸凝結積成一點金精當此身心復命之時
神入氣穴與太虛一體靜定之久候到心花發
見則三宮氣滿但覺恍惚杳冥莫知其所以然
也又俄頃陰極而陽生[illegible]而[illegible]內竅
開虛空迸裂一股[illegible]參而化權歸乎內

過此章顯言産藥之川源極論行以有無主客
尺[illegible]之祕旨至詳盡矣[illegible]
往復往復道之自然丹法靜極而動動極而靜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亦由于自然夫金丹者身
中之陽盛衰相爲本有窮乃不變變而不通者
故公史盛相因陽始于復陰終于坤首尾相接
故云始終連環無道者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則
可以歷千歲而長存矣[illegible]

參同契　卷二十六　汲古閣

一陽纔動作丹時鉛人君御政之首也鼎新革
故管括微密者闔合其光耳凝其韻矣謂其
息吞鍼其氣攢足端管潛神内守不可一毫外
用其心也蓋眼既不視魂自歸肝而不從眼漏
耳既不聽精自歸腎而不從耳漏舌既無聲神
自清心而不從口漏鼻既不香魄自歸肺而不
從鼻漏四肢既不動意自歸脾而不從四肢孔
竅漏五者無漏則精神魂魄意相與混融化爲

一氣而聚于丹田凝成至寶丹道之要全在乎
十所以隂運一身之陰陽流轉一身之萬化猶
網之綱衣之紀人身一日分十二辰各得十柄
之機斡運周流上下循環如天河之流轉此
之謂也道[illegible]一陽生下
身内是謂受氣之初得之因易然于此時下手
則吉因悔吝生于動不可毫髮差殊也五行要
攢簇金火要同爐亦在人一念間返本還原

參同契　卷二十六十三　汲古閣

否則鼎中列宿皆差違而天地懸隔矣善乎呂
純陽老仙云水火均平方是藥陰陽差互不成
丹旨哉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
宫又有三台四輔而衆星分野環遶之人身之
中以絳宫天子統乾坤而又有三龍四虎衆卦
火符諸直者甲乙縱令失庚辛莫更差也典部
者按一年二十四氣列周天二十八宿而鼎爐
火候留推排也始月朔也終月晦也存以之謂

者晦朔之間陰將盡而陽未見陽將生而猶夫
其間抽添進退沐浴[illegible]失存亡係
[illegible]之[illegible]升之時
[illegible]身心[illegible]心動
則神散須是凝神聚氣心息相依然後可
結不然則身中之弦望有[illegible]而[illegible]答矣
推求其故蓋緣心上[illegible]而違道於是氣亦邪
佞而行不順軌[illegible]命篇云驅回北

斗轉天關手撥[illegible]極處其尊
當含光默默[illegible]任其自然不可勞
其神也天官[illegible]乾房心心為明堂黃
庭經云明堂[illegible]房間借問何在兩[illegible]乎
其[illegible]下與猶人君坐明堂以布政而運道於
[illegible]夫入道矣

古文參同契集解卷上 終

古文參同契集解卷上中

中篇[illegible]

將欲養性延命郤期後患從未當慮其先人所稟
軀體本一元元精雲[illegible]作 布因氣託初陰陽為度
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為室
宅性主處內立置[illegible]外築完[illegible]作 城郭
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
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

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
水定火五行之初[illegible] 上善若水清而無
瑕道之[illegible]形象真一難圖彰而分布各自獨居
[illegible]離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門支左
[illegible]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
肉[illegible]坎男為月離女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
[illegible]日化[illegible]陽失其契陰侵其
明[illegible]掩其明陰陽消其形陰凌災生男女

相胥含吐以滋雌雄錯催以類相求合化為衣
中[illegible]華火化為玉[illegible]施女靜內藏
[illegible]變過節為女所[illegible]不寒不
爵進退合時各得其[illegible]在河
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illegible]居玄
武龜蛇蟠糾相扶以明[illegible]二女
共室顏色甚姝[illegible]
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為夫[illegible]

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兩一作剤參差失其綱紀
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煉淮南[illegible]
崇壇玉為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禱[illegible]
家請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硇
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上
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
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illegible]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
穴法金氣[illegible]亦相須[illegible]

金精[illegible]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illegible]
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金華
被褐懷玉外為狂夫金為水母母隱子胎水為金
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若有若無[illegible]大淵乍沉
乍浮退而俞作進退分布各守境隅採之類白造之則
朱煉為長衛白裏真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扶先天
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
通踟躕守禦密固閼絕姦邪曲閣相連以戒一作戒

不虞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
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內以養己
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
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
陳顯微曰夫血氣之屬各有性而性未嘗不出
於正也血氣之屬各有命而命未嘗不出於情
也然性本正矣及乎迷失其性而淪溺於邪蹊
甚乎為內人為蛇為蟲為異類變真性而為[illegible]

性自有矣命本情矣及乎明心見性了知一切
衆生各因淫慾而止斯命於是煉精化炁入聖
超凡變其命而爲正命者有矣知性之本然後
能復知命之正然後能是以思夫人之始初稟
受形軀之時本一正性也而父母交情元氣實
爲果出於正耶果出於情耶圓覺經謂命因慾
有與此同有[illegible]夫情性生
於魂魄魂魄生於明暗明暗生乎日月日月生

於陰陽聖人以乾坤開合動靜闔闢之機推測
之此大丹之道所以契夫易也其要不出乎以
陰陽爲度也故日出於卯則天明而魂藏日入
於酉則天暗而魄伏魂爲陽神魄爲陰中魂以
晝爲宅魄以夜爲宅其實不出乎明暗二機也
夫人晝明則用魂用神而魂帶本性也夜暗則
歸精歸魄精魄本命也命生情故以精魄爲城
郭性生心故存心中爲都郛城郭固堅人物方

安當斯之時以情營外然後乾坤合而有采動
靜闔闢之理得矣於是一[illegible]二[illegible]乃乎大[illegible]
陰[illegible]俱化與土九[illegible]八木三火六水還返[illegible]
居者土於土矣結[illegible]則[illegible]而萬物生其中
男見白形女呈赤色[illegible]行[illegible]會而金火相拘
火煉金而金精水如湯在鼎而下[illegible]煎如鼎
在爐而金爐火熾只有水金火三者總在土中
言火則自然有本造化既成鉛凝汞結於鼎中

則水之爲功又居之上者也至寶無瑕[illegible]
候火候既足五行分布則又各自獨居而不[illegible]
凌犯也[illegible]縱廣一寸横[illegible]
狹爲法身在其中矣前輩有云爭如跳出朱光
內湧身直到紫微宮[illegible]人
地所以能長久者以日月往來陰陽交會相[illegible]
以發光輝一纔失度則有薄蝕之患人之坎[illegible]
猶天地之日月也能以類盜天地之機乎[illegible]

[illegible]此言金木爲夫妻水火爲配偶之妙金生水木性溼若無土以制之則木免過溢之患木生火火生土土生而後木不得行拘收藏蓄而與火爲配偶是則金木相得爲夫婦者假火之力也水火相越而爲配偶者假土之力也然後進退合時各得其和而陰陽變現俱吐証符矣[illegible]此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苟得其配不

勞餘力自然交通以結聖胎苟不得其配則徒勞萬般枉費神思終不可得愈見乖乘矣[illegible]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上行而卑騎坤道上行而其體本靜靜則無爲而不可以察求乾道下濟而其體常動動則有爲而自強不息上冊稱有者坤道上行附之則有木而木有形下冊稱無者乾道下濟附之則有火而火無迹無者以木上者乾可以索坤而：

行也上有神德居者坤則合真一之寶也乾下濟則能生坤之氣坤上行則能生乾之金其變化乾坤二氣互相爲用上下交參則金多而氣自生氣多而金自成是則金之與氣實相須此乾坤二妙用也[illegible]白者銀也黑者鉛也知白守黑謂煉銀於鉛也煉銀於鉛則神明自生陰爲金之精鉛爲水之基五行之中惟獨水之數一合道之樞而爲陰陽之始

也雖非真一之一而得真一之用故真一之道先取金子爲黃芽之根金子即水也欲合萬殊而爲一必先於萬殊之中求其一者而爲基也此金丹之法有取於用鉛者其理如此所以謂水爲道樞也論至於此始明水得真一之用而水是真一之一也水之生數一水之成數六以成數六言之則水一合土五也故鉛外黑内含金華而有玄含黃芽之始用爲水爲五行之始

鉛者反金之主水本居北[illegible]投道而前後水作下
升鉛寶居上知[illegible]之道故曰[illegible]
後[illegible]本源也而白銀在內故曰[illegible]
[illegible]也大抵造化之理莫不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單保守以狂者異雖外視如人
而內懷至寶可見機緘不露良賈深藏若可具
愚愚於人知者同目而語殊觀君之旨難[illegible]
鉛而義亦兩及之[illegible]

金鉛是水金生水故金為水母水者金子[illegible]
銀故母隱子胎子藏母胞金胎隱鉛中即是真
人在淵內或見或隱乍沉乍浮及手用鉛陽也
水退淵澄真人出見則又各守境隅矣[illegible]
日矣池炎灼鉛沉銀浮其旨同此[illegible]
[illegible]採之類白者採浮銀至寶於西方[illegible]
[illegible]者精金序[illegible]分兩室升成[illegible]混
沌雞子白裏黃存[illegible]混沌而判扶光[illegible]若

順不先天之法象也既生於天[illegible]
然高微可思議[illegible]
中法象陰陽世界成立金輪在[illegible]如[illegible]之門
[illegible]世界居中同[illegible]之天麓銀[illegible]
則使陽絕姦邪以慾[illegible]閣之[illegible]通則可
遊戲神通而無礙當是時也可以無思難以慾
勞保護太和如持滿器一念動止則[illegible]
神然充身至難保護守之則得失之則[illegible]

魄之哉[illegible]丹居神室斯富
隱藏其明回光內照無為靜默固蒂深根[illegible]
與萬物俱沉使光輝之不露嬰兒共玄珠[illegible]
本漏養之無虧無為功裏見神功非有相中生
寶相觀之不可見聽之邪得聞然近而易求非
從外得在學者陰功善行如何耳
[illegible]曉日魏公罔世人欲延生命却老期者須知
行身之始末始末者元氣也銷修還丹全因元

[illegible]成是將無涯之元氣積于限之形軀無涯之元氣自天而入身長生無情聖父聖母之氣也有[illegible]之形氣者陰陽短促得乩化父母之氣而後返本父母之氣變化凡父母之母爲純陽至精之物則與天地同壽也陶真人云元氣者人之根本也古歌云錬之餌之千日則身既無陰邪得死故純陽之精氣無死壞也陰陽爲度若凡作金液神丹先定陰陽行度次立乾坤鼎

爐也魂魄所居乃爲室宅者謂日魂月魄相抱于金室之中爲丹根基也性主處內立置鄞鄂者性屬金也金主理內承領外符而養鉛汞鄞鄂即形貌也情主營外築固城郭者情火符也火行六虛而爲砂汞城郭人民即砂汞也當此之際亦繇乾坤動靜流氣布精土居中宮爲道舍龐陽伏陰施泰來否去陰陽刑德是爲藥之本途也九還七返八歸六居者謂金生數四[illegible]

數九火生數二成數七水生數一成數六木生數三成數八土生數五成數十是也男白女赤者謂金始因生水而隱藏於北方坎卦是象乾中男乃因坎男金白故云男白也火屬陽係南方離卦是象坤中女乃因離女火赤故云女赤也與金在鼎內則爲坎男是離女之夫及在鼎外反爲離女是坎男之妻故金母受太陽之氣而產鉛汞也則水定火者謂金火相拘使真水

不流蕩也五行之初者水生數一也上善若水者水爲萬物之母清而無瑕不可覩見道之形象者潛運于鼎中變化不一不可圖畫也變而分布者謂五行各守疆界而符火四時不差忒也凡修金液還丹有壇壇上有爐爐上有鼎鼎中有鼎鼎有神室神室有金水也神室象雞子小大亦如之鼎狀如雞子者兩鼎相累也黑白[illegible]者謂金水相包也[illegible]一斤[illegible]以安[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於月[illegible]在戌[illegible]月其形與人[illegible]
[illegible]內
[illegible]金
[illegible]混沌而判天
地[illegible]合象如雞子形容無若黃白表
[illegible]均勻六一同精好守[illegible]又曰
以水飛土以制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月魄金砂也日魂火汞也若遇

日遇閉月便乘權金火遞互施功更相[illegible]
無所傷也薄蝕之間是陰陽相爭之際日[illegible]
納[illegible]時及日月薄蝕掩冒相傾而消其形也喻
[illegible]陰符陽火遞剝濡而相交晦去旦來分時
[illegible]換既有相掩故云災生也其中復有坎
[illegible]離女性情雖性相須合[illegible]生戌[illegible]化真
精以為坤藥也[illegible]火至二
八月金水舒暢戌木波[illegible]金[illegible]金砂化爲水

[illegible]用[illegible]大數[illegible]功於十[illegible]內
[illegible]行[illegible]故水[illegible]行也[illegible]則火行
於外久[illegible]則金[illegible]於中[illegible]避金被
水[illegible]陰[illegible]陽[illegible]火與[illegible]相[illegible]其宜
[illegible]生[illegible]表也[illegible]
凡修金液還丹[illegible]火之[illegible]大忌陰陽之
[illegible]孤陰不自産寡陽不自成[illegible]陰陽相交牝
牡[illegible]氣龍呼虎吸男成女產故云牝雞自卵其

雛不全二女同居其情不契且天地之間若離
陰陽即無萬物故採天地之[illegible]精取陰陽之[illegible]
長而爲藥基若以金石草木水雪霜露[illegible]之
物[illegible]陰寡陽縱使黃帝臨爐太乙執
火八公搗鍊淮南合和以致賓[illegible]
[illegible]鬼[illegible]之丹之成者有如
[illegible]以[illegible]飛[illegible]不得矣[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水[illegible]上也[illegible]

火在下也水火既濟乾坤之謂也水在上常靜
無爲[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繁求也火在下常動[illegible]
[illegible]不停也上閉則有內水也下
閉[illegible]以[illegible]上謂火運四時五行
[illegible]故云上有神德[illegible]中胎金
[illegible]也此兩孔穴法金氣亦[illegible]水火陰陽
二氣雙閉相須而成神藥餘[illegible]
也一[illegible]天地神藥[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金也黑者水也知金水之
用[illegible]自生于器中故云神明自[illegible]
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乃爲神器水體不絕乃[illegible]
而[illegible]乃道[illegible]也水數一爲天地陰陽五行爲
物之始也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illegible]合
[illegible]金水生黃芽也五金之主北方河車
河車者水火也謂水火二氣[illegible]生五行也[illegible]
外黑內懷金華者[illegible]水化白金[illegible]而況於[illegible]

內外說黑而內藏金華猶破[illegible]王之[illegible]
[illegible] 水生于金金爲水母謂
金木生而反隱形於水乃隱子胎水者金子子
藏母胞者謂黑鉛變質而寄位西方爲白虎金
胎水含金而復藏質於金胞中真水銀是也真
人至妙各守境隅者謂[illegible]來破外來符火通逐
在母胎中乍沉乍浮飛伏不定若有若無繼以
符應進退又各守其界分則不敢動越也[illegible]

退此一章深明內象視聽不及真[illegible]混
之狀也玄妙哉神聖哉 採之類白[illegible]
採之類白者謂初運動之時先之白金爲首也
退之則朱者謂附冶之際次以赫火成朱也鍊
爲表衛白裏真居者益以白金爲神[illegible]方圓
[illegible]混而相拘者謂金胎象混沌而[illegible]分[illegible]
下[illegible]中虛方圓徑寸以[illegible]圓弦相合
[illegible]綿密使陰陽[illegible]不滿以[illegible]

故太陽滲潤不泄變化在須臾是也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謂眞鉛鉛未有天地混沌之前鉛得一而先形次則漸生入地陰陽五行萬物衆類故鉛是天地之父母陰陽之本元蓋聖人採天地父母之根而爲大藥之基聚陰陽純粹之精而爲還丹之質故殆非常物之造化也而修丹之始則以天地根爲藥根以陰陽母爲丹母知有不能於其間生天地陰陽者即非金液還丹

之道若以有天地陰陽之後所產者五金八石草木灰汁晨霜夜露雪漿冰水青鹽白滷諸物雜類而爲之者不亦難乎同志思之久而自悟故後篇云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illegible]

[illegible]

凡修還丹有壇爐鼎竈上下相接如蓬壺之狀周旋四通鼎內復有神室金胎太曲相連鼎內復有樞轄固濟閉絕姦邪以防氣氣走失方免別生厄咎無分愁也須謹密

防得神氣滿於室內又須調運陰陽定位完功將以溫運眞精而成變化如運火符文武有藥精往內亦復飛走不住全在調文武火守而勿失則必自盛故眞氣動靜休息一一常與人俱也

內以養己安靜虛[illegible]

神和若中宮則陰陽五行之氣和順而皆得以養己安靜往運虛無自然變化也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謂金能隱明又能自照得火而同益光明也閉塞其兌

者兌口也既安金處根於中宮則口閉齊築牢固鼎口運役光眞精而入其內而養子珠處末故云三光陸沈也三光者即陽火陰符金晦以象日月星也外運亦有三光分在動靜文刻之內陰陽符火之中變化而成也溫養外各有陰陽變易之體不可備論到此火然須日使難以書傳也金丹在鼎變化須是氣可得而修也試以天機運制法象樞轄則金丹不敢進

乃往以交媾故云近而易求也陰符經云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也
摩敦虛曰此言人生須養性乃可修命且性者
何也虛無之物也人能養之則乾坤不窮精從內
守死自外生可以煉丹可以入聖此人之知性
命者皆爲一何物或精性是命□□或以性
爲肉團頑心或認思想識神爲性或着不可捉
摸爲性或擬頑空爲性或以令爲命也豈知性

者真實之物爲性又爲知生生化化之門爲命
惟只有精與想念逆聖人之道哉黃帝曰天性
人也人心機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曰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聖人之道消在乎殺分明何以
者聖人作易也將以　　之理是以說天立
道曰陰與陽立　　　　　立人之道

仁與義已仙云修性不修命如何能入聖修命
也又性分入命行徑人言釋氏修性道家修命
天下豈有二道哉是不參□乎存心養性修身
立命之道若欲立命先養其性若不悟性焉能
知命故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以至
人無兩心也此謂將欲養性延命却與世人不
知何者爲養性洞曉乃以煉己以曉之不知何
者爲立命張許乃以煉丹以喻之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此養性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立命
也積精累氣此養性也流戊就己此立命也
後思未者人負聰慧執僻不同謂有生必有死
奚有長生也哉聖仙與佛皆天所生師豈能授
人豈能爲是不審思甘分守死當思其先者原
何也當念我身從何而有昔云父母陰陽之
氣所生則陰陽之氣必可延命必可成仙佛矣
故修大丹與生身受氣之初渾無差別但有逆

聵耳仲尼曰未知生焉知死聖人明性命之所以死生示陰陽之道緣何逆順故順而生物者人也逆而生丹者聖也此之謂元精雲布因氣託初何謂陰陽爲度魂魄所居蓋陰陽以魂魄爲體魂魄就陰陽爲舍離爲日魂坎爲月魄魄乃陰中之陽戊上尋之魂乃陽中之陰巳土直之魂魄互爲室宅陰陽兩相交道性主寶結于內丘置鄞鄂情主伏烝于外築完城郭城者何

乃金華之包也郛者何也煉丹之室也當固之精氣之性動而直則精炁合體坤之情靜而翕乾道翕闢而直者一施則退柔而化者布潤以滋丹產于鼎還返成功所謂九還者地四生金天九成銀龍虎相交金銀之氣復歸鼎中故云九還其七返者地二生火天七成砂汞魄相戀砂火之精返歸鼎中故云七返八歸者天三生木地八成木戊也一合木乘之真歸爐鼎中故云八歸泊六居者天一生水地六成鉛汞[illegible]同嫁鉛汞之妙同居鼎中故云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男爲青龍之木[illegible]金之炁煉而返白女爲白虎之金彼雖火之煅煉而還存也則水從火者坎埋精散藥物得其真其水之多少而抽添之約其火之容數而添減之也此爲五行造化之初上善若水者木中有金能生鼎水探其至清金無泄而無瑕方能變化是

以上善道之象形者男女陰道之形乾坤乃道之象形與象之中能生其一之炁乃不可以盡其形而圖其象也故此形此象各任化機分布而各具生殺甲乙自東而游庚辛自西而會故云各自獨居也類如雞子者還丹有形也黑白相符者陰陽得匹也縱廣一寸者丹經之初來如黍米之微漸增一寸之後升仙之室充裕綿遍四肢潤澤五臟筋骨一皆快暢十月功

丹已成形脫去其胞號曰陽神陽神之象乃先
天之炁結成骨故曰[illegible]中欲自北錯斜向而升
者後天之精在以養人物者其中亦行不能
發化[illegible]
坎爲水爲月爲中男離爲火爲日爲中女坎外
陰而內陽中有戊土以備金水養其陰魂爲中
情爲道義之門黑中之白也離內陰外陽中
有巳土以居砂汞主其陽魄爲成性爲住心之

陽自中之黑也月體本黑受日之光光[illegible]
諸體不虧陽失其契契合也陰侵陽則薄蝕[illegible]
璇璣之間月掩日光正對的射日體居上月在
日下蔽障日光此謂陽消其形陰凌災生以比
世人不能保守其陽數爲陰所凌爍若也雌雄
得類顛倒相感男女相得通浹化機則其兌金
化生坎水非得真土則坎之水月流汎濫離中
有火火能生巳土以制坎水水不汎矣是以男

之爲道乾剛而外施女之爲德坤靜而內藏
乾外施澁度過節則爲坤女之所拘制魄以
魂魄居于兌魄得其精氣男女陰陽相交不
得淫[illegible]必使一寒一暑得其進退和合有時不
惑不忒則其雌雄各出其節乃可見其效驗者
矣此章大意在乎陰陽[illegible]合適節則陰凌
而災生故仲冬行夏令成隆暑仲夏行冬令返
嚴寒即男行而女不隨陽唱而陰不和陰陽乖

錯皆緣調進而退者也修丹不易切勿自輕昔
也陽翁既得鍾離老仙之傳及其入室累次下
功以不備嘗不即成丹復蒙玄元崔真人授以
入藥鏡方得洞達乃作詩曰因看崔公入藥鏡
令人心地轉分明歇後用功旋即成就後之學
人尊以[illegible]爲頭空是道依稀度日徒生徒死此
章爲教中大罪人況敢自修行一[illegible]哉[illegible]
[illegible]仙翁直指今丹必須同類求物

一陰一陽必須交感一牝一牡方得匹配偏獨
孤陽安得化化之機若夫衆雖紛紛皆有生
生之道人若逆下必求先天一炁以濟也此節
旨須直貫不住兩處[redacted]此
言上德下德者乃道德經所謂上德無爲而無
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文始經所謂忘精神
而超生見精神而久生之謂也上德者虛極靜
篤精自然化炁炁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無

大道之學也故不以察求下德者虛靜以爲本
火符以爲用煉精合炁煉炁合神煉神合虛以
神取炁之法也故其用不休上德者得全德之
人也無不爲之士也男子當二八之年眞精全
而欲與全德之人則能保受而滑無虧又遇明
師授以無爲修攝之道以求其必爲無不爲
之士是謂上德之全人也是即聖人行無爲之
化是即人人成無爲之功也下德者爲造化之

人也盜萬物之生也夫一切人年甫二八眞精
未泄謂之純乾迨夫情欲一動乾之中爻走入
坤宮乾不能純心虛爲離象是而後日夜漏泄
有而有去復變有化但至人者不行其極乃行
聖人復全之道以奪其竅是謂下德之上是竊
造化之人也是即聖人奪造化之道是即聖人有
爲之功也上德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得太極全
體成後天之功是曰不以察求下德者有爲而

有以爲也奪造化之用成先天之功是曰其用
不休仙師云始於有作無人見及至無爲衆始
知但見無爲爲要妙孰知有作是根基前言道
盡全丹之事非易也至人不得已而行之老子
故曰夫佳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蓋謂此
也上閉則稱有上閉爲坤坤之爲德其靜也翕
有乃坎中之戊土內有先天眞一之炁下閉則
稱無下閉爲乾乾之爲德其靜也專無乃離中

之巳土中藏後天自然之汞到此便明兩用之
竅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吾八經用心其玄言妙語未嘗言邃得其
能洞其端倪必要師授之黃帝上聖若不得爲
成丹豈能自明此道耶只如此竅聖人無可奈
何形容直到了處伏羲畫卦首以乾坤兩象以
定此竅文王不隱重而明之孔子顯出乾直坤

闢之義已見於乃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釋迦
令止法藏涅槃妙心此皆直指而可見矣土七
戊能曰明此竅其中功用非師莫明無者以奉
土無者巳性有即戊情若巳之性能奉戊之情
則情之義皆戀性之仁矣上有仁德居蓋先天
一炁自虛無中來昔神之德也仙翁亦指曰此
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胥兩句分今同契之門鍵
萬世之下慧儻有聞不能自通安翁曰生八

之門死我戶幾箇醒醒幾箇悟夜來鐵漢細思
量長生不死繇人做只那生我之門死我戶豈
非兩孔穴也知前此[illegible]乃坤日月造化之理至
此纔定玄關使指令水土物作皆次第不差若
此修丹之士既明此竅且以金炁爲何物相胥
炁何用深達洞曉方可煉丹知白守黑知其金
之精純白而無汚是知白也守其黑之基待時
而生水是守黑也水之初生名爲先天以其至

眞號曰神明門黑相符金水沉旺一[illegible]
水淘金令水滿爐故曰神明自來何謂[illegible]名道
樞其數名一蓋水從天一而生故爲陰陽之始
玄含黃芽者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即
太玄爲水黃芽爲丹水中有丹因命之曰玄含
黃芽黑鉛之中內藏白金河車之中內藏眞芽
者猶士而懷玉衣若被褐則皆不至金爲水母
蓋從金生坎水而坎之中又爲金故云母隱子

胎水為金子壬癸之水自西而生金之中[illegible]
[illegible]於坎故云可藏母胞負入至妙首與入[illegible]乾
之[illegible]乃物至神至妙其為形也或有或無
大淵即坤之象坤之為物能沉能浮其為形也
其見其[illegible]故乾能變化坤德資生既已化生乾
坤分位各守其境採之類白者是鉛中有銀而
白是為內丹則未獨煉則成[illegible]物其採外丹而
煉亦煉乎是然外丹者常須表裏外[illegible]如來[illegible]

紅潤內使不失其真白也方圓徑寸混而相扶
者蓋含實之中有物則太極未分之時[illegible]
地內縕先天真一之炁居乎太極之前[illegible]
先故云巍巍尊高也旁有垣闕狀似蓬壺[illegible]
為象亦似垣闕亦似蓬壺法象形容一作一巳
如上皆指鼎器而言環匝關閉即長[illegible]也四道
踟蹰密外護也守禦固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閉絕奸邪防其出入以法度限內[illegible]

使知慎令自裹[illegible]居也曲閣相通自然[illegible]
精嚴以戒不虞之患仙翁恐世自環匝關閉[illegible]
下[illegible]指教恐有不虞之[illegible]又自[illegible]慮不
可憂慈務役故云可以[illegible]以慈務俾神炁
滿室而不致虧損故云[illegible]之者[illegible]失之者亡若
稍不固便致傾覆是以[illegible]靜[illegible]刻不敢放
恣而忽慢則金鼎之炁被我堅固而互相調伏
故云常與人俱此節乃指兩竅之體發明金水

之用修行之人[illegible]同契到此方知入頭一
著便是離能之[illegible]然下德之器修有為[illegible]
功全資於煉已也煉已稍欠神明不來[illegible]
[illegible]養已者修身煉已也孔子曰君
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聖人慮恐之深備[illegible]
人之情實一動一語一求三者乃入聖之至理
煉養已之要[illegible]精[illegible]養已也對境忘心[illegible]

已也常靜常應煉己也積德就功煉己也其
其要六煉就行其事六煉修丹之上必先煉己
苦行忍辱磨身入室之時六根泰定方使純熟
忘無可忘方[illegible]究竟是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知人在止於至善既明德又知人止於至善
止合煉己況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正合安靜
虛無之要虛無者非空虛全無之謂但將目前

天一炁自虛無中來是安靜虛無之至也原來
者從自己生身處求之則知真精真炁為異為
之本隱明者世人多為聰明所役耗其神炁大
修行人黜聰明廢智慧內照形外忘我寂定而
築固靈株收視而溫養子珠築固靈株者煉己
而凝神也溫養子珠者積精而累炁也煉己功
純方可以煉還丹世人既不知煉己事大又妄
行半時得藥之功希望功成愚之甚也故清淨

經曰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惟見於空
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然
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休
歇大解脫時也緣何下手只在空寂中生
即是真靜真靜方能應物得個看來覺得真靜
應物處方是初學底事若論修丹必須如此今
之常人施一齋造一塔或三峰採戰或植坐調
經或舞弄或燒祀凡此等以為向善則可若問

修道實未得其門而入也故養己之功欠一些
不可是以洞賓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
時泥丸云言語不通非眷屬工夫不到不方圓
紫陽云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聖聖相
傳可不諦受太虛真人得黃房公旨依教往武
夷閉關就乃事仍行煉己功夫障魔百至太虛
乍然門來送妖魔精斷識六賊鋒旋定息而坐
此念絕舉愛根斬然從中觀此煉己一事更宜

一息此節只言養己與金丹（鼎器喻之）說若以三
先師陽火陰符金胎丸非也
命雙修人無愚智性命同也君子知生當養命
當並命性命雙修苟不能長生與天地齊長生
須求吾未生以前此身緣何而得然後可以論
養性延命之道故曰當慮其先蓋人之生也以
父母之氣交結成形形乃受氣之本氣乃有形
之根若氣不得形則無因而立形不得氣則無
繇而成〇天有黃道爲度而日月行乎其間是
其居也人身黃道即陰符陽火所行之處日魂
月魄所居之方有能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識陰
陽行度魂魄所居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
于一息之頃而日月出乎呼吸之徼呼爲陽吸
爲陰與天地同一妙用矣日太陽晝舒光故稱
魂月太陰夜合景故稱魄日魂謂之陽神宜也
月魄乃陰精而亦謂之神以其能動不居周流

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也魂乃東方木
魄乃西方金金木本無二體東魂中有西魄往
來上下迭爲出入者性靜情動性中有情猶郭
郛者竅中虛心而內觀捉得金精作命基也情
主外而爲城郭者先是樞機晝夜行八方周匝
能行火也城郭完而人物安者常使炁沖關節
透自然精滿谷神存也于此時而合乾坤者晝
夜河車不暫停默契大造同運行也乾動坤靜
守於乾則氣充精流布滿三宮而無所不至猶
天之動直暢萬物而達于宇內也守于坤則氣
聚精凝歸于元海而爲道之樞猶地之翕斂
萬物而藏于土中也夫以乾陽下濟于坤坤柔
順而翕受之遂生藥既經起火烹煉則剛燥而
退陰柔上行而化作甘泉潤丸孩矣此與造化
之陽降陰升而潤物者又何異哉六七八九刻
木火水金也外爲坎上爲兌方爲東西南北

為房虛星昴以為龍虎時為春夏秋冬
為子午卯酉皆是物也夫九日還七日返八日
歸四一皆真而六居日皆在北方坎位乃真鉛
所發之本鄉氣結者於此則九金八木七火三
方之正氣如輻之輳轂水之朝宗皆聚於此也
男女亦自各身中之陰陽也當其陰陽內感之
時神與氣交猶金火之相制金火相拘而止于
北方坎水之中則神凝氣聚其水自定人能于

此回光返照出息微微入息綿綿勿令間斷則
神氣歸根漸漸入而漸漸柔漸漸和而漸漸定
定之之久呼吸俱無而藥物當自結矣可見水
者大丹之根源居五行之首乃吾身藥物所產
之鄉也金丹大道清淨無為亦行其所無事所
謂終日如愚方是端的功夫水性靜定而有之
則清動亂而汩之則濁故以此喻人能靜定道
自來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字曰道無形象

可求別可得而推固哉夫當其窈冥恍惚之際
一念不生萬慮俱泯渾渾淪淪如太極未分混
虛清淨如雞卵未兆惟此一物湛兮獨存如清
淵之印月寂然不動如止水之無波不知孰為
鉛孰為汞夫是之謂真一道及時至氣化變而
分布則輕清者騰上重濁者而下於是坎宮有
鉛離宮有汞而向之渾淪汶滓者至此分為二
而各自獨居矣夫金丹孕於先天產於後天其

妙在乎太極將判未判之間靜已極而未至於
動陽將復而未離乎陰於此合天地之機識之
丹之處知下手之訣則恍惚中尋有物窈冥內
吸真精方知無中生有而真一之妙果不可以
書圖也[illegible]黑白者陰陽二
氣也凡人結胎之初稟受精母血陰陽二氣假
合而成渾渾沌沌頑如[illegible]自然後四
肢五臟筋骨乃具及期而自脫出其胞骨弱[illegible]

柔肌軟肉滑若口嬰兒今夫丹法以中黃宮結
于鼎中生有與男女胎孕之理自具十月溫養
功夫須息綿綿晝夜如一亦猶嬰兒未生以前
無異以是知修煉聖胎本有十月用功十月而可
以速成者也 [illegible] 坎為中男
而本坤體其中爻乃乾是陰中有陽故有日象
離為中女而本乾體其中爻乃坤畫陽中有陰
故有月象夫日以施德夫道也月以舒光婦道
也今以月為坎男是婦為男以日為離女是夫
為女此乃身中之陰陽顛倒所以相資而不相
傷也夫日月之食數之变也日望月則月食日
掩日則日食是故日食於朔月食於望然而有
食有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魏公舉日
月以喻陰陽之相資而夸夸於朔望詳陳其意
蓋有在矣學者能不泥文執象而因光返照以
求身中之日月晦朔始信其言之不我欺也

[illegible] 男女雌雄皆吾身中陰陽
二物也人但回光返照以吾自己陰陽交媾于
內則剛柔配合二物時時何必他求男女雌雄
也二物以類相得自然一時一會交結成胎上
清集云自家身裡有夫妻說向時人須笑殺學
者當以清靜無為求之不可以邪溺也金生于
坎宮氣而已矣未化為水也因太陽真火伏蒸
於下遂鎔化為水水性周帀沛然孰能禦之然
火能化人化為土土能剋水水見土則止復不
得行也入藥鏡云水能流火能滅在身中自有
念是故調和鉛汞要成丹不可溢度過節今夫
坎男動而施于外離女靜而藏于內外施者一
或溢度過節則離女從而拘鈐之庶幾陰陽相
交魂魄相制而不致乎淫奢也採藥時調火功
不得疾不得緩但欲其和平而交媾循復命篇
云剛柔相會氣均勻妙在無傷免震大要以和

合宜也[illegible]金丹大道一陰
一陽而已然[illegible]入[illegible]物理莫不皆然今混公取
男處坎女配居于上之義以於身中男女之相匹
又取玄武龜蛇蟠糾之義以於身中牝牡之相
須而謂廣營兩儀纖悉不遺矣且如卮女艮男
上下感通以相與則謂之咸離兌二女同居其
志不同行則謂之睽以明陰陽貴乎相得不可
以一偏也乃若爐火煅煉之事亦必陰陽[illegible]

術藥物非其種類分兩失其綱紀雖黃帝合於
太乙執火入公淮南持煉問合金玉以為[illegible]
歸風以為脯腊齋戒沐浴把稱長跪陳[illegible]
衣覆時爾上下神祇昔見其廢時亂日勞而無
功猶如和膠泥以補釜以硇砂而塗瘡以
夫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矣
或疑雖不獨處雌不孤居之論謂伐丹不用婦
人則為寡陽妄引此章為論反矣此道之正旨

邪僻謬論也[illegible]道德經云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今日
上德[illegible]為而不以察求者[illegible]守於玄宮而默默無
[illegible]也下德為之其用不休者氣騰於牝府而綿
[illegible]也[illegible]益借老子之說以發坎離兩穴之秘
也上門稱有者離宮有象[illegible]貴於下門稱無者
坎戶無形隱亦能也無者奉上上有神也者元
牢樓下本宮則氣皆隨之而升上所以妙在入

門中鎖閉也此兩孔穴有無[illegible]相須皆[illegible]
開兩穴不聚上不開則藥不升故必坎離[illegible]
斷此相須而後可也然無不對有卻對上神不
對無卻對德恐人泥有無上下神炁道德而求
故交互其辭耳白者金也黑者水也丹法以水
為基而金精生於水中所以知白者惟守其黑
守黑則白自現也守之之訣如印卻猶之守窟以
待鼠身不動目不瞬一心惟鼠是務更無他[illegible]

是神明者天機也如欲盜其機必先虛其心心
虛則神凝息定兩神同升共一處而神明自來
也天一生水居五行之首故爲萬物之根陰陽之
始水一加以十五則水中產鉛得土而生乃玄
含黃芽之象鉛爲五金之主生于水中在北方
玄冥之内得真火煅煉而出則河車不敢暫留
停運入崑崙峯頂矣金華即黃芽乃鉛之精英
鉛體外黑而金華隱于其中猶至寶藏于褐夫

之懷也金生水故金爲水母水爲金子水中有
金故母隱子胎子藏母胞學者若知水中金之
義則知產藥之川源矣

[illegible]

真人元神也若有若無者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也彷彿浮沉者真人往來于大淵微茫彷彿浮
沉不定也金丹大成集云崑崙山上黃庭路將
引元神去復還大淵即谷也丹法自子而
進自午而退進退[illegible]分布各守境界不相亂

入白爲金朱爲汞採之類白者採北方坎宮之
白金以爲丹母而白金與黃汞乃同類相從也
進之則朱者每日運火由尾閭而添汞于其
間所謂真鉛不用鉛是也學者不知以鉛汞交
結爲藥而不知將鉛添汞之火功則雖結丹頭
不能免其不耗散也凍爲丹者有真火運用於
外爐也門裏真者金丹之產於內也內爐有
丹須得外爐之火晝夜烹煉然後成熟太乙集

云頂通崑崙光白現須臾之間寶藥然安皆升大
道於外而丹藏于内哉方圓徑寸謂泥丸宮乃
令人但謂心爲方寸殊不知人身三田其中皆
虛一寸而氣脈皆相通也泥而相扶謂頂有九
宮而泥丸居其中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
方圓一寸處此中是也先天地生謂泥丸一穴
乃一身萬竅之祖變化之門則衆竅齊開也亂
魂尊高謂泥丸宮之崑崙峯頂乃元神所居

上有玄都是萬神會集之鄉也旁有瑣門
七竅旁羅於外而洞房黃闕皆在其前也狀似
蓬壺者猶海上有三神山而蓬壺居其上也瑤
闕閉者收視返聽而閉塞其兌也因通神關
首元和內運一氣流通而朱雀逍遙而翱翔
也守禦固密者如龍養珠心不忘如雞抱卵氣
不絕也閼絕姦邪者任從魔境侵但自運斤斧
也曲閣相連以戒不虞者神若出便收來而雙

竟長守洞門也然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元精
結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故可以無思
不可以愁勞也真積力久太和充溢動靜休息
常須謹守守則昌失則亡不可須臾離也所謂
行住坐臥不離這箇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
神於太虛坐則調綿綿之息臥則抱臍下之珠
久而調習無有間斷方是工夫日久則心空
不忘意馬四馳神氣散亂外欲紛擾丹不

塞兌故曰虛心忘形守一抱靈用能固所保也
全真祖王重陽全真集云玄關妙用不難窺
只在尋常靜默中惟無心致虛極靜篤則元
關竅自然自復也修煉大端在乎返本還元回光
內照如金水潛光於內耳兌口也靈株坎宮也
閉塞其兌則上不泄築固靈株則下不漏蓋神
不外馳則和氣充周矣在其中也三光洞房之
室也人能緣於三光於瑤室內則中央正位

產玄珠矣金丹大藥雖無形質可見若得法度
求之則不遠片餉功夫便有滿目黃華與天
何遠之有悟真篇云功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
須失笑笑也者笑其近而易求而人自迷之
而遠也

參同契發揮卷二中

古文參同契集解卷上

下篇凡……聖賢伏食……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伏鍊九鼎化迹隱淪含精養
神通德三光(俞作之)津液(俞作盈)腠理筋骨緻堅眾邪
辟除正氣常存積累長久變化(俞作形)而仙憂憫後
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為圖籍開示
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眾文學
者得之韞櫝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

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
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
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為亂
辭孔竅其門知者審思用意觀(參一作)焉　河上姹女
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
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
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
柔離分施化之精(俞作道)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

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也資始統正不可復改
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
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稟乎胞
胎受炁元(之俞作)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
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
先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
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
齒闌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

慈母養育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敕子孫五行錯
旺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俞作爲)一
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
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
飲食俱使相貪(俞作…)遂相銜咽咀嚼相吞熒惑守
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
畏鸇各得其功(俞作…)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以妄
言竭殫家產妻子饑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

已為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丹砂[illegible]

[illegible]為黃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混沌列為龍虎

[illegible]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為

子離赤為女脾黃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

都歸戊已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

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

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

為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于子

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

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

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升膺籙受圖如

審遵逢覩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五行相剋

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

朽審專不泄得為成道[illegible]立竿見影呼谷傳

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

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之時周文揲蓍孔子占

象扁鵲操鍼巫咸叩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illegible]

[illegible]中篇[illegible]

陵陽後日魏君憫世人不達其故又指古之聖

賢懷玄抱真不服食九鼎通德三光[illegible]除邪

存正化形而仙覺悟後生好道之流[illegible]經妄

[illegible]不惟自無見聞亦并與其[illegible]惑故

甚鄙之又述此篇[illegible]北方

正氣變為姹女見火則飛騰出沒隱[illegible]常若

煉就黃芽方能制伏如鬼[illegible]入琉璃鉢中御

逍無所施矣得[illegible]道之高者自能知之[illegible]

[illegible]張紫陽詩云莫把孤陰[illegible]

獨修一物轉癲尪鍾離先生詩云莫[illegible]北斗六

是道獨修一物是孤陰須知一陰一陽之謂道

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而後可語還丹矣苟二物

不合三五不交水火[illegible]分則陰陽隔

絕天地閉塞[illegible]之疾也[illegible]

參註補遺 人命在卯日出於卯而萬物卯之以生是則萬物皆借太陽之精以生育矣太陽流珠者命寶也貫此命寶萬神則營構而亂思亂思亂則逐物而遷化矣寓精則持盈而難保難保則捷念欲淋矣故曰常欲去人但世人之知是理者鮮矣雖知之而能存者又鮮矣然太陽之寶本木鳥之精若得金華而制伏之則化為白液凝作黃芽如馬齒琅玕之狀拘蓄西門

而成變化其法以五行吞啖之理如父驅子如子投母似母養其以子報恩故先用火銷金父用金伐木皆如父之驅子然後化為水水者木之母也故□□□復凝成金水者金之子自子變母故曰□□其要不出三五與一所謂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有不遇至人投之口訣豈可輕易以文字窺測天機也耶

補遺 子從右轉來東卯午從東旋來西酉皆越九位也如此則能從火裏出也自水中生熒惑守西而制金太白經天而晝見此乃龍呼于虎虎受此精即人假虎威而制以□□□其為而攝為各得其功不敢出氣此皆五行相制之理而不容不然者如□□□□

補遺 不得其理徒求外藥枉費資財

補遺 金木間隔相資為用者彼此懷與土也金四與水一合化土五木三與

火二合化土五雖東木之龍西金之虎東三西四奇偶不齊及乎分作三家合成一合則都歸戊巳矣

補遺 自子至巳為乾陽自午至亥為坤矣識此迭與之理則自然龍西虎東子南午北建緯卯酉生起殺伏互為綱紀各得時矣二月本生起而西酉臨之故榆死歸根八月本殺伏而東卯臨之故薺麥發生自西卯順行九轉然後見南方之子自東酉逆行

坎[illegible]然後見北方虛危此一九之數合[illegible]
播精於子[illegible]而行之人
受[illegible]喻三年[illegible]道成[illegible]便可出入承天
變[illegible]遊變化虛道逍遙自在[illegible]德就須當
潛伏人間積功累行以待[illegible]乙元君之召然後
稼於中州[illegible]國受籙功滿上昇[illegible]所謂
功積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在功
行之高下云何耳[illegible]

遭逢覩其端緒則能奪天地之造化採藥物之
終始矣[illegible]夫人之命既可
使之速死亦可使之長生毒藥入口雖聖哲不
能復甦刀圭下咽雖鬼神不能竊害神靈之妙
盡在虛明木五行變化之機實大造發生之體
故方寸見影皆神火之靈明而呼谷聞聲亦神
虛之應響金石雖朽本出於虛無而鉛永至靈
實生於造化可謂恍惚中有物杳冥中有精非

天下之至神孰得而知之哉
彭祖曰魏公[illegible]修九鼎神丹而服食[illegible]
精[illegible]通也　光化論無形以為神仙寶上
[illegible]後與好道之士或依約古文或旁參經
[illegible]不設[illegible]條隱匿本根假託金石諸
[illegible]後人得之不究蹤跡[illegible]文辭
[illegible]假作黃龍[illegible]藏諸迷述[illegible]指遂有[illegible]葉
破虛損道心故得定錄此篇所貴守約而易[illegible]

事者而不挽露其核實非不亂辭[illegible]未
斷自論妙求智者熟思必獲其真詮也[illegible]
[illegible]河上姹女者真汞也見火則飛
盼如[illegible]所往或擬制之須得黃芽
為[illegible]而[illegible]即真鉛也[illegible]
[illegible]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間苦
陰[illegible]陽[illegible]也[illegible]陰寒陽不能自生成也
故[illegible]喻神藥之用[illegible]五木[illegible]與金[illegible]不變其何

以□□□火癸□水□下皆□□之□也金□
者□□□□□□□皆變□□□□□□性
夜□□□□□□亦如之□□□□□亦
如□□□□□□□□□□□
□□□□六□□珠者此氣□大氣而化珠
□之精陽精氣能發生萬物□□□形故號
曰□□也陽火化氣為□砂故火生□□生金
金□□太陰之玄能長養萬物有氣而有質故兒

□金華也交龍者木生於甲乙亦名曰青龍□
□交也大也火也金華者寄生於庚辛亦名曰
白虎陰也母也妻也水也蓋取西方白虎之義
如此或以陰陽顛倒五行互用更為男女遞作
夫妻則其義也如彼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顛倒
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還丹
之宗龍虎之理龍從火生虎向水生其旨不少
也金妻先□木□□□□□□□而生姹女姹

女漸長變化多端或解化為水或為陰□于其
金□□曰水生而變化之中終不絕□□也陽
□□□□情性自然者金木相生也道□□陰拘
□□門者□□逆□□內宮也□□□孝
子報恩者慈母內胎也孝子真水銀也□真君
歌曰陽真砂陰真汞也是水銀生於金母故謂
之報恩也相於相□乃龍虎之交氣也嚴父施
令教勅子孫者乾卦父也謂勅衆卦使輪助離

女坎男及五行共生砂汞子孫也還丹以鉛火
二字為宗祖終始運用者也其餘氣候節符俱
佐其成神基也過此以往則皆非金液還丹之
道也火能銷金火又生於木金復剋木是以金
木□制為□古歌曰丹砂木精得金乃併又曰
□□□合會二味自相拘因濟胎不泄變化在
□須臾三性者火金木也二味者鉛汞龍虎也故
五三五與一天地至精也可以妙訣難以書傳

一者覺輕識於非人也註云[illegible]
大及至在神室中火却尅金水為金中水[illegible]為
水中砂砂生汞金生水也[illegible]
[illegible]子右轉至酉也午東旋至卯也此十二時陰
陽從復符火候也卯酉二界者金水氣停也主
客二名金木之號也青龍既能吐氣白虎因得
吸精精氣相合共生純粹炎者數陽火故也
字西者火氣逼金胎也金得火盛則光耀過於

器內金氣承火紅天故云殺氣臨之何有不傾
則姹女真鉛不敢違逾如貓捕鼠似雀畏鸇[illegible]
太白者金精也經天者甲乙也金火木遭[illegible]
伏俱無所傷各得成功則無不順之常也[illegible]
[illegible]魏公謂修金液還丹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妄動恐費財產徒累妻子自古及今好
道之士計有億人不逢明師不決真訣[illegible]
成[illegible]
一月砂本精得金乃[illegible]

者丹砂本歸金胎而結就金又是水銀[illegible]
皆發而產丹砂故丹砂因得與金兼併也金木
自變化水火互相營四者相混雜其內龍虎行
陰陽奇偶數晝夜昇降分肝青為父[illegible]甲乙為
火宗而與金母合故得名為父肺白為母者金
母鎮內胎常以火為符故得名為母腎黑為子
者金母本於水中生存乎歸中水却返生金故
為水子也子水數一為五行始金火木三物同

功首尾造化俱歸戊己者是故脾黃為業之祖
也[illegible]水火迭與為[illegible]
分布十二辰中龍虎卯酉分界陰刑伏殺陽德
生起刑德相逢兩相制伏俱成和合故云[illegible]
也二月榆落者緣自子進火至卯雖陽氣得用
[illegible]而未生純陽尚餘陰氣乃陽中有陰故被刑殺
[illegible]陰殺陽氣反於仲春發生之月而落榆莢也八
一月麥生者緣自午退陰符至酉雖陰氣得用而

未至純陰尚餘陽氣乃陰中有陽故微[illegible]
[illegible]陰氣反於仲秋肅殺之月而[illegible]也北方
鼎中金母因陰陽盛衰相盜之[illegible]舒真
精誠用[illegible]未子南者亦陰中含陽坎男之
象也午北者亦陽中含陰離女之象也一數陰
也九數陽也陰陽始終為藥之[illegible]
陽氣復播精於子而生真靈也[illegible]
[illegible]既得之後夙夜勤修始終勿怠[illegible]成之

後服食三年輕舉遠遊水火無[illegible]坐在立[illegible]
道陰德潛伏[illegible]時太乙見召移居中州計日上
昇[illegible]錄受圖也太乙乃修丹之[illegible]也中州乃
神州也世人初得道便名金簡於此州膺受圖
籙始復上昇也[illegible]得仙
按見其[illegible]修之則終始成功矣[illegible]
[illegible]五行相[illegible]交[illegible]五
作夫妻交媾相[illegible]而[illegible]陰[illegible]而立其成不

朽之丹人或得之宜乎[illegible]以成其[illegible]
[illegible]應[illegible]野[illegible]人[illegible]有効驗
[illegible]丹者乎
[illegible]古聖人賢必明[illegible]黃
[illegible]之[illegible]大道是以黃帝[illegible]大
丹東能上升卻非燒煉金[illegible]之[illegible]先
天之氣以成丹爾故云伏煉非服煉也[illegible]
所謂伏煉者各有其事如懷玄抱真化[illegible]隱淪

含精養神通德三光如上七者皆事先行是六
爐火是之謂煉己若能煉己則真氣薰蒸灑[illegible]
一身如[illegible]中有火暖氣似燒故謂之爐火故謂
之煉己也津液滕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
[illegible]
[illegible]之氣抱真者貞抱太乙之真化迹
[illegible]使人[illegible]知故如我者[illegible]則我貴
隱淪者沉隱淪匿使人不[illegible]故古之善為士

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合精者包含眞炁之精
以□□□□者外養全體之形以合氣聚功至
□□□道□□光德者修行之上事也修道而
不□□□□□□陽道德全修陰陽自配人
之□□有□有德而□無德緣以妄想德不感
□□行之十德愈深厚自不想□□□□□
乃星辰德皆感微如張□許自積□□□□
觀此爲道德三光也煉已旣勤積德通感乃可

伏煉人丹津液滕理者津乃玉津即白雪也液
乃金液即黃芽也玉津金液滕理於神室之中
則一身之筋骨毅堅衆邪百骸之陰皆得□
除正氣乃先天之陽長存不壞積累長久□形
而仙黃帝伏煉九鼎大丹者此之謂也遇會緣
□昔軒轅氏一世爲民再世爲臣三世爲君濟
世積功數盡升天其憂憫後學好道之上遂其
風采指其著爲□篇□□□□□露見枝條隱

藏本根或託號諸名復設衆文所謂露見者言
□□□□如乾坤其易之門者是也□有本□
□□□授故隱微耳所謂託號覆冒者不可顯
者此方謂散於群書之內後之明眼者旣得
□文不過其人體□而修其身若是法器之子
分辨□□可也有輩學人雖緣此文不得師旨
迷以傳迷引入邪徑竟無見聞遂走旁門□□
不知五行錯亂汨乎後來修道之流據此文□

注撰□□此書有若士農工商失其本業□□
□者求官無路以發什取眾大欲個無拋□□
以鈷鑠工藝拋術而莫施商賈計利而喪本即
如學者雖有其文未承師訣無下手處是猜妄
行□求成道仙會□□鈎□□□□□此文爲
□□法□約而義易恩□者□□不□設列其
條□□其實使於□□□□□分明皆有法
度得師一指依此□□可以成丹亂辭者即託

號鬼誤之義孔竅者包括玄妙之深[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精號爲暫衡之智燭後聖賢[illegible]用之[illegible]
人道非聖莫明非賢不語故父不得傳子臣不
得[illegible]君聖人之道豈不傳耶[illegible]而難承
當[illegible]若[illegible]後必[illegible]路是云[illegible]用意觀
是[illegible]河上乃受河姹河之
合[illegible]女即自巳陰水之精[illegible]以其
方能生人亦能殺人又能合丹當寂然不動之

時一靈內養忽感而遂通之頃奔騰如神境動
情生禍從色敗意念纔起不逐火飛如埃[illegible]
不可復拾鬼隱其精龍匿其形真散天[illegible]
是色將欲制之黃芽爲根者蓋姹女因之頂而
易失非彼黃芽之一陽不能制伏[illegible]即先天
之氣號真一之鉛姹此鉛氣以爲根基其來自
不奔逸何哉陰陽[illegible]而化然者也物類陰陽[illegible]
違造化之天背其[illegible]修丹者不[illegible]

以立根基倘真[illegible]之氣既還丹已成[illegible]方跳
[illegible]之外世之愚人不看丹經謂修行者必
[illegible]必先孤處必棄妻子必當辭[illegible]必合無
[illegible]以此爲道何其[illegible]也不用陰
[illegible]五行不[illegible]金木不知龍虎不識鉛汞不
明[illegible]其以無[illegible]爲可成道是以[illegible]力救其
[illegible]陰陽[illegible]配方謂之道[illegible]不惟自
明[illegible]不成爲其孤陰無陽若欲[illegible]當[illegible]盛

水擇而溫之假借陽氣難乃可全若不溫之必
不生也夫何故亦如造化配合未[illegible]不交
剛柔離分終成生生之道是以女人之[illegible]
子若欲孕則必擇日一日三時俯視井[illegible]亦借
真水之氣是觀井中之象以爲交感方能懷姙
所謂陰陽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相感之道若此
火炎上水潤下非有師導以使其然[illegible]統正
一氣已定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illegible]

道變化各正性命性命已正安可復改故曰觀
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
符非有工巧制御必男生而伏女偃其軀此皆
極理之論造化不能移易豈但生乎尚而死者
亦必男伏女偃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
定置始先俗眼看來語似怪誕本其首尾之意
令人洞達陰陽之理語故頻而不煩也[illegible]
[illegible]流珠金華章 此節分明指示流珠金華乃陰
陽之二物復示燒煉之端旨其間透露大丹作
切至於口訣難以書傳是也上陽子乃直指此
義而作偈曰太陽流珠離中日烏離宮姹女非
[illegible]姝太陽隱明實號乾父砂中有汞汞為砂
是其入藏因六賊引道關鍵流珠成[illegible]
真適合本居坎宮坎之真水乃陰精砂
承被金水制伏轉[illegible]白液應時[illegible]金返
居前吐華先明[illegible]六巳巳須卯王巳曰地神

湯一道有陞于高座凝露雙足金華化水有白
之間色如馬齒鍾乳瑚玕乾陽為寶往以求之
陽性陰情積也其 相嬌乳陰使陽迎陽被陰偃
彼從我迎時陰拘畜兩得之中是曰黃門一陰
一陽一乾一坤慈母云金金生坎水水即金公
水稱孝子嚴父云木木生砂汞子又生孫子繼
孫踵應不精專旋施號令五行錯王顛倒超應
鉛汞砂銀相撲於上火盛生土土為金母火王
銷金木畏金刑金被火伐木乃敷榮東南[illegible]
木三火二一西北同五水一金四中央戊巳是曰
三五數一至萬兆經核補數合天地[illegible]咸
[illegible]此感彼合口訣須明子當右轉若審若道
陽金生子午乃東旋陰木生午[illegible]精卯酉
東西土容二各金木間隔相去[illegible]懷德
金質木[illegible]龍呼虎吸[illegible]質飲食
相親一陽一[illegible]一男一女遂相[illegible]

一龜一蛇[illegible]
[illegible]兩炫煉金[illegible]
[illegible]曰太白[illegible]行黃道[illegible]
白布猶猫捕鼠似雀[illegible]各得其功[illegible]
不得口訣寃可猜言枉把家產行諸旁門都[illegible]
曲徑採戰[illegible]貞說賺[illegible]重[illegible]自古及今
好者億人不遇真師希有[illegible]陰陽豈知
同類廣求名藥愈純真先金石草木非類無情

夫道雖遠寥隔萬程法則後學極[illegible]備門
奧與[illegible]做仙真[illegible]人之
身故虛而至寶者精與氣也心印經以爲上藥
張紫陽以爲命寶仙翁所謂之[illegible]有同而有
異何謂同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最爲
而同也何謂異曰[illegible]坎離曰牝牡[illegible]曰門
曰闔曰無曰有曰[illegible]曰日月曰玄牝曰[illegible]
曰剛柔曰雌雄曰[illegible]

曰金氣曰神明曰黃芽曰河車曰[illegible]
曰浮沉曰白黑曰[illegible]曰恍惚曰[illegible]
曰虛無曰杳冥曰真人曰大淵曰[illegible]
曰[illegible]曰龜蛇曰白虎曰青龍曰[illegible]曰流珠
曰[illegible]砂曰水銀曰八石曰黃土曰兩孔穴曰神
[illegible]曰[illegible]月[illegible]曰懸胎鼎曰赤色門曰明窓塵
曰上下弦曰文武火曰丹砂木精曰河上姹女
曰鄞鄂城郭曰馬齒瑯玕曰禁門曰刀圭曰金

華曰秋石曰情性曰上客曰白雪曰黃輿曰[illegible]
淵曰河鼓曰飯山曰[illegible]影曰鐘乳曰蓍液曰三
五曰兩七曰銖兩曰爻符等等名色如是一皆
身中之寶或喻門戶或言神室或云鼎器或皆
借用或推形象或比進退故易道以乾直坤闔
爲生死之門丹法以鵲橋黃道爲往來之路不
興已身精氣耳此假名而[illegible]守故[illegible]丹砂木
[illegible]金乃并合[illegible]欲去人卒[illegible]

金華轉而相因之義同也蓋謂流珠體施於□
丹砂木精有陰而無陽以屬後天不能成丹金
與黃芽合乃先天之鉛可煉還丹故夫丹砂
木精即離中之汞火火之父爲東方甲乙之木
以生其精是爲中女是以東方甲乙之木與南
方丙丁之火一父一女也父與其女爲陽中之
陰則震木離火爲之侶也黃芽金液爲坎中之
鉛水水之母乃西方庚辛之金以孕其液而爲

中男是以西方庚辛之金與北方壬癸之水一
母一子也母與其子爲陰中之陽則兌金坎水
以合之也木火金水四者混沌列爲龍虎一東
一西龍居東其數三故云龍陽數奇虎居西其
數四故云虎陰數偶木火爲侶者龍從火裏出
也金水合處者虎向水中生也肝青屬木爲火
之父肺白屬金爲水之母腎黑屬水爲金之子
離赤屬火爲木之子脾黃屬土爲四者之祖宗

五行之始故爲一陽之首金與水木與火龍與
虎是謂三物若此三物交會而作一家則必藉
戊己土之力方能成其功用也[illegible]
[illegible]青龍居東白虎爲西此其正道更歷
方爲者[illegible]建於西白虎建於卯是爲德
並會而龍虎歡喜顛倒相見故龍虎相見會合
一處則二物歡喜以上生爲德若龍東虎西定
位各居自生自旺則二物相競紛擾以主殺爲

刑刑者陰陽乖錯之義離雄相見之義刑者五
行順行之謂德者五行顛倒之意刑者陰消其
陽德者陽合乎陰刑者陰多而陽少德者陰少
而陽多且如四陽而二陰二月之卦也陽長陰
退其陽雖多而有餘陰陽多爲德餘陰主殺是
以二月萬物並生而榆莢有墮者一如人也年
方及壯一身之中陽多陰少日壯一日却於此
時慾火大熾其[illegible]多皆爲陰消縱有餘陽不

能生寧育病疼後將譬陽脫神復念念在於[illegible]
界儘力求陰餘陽盡陰悉皆消脫自然而終此
之謂德返爲刑也若是上智之士一餘陽以爲階
梯便行還丹之道可復長生是之謂刑德並會
也是爲相見歡喜也又如四陰而二陽八月之
卦也陽爲陰消其陰雖多尚有餘陽陰多爲刑
餘陽主生是以三秋萬物將零而薺麥乃生一
如人也年將六十一身之中陰多陽少日衰一

日若於此時尚有餘陽而行金丹之道能令陽
復是謂返老還童也是謂長生久視也是謂刑
返爲德也二月子時十之魁星臨於卯位罡星
臨於巳上位屬東南主生爲德八月戌時十之
罡星據於酉地魁星臨於亥上位屬西北主殺
爲刑經云罡星指丑其身在未所指者吉所在
者凶餘位皆然此喻煉丹之功用也子南午北
者顛倒五行逆伺聖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

行顛倒大地七寶所以水火互爲綱紀方[illegible]
[illegible]也陽生於一成於九陽數至九則極極則[illegible]
於一故[illegible]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illegible]精
於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功在此兩句蓋虛危之次日月
合璧之地一陽初生之方龜蛇蟠結之所故太
乙所含先天之元氣[illegible]真精遇子則播施此復
應前文子午行始之義也世人但聞卯酉爲沐
浴豈能明刑德之論蓋德與生即半時得藥之

此刑與殺則頃刻失喪之論是以入室之際當
須防危慮險方可煉丹仙翁比爲春壯之時無
物不生而榆莢死者德中防刑生中防殺也秋
肅之候何物不凋而薺麥生者刑中有德殺中
有生也是皆籍歷而論種種而明者其上意之
妙惟要得先天之氣備[illegible]
此謂人若遇師先須審[illegible]其端緒是正是邪
將此參同契勘果是明師同無不知畧無留[illegible]

若其自飾十不知九百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
頭[illegible][illegible]道或[illegible]打坐觀空閉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本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象道用先天不說月[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到
世之愚夫但聞何人打坐幾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處
便紛[illegible]其有道他豈知爲[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乎
他豈知陰陽吞啗生殺之理乎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記
前人口滓曰惟說禪鋒[illegible]橫論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
爲道以愚世人尤爲可笑彼爲知禪[illegible]性哉何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師說用九其動也直若能了此即正法眼
藏也何言禪即坤用六其動也闢若也知之即
涅槃妙心也禪與性合以土制鉛也金木相投
以鉛伏汞也仁[illegible][illegible]旋以直食也故一陰一陽
[illegible]之道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宗也水火[illegible][illegible]丹之
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端
緒皆要同類方能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採物終始當採度其生人生物陰陽終始消息

之因是以五行相生相剋一旺一衰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交媾上[illegible][illegible]人所行之道陰陽而已[illegible][illegible]
含[illegible]滋液之[illegible]者坤化也易而爲聖胎也其[illegible]
懷與生成之妙者乾[illegible]變易而爲靈父也氣液
凝精流而成形以結爲丹如金石之固而不朽
也審察專一方乃不泄可[illegible]成道若立[illegible]尺之
竿而見影如呼[illegible]谷之谷[illegible]傳陰陽自然影
響交感最爲靈驗以合天地造化之至要[illegible][illegible]

烏巴豆無情之草木尚爾殺人雖文王大聖[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illegible]聖偏鵲神醫坐成賢師當占針[illegible]其
毒氣尚不可療況乎真陰真陽之氣同類有情
之物以相匹配安有不結靈丹者乎
[illegible]陵[illegible]子曰[illegible]氣[illegible][illegible]能知嬰兒此[illegible]玄抱
[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形抱神以靜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則變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虛御空而道遥乎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含精者[illegible][illegible]役

其形體存神者內不勞其心志久之力到功成
精神內親如氣充溢而百骸萬竅無不貫通自
然如大河之流轉於三元上中下之三田也元
氣積則元精產血化爲脊充溢于皮膚之間也
其[illegible]太平填腦髓者髓之海腦髓滿則純陽
滿血脈髓皆滿然後骨實筋堅氣盛[illegible]之變
也人之修煉而長生者係其能盜天地之正氣
也所以能盜正氣者係其有呼吸也呼至于根

吸至于蒂則歸丹田而綿綿常存矣然道非
驟可至必積精累氣而成故自片餉結胎之後
有日功靈十月胎圓一年小成三年大成以至
九年功滿人事皆盡然後可以遺蹟獨立羽化
而登仙又日天之一年一日僅如人之一息冬
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
吸也子以後爲呼午以後爲吸此一日之呼吸
也人之身一日有一萬三千五百呼一萬三千

五百吸一呼一吸爲一息則一息之間潛奪天
運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數一年三百六十日則
有[illegible]天運四百八十六萬年之
數於是換[illegible]之軀變成純陽之體始而易
氣次易血次易脈次易肉次易髓次易筋次易
骨次易髮次易形積九年而周九變然後羣盡
陰中[illegible]爲純陽而與天地合德此其爲長生超
脫之道也易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陰符

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嗚呼盡矣指[illegible]
求仙不謀鉛汞陰陽[illegible]丹書千萬篇皆
謂鉛汞皆比喻也在學者觸類而長之耳[illegible]
金吾身而外求也惟古聖賢憂憫後世學道之
士不得其說遂爲之隨方風采指書古文皆爲
謂稍以開示之實欲使學者有可以爲遡流尋
源之地然其著書立言往往隱藏本根不肯明
言其事惟托五金八石爲號以露見枝條而已

後人不究其旨徒爾飜覆終身以至于沒世甚迷惑燒竭硃汞竟無所得遂使在官者棄官服田者廢田商人失業志士無以聊生甚可傷也魏公因而定錄參同契一書其間分兩有數不妄發一句因而相循不聞着一字枝葉一披核實隨見可謂字約易思事省不繁矣或者見其三篇之多疑其太贅不知三篇即一句也以一句口訣散布于三篇之內所以錯亂其辭孔竅

其門者不敢成片泄漏也習者誠能審思而以意參之必當自悟爲真汞產于離離爲火而居午以分野言午爲三河故稱河上姹女究其所從來舔虛心凝神得之以其自心而出故謂之虛汞又謂之神汞其性猛烈見火則飛走無蹤猶如鬼隱龍匿莫知所存非用黃牙爲根何以制之黃牙即真鉛也汞得真鉛則制伏終從不能飛走此所以用之爲金丹之根也

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譬之牝雞不抱而自卵則無雛必矣何者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也天地施化如水火炎潤豈人力使之乃自然而然爾人身首法天腹象地但清神內守而勿忘勿助調勻鼻息而勿縱勿拘自然一闔一闢一呼一受與天地施化之道無異若夫時至氣化機動籟鳴則火從臍下發水向頂中生其妙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初不在勞神用力而後得也

可見是道乃天造地設一定而不易者矣學虛篇云譬如夫婦交媾時一點精血結成嬰兒丹所謂交媾乃陰陽內感神氣交結當其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得其節符與有剛柔相結而不可解之狀亦有工巧以制御之但見其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心印經註云男女稟受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陰陽備法延遺氣爲男闔氣爲女蓋陽氣聚了而成男子兩腎生時必伏

陰氣聚于背故女子背重也將必仰其[illegible]于死
亦然觀溺水者可見此皆父母[illegible]之[illegible]者
受氣之初闔闢先從已定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意欲[illegible]
者潤暖吾身陰陽上下中生[illegible]然之理而已
太陽流珠乃靈汞也靈源大道中云此物何曾
有定位隨時變化因心意在體感熱則為汗在
鼻感風則為涕在腎感合則為精在眼感悲則
為淚可見其常欲去人也金華即真鉛也汞得
真鉛則轉而相依自然不飛不走留戀于內化
為金液凝而至堅也真鉛生于坎位先[illegible]
凝凝作黃芽故為馬齒瑯玕之喻舉[illegible]
頭只是先天氣煉作黃芽發玉英是也[illegible]
君也汞乃臣也鉛先動汞應之猶君倡而臣和
也鉛屬金汞屬木木性愛金金情戀木陰陽[illegible]
須自然感合也丹法當迎近陰符之時迎一
陽動之機以進火不可過不可不及惟見但

脈以歸源窮力闘而徹底若火相火見火皆[illegible]
然[illegible]如[illegible]成至寶真鉛之生孕于坤宮之
[illegible]也返大[illegible]上[illegible]宮以制真汞
為之交而成汗則又復回於坤母之舍此即
孝子報恩反哺也然非炎火為之煉真[illegible]
煅則真鉛不能飛起此嚴父所以施教之令
也金生水水生火此五行常道之順也今丹法
木與火為侶火反生木金與水合處水反生金
故曰五行錯旺相據以生也火性銷金金伐木[illegible]
方離宮之火以煉北方水中之金金伐木[illegible]
運北方水中之金以制南方火中之木也水一
火二合而成三五者土也三五為一木火土相
與混融化為一氣也斯時也玄黃相雜清濁未
分猶如天地渾沌之初少[illegible]時至氣化無中生
有明窈冥恍惚結成團而人地之至精孕於其
中矣兩突神和[illegible]若明二五一旦作地行伸其

妙須是口傳心受難以盡形之于毫楮也學者不遇明師徒自臆度而已予嘗右轉自西方轉于子位而虎向水中生也午乃東旋自東方轉于午位而龍從火裏出也子午卯南北水火卯酉即東西金木右轉左旋一伏一起則水火相交金木自然不間隔矣然東西卯酉者金木異名非天地方位亦非人身左右然又不可舍吾身而他求也南方離龍北方坎虎作丹之時驅

能下呼于虎虎乃吞吸龍精一呼一吸兩相飲食併合為一熒惑守西者火入金鄉也太白經天者金過南方午位而出現也作丹之時運神火照入金鄉金被火逼遂飛騰而起現于南方午即真鉛也殺氣所臨何有不傾者真鉛飛上捨其釆真釆自出役負錯也○於是神入氣而為胎如貍犬之守鼠衆禽火而成丹如鳥雀之畏鸇此繇其物類相制一見則自然降伏俯首

不敢作聲也其法至神極易但恐不識龍虎為何物倒逆金循云不達陰陽徂徒勞更議立況乎不得其理又安可以臆見妄度哉夫自古及今好者億人廣求名藥東江西熱務往來者費家財使兒弟妻子離散乃至終身訖不能遇舉世希有能成何也繇其入門差錯與道乖殊不遇明師而未燭厥理故也○然汞本木精其性飛走似難降伏惟投入于鉛爐之内則與鉛相

合所謂移來西位與金并者此矣天一生水位居北其象為玄武地二生火位居南其象為朱雀天三生木位居東其象為青龍地四生金位居西其象為白虎四者各居一方本不相涉今曰金水合處者以西四白虎之金潛入於中也木火為侶者以東三青龍之木升入於中也此所以金不在西而與木合是于東木不在東而與火為侶于南白虎變為黑虎青龍化為赤龍

所謂陽龍元自離宮出陰虎還從坎位生
也蓋金水木火四者聚而爲一則[illegible]池如
太極未分判而爲二則震龍木汞[illegible]兌虎
鉛金在坎宮矣又四者各爲一[illegible]朱雀
玄武而獨以龍虎言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也
[illegible]曰四象不離二體可謂[illegible]肝
青肺白言金木也腎黑心赤言水火也金生水
木生火故以肝肺爲父母心腎爲子女而金木
二者又從土中生故以脾爲祖也夫腎既爲子
而以五之始何也曰腎屬水水數一一[illegible]之始
是子生于腎從後轉及肝心脾肺也從[illegible]
不名五臟而名三物又何也曰金水合處木火
爲侶與戊己土合而成三也蓋四象五行全賴
土若無戊土不成丹此所以合三而歸一土也
金丹本繇中生有非有形之物可爲憑借之以
喩五行爾人身二氣[illegible]而周流經絡于

一身之間若象緯一動而卯酉相加金水自然
不[illegible]矣殺伏者沉歸海底如秋氣肅殺斂物
以入也生起者騰上雲漢如春氣發生暢然以
出也二月建卯而月將爲河魁河魁屬戌而戌
中有辛檢死此月係辛金之殺氣臨于卯也八
月建酉而月將爲天罡天罡屬辰而辰中有乙
察生此月係乙木之生氣據于酉也日行[illegible]陸
爲春而二月卯時酉陸在東北陸在南日行東
陸爲秋而八月酉時東陸在西南陸在北斗[illegible]
北爲天地之經東西爲天地之緯鼎中其罡一
轉則龍走西而虎走東子在南而午在北與二
八月卯酉之造化無異此乃喩吾身之天地也
其升中有降降中有升火有危險欲人防慮
成而不散也陽生于一成于九陽數至九則
極則復于一元者元氣精者與精虛危者日月
合璧之地亥子之間陰極陽生之時也子午

一陽初動處也丹法在先天惟含太乙之氣至
後天然後化為真精而播施也金丹大道與旁
門小安樂法不同是必謝絕人事專心致志朝
乾夕惕勤行不息無須臾之間然一年入室之
後更須溫養不可遽然速出必俟三載以後則
身外有身行步如飛可以輕舉遠遊大浸稽天
而我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我不熱[illegible]
任我長樂無憂然溫養事畢更當潛伏人間積
功累德開度群迷方可翩然而往故朱雲陽
真人有度世接引後學不得幽棲是必功濟群品
方仙夫豈容獨善其身哉大抵旁門小術其法
甚難易遇難成金丹大道其法簡易難遇易成
[illegible]遭逢睹其端緒即物類以相況揆物理之
自然則天地之間形生氣化洪纖高下有情無
情頭頭是道皆可觸類而長之有如鶴鳴中夜
雞唱五更何也與天[illegible]如[illegible]

吸風犀牛望月碧潭夜月青山暮雲無非金丹
法象張紫陽云修煉者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
[illegible]法之要莫大乎五行五行之妙[illegible]
火[illegible]以[illegible]伐木火盛則水沃之水盛則土遏
之是謂五行相克金生水水乃金之子而水中
[illegible]火乃水之子而火中生[illegible]
[illegible]猶天母猶地天氣降而[illegible]
之而成生育之功故曰母含滋液父[illegible]
行之精聚為金石尚千百載不朽況人以自己
五行之精凝結成寶將與天地相為無窮金石
奚足多哉當此之際必也念茲在茲用志不
分終日默持如雞抱卵如此則功夫純粹藥材
不至消耗火力不至間斷道乃成矣人能靜定
道自來居如立竿影見叩谷響傳蓋未有感而
不應者乃若日月懸象當天取火則火生[illegible]
水則水至感應如此其速豈不至靈也哉天下

莫不見而莫能知也野葛巴豆草藥中之至毒者若野葛一寸服巴豆至兩即時個仆難用孔竅之[illegible]爲之一[illegible]亦不能使之復蘇[illegible]今人但知毒藥入口能使人速死[illegible]不信靈丹入口能令人長生何不思之甚與

周易參同契註集解卷下

東漢　青州從事徐景休著
元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註
明　餘姚後學[illegible]一庭輯
海虞爲[illegible]居士毛晉訂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此註乾坤[illegible]）坎離匡廓運轂正軸（此註坎離[illegible]首）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此註[illegible]）數在律曆紀（律即[illegible]黃鍾等[illegible]）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併爲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此六句[illegible]象未能[illegible]）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illegible]）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

隨將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illegible]）

（[illegible]）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illegible]）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合（俞作含）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

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俞作黃化）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illegible]）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眾夫蹈以出蝡動莫不由於是仲尼讚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illegible]）元皇關雎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俞作[illegible]）長子繼父體

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鐘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illegible]）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俞作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俞作當）四者合三十陽氣

參同契　卷下　上篇　汲古閣

索滅藏象彼仲冬節草木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睹匡廓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觀天河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循（一作[illegible]）

卦節消則因象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illegible]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illegible][illegible]制作有所踵[illegible]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世定此書素無前識資[illegible]因師覺悟之皓若褰帷帳瞋目登高臺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illegible]文字鄭

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為賢者談曷敢輕為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歎息俛仰輒思慮[illegible]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illegible]

葉一作條見扶疎

古文參同契註集解卷下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著
明餘姚復陽子蔣一彪輯
海虞篤素居士毛晉訂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為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illegible]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

律曆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為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

彭曉曰太易太初之前雖含虛至妙則未見兆朕太始太素太極之際則有混成

乃混沌也中有眞一之精爲天地之始爲萬物
之母一氣既形二儀斯析然後有乾坤焉有陰
陽焉有三才五行焉有萬物焉[illegible][illegible]乾坤
爲天地之綱紀運陰陽爲造化之樞紐是以乾
坤立而陰陽行乎其中矣[illegible]謂
修金液還丹與造化同途因託易象以言之莫
不首採天地混沌眞一之氣而爲[illegible]乾
坤精粹潛運之踪而爲法象於坎離者[illegible]之微

而立形德盜陰陽變化之機而成冬夏陰生午
後陽發子前動則起於陽九靜則循於陰六乃
修丹之大行也故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匡
郭以水火爲夫妻以陰陽爲龍虎以五行爲律
曆合眞精以三才爲經而聚純粹[illegible][illegible]者往造
行於三百八十四爻尾起於乾終於三百八
十四日此皆始於乾坤二卦之繼而成變化者
也故[illegible]乾坤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卦之爻按也屈修金

液還丹鼎中有金母華池亦謂之金胎神室乃
用乾坤坎離四卦爲鼎器藥物匡郭者樞轄也
復日者包裹也則有陰鼎陽爐而火符皆依
約六十四卦周而復始循環互用又於其間運
春夏秋冬分二十四氣擘七十二候以一年十
二月氣候壓於一月之內以一日氣候攢於一
晝夜十二辰中定刻漏分二弦隔子午按陰陽
通晦朔合龍虎依天地之大數叶陰陽之化機

其武揆御不差運發不失則外交陰陽之符內
生龍虎之體故云善工者準繩墨以無差銜轡
者執銜轡而不撓合其規矩執轍也蓋修金丹
之士運火候也月節有五六乃三十日也晝夜
各一卦乃六十卦也乾坤坎離四卦爲藥之父
母樞轄鼎器則非[illegible][illegible]之數只乃統而言之矣
并爲六十四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使有卦爻爲日月
之經而律者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亦有表裏者陽[illegible][illegible]

並水火金木土爲表裏凡遇晝夜陰陽升降之
皆依約卦爻晝夜各一卦也以屯蒙
卦爲首朝屯暮蒙從此以至既未濟終
未濟二卦也晦爽者晦終朔旦也日
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者謂陽爲動陰爲靜於
十二辰中早晚分陽陰陽升降火數周而復始
更互用之也陽火自子進符至巳純陽用事乃
內陰來外陽也陰符自午退火至亥純陰用事

乃外陽附內陰也此內外之體盛衰之理始復
而終坤皆以爻象則之也春氣發生謂之賞秋
氣肅殺謂之罰自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陽
火候也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陰符候也乃
於十二時中運其火符應此四時五行[illegible]則寒
暑仁義喜怒爻象不得纖毫參差故謂之不失
號內四時無愆緣中宮鼎器其丹必成矣古
歌曰聖人奪得造化機手搏日月安爐裡從此

顛倒天地精擒獲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爾
識識者便是真仙子鍊之餌之千日則身既鍾
陰邪俟死是故節金液還丹若非取法象天地
造化以自然之情別無所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金碧經曰神室者丹之樞紐
衆石之父母徐君謂乾坤者易之門戶與卦之
父母其義一也非神室則無以成丹非乾坤則
無以見易乾坤純體之卦也六子破純體而爲

卦也故衣曰乾坤錯雜乃生六子六子即是乾
坤破體是則六子因乾坤而生而六十四卦亦
莫不由於乾坤故曰衆卦之父母父母之體本
是純陰純陽自六子之生而純陽純陰之體破
矣今可復純乎陳希夷曰破體煉之純體乃成
是知破體煉之可返純體而入道衆石煉之可
歸神室而成丹然所謂石非外物也吾身中之
衆卦也神室亦非外物也吾身中之乾坤也欲

煉大丹先設乾坤爲神室神室既設而變化在乎其中矣乾坤既具陰陽自交乾下交坤而爲坎坤上交乾而爲離坎離既交變化又在乎其中矣又曰日爲天光自西而下以交於地月爲地光自東而上以交於天男女交精之象也日月往來寒暑生焉四時成焉晝夜分焉陰陽定焉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爲寒暑天地不能四時也以日月南北而爲四時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出沒而爲晝夜天地不能晦明也以日月交會而爲晦明陰陽雖妙不外乎日月造化雖大不外乎坎離是故衆卦之變雖不齊而不出坎離之中爻周流乎六位也猶車輻之設雖不一而不出乎一轂之運居其中也坎離中爻謂坎中之一陽離中之一陰上下往來六爻之內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達者得其道而[illegible]身中之日月常人保

其理而逆造化之陰陽則未至有[illegible][illegible]之虛危轂之喻其於匠輻正轂[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乾卦也坤者純陰牝卦也坎者陰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離者陽中有陰牝牡相交之卦也故謂之牝[illegible][illegible]卦其餘六十卦或偏陰在上或偏陽在下或[illegible][illegible]陽在上[illegible]偏陰在下陰陽不純牝牡[illegible][illegible]不可謂之牝牡惟此四卦獨具陰陽之[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乾坤者橐籥之體坎離者橐籥之用知[illegible]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猶工者準繩墨而就規矩御者執銜轡而循軌轍處其理於中制其妙於外庶幾軾[illegible][illegible]動合自然也律曆之中一月三十日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餘適有六十卦以卦奉日一日兩卦一卦爲經一卦爲緯朝屯暮蒙朝需暮訟以至既濟未濟而卦象內外剛柔之體朝在上而暮在下[illegible]有表而柔在裏并前四卦則周易六十四[illegible]爲吉用是則六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易而[illegible][illegible]

之所以作也麻衣曰消息卦象無止於十二
此意方當易道又曰卦有反對反為消長健為漸
既濟對體尤妙☵☲屯卦也反之為☶☳蒙卦也自
晉訟以下皆以倒體為次如頤小過之類不可
反者則以對體次之故☶☳頤卦則以☱☴大過卦
次之此對體也自朔旦用屯蒙至晦爽用既未
晦朔循環終而復始可見朝陽則暮陰晝動則
夜靜寂寂迴互主客遞分消息盈虛避就生殺

進火忌斯須之謬退符防毫髮之差抽添須符
浮沉運用盡知昏曉學者因象而求意得意而
忘象可也悟真篇詩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
群爻謾役情是也卦有內外二體內卦三爻法
一年之春夏一日之子後午前外卦三爻法一
歲之秋冬一日之午後子前內卦法陽外卦法
陰乾坤交泰之象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子後進
火午後退符其理一致賞為陽罰為陰仁為陽

義為陰喜為陽怒為陰朝則行陽以應春夏暮
則行陰以應秋冬苟能應四時之宜自然符五
行之理非陰陽行賞行罰汲汲為仁為義哉夫
作丹在心也倍皆假是以符陰陽生經云丹況
丹者至陽之精倘有纖毫陰累假使未盡終未
成就修真之士動靜語默之間可不潛察全和
好生利物仁慈寬恕恩愛忠信和善清淨質實
不妄之類皆陽也好殺害物殘忍嫉怨貪慳淫

侮驕傲狠愎淫慾虛詐不實之類皆陰也戒陰
修陽陰將自去陰盡陽純自然成真
上陽子陳致虛曰伏羲觀河圖始畫八卦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夏易歸藏以
坤為首商曰連山以艮為首文王周易乾坤為
首孔子翼曰乾坤其易之門戶邪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
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實深得三聖人之旨作參同契發運上與三聖
之道下續萬世之人首句直指曰乾坤易之門
戶衆卦之父母夫乾之爲物陽也故爲易之戶
坤之爲物陰也故爲易之門太極既判乾坤
之門戶則天地何繇而設位日月何繇而光明
人物何繇而化生聖人何繇而行其道誠是以
乾動而直則陽太極而生陰坤動而闢則陰太
極而生陽陰陽交錯而成離坎仲尼曰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乾之
用九也初乘坤而成復復中妊震復而爲師師
中妊坎師而謙謙中妊艮謙而豫震生于豫豫
而比坎生于比比而剝艮生于剝則震坎艮三
男皆妊生于坤矣坤之用六也初乘乾而成姤
姤中妊巽姤而同人同人妊離同人而履履中
妊兌履而小畜小畜生巽小畜而大有大有生
離大有而夬夬生兌則巽離兌三女皆妊生于

乾矣雌雄錯雜以類相會則乾再交坤而成臨
臨而泰泰而大壯大壯而夬是陽之求乎陰也
坤再感乾而成遯遯而否否而觀觀而剝是陰
之感乎陽也斯爲乾生三女坤生三男錯此而
往一男三女迭爲夫妻而六十卦從茲生矣此
之所謂乾坤爲衆卦之父母也何謂坎離匡郭蓋
陽乘陰則乾中虛而爲離陰乘陽則坤中實而
爲坎故坎離繼乾坤之體而爲陰陽之匡郭此
乾坤之於坎離猶車輻之於轂軸乾坤正坎離
之輻坎離轃乾坤之轂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
此大小孫君之旨同也牝牡者牝乃畜之母牡
乃畜之父故牝爲陰物之通稱牡爲陽物之總
名合乾坤坎離爲牝牡四卦其以牝牡而爲橐
籥猶用陰陽以爲消息橐象陰之門籥象陽之
戶今乾坤坎離若天地門[illegible]用[illegible]
而[illegible]生[illegible]消而生人

之人用吾修之道而超凡入聖者謂之聖人
者善奪造化也善用坎離也善奪造化之道者
猶良工準繩[illegible]而正規矩何事[illegible]用坎離
之道者猶執銜轡以御乾[illegible]何[illegible]者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也聖人者審度中以
制外也明律曆而知數也律曆者律應造化之
候曆紀周天之運一陽初生律應黃鍾自子至
亥周天度始故一歲既周而陽復生于子也月

節有五六月節者兩節為一月五六者五日為
一候六候為一月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日十二
時兩卦十二爻朝一日兩卦為之經緯一月六
十卦以為表裡也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者
何謂也蓋震下坎上為屯震為長男而能復坎
中之陽以施生育之德故謂屯直事又艮上坎
下為蒙艮為少男而能聚坎中之陽以行溫養
之功故謂蒙當受晝夜各一卦六十卦中皆有

陰陽互施生養也晦朔為一月之始終[illegible]
一日之[illegible]四時定一年之[illegible]
者[illegible]之不失仁義喜怒之正[illegible]
[illegible]此章大義總敘參同契[illegible]指乾
坤為易之門戶非使[illegible]金丹藥物火候
全陽[illegible]坎曰闔戶為坤闢戶為乾一闔一闢
往來不窮為變通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戶也
乾生三男坤生三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所

以為衆卦之父母也坎月離日日月行于黃[illegible]
晝夜往來循環無窮如戶扉之周遭也轂[illegible]
軸猶心欲轂運必正其軸輪運身中之日月當
先正其心也乾純陽牡卦也坤純陰牝卦也坎
陰中有陽離陽中有陰牝牡相交之卦也丹法
位乾坤于上下列坎離于東西而乾坤闔闢坎
離往來假如藥爐之狀[illegible]其管[illegible]
[illegible]也是丹道也[illegible]故必慎汝內[illegible]

淡外有如列子冲虛至德經所謂大道之[illegible]
齊雜乎[illegible]之際殺然于唇吻之[illegible]
臆之中乾隆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應外合
于馬[illegible]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也[illegible]
律曆紀者巡行十二位應律之十二辟配之十
二月紀之十二年也月節有五六者以一月三
十日分爲六節也經乾坤南北之定位坎離
東西之妙用奉日之所使者其候與天同運[illegible]

日升沉無少異也兼并爲六十卦除乾坤坎離
恰有六十卦一日十二時用兩卦直事分一卦
當一時兩卦計十二爻應律曆紀之數以一月
三十日并之共得六十卦也以六十卦布于三
十日內則朔日朝爲屯暮爲蒙自此朝暮殊論
朝師暮比依次而用之以至晦日朝既濟暮未濟
晦朔循環周而復始[illegible]兩卦各內外剛柔之體
或反對或正倚[illegible]

丸聚虛符云天上分明十二形人皆分作煉丹
[illegible]日即火辰即候人能以天上之日辰反而
求之吾身則日臨之位即時候也動者日出而
作靜者日入而息吾身自有日出日入之早晚
其火候動靜[illegible]皆合乎天度也卦有六爻下
三爻爲內上三爻爲外武紀屯蒙二卦朝用屯
陽火上升之候也初九正當身中之子[illegible]
外故曰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暮用蒙陰符

下降之候也蒙上九正當身中之午[illegible]外向內
故曰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陽氣當春發生
陰氣當秋肅殺猶丹法之賞罰也承日自寅東
出經日自申西入喻丹法之昏明也爻辭仁義
隨時喜怒者潛藏飛躍進退加減各隨其時也
其實真有所謂四時日辰早晚昏明與夫仁義
喜怒賞罰哉皆喻[illegible]陰陽消息之用過其
不及之節度也若其用[illegible]下功[illegible]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

真一子彭曉曰天地設位者以其既濟鼎器法象乾坤也易行乎其中者乃陰陽坎離符火運行其中也既鼎器法乾坤復於其中安金投以為天地人三才也坎離二用無爻位者[illegible]

水火運轉動靜無常故周流六虛往來上下無常位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此段徐君自解以乾坤為鼎室列陰陽配合之位使坎離交于其中以成變化之功易謂坎離者日月為易也日月乃天地之易坎離即人身中之易乾坤其體也坎離其用也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不定上下無常

上陽子陳致虛曰十翼[illegible]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illegible]矣徐君述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illegible]注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也[illegible]易謂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illegible]二用其言既詳其心太切[illegible]世人[illegible]懸而難悟異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二用者乾用九坤用六有用[illegible]九見群龍無首吉者君子行道而德之至也用六利永貞者[illegible]坤之德此道也[illegible]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是故坤之[illegible]用孤陰則無成是以用六從乾乃[illegible]行也而乾用九四坤西南得朋也乾中變能各正性命乾之太始用九乘坤陽含其陰[illegible]之太一用六承乾陰含其陽實而成坎[illegible]坎離得專陰陽之[illegible]而用包囊生育[illegible]如天上之日月[illegible]弦望晦朔而[illegible]人身之陰陽[illegible]而太極[illegible]

兩無常易道屢遷變動不居乾坤毀則無以見
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而逆行易之道也
全陽子俞琰曰天位上地位下二氣運行其中
升降往來不窮猶橐籥也人生受沖和之氣與
天地初無二體若能沖虛湛寂自然一氣周流
于上下開則氣出而如地氣上升闔則氣入而
如天氣下降自可以與天地齊其長久是易也
豈特天地有之哉乾天坤地吾身之鼎器也離

日坎月吾身之藥物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列
天地配合之位離東坎西分日月出入之門反
求吾身其致一也乾坤爲體坎離爲用坎離二
物周流升降于六虛往來上下本無爻位吾身
坎離運行乎鼎器之內潛天潛地豈有爻位哉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合五行精月
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窮神以知化
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

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
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
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
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眾夫蹈以出蠕動莫不繇
與一子彭曉曰易者象也蓋以日月相合而成
也金液還丹莫不合日月陰陽精氣而成也日
合五行精者每一月一度與月交媾也月受六
律紀者謂金水於鼎內逆月分受得半月律氣

也律呂各六而日月共分之日月五星經緯共生萬物喻鼎
內受外來陰陽之氣升降子午之符排列如星
之精交媾日月之粹否泰相繼周而復始始復
而終坤也○故陰陽精氣出入卷舒晝夜循環
周而復始約六十四卦依三百八十四爻據爻
摘符火隨進退陰來陽往陽伏陰施東西之氣
相交夫婦之情相投當斯之際震來受符入地
媾其精神日月合其魂魄混沌者神室象雞子

陽弦相合知混沌也陽龍陰虎在混沌中相交交感之氣樹立根基以布鄞鄂以致凝結成孚黍為精物也故鼎室中乃自是一天地也虎關蜒動之物莫不繇之也雄陽屬火乃玄也雌陰屬地乃黃也此乃老陽老陰乾父坤母互用火符極數也則知一鼎中造化一一明象天地運動發生萬類也若火候失時抽添過度寒暑不應進退差殊則令天地之間憑何節候而生物

象哉愚何陰陽而生龍虎哉

抱一子陳顯微曰金丹經曰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窮微以任七陽動則陰消徐君以易繫辭發之然大易之道垂象於日月大丹之道著明於金火金火即坎離也故金精盛則玉兔增輝火德旺而金烏倍烈此段五六以明水土之用也上數五日之數五而五行之數亦五也水數六月之數六而六律之數亦六也自甲至癸十陰符之十日五餘剛五餘柔此日之數五也五律十二而六律六呂此月之數六也五其六而為三十度度盡復更始者晦朔循環也金火二物互相存亡於晦朔之間○學者既窮其神而知其化使陽往而陰來輻輳而輪轉遞互出入相為卷舒取大易爻象而為節符配日月昏明而行火候自然奪天地之機盜造化之妙矣易有三百八十四爻藥有三百八十四銖二十四

銖為一兩三百八十四銖為十六兩即二八之數據爻象陰陽升降之理摘卦為符而配符行火符即爻書非別有符也據易言之謂之卦據丹言之謂之符故曰符謂六十四卦也卦當陽生之辰則火進一陽之符當斯之時神室煉其精金火相運推催陽龍也雌陰虎也播玄施者龍騰玄天而降雨也化黃包者虎入后土而匯金也上天入地混沌交孩之象也於是權輿而

安其根基經營而養其鄞鄂其神[illegible]
成形大而天地細而蠉動有形有氣者莫不係
是而由惟是此一點於外乃降本流末爲生生
無窮之道是此一點於內乃返本還源長生超
脫之道也
上陽子陳致虛曰孔子曰逸通莫大乎四時懸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徐若運以明之引而信之
此書法象日月以喻陰陽日月麗乎天而有朔

望對合陰陽在乎世而有順逆生成日乃純陽
之精謂之太陽月乃純陰之精謂之太陰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每晝夜天一周遭爲
一日太陽一日行一度行及三十度爲一月太
陰一日行十三度有奇月一周天謂之一月日
行一度謂之一日日合五行精者子丑寅月日
合五星于北卯辰巳月日合五星于西午未申
月日合五星于南酉戌亥月日合五星于東[illegible]

[illegible]心建子甲辰冬至日次虛氣漢太初冬至
日次牽牛唐太衍冬至日次斗[illegible]今冬至
日次箕尾北謂歲差故太陽[illegible]火土[illegible]光得
金水愈炫彩月受六律紀者律陽而呂陰一五
一六而合三十三十度周日月再會故云度竟
復更始日月循還往來而有弦望晦朔世因茲
望晦朔而有寒暑代謝人因寒暑代謝故有生
老病死何謂窮神以知化神之爲物神莫神於

天地化之爲妙化莫化於陰陽天道左運一日
一周還行五十五度餘思地在其氣之中如水
上之浮木而不動太陽之神天地之元氣也其
體全其爲萬物發[illegible]以赤赤之氣以生長成實
[illegible]之[illegible]八[illegible]日[illegible]五[illegible]餘其行不繫黃
赤道多出入於黃道內外晝長在赤道北晝短
在黃道南何云南北內外蓋北有紫微垣帝座
居之故北曰內而南曰外其神有不可得而窮

極符太陽之精也太陰之神天地之至精也其
體全其前物資其陰水造化之功以產滋育
其體之行凡六百七十里有奇其行不離黃赤
道其常道與赤道如兩環相交相距二十四度
月乃躔中而行與黃道約六度其體雖黑映日
即明緣日予以苯象晦人用黑漆塗於牆下映
日其毬受日之光適照於壁月之圓體比黑漆
毬有日映處則有光日映不到則無光故常一

邊受光一邊暗邊從日月相對夜則月在天上日
在地下所以其光全向人間一邊暗處全向天
故所不見所以日月同經月在日之下月受日
光一邊光處全向天一邊暗處全向地月離日
十二度人間乃見月些微光離漸遠光漸多
月離日九十餘度人見月光一半故謂之弦限
從此以後光漸少耳故月體本無圓缺在乎受日
光之多少故愚人或謂日月相望為地所隔彼

至若天之高遠而陰陽之炁有胎凝結之理
然月中似有若中之炁也日體大月體小
日距天遠月距天近日月之化有不可盡述
者大陰之神也此謂窮神以知化也子為一陽
之首至巳而極陽極則陰生午為一陰之首至
亥而極陰極則陽生寒暑代謝溫涼平分陰極
陽生陽往陰來先天之附門右輪之於輪籥藥
而掄轉陰卷則陽有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皆爻

摘符者謂一卦有六爻一爻有三符一日兩卦
兩卦有三十六符陰陽相交不用一時之爻卦
盡一爻之用猶一時有三符止用一符一爻之
行則一陽生於坤之下以成震震者一陽能成
二陰也故云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精萬
物感化而受生日月攝持烏兔相結而後解陽
雄而剛時翠玄而施化陰雌而闔化黃包以含
滋育實混沌之中兩相交媾權與牝牡初始

關塞往與者始初之義古人造端自此遠
亦小實始比言造化之初議也又□□□□□與
著從也□□轉時工用受炁□□□□□□也經
營一氣以養鄞鄂凝布陽精以成形體此章但
言太極肇分之初陰陽順行之始而生人也生
萬物也故曰衆夫蹈以出蚑動莫不繇逆人不
知後天順行之道亦借朝屯暮蒙之喻亦有根
基鄞鄂之比乃指爲還丹鼎中造化非也

全陽子俞琰日月者象日月之合天地闔惟日
月之象顯然可明故指以示人使洞見天地陰
陽默識乎轉化之妙也日有十幹五餘剛五餘
柔月有十二管六管陰六管陽丹道日□火月
即藥日合五行精一物含五彩也月受六律紀
自金爲六卦也太陽一日行一度至三十度與
太陰交合周而復始日月往來黃道之上一出
一入迭爲上下互爲舒卷晝夜循環如車輪運

轉人能反息身中日月與天地亦無異矣一部
全篇計三百八十四爻一斤大藥計三百八十
四銖此丹道易道之相通也爻者卦畫符者卦
之合體丹法以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餘六
十卦爲火候今以乾坤觀之始屯蒙終既未其
間反覆對體無一不合可見一陰一陽之謂道
參同契之關乾交于坤而成震身中一陽生也
斯時神與氣交氣與神合有如天地構精日月

合璧天地日月以時相交故能陶萬彙成歲功
乾坤坎離以時相交故能奪造化成聖胎此借
日月相交之象爲喻非曰一月止晦朔可以用
功也雄陽播玄施者天氣降而至于地也雌陰
化黃包者地承天氣而生物也俗眞鉛爲甘露
降陽入地含黃芽由是坎離交姤丹法生藥與
天地生物同皆不離陰陽化育炁質相交爾
陰陽一氣上下交□□而爲一故曰混沌是乃

天地郛郭萬物胞胎也丹法以之為樞具而樹立根基則天地萬物皆具身而不出求之外矣其要在于經營郛郭郛郭即鼎器也丹法于此陰借陽光內照則神氣凝結氣凝神而化自然交結而成胎矣是道也乃生化之源不特人與禽獸繇此而出雖螻蟻蠉蝡動跂行喙息之類皆然但施之于人則生人有之于己則生藥有聖凡逆順之異爾實人道所繇始也

於是仲尼讚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

真一子彭曉曰仲尼讚易道分乾坤為萬物之首立咸恒為夫婦之宗關雎之鴻濛眾之混沌順鬼神之狀通天地之情則君臣父子夫婦男女五行相生相尅萬物變化之機盡矣乃乾坤稍其洞虛也故徐君喻易附立鼎器運動天機婦龍虎之形合夫婦之體初則全無形質一知二濛混沌之中既經起火運符則陰陽相紐故曰冠婚氣相紐自此起火之初便是元年芽滋日月居龍虎之體說矣

此一子陰陽交結日形然未見其鴻濛貞而未離日渾淪易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鴻濛也太極亦渾淪也乾坤者太極之變也合之為太極分之為乾坤故合乾坤而言之謂之渾淪分乾坤而言之謂之天地仲尼讚易首陳乾坤為

易之門戶以乾坤洞虛之德而言鴻濛之易也關雎之詩冠婚之義取二氣相紐而言也乾坤未分則謂之渾淪陰陽相紐則謂之始何列子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故曰關雎建始何也合于易太乙元君取乾坤未分陰陽未判之先化合為一氣作丹故曰先天一氣混元未判又曰自此而成先天地生全真道曰元君始煉汞中金合洞虛炁曰八合合氣建始

初其行在此元年者首年也修煉之初行功一
一年[illegible]今月度又學者當[illegible]因殺下
手用功採取至寶以結丹頭丹頭既得自然黙
會天機而立超聖地
上陽子陳致虛曰冀因易行[illegible]是生兩儀是
仲尼讚鴻濛也乾坤之德混[illegible]妙元是為靈
古開闢之初是仲尼稱者也洞虛者男女人倫
之正夫婦冠婚之首仲尼定詩先夫婦者正陰

陽經邪之道仲尼讚易先乾坤者明剛柔必配
之理是繫辭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
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知幽明之
故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何謂原始蓋順行
[illegible]之道以生人物故云冠婚氣相紐也是之
謂知生也何謂返終能逆行先天之道超凡入
聖故云元年乃滋芽是之謂知死也
全陽子俞琰曰此故易首乾坤書稱稽古詩先

關雎明夫婦之道春秋以元年為第一義聖人作
經者有所託始也用法不究其始可乎
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
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
兆基消息應鐘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為爽震庚
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
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
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

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
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
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
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
真一子彭曉曰處犧聖人仰觀俯察定易象之
數知萬物之情將示後人俾求達者既得知人
摠之綮陰陽之符[illegible]之根術符[illegible]
相生相尅[illegible]擬故云易統天

[illegible]是以[illegible]擒至得其鼎[illegible]道得[illegible]
[illegible]以益大[illegible]人[illegible]也
[illegible]母立兆月若六陰
[illegible]陽爻為復卦故云建始萌也[illegible]
坤卦下[illegible]乾爻內[illegible]震卦是震之[illegible]故
云立兆月也震是乾之長子從此隨時[illegible]至
十五日成純乾乾爻也故云繼父體也[illegible]
[illegible]三日見形在於八日成上弦陽數得半合

[illegible]金水各半也至十五日圓滿出於東[illegible]
[illegible]復則喻鼎中金水圓滿得火候也除
[illegible]此卦象喻月生者[illegible]降半月[illegible]候擒於半
[illegible]六辰內[illegible]陽火[illegible]於鼎中內受火符有此
[illegible]八道以乾[illegible]十五日乾體[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折低下降者[illegible]下文十六日以後退陽
火用陰符也十六[illegible]十六日以後[illegible]
火初退[illegible]始生也[illegible]不明者亦如陽火

[illegible]初進之時與月生三日同也下[illegible]二十三[illegible]
如[illegible]金水各半也坤乙[illegible]日東[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火[illegible]一月內陰
[illegible]陰陽相[illegible]水火相須一月[illegible]又如[illegible]
再用復卦起首故云[illegible]復生也[illegible]陰也
甲乙陽也陰陽相配[illegible]乾[illegible]
龍[illegible]虎相合之氣故云乾坤括終始也七八九
六者合三十日也三十日內七九[illegible]六八

[illegible]故乾坤各分[illegible]十日而盡[illegible]
火候終
抱一子[illegible]後日[illegible]天符者日月也日月[illegible]
是[illegible]仲[illegible]易卦陰陽升降往來代謝之理相應
故知易統天心而作易聖人有大功大德於天
下[illegible]也[illegible]大道形下造化而造化至[illegible]
[illegible]能[illegible]造化[illegible]道妙而[illegible]
[illegible]真仙上[illegible]之[illegible]仁人[illegible]

之心不可思議也既測造化之機而指出[illegible]
明造化之妙　指潛入在已者固可以心知意
會[illegible]六十[illegible]長[illegible]文將何以發明使人默
[illegible]說守參於天地之間而顯造
[illegible]天予日月交求於經書之中而
[illegible]造化之妙[illegible]者莫出於易卦又[illegible]日[illegible]不
[illegible]之道按易卦爻[illegible]變動之理與[illegible]而
一致是則參同契之所繇作也而契大易之理

因造化之妙契大丹之道也今觀乎[illegible]初生
其卦爲復震下坤上震爲長男坤爲[illegible]化[illegible]人
復卦本是純坤一陽自乾來逆下爲震故曰因
丹立兆基震具乾體而發然猶漸二陽以至三
陽則乾體成矣故曰長子繼父體消息應鍾律
者一月[illegible]一爻也據其[illegible]者一時進一爻也每
月初三日月現於西方庚位應震之一[illegible]
初生而渦易納甲法[illegible]六庚其造化之[illegible]

參合如此初八日月現上弦於南方丁位應兌
卦二陽生而納甲法則兌納六丁以[illegible]十五日
月滿於東方甲位則乾卦又納六甲[illegible]時卦備
三陽兔蟾俱盛[illegible]餘木金氣之精故[illegible]卦備而
漸旺兔乃卯木之魄故望太陽而吐光七八
者十五也三五之道已終則滿者虧而備者屈
而者[illegible]而升者降至十六日一陰生[illegible]
[illegible]月於平旦現於西方辛位以應巽卦納辛至

二十三日月於平旦現南方丙位應艮卦納丙
至三十日月沒東方乙位應坤卦納乙節[illegible]
人[illegible]陰陽復用事[illegible]生能龍者震也八卦
之中獨坎離二卦不與者往來升降於六卦卽
坎離之二用也坎離之用大矣哉乾納六甲六
壬坤納六乙六癸八卦之中惟乾坤納二餘餘
卦只納一餘故曰[illegible]甲乙乾坤括始終以
顯乾坤之中皆有[illegible]少陽數七少陰數八

合之得十五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合之亦十五
四者合之得三十應一月之數也八九六者內
象也大易之理與造化之理其揆一也至三
十日月沒之際陽光盡滅是日一陽又
復生爰死轉循環終而復始
上陽子陳致虛曰是以聖人之作易仰觀俯
察稽合陰陽以陰為性以陽為命何謂上觀顯
天符若陰氣在天道間曰天符陽氣在天地間

曰天命陰氣在人身中曰火符陽氣在人身中
曰性命若陰陽居伸之時則符為進退之候符
候舉乃不失時故易之道統乎天心天心乾之
小往大來為天心陽生之戶乾為陽物天符純陰
乾陽初生於二陰之下為震震為長子復生於
坤復者一陽伏五陰也坤為母故云因母立兆
長也鍾律應斗樞者言之符合于斗樞之運
建子皆應一陽始萌之時於三日之晡月之
微陽生於西南陽生于月之下比震故云震庚
受西方八日上弦兌受丁火陽升於中其平如
繩十五盈望日兩月東月魄盡吐其光陽滿卦
體成乾十六平明巽見于辛陰符包陽使乾失
遜二十三日陰符半斂光止下弦坤乙三十日
月魄全晦白盡黑純光向于天東北喪朋喪北
終于坎水之鄉艮為鬼路而於人身癸滿經行
一陽伏符壬癸為一陽復生故以壬癸而配

甲乙如乾始復七八九六數終三十終則成章
真氣歸藏
全陽子俞琰曰至于火候之妙又有本易明言
者于是古之至人觀天之道設為法象以示人
只不知作聰察以日月為象物以日月往來喻
火候月行於天一月一度與日交合故謂天符
應時者十二時也月自朔二以後光漸進魂長
魄消陰屈陽伸象一日之子至巳十六日以後

光漸退魄長魄消陰伸陽縮象一月之午至亥火候進退屈伸猶是也○易者陰變爲陽也十月以後一陽來復天心可見天心北方子位之中復爲十一月之卦正當北方子位之中氣應冬至積成一畫之陽伏于卦下故爲復復是機也不在冬至子初而在吾身非深達造化莫知其機也乾交下交于坤母之初爻而成震震爲長男故云長子繼父體震自坤體而生猶嬰兒

生于母腹中故云因母立兆基學者達此則知嬰升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而不混乎年月日時矣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消息應鍾律者鍾律每月換一管一歲換盡十二律火候消息與是也自下而上爲升自上而下爲降升降據十[illegible]若十[illegible]每時移一位一日移遍十二辰火候升降亦是也人能反此求諸身可默會其妙矣月之三日哉生明皆在西方庚

位其象如震震卦之納庚○吾身火候至此陽漸生不敢昏昏之時也月至八日爲上弦皆在南方丁位其象如兌兌卦之納丁以喻吾身陽火上升之半也月至十五與日相望皆在東方甲位其象如乾乾卦之納甲喻吾身陽盛滿之候也皆喻者月之明也皆日之光日月雖雙明者日以顯乎晝月以顯乎夜日出則月沒月出則日沒其往復遞照而出入更迭

舒也人之呼吸即日月也何異于是哉○以上半月爲陽屬震兌乾下半月爲陰屬巽艮坤故日蟾蜍眡卦節月爲太陰主納日爲太陽主吐月本無光受日之光而白故曰吐生光七八十五日也陽火自下而升至于十五純乾則已極其下半月之候其陽消退其道危殆不容不顧幽潛旋而伏降也月至十六日既生魄晨在西方辛位明今虧其象如巽巽卦之納辛以吾

身火候合爲陰交陽纘舉回路轉之時也月半
二十三日爲下弦其氣在南方丙位明半魄半其象
如艮應艮卦之象丙以存吾身陰符下降之半
也月至三十日爲晦其日在東方乙位明盡魄其
象如坤應坤卦之納乙癸吾身陰符當盡之候
也一月分爲六節每五日爲一節自朔至五日
屬震歷兌乾巽艮坤自六節盡矣然日月合朔
之後陽又受陰之孕復從震爲起震爲龍以一陽

動于二陰之下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故曰
配甲乙終于壬癸故曰括始終見合
身火候之指滌與月之盈虧無異也七火數也
八木數也合之得十五九金數也六水數也合
之亦十五凡四者其得三十應一月三十日之數
三十數終則日月合璧陽象索然而滅藏過
象彼仲冬節草木皆凋傷殆商旅人君亦自
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大道權希虛太安

虛容虛寂不可睹匡廓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
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後宜自
眞一子彭曉曰修丹之人俟其陽氣舒暢其果實
茂熟或有未然不得彼仲冬修寒凝時皆歸還
火節符也若違陽消陰長旅者閉關禁旅後閉塞
器不令泄漏精與氣也人君深目養乃
中宮金丹也閉口不談者包含密也大道希夷
則鼎內變化無涯太玄無形容則金水溢流閉

測消息匡廓神化無方四序推移匡廓消亡而
金丹之形變化交錯君謂大道運育無窮四
若不以法象調和陰陽拘束契之潛化合符之
機身得漸引日月之精魂留連咫尺之鼎中而
成丹化成知誤失事緒則必敗傷故發此文以
悟後來之未見者
抱一子陳顯微曰仲冬之節萬物歸根當斯之
時造化難測觀夫天道閉關塞不通君廣向

知參彼大玄則虛寂隱淪無形之可視是[illegible]而測造化之機緘條若別序四象以示後來其[illegible]于下章

上藥于陰致虛日自象彼仲冬節至以曉後生

首十四句失解

全陽子俞琰曰丹法所謂冬至聊借比喻陰極陽生之時時至仲冬則草木[illegible]落[illegible]盡易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

不省方蓋安靜以養其微而仰順乎天道也然天道潛藏真機在於頃刻之間太玄無形妙運在于窈冥之內故當日中冬至之時必當閉塞其[illegible]心守默使金來同歸于爐中如日月合[illegible]其中際沉淪于洞虛則神凝氣聚合液方結此修丹口訣以聚氣凝神爲第一義也學者不知聚氣凝神[illegible]任重使[illegible]而[illegible]墮于頑空塊然如槁木死灰是自取其禍也

○後之學者不得其說以首引旨妄[illegible]三十日之盈虛消息爲一月火候[illegible]六九[illegible]六之四象以飛其末[illegible]者[illegible]一月三十日之數皆喻言而非真以日三[illegible]火用六[illegible]爻符也學者若知七八九六[illegible]三十日[illegible]則其餘之引曲喻皆可[illegible]火符[illegible]文泥象哉

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

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觀天河文下察地[illegible]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觀卦節[illegible]靜[illegible]循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

[illegible]其說曰當一月運火之時皆循八卦刻漏[illegible]于[illegible]西抽添升降則陰陽舒容使參水測[illegible]如或運火失時[illegible]既虧生成之理[illegible]龍虎之形[illegible]度之[illegible]

是鼎中神露真精天地之正氣也得之不得則
之不見而能潛隨化機生成萬物既得真鉛藏
當推效符證立表為範發號施令以應天符故
仰觀象天文俯察循地理乃得合天道之魂魄
會陰陽之樛舒樹立三才斷定休王依卦爻節
爻辭分日辰敘升降故得乾坤參而天地[illegible]能
虎交而天地理以上並論衡刻漏運符火則細
添分進退一一不失日月星辰行度之數則纖

內依四時生產萬物神精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運移不失其中則準造化而
無差應卦爻而不忒矣元精者至靈至神之至
寶也生於虛無無形象之可覩隱於杳惚無蹤
跡之可求將欲採之必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推
其符證效其法度居則觀象而準擬其形容動
則立表以占候其吉凶上察天文下觀潮候中
稽人心更須循卦節而行陽則動勿失爻象變

化一[illegible]而行陰則靜不失[illegible]含光之
即如是[illegible]之[illegible]在我施行而運[illegible]之[illegible]可
符而升降[illegible]入[illegible]闔則升降陰陽泰則體
寂生[illegible]人心道逆

上陽子陳致虛曰是知入卦乾坎居北艮震歸
東巽離遊布坤兌還西交布列躔道用推移不
失於中中乃天心即大中極元精之物妙不可
觀天生聖人推考度量以效為驗以符為證觀

日月之象擬諸其形容若可天者立表測影以
為格範占知時候察定吉凶若一發號必順節
令準擬爻動則知陽生上察河圖明乾象陰陽
之交會下序地形詳坤體金水之妙化中稽人
心循時發號動循卦節復震從先靜因象辭大
哉乾元出行雨施[illegible]行含弘光大柔順利
貞天文俯察地形[illegible]心又正則乾坤之門
施陰陽之道使天[illegible]自然之治矣出

節引聖人稽古觀天之愉明日月之合體乾坤之用使世人辨陰陽識進退明造化[illegible]應符節謹動靜如是而比一身之天地[illegible]有

龍虎鼎中抽添之論

全陽子俞琰曰觀丹法八方布以八卦用[illegible]刻以二十八宿然日月往來踦于黃道不失其中則心猿不至奔逸於外而結丹有自然之[illegible]經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夫

元精在身眇不可覩然丹法與造化相符天信至則漫撞一扣玉洞雙開吾身坎離相交則兩[illegible]同升合爲一此元精所產之徵也○且尸居[illegible]之象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八卦行而凝其形容也丹法雖不用時刻然神氣[illegible]內外符合[illegible]時辰解刻若互不可不定故若同天[illegible]

火候之符中[illegible]

動張門開龍向東潛躍來此[illegible]之時此時鼓氣沖融心覺恍惚便[illegible]運轉火符進退[illegible]急須行[illegible]運周天正此之[illegible]徐徐之[illegible]亦一躍于易卦上清[illegible]運周天頓悟神仙妙訣一點眞陽生[illegible]鼎[illegible]乾坤運此坎離日月無[illegible]午冬至[illegible]先聖此日閉關不[illegible]

來皆爲群生殺物物總含生育息止在[illegible]木造物無聲水中起火妙在虛危穴知今識破金烏飛入蟾窟亦天□□□古之修丹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稽人心於是虛吾心運吾神回天關轉地軸上應河漢[illegible]回下應海潮升降天地[illegible]而其日月星辰[illegible]行八卦皆提入下吾身或爲爐[illegible]或爲[illegible]或爲火候一反觀而[illegible]皆備於我未嘗外[illegible]求也若能見[illegible]

降則一陽動于六陰之下一逆而往[illegible]
二變為泰四變大壯五[illegible]乾斯陽[illegible]
逆于六虛也金丹大[illegible]于[illegible]之中坤[illegible]
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illegible]乃順承天坤厚載物
德合無疆夫坤為地能[illegible]文百昌皆齎
于上丹法陽氣漸進一如[illegible]遂[illegible]一如
坤德此所以當依而循也然[illegible]交關之小
周天惟乾坤交媾則內亦交外亦交始[illegible]大周

天之運用所以陰陽交泰和氣致祥而人地治
也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illegible]
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illegible]
天所挺迭與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
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銖有[illegible]量無兆雖[illegible]
作事令可法為世定[illegible]
[illegible]覺悟之[illegible]

[illegible]所趣[illegible]不迷[illegible]字[illegible]度[illegible]
源流[illegible]
[illegible]
像[illegible]御綴斯愚附治有法度未可[illegible]
略述[illegible]枝葉見扶疎
[illegible]彭曉曰徐公[illegible]伏羲文王孔子[illegible]聖人
[illegible]有明德演易道則通天地萬物之
情[illegible]名之訓復有定爻象析

分銖算[illegible]周星數[illegible]大道天地雖大雖[illegible]否泰
之[illegible]陰陽至虛無藏動靜之數是以聖人[illegible]之
取[illegible]大道以乾坤象鼎室使抱一氣而宗萬靈
以陰陽貫[illegible]將律歷六虛而生庶類然有形功
忖者天地也無兆難謀者陰陽也若不因三聖
演易將水火何路施張若不[illegible]萬世垂文[illegible]龍
虎何門鈐鍵故云素無前識因此悟之若寒[illegible]
帳[illegible]明有所覩如[illegible]復莫知其[illegible]益[illegible]聖

人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也因易道而復明之
火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朝屯
暮蒙各係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篇我一一皆同
仮行與月同月與日同日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肯而蔽大道復不敢顯言符而泄天機
因之增數深慮不及將來後略述綱紀少露枝
葉其餘細微備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猶且因師發

皆啟數今丹砂理非有形有兆實難忖量雖三
聖窮是理於易經而八卦參玄機於造化象指
既有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撥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銖而制作使學者探賾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超象外參同不作寞昧奚明
此徐君所以準窮理盡性之旨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授前聖本因師資拱手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罕得

人勿謂術有仙骨方可希求當知但得有心無
不得者觀從徐君前後謙辭皆[illegible]之
直世之學者見丹經紫書火候之[illegible]文
武之功有始終起止之異不知[illegible]文所以
諸辭多云有六百篇以數火候功用殊不知言
味有一體異用同既識朝屯暮蒙之反覆則知
晝夜復之循環如璣璇如衛轂轢雖文辭
之鄉事實視付之勤渠故彰六百篇以用三百

日不出乎進退兩卦但在夫始終一誠心志精
專絲毫不忒嘆夫聖言不隱不熟息故徐君復
叙三篇無非一理益欲條析綱紀陳敷法度使
後學易明厥量大哉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言三聖人之立言垂訓以
遺宋前聖後聖之意孔子翼曰古者庖羲氏之
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其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illegible]
謂微多[illegible]而[illegible]刑之妙何謂十[illegible]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上經下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翼曰
上彖傳下彖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文言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成制器何以象為之而不通言辭則不得尚其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龍虎之用為道而不達占
因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夫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illegible]
恍惚杳冥之中而[illegible]其天下之[illegible]

孰能與於此徐君謂十翼以[illegible]斯[illegible]
人之功用均恭後世但恐學者[illegible]人[illegible]無[illegible]
智者不知承當千般歧路無[illegible]一聖迭興
制作推度萬世師法伏羲至[illegible]天生聖賢各有
自悟必資師授縱負聰明謀[illegible]度如有所障
若有仁賢研心究竟忽得[illegible]心胸豁然猶如
雲中霧去推[illegible]分明洞達一似瞽目上登高峯
何所不見人不求師豈自覺悟倘有所師先以

參同契一書辯之句句能明龍虎洞曉方是
真正符有一句曉懂合轍便難信受若除此書
謂別有途可成道者此大誑人何以故此書文
王周公孔子祖述伏羲者也故徐君曰夫子庶
聖雄萬世之下孰能超乎孔子也哉且黃帝陰
符三百言老子道德五千符合不差惟明此道是
以老君天師葛許洪丘諸仙皆從此入又如紫
陽悟真篇緣督子金丹問答等書皆相參同

參之備與道[illegible]契于此若有人[illegible]氏
又復[illegible]聞其參同多所不[illegible]
趣狹[illegible]在文者誠[illegible]有[illegible]
此者[illegible]手況乎火記六百[illegible]
爻鋒[illegible]妙[illegible]從首至尾節重而說人不[illegible]
末世淵源以請[illegible]其居之故此[illegible]
[illegible]迷果若締舌道惡乎傳書[illegible]
天符猶隙[illegible]若猶乃獻名此[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上下非一[illegible]者
名之曰[illegible]徐君白說超[illegible]川[illegible]
觀俛仰再三[illegible]文也然陶[illegible]後來有[illegible]
法度其[illegible]訣未可悉陳但述綱紀畧見枝條耳
[illegible]易于[illegible]曰伏羲法天地而作易始畫八卦
其先天[illegible]乾上坤下離東坎西震[illegible]艮兌列于
四隅文王[illegible]卦[illegible]而演易作文[illegible]其後天圖震
巽二木生離火[illegible]以坤土[illegible]之兌乾二金生坎

水[illegible]以艮土止之[illegible]雖無位而萬世[illegible]
師乃[illegible]之[illegible]作十[illegible]以前易是二[illegible]背[illegible]
此[illegible]作從傍而以[illegible]之
朋[illegible]一抄不[illegible]也且八卦交錯于[illegible]
[illegible]字推度[illegible]其[illegible]作皆
[illegible]全魏公參同契一書[illegible]假易之[illegible]象發
[illegible]有[illegible]火丹法[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不示之以言則後人何所取法此參同

[illegible]所以作也然皆徐公[illegible]不[illegible]師
[illegible]之說而為之調令人[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自有真仙[illegible]門[illegible]以口訣一[illegible]群疑[illegible]
若[illegible]帳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如登高臺而[illegible]乎[illegible]
野快哉後[illegible]不[illegible]見所謂火記六百篇莫
不恍然自失以為火候如此[illegible]難不知六百篇
猶六十卦爾六十卦為一月之候六百篇乃十
箇月之候蓋六十卦卦卦一般六百篇篇篇相

似故曰所趣等不殊也古今升仙千篇萬語[illegible]不卽一陰一陽乎然考其源流不過一陰一陽者已[illegible]古仙每傾心瀝膽告人[illegible]世人[illegible]爾今作參同契一[illegible]之出處藥物之川源火候之[illegible]有無主客先後之[illegible]世之賢者[illegible]人虛[illegible]太上玄科云遇人不傳失天道妄傳

非人泄天寶傳得其人身有功妄傳七世受其殃所以徐公欲緘舌無一言恐絕道脈而獲罪若竊惜著竹帛又恐泄天符而得[illegible]訣見候仰思慮本欲明白直說不敢輕泄真機結述鼎器藥物火候六爻以從後人因言會意感乎此道不泯其傳也既不忍明言又不忍緘默故不免舉其要[illegible]要以喻治法度散於三篇之中[illegible]求也

卷終

古文參同契箋注集解卷下

中篇

是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二氣玄且[illegible]造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illegible]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illegible]開闔皆合同爲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

鴻濛三者既關楗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illegible]以爲常證難以推移[illegible]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卻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汙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淸之路昏久則昭明黃中漸通理潤澤達

[illegible]修幹立不可恃一者以掩蔽世人

是非歷藏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斗宿

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

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臥寐晦朔未嘗休

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脉鼎沸馳不得清澄

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祠鬼物見形象夢寐感

慨之心歡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腐露

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

條有萬餘前卻違黃老曲折戾九都明者審厥旨

曠然知有繇

古文參同契箋註集解卷下中

中篇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

漿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

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為效徵

[illegible]曰陽燧方諸感氣而出生水火乾

坤日月設象而常不生成況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始探天地之母皆為抒裝終合日月之精用

為求此種類相應水火[illegible]效器乎

抱一子陳顯微曰陽燧者煉五色石作鏡向日

以艾取火淮南子謂之火方諸又有水方諸以

水晶為珠向月取水又謂之陰燧陽燧方諸若

不假日月則不能生水取火人身之中陰陽升

降與天地造化同運其間水火交通之理亦豈

外乎日月往來交會之道以求證效哉

上陽子陳致虛曰[illegible]之物也其中有氣

[illegible]生火方諸者陰燧也[illegible]行
[illegible]能生水[illegible]方[illegible]
之[illegible]陰陽一氣而相代化[illegible]陰[illegible]
[illegible]在心胸可觀[illegible]通而
不感化哉蓋緣後人不得其道[illegible]人身之陰陽
以比天上之日月諸燧之水火以喻人身之精
氣無情之物尚爾相通有情有靈自然交感且
天地間最靈者人也雖至賤至愚者皆具陰陽

化育之理不待教令而使之然一切感通[illegible]
[illegible]行以生人物合於通用非偏[illegible]通蓋通用[illegible]
陽之道乃燥精伏氣以成丹也此節單明陰陽
二氣以相通感而成造化也

全陽子俞琰曰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木燧取
明火于日以方諸取明水于月方諸陰燧大蛤
也[illegible]氏令[illegible]向月則水生夫日月懸于太空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陽燧見日得火方[illegible]

得水爲成化相通如此其速哉何況近存身
中自有水火分在心腎自有感召人能凝心
神泰然內定合一[illegible]日月
聚光不散久之氣定[illegible]至道不遠
恆在目前陰陽得類自然[illegible]結珠
尚能益天地參造化但人[illegible]求之

內篇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illegible]守規

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illegible]樞轄動靜不
竭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
順鴻濛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
念以為常證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
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卻眾陰
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
春澤液液若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
洞無極怫怫被谷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

[illegible]汗濁自後存制陽濁者清之路行久則胎
[illegible]坎爲耳離爲目兌爲口坎
離[illegible]兌[illegible]金從木[illegible]見
[illegible]中伏[illegible]存
中[illegible]其自然男女媾生也化雄
而陰陽升降運[illegible]於中龍虎起伏相抱閑住
鎮精神色澤潤行節堅強修之不休久而可驗
消陰除火調排卻陰邪滌入陽符乃亞與陽運

周而復始神室安和雲行雨施來流金液如水
節節自足至頭遍匝與人之身往來金母之體
火氣怫鬱於鼎內金精守鎮於規中行久則明
是陰極陽生之際滴中顯濁乃火往水復之時
回季迭興五行互用反者爲道之驗坎去離
來精者乃樹德之基陽施陰伏坎耳不聽者令
陰魄合和真水使不流蕩也離目不視者令陽
魂溫養真永使不逃逸兌口不談者緘閉金

胎使不開閉漏失亦能精也徐公所述其要三
篇立辭[illegible]皆是遠取近用事[illegible]其意不
欲明泄天機復不欲藏其道[illegible]道明內
象與外用同旨者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
則離火內營口不言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閉則
真人優游於其中須用無念無慮不可忽忘委
志虛無心專不迷緩體處空房[illegible]

欲人守雌抱一緩弱其體獨處空房之中[illegible]
則神相抱覺寤則審侯伺以然後排卻陰邪純
陽積聚一身之中太和充溢象解冰之液[illegible]如
春澤之融融膚若雲行如雨如霧上下往來從
[illegible]之不[illegible]積盡除筋骨調暢顏容光
潤骨節堅強[illegible]化門寄神形俱妙但[illegible]
始若卧生百脈俱沉形氣消盡力弱不支[illegible]
如醉此乃道之驗從之[illegible]也行者明之甚易

清之源自茲以往闇明[illegible]不自
驕自傲也
上陽[illegible]致[illegible]此節[illegible]入室之路行
[illegible]此[illegible]句[illegible]字
[illegible]勿能易[illegible]一字不退不能成丹於此
一節乃與同契中者[illegible]合尖處其中有不以語
[illegible]洩露者[illegible]人所實也且夫人生於世性具有
不善及乎年既長非負上聖之資介然自守者

鮮[illegible]朋妄反牽誘于外聲色嗜慾迷惑于內六
根門頭色色皆受日用夜作件件戕賊最甚莫
若耳目口也耳聽乎聲目視乎色口嗜乎味綠
[illegible]故[illegible]從色敗害隨聲至病因口入醉生夢
死逝逝何窮學者多不能成道者皆被耳目口
三者隳[illegible]誘汨喪其真仙翁以耳目口為三
寶皆尊重而不敢輕故是用閑塞勿令發通入
室之際大用現前六根[illegible]之方可抹煉與人即

己土也潛深淵者用己土去[illegible]水[illegible]
守規中[illegible]中名造化窟也[illegible]升於三一
符之頃切須[illegible]浮游者常靜而又當應轉時
不離此用守者勤勤內照微有所待也此兩句
又為參同契[illegible]中合尖處用一下大方處工夫
相似是以真仙聖師所出[illegible]莫能
術之上陽子[illegible]洩之者但[illegible]人人皆明此道
[illegible]行之也旋內以視聽者非蠢然閑塞也內能

[illegible]反視[illegible]而視聽之使戊土之間闔不隱
不斷與己土以合同若吞若吐己之為性[illegible]
歸[illegible]戊土為其樞轄是亦為己之樞轄何
謂[illegible]靜不[illegible]己之為道其動也直其靜也
[illegible]之不致窮竭[illegible]內營衛日光內照
也以[illegible]下[illegible]內聽也[illegible]合不以談希言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化惟此三者[illegible]於關鍵
方可[illegible]勞緩[illegible]游而不勞空勞

者雜念而不雜妄念歸虛無盎虛無者氣之所
生妄亂起於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要行此氣
必當去卻志慮以求之也無念以爲常無念二
字最爲受用其人潛深淵無念以應之浮游守
規中無念以候之呼吸相含育無念以致之三
性既合會無念以入之能應能候而致而入其
功雖多故以爲常也証難以推移者成之爲物
號曰白虎虎之爲變易動難安若以巳土會之

切勿縱橫推移心或不專恐生災異前云無念
此又云心專不縱橫可不諦思之乎寢寐之
抱者心不縱橫又不推移於斯寢寐之頃其氣
自相抱一又須常覺而常寤候其一氣之往以
求丹之功用力至此方自知驗予往昔得師之
自此段以爲其難近從大羅山之陰行此大功
始覺易也大要修之而不懈休方能成就其全
功也故仙翁申明採取從東之時不可忘失云

或曰須色淺以潤而下得何際用[illegible]
而[illegible]行之後有自然之效見祖氣之驗凡[illegible]
此[illegible]法人行之不輟
久則必成爲[illegible]小成隳中道而棄之是云罔
苦涉之路得久則顯明
金陽了命玦[illegible]以[illegible]日閉[illegible]
持者欲人歛耳目之聰明緘喉舌之[illegible]之
[illegible]不旋出外如寶貝之珍藏也[illegible]

爲其人而[illegible]深淵守規中者欲其[illegible]之
往來[illegible]之升降自朝至暮[illegible]於[illegible]
也此乃易簡之道也撥動頂門[illegible]
默默採則三宮自然升降百骸萬竅自然流通
[illegible]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日
生身是先天地生沒身處先天地沒五行攢簇
于此五臟[illegible]于此[illegible]精津氣血液七者結
秀于此其大天地可容其小纖塵不納乃[illegible]

中夫寶也丹法回光返照入丹田調呼吸與之
合同自然三宮升降上下往來無窮無已猶車
之行輪其運用在心猶轄之行輪其關鍵在目
猶輪之有轄所謂含光使是長生藥是已雖氣
內營衛皆收目內觀而光不露也坎乃不用聰
者返耳內聽而聽不泄也此合不以談希言順
鴻濛者安閒心曲冷如灰默默無言護堅胎也
三者既如此關鍵又當緩體處於空房舒徐容

與無務辭形處入靜室無涉世緣委志清虛無
者心無雜念意不外遊而鎮日默與空中念念
以為常者念念相續勿令間斷而長將氣度隨
天道也大抵修煉有一分工夫則有一分証驗
若能功內行之夙夜不休以至百日功靈則兩
腎湯煎膀胱火然日有神光耳有靈響鼻有異
香口有甘津周身融液遂驗迭日推移所貴乎
心專而不可縱猶若實恐燭理未透而了靜定

之中似夢非夢[illegible]恍惚[illegible]擒住精神氣始
凝結[illegible]大寂[illegible]之時[illegible]神相[illegible]不可
平[illegible]以[illegible]於覺悟之後又當如雞抱
卵[illegible]者存煖氣不絕惟恐火冷而丹成或恐
[illegible]其存亡要在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念茲
在茲然後功夫純粹藥材不至消耗火候不至
虧缺方可謂之修煉夏雲峰云自然時節至夢
往也故知[illegible]常[illegible]亦然[illegible]

[illegible]之發念[illegible]之
[illegible]而味[illegible]夫人一身凡屬有
形[illegible]陰都[illegible]之[illegible]神仙修煉但于無中
[illegible]入道一點[illegible]升頭[illegible]道
[illegible]十月胎[illegible]紀
[illegible]仙也[illegible]夜[illegible]大
[illegible]有神[illegible]日
功夫不[illegible]之一[illegible]皆然丹田氣[illegible]之

守□陰之精度遊尺宅□□把火合雙關風府之
□肉常保其人事□化爲甘津嚥下重
樓入滑五臟六腑至丹田上下流轉充盈四大
百骸遍身無不通溶溶如山雲騰太虛霏霏
復有雨沐原野淫淫然若春水滿四澤液然象河
水之欲釋往來上下百脈沖融被於谷中暢於
四肢但覺滿懷春其狀如微醉也入藥鏡云先
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若朝行聯綴用志

勿專安能以得此哉反者反復也道德經云致
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修丹從
驗出乎虛極靜篤與天地冥合然後元氣從一
陽而來復若使虛不極靜不篤則爲由九何功
之一質何從而得效驗哉弱者柔弱也道德經
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蓋修丹本柄在于持其
志專養其氣如嬰兒之未有知使志氣守而無
所□□而得無偏係所害也□□□何以爲本

故丹法以動御靜者欲心消慮俱息內氣消於□
滌鬼尸安靜六根空其五蘊於是心中清淨光
明虛白是謂乃得五臟清涼六腑調泰三百六
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皆有滋液悉皆通暢而
道氣常存矣譬之芟荑惡草絕其本根勿使復
生此後善者存也翠虛篇云精神冥合氣歸時
骨肉融和都不知當此之時三田氣滿恍然如
在夢中得不謂之昏濁乎學者到此境界不可

放倒當知濁久必清昏久必明時至氣化神光
自見分分朗朗盡見于恍惚之間莫終于昏濁
乎

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
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眞一子彭曉曰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金虎在黑中□□□□陽精氣漸漸潤□

膚既受初氣始生萌芽正其枝幹而終成果實也益驗金砂與汞初時芽蘖也一者水也絲水張氏全在器中因濟蒙密常人莫能知之也道一乎陳顯微曰黃者中宮之色丹者中宮之土也易坤卦六五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滿況身有大丹懷藏至寶則其精神異常肌膚潤澤可知矣大抵欲為神仙先為君子德行威

慊於君子則人道猶未充況仙道乎故徐君取易居中體正之辭以發明有中形外之理使上根之士聞之則積行累功而登仙中士聞之亦不失為善人君子也經曰了得一萬事畢而一之妙理豈易知之哉苟知是一而後可以得是一如是之一與一之一也非數之一也真一之一自道而生而數之一則天一生水之一也知一自道生則天月之道無餘蘊矣故曰一者以掩蔽但世人莫能知之耳

上陽子陳致虛曰必如是然後方得黃中通理肌膚潤澤初正乃煉己之事終修乃臨爐之事幹立基煉己之道末持下入室之功一者己也戊也會此一字是參到伯陽心地上了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謂得一萬事畢釋氏云萬法歸一故天一生水者要知此水從一中而生一中者坎之中爻也一者掩則聚精會神一者散

則分靈布氣人能知一則宇宙在乎手也人若得一則萬化生乎身也一之為妙非師莫明故云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若果得遇真師之傳能行此道則証聖成真指日可冀功最神速故號曰神丹

全陽子俞琰曰丹田有物而一氣流通則和順積中英華自發于外所謂表端必影直源深則流長得其一而萬事畢矣此初終幹末之說也

指玄篇云但能息息皆相顧換盡形骸玉液流若呼而不得神宰則一息不全吸而不得神宰亦一息不全要心息相依神炁相守念念相續打成一片然後形神俱妙與道合眞靈源大道歌云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常人氣呼吸於內神常縈役于外自幼至老未嘗有一息駐于形中遂使神與氣各行而不相守卒之宅舍空虛牆壁頹毀而主人不能自存此豈

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耳有志于丹道者可不正初而立幹哉要之大道之祖不出一氣而成變化析爲黑白分爲青黃論之曰日月龍虎如許紛紛皆是陰陽鉛汞一字其實一物也又如神水華池鉛爐土釜皆一處也二字兩分子午卯酉晦朔弦望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一年交合一月同會皆一時也然一時即一處一處即一物皆歸在此一中曲所謂眞一處也

甲乙皆此一者能有幾人哉

是非歷臧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臥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脈鼎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歡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條萬有餘前却違

黃老曲折戾九都明者審厥旨曠然知所繇

眞一子彭曉曰是非歷臟法曲折戾九都者徐公謂世人不達大道之宗元而趨傍門之曲徑或有內息小伎蹀步魁罡六甲日辰乃棄之術者也復有對景接氣房中之術緒伸當閉氣因津因致氣亂神疲魂傷體瘁以致陽神逃於宮宅陰賊盜於肺肝其緣內外相侵寅申相逼七魄遊於死尸三尸根於心宮百脈沸騰三

日潰亂本期永壽反爾傷生豈得見於高舉者乎復有外立壇墠祭祀淫鬼欲希遐道乞延齡致使鬼氣傳於精魄邪風起於心室或夜夢寐或見形聲自謂長生可期不知我命在我乃致促限無偽形假此綿多般皆為左道欲行轉往欲速更遲悖亂至真乖訛天理妄稱高道則違黃帝之文廢隱真詮金丹老君之行故徐君不欲人習傍門俾令選入正道而屏黜諸法縱

有小成終亦不免其死壞惟金液還丹得服之後返老還嬰位證真人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故下文云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熏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變黑更生稚子齒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又黃庭經曰百二十年猶可還過此修道誠獨難待九轉八瓊丹日月之華收氣則知此法是白日沖天長生之上道明矣徐公愛好道之人者究其自當自豁然

抱一子陳顯微曰世間法術不可勝計雖璧識諸法在學者明辨邪正審察是非而已如閉目內觀而思五臟之精九步斗而行以取天罡之正炁按日辰而祭甲服九一以行陰吐正氣以吸邪濁元胞而服炁晝夜不臥聯潤無休身體日疲精神恍惚或立壇而祠鬼或感夢以祈神術術雖多皆非正法將期延壽反更夭以精[illegible]

形骸枉傷天命誠可悲嘆又豈知金液還丹並與父母肉身變化而飛騰者哉如前所述諸法皆是背黃帝老君之道觀其舉措反違於九都之府矣世之明斯道者皆徐君所述之旨知所以修煉之緣

上陽子陳致虛曰做修行人須明大道之化備非陰陽配合坎離施化外則皆為傍門左道如內視五臟存想肝肺外蹈十宿步罡握訣或習

房中之術御女三峰或行九一之道翻去五[illegible]
對境接氣濁亂元胞是皆旅行乃傍門之最下
者又如吐正納邪忍飢食氣或[illegible]打坐[illegible]夜
不眠或立壇祭神鬼物見象此又傍門之魔道
者是使精神恍惚百脈沸馳心意日散夢寐夜
作于踐白禪然總無功既違黃帝老子之教言
不參眞師陰陽之同類曲折而招九部之疾何
錄而結一黍之珠本冀延年故因促壽者有明

達之士復遇眞師之言者此參同契之旨曉然
而知所歸之正路則不爲傍門左道所惑矣
今陽子命改曰三千六百法養命數十家泥[illegible]
等務不可枚舉有如閉目內視摩臍腹以存想
後手步罡按日辰向祭甲[illegible]行陰
者以九淺一深爲火候[illegible]之擴頭食[illegible]
者以吐故納新爲[illegible]
宗則苦自豈夜不眠[illegible]

或搖頭撼腦提拳努力於是百脉沸馳而[illegible]
癰疽者有之或累土立壇朝祀[illegible]祭於是夜夢
鬼交而陷於妖魅者有之始[illegible]此心喜悅自謂
必可延期一旦中道天以不盈形骸腐壞是皆
操持修習明違黃帝之文顯背[illegible]
之旨執迷不悟以至於此其獲尤矣又誰咎與
是以魏公作此參同契一書燦然如符節之[illegible]
昭然如迷[illegible]之鍼欲使後之明者因言會意曉
然洞達知所以修煉之綵也

下篇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
玄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繇其真終始自
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俞作粟）
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
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燕雀不
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世間

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貲財據
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
擣治羌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
治鼓下（俞作）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
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僥倖訖不遇
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
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火記不
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俞作）爐鼎白虎爲熬樞

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
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
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俞作）入於猛火色不
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俞作）金不失其重日
月形如常金本從月（俞作）生朔旦受日符金返歸
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沉淪於洞虛金復
其故性威光鼎乃熺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
正從邪徑欲速閼不通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商宮

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穫黍（俞作）運規
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俞作）見功欲知伏食
法事（俞作）約而不繁以金爲隄防水入乃優游金
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
二者以爲真金重如本初其三（俞作）遂不入火二
（俞作）與之俱三物既合度（俞作）變化狀若神下
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
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窗

塵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
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俞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
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
節節盡更須親(俞作視)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
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俞作之)以一丸刀圭最
爲神子午數合三戊己號(俞作數)稱五三五既和諧
八石正綱紀呼吸相含育佇息(俞作思)爲夫婦黃土
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朱

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
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
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
長久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
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
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
號之曰真人摧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
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常在朔望間水盛坎

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
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吾
不敢虛說倣效聖人文古記題(俞作顯)龍虎黃帝美
金華淮南煉秋石王陽嘉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
毋與俱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
心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下篇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眞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世間多學

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貨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羌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治鼓下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僥倖訖不遇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

與一了彭曉曰胡粉[illegible]而成若投火中[illegible]本鉛體冰雪自本氣而結[illegible]金砂水銀皆一體之物以[illegible]云植禾以其[illegible]以其[illegible]雞與黍益以衆類[illegible]始[illegible]若以金石草木霜雪之[illegible]後文註中已詳說矣是將[illegible]爲藥根眞金母爲藥母令齊陰陽成精金和[illegible]以爲長生之藥不其然乎故云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火氣本炎上不可使潤下水性本潤下不可使炎上既以自然本性根類而推之則金丹本金砂[illegible]世間多有[illegible]學[illegible]心而[illegible]好火求[illegible]邂逅不[illegible]遇[illegible]妄自幽意虛損貨財[illegible]至年自首[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萬敗[illegible]將[illegible]矣

抱一子陳顯微曰物類相感有不期然而自不
容不然者胡粉本鉛燒鍊而成投火中則其色
變壞復化為鉛水銀本水結成再得火氣則復
化為水至寶之生本出乎太陽真精結聚秀
潤結成硃砂硃砂則其中已有真汞真汞號丹則曰
水銀水銀在太冶之中為太陽所煉歲久凝為
白銀白銀歷久始變黃金則是金本以砂為主
砂者神也故曰神砂汞者精也故曰水銀今者

煉丹之初先採陽精變化為砂次取水銀與砂
相合研和二物煅煉成金既已成金方用鉛養
蓋真精生化出乎太陽本與太陰交合而生銀
丹與鉛始堪服食與鉛生於太陰故曰同類合
體與鉛如子得母以此相輔陶冶易成變化以
黍植禾以雞抱卵同類相感同氣相求若不
知此別求異類則徒勞心力枉費工夫[illegible]
不能生駒狐兔不能乳馬水不可以蒸物火不

可以潤物施知此理則砂汞[illegible]而精神生水火
交而藥潤得是火居水下而可以蒸其上之物
亦猶火上而可以成潤下之[illegible]
其孰能與於此[illegible]
識之表不過令人徒勞[illegible]尤其狂
妄守邪背正又非賢者往往[illegible]之人不肯堅
心守正[illegible]或有始無終或狐疑中
道蹉跎白首衰老無成是皆以管窺天自高自

滿者之過也然聞明日月消[illegible]乾坤寒暑往來
剛柔相代無非大道方寸之理不遇至人難以
探度學者當先積行累德以[illegible]遇切勿自欺
[illegible]由聖手歸其
[illegible]也得火則還
[illegible]令入
水銀而[illegible]入同[illegible]而
亂同令[illegible]以砂為主何[illegible]

宰和於水銀修行之人明其造化洞達陰陽欲
煉金丹先積鉛巳之汞砂以和玉池之水銀却
用坎中之水以濟離中之火水火既濟金砂合
形變化緣同類之真終始因雌雄交□所謂欲
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實為諦當如植禾必種
穀覆雞須用卵欲作仙佛不得同類雖入關百
處打坐千年終落空亾若也不學同類行者旁
門或房中御女或三峰採戰此皆邪徑猶認魚

目為珠蓬蒿為櫝豈知變化緣其真乎燕雀飛
禽也不能生鳳狐兔走獸也安能乳馬皆非其
類水之為化不能炎上火之為功不能潤下蓋
以陰陽往來必真自然之道魏君教人以良明
師必參同類必配陰陽方可言丹我紫陽翁初
受太虛真人入室篇首問參同契為明易耶為
行易耶太虛曰易只陰陽兩件事物能明能行
方為聖人故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此曰同

類皆相從事乖非類虛費先功之後得之聖人也
恐謂後人或負高妙之良材不求明師徒捨古
文妄意度量或以鉛之石汞煉為或用辰之砂
銀燒丹擣冶五金鹵煉入石以三黃為同類淨
赤銅為輔福其石與金非我同類安肯合我之
氣而居我之身乎昔九江張相煉丹服食洞賓
憫其好道心切化一術士訪而救之張自負恃
服丹已久必可飛昇略不加禮洞賓頓去但見

座間有詩云可惜九江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
枯不悟還將本無質錯餌金石何太愚後果雙
目不見而終此輩皆負良才執滯不回甘受盲
師誤將金石指為同類乳以貧財服食燒煉至
終身不悟如彼管人以管窺天豈知天地間而
有真仙聖師也世人習於慣常不肯拔萃廣參
耳臨目紙烏足聽觀高遠之事耶却乃恃藏得
入丈夫是皆負高妙之良材失於自恃自滿

耳
全陽子俞琰曰胡粉本黑鉛燒就若投之火中
則復還為鉛水雪乃陰氣結成若沃以湯湯則
鎔化為水例皆返本還原其理不容不然也煉
金之法以砂為主而和以水銀蓋水銀生於砂
中與砂為同類之物所以終始相因而成變化
者緣其真也悟真篇云竹破須將竹補宜覆雞
當用卵為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

機蓋同類相得其鉛則一陰一陽氣類[illegible]
為同類譬猶植禾當以其黍覆雞必以卵[illegible]
類相從則其道自然不勞力而成變化[illegible]
其同類而別求他物則猶魚目之[illegible]
為之不可成寶類既不同安能變化亦猶[illegible]
但能生燕雀不能生鳳凰狐兔但能乳狐兔不能
乳馬也火性炎上使之潤下水性潤下使之炎
上可乎所以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同類者

相從事乖不成寶信矣世間好事之士或
為無人求其邪而師得正傳者寡矣縱有[illegible]
士黃四神之藥妄意以為道在於是殊不知五
金八石乃有形有質之物其種類不同性質各異
合并乃無中生有至藥安有合體而並居者故
凡為此術者莫不千舉萬敗欲結成凝何則緣
結則因緣度量失操持故也彼因世人不識真
鉛未稍謂凡砂及水銀往往耗火費財卒無成

功遂至晚首茫然反起虛無之嘆嗚呼大道簡
而不煩至易淡而無味人誰信而行之其[illegible]
正傳而中道生疑於是出正入邪環者[illegible]大道
玄微訣云多恃聰明強是非縱閑法要[illegible]
是以背大道而守迷路管窺天而不自見[illegible]
以論方來無窮之玄奧哉
大抵不恐作演易以明之[illegible]月法能[illegible]白虎為熬
樞水目為流珠[illegible]以合西魂魄[illegible]

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
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與一子彭曉曰火雖有記須約易道而行之循
諸卦爻運諸否泰鼎器假月卯酉月也金虎在
內為樂樞機朱雀青龍處內子朱雀隨時趨逐
俱入金胎故謂之堅東合兩也魂魄者東龍魂
西虎魄也上下兩弦合為一斤之數則乾坤形
體俱就與一周天之數同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古有丹書述火候功用謂之
火記凡六百篇其旨不外乎周易然火記之作
豈虛而無據耶當演易以明之可也易有三百
八十四爻卽周天火候上下二弦二八一斤之
數一斤記三百八十四銖適與卦爻相應乾爻
一百九十二坤爻一百九十二而乾坤之道備
矣假月盈者謂玄關一竅之體用也其竅半白
半黑如半弦月故曰假月[illegible]月為[illegible]者則

大抵之道應過半交白虎在下為發火之樞機
青龍居上起勝雲之以求其[illegible]
是謂會龍與西虎相交陰魄與陽魂相[illegible]
功於金鼎煉聖米於玉爐倒造化之機盜乾坤
之用非人下之至道其孰克如此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言鼎爐藥虎弦氣曰偃月
爐曰白虎曰上弦曰兌曰魄為於西也彼也玉
池也曰汞曰日曰流珠曰青龍曰下弦曰艮曰魂

屬於東也我也金鼎也偃月爐者卽太乙神爐
是之謂陰爐也以其偃仰似月初生之象白虎
乃西方兌宮之物天地判分元屬于彼其虎之
威中之則應合弘光太易物資生雖能傷人彼
人非藉大乘氣象文王演易曰履虎尾不咥人
亨又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子曰說而應乎
乾又曰柔履剛也　偃月之上知畏此
虎要先降而伏之　可得烹之鼎爐

不陞人也雖爲日爲汞中有朱砂名曰流珠而
龍乃東方震宮之物却運既固元歸于我此龍
之勢威能變化感而遂通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子曰龍德而正
中也世人不悟此能生生之功反被其害若人
悟而與之調而降之爾能驅駕而用之矣舉東
以合西則嘉會而合體也兌艮數各八流戊而
就巳也魂魄自相拘金木不間隔也兩弦合精

乾坤體成易道不傾者必二八相停而成一斤
也一斤指圓成之數
全陽子俞琰曰古仙火記六百篇不過因易之
六十卦演而伸之以明十月火候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其位在坎白虎居之流珠常欲流也
[illegible]白虎[illegible]
[illegible]而火從臍下發也[illegible]
[illegible]

虎之[illegible]
龍就虎之妙則知以汞投鉛之[illegible]
龍至易[illegible]能虛心靜[illegible]凝神[illegible]六則東西
[illegible]合自然龍虎[illegible]魂魄相投[illegible]
[illegible]上弦之時兌卦用事月生一半之明
[illegible]八下弦艮卦用事月生一半之[illegible]故曰
[illegible]入合兩弦而[illegible]器成立而[illegible]物火
[illegible]在其中矣二八一十六兩爲一斤易有六十

[illegible]卦其數見易道正相等也此亦喻[illegible]之妙
[illegible]兩[illegible]而配合相當[illegible]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闔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則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illegible]
火符[illegible]還其母月[illegible]
於[illegible]金後其故性威光[illegible]
其一了彭曉曰[illegible]火[illegible]金金得火復
[illegible]兩不[illegible]中而不耗散

色爲日光明自立乾坤鼎器以來日月運行入
內兩相有益俱得精明金體由如初日月常環
那也金本從月生者金是陰精寄位西方故云
金從月生月自晦朔受日辰之符因生金也金
返歸其母者月精受統金歸於水至月晦陽氣
消盡則金水〻物情性自相包裹隱藏匡廓沉
淪洞虛也月晦象年終月朔象年首也金水成
形鼎室長含和氣乃見成功故云鼎熇熇則和

恰和怡則金水凝結自然之道備矣
抱一子陳顯微曰日月與金最爲長久自開天
闢地以來日月之形如常而未常虧明負金之
色知何而未常奪色蓋三者一體也人徒見金
精盛而月常明以知金自月生而不知月之明
本生於日也故會合之際月藏其明沉淪洞虛
以受日光乃能生金而金雖本出於日故其體
剛而不[illegible]太陽之精[illegible]之性也爲物者、
更不消壞惟金入火色不奪光經[illegible]而[illegible]
度大冶而益亦益火乃大勝之氣金乃大[illegible]之
精金入猛火乃復其故性是以鼎中火成則金
色愈黑而凝光然可愛矣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言金之爲用升金之方關
不成丹故、金丹甚難出金上之金其從土
石中出者也、地造化五行顛倒之妙自乾坤
大化爐中而出者此金是也今之盲師但說金

丹使自燒然不知所爲何者口說修行又不[illegible]
問金丹之名亦不究竟參同契中之語乃求[illegible]
世豈知仙翁歷歷指示此金神化之理[illegible]
人每親是言不察陰陽與金體用乃[illegible]
爐火等事惜哉昧哉若不與世錄此[illegible]
世之上此書愈高愈遠人既不能窺其[illegible]遂
皆棄而不觀抑何從而求修行之旨耶上根利
器要知此金在混沌之先太極未判之始

元屬於乾故謂之乾金大物欲交則謀報混沌
之德者是是以乾初交坤此金與[illegible]奔入
坤宮謂之坤中金坤得此金內實而爲坎坤之
三爻本皆中虛號曰坤土既得此金以實其中
而成坎象坎之正位居於北方癸水之地是坎
爲水金藏其中故謂之水中金夫水中之金乃
先天之寶不能久居於後天之坎因化爲兌金
或躍于北方之坎戶占居西天之西方[illegible]此金

日生夜長西之正位爲兌是以此金上行得道
於兌之中故謂兌金也煉丹之士尋微究[illegible]
始貴終格物致知探其源流審其根苗若[illegible]金
丹必求此金若求此金不求於乾不求於[illegible]
求於坎專求於兌兌之爲物乃坤月同類是故
同類易施功非類難爲巧兌之爲少代坤行道
故煉金丹除此兌金餘皆旁門不能成道[illegible]
老子從古聖仙皆用此金方能了道文上[illegible]

九五兌庚三日後庚三日仲尼[illegible]
手與君子以中命行事夫庚金也[illegible]日月
由庚是也且釋迦假此金以成佛[illegible]
兌中之金與天上太陰同體而生[illegible]而生
丹天上之月名曰太陰緣此兌金同[illegible]月
亦名之曰少陰又[illegible]陰中之金天上[illegible]其功
接太陽之輝光以成[illegible]兌之少陰其道[illegible]
大千世界化生人物仙翁參透前聖知此金之

根源推此金之妙化顯出此金之神變也[illegible]
問金丹與天地同久入火其色愈精久[illegible]不失
其[illegible]此兌金是乾坤大化爐中之所産[illegible]月
之光有[illegible]兌之金有流轉故云形如常[illegible]
日月合璧月受日符現一陽之光[illegible]庚申[illegible]
此天上之太陰也而此兌金[illegible]
[illegible]日生始陽之丹於[illegible]流之[illegible]人間之[illegible]
也故六金本往月[illegible]　[illegible]行何謂金[illegible]

其母蓄金之舍曰兌兌之母曰坤兌不能久在
其金金亦因時而發用坤之爻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聖人之心妙在於此金既發用兌返母
而包䜛坤猶月晦而日相包何也晦日朔旦月
之金體隱藏匡廓爲日所覆一月二日三日運
行其度輝光再廿也又如金返歸母金之真精
沉淪洞虚爲世之用一生二二生三劫運再交
金將復産也若此金復産必復其故性何也性

爲乾之用乾之體也寄金于坤坤寄于坎坎寄
于兌兌金舒情復其故性乃以此金還于乾宮
乾之金鼎復得其神妙成金丹是以此丹號金
液還丹鼎號威光今鼎是云威光鼎乃[illegible]
火候法度之義
金陽之命陵日世間萬物入火皆壞惟金不壞
蓋五行相生子金而剋金之爲物終之得水生
之得火其柔像不其色象上因時俱備故其

紅[illegible]而金堅未嘗失其本體[illegible]
地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而日月[illegible]
惟其明以陰陽之精[illegible]
月之形不變大[illegible]
明莫大乎金火金即月[illegible]
是文行者太陰真金[illegible]陽[illegible]火
所化其受氣之[illegible]月光本生于日月
受日光自朔且而始也[illegible]其母月晦日相

包者金在坤[illegible]火將[illegible]月晦之夜日月
相揮持也[illegible]沉淪洞虚者神氣深入于
其[illegible]如月晦之不見也金在鼎
内威光[illegible]受日之光而[illegible]
與日[illegible]匡廓復其本體[illegible]
但守其[illegible]其自久之[illegible]代頑
[illegible]則三日[illegible]
[illegible]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任[illegible]迷門不
通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商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索
宜能植麥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
無見功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
註彭曉曰魏君謂世人好小學[illegible][illegible]邊茂
徑不知小術疾徑有始無終用功至多獲成者
少如有聲者荷於視聽為職者誤於江山既取
捨之有乖在是非之穿別勤求至道約而不繁

況金液還丹是自日中天之上道若遇明師或
逢神授遵其妙訣而修之則易簡之理得矣
抱一子陳顯微曰世人棄正從邪皆好小術徒
勞心力至了無成焉知大道之妙至簡至易約
而不繁者哉
上陽子陳致虛曰世人好小術小術不是道器
何若淺小不可聞大道道大包天地道深潤如
海人固不可聞先被旁門邪術先入為主正道

無緣聞傍門好採戰棄正從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眾
欲速則不通精竭不養性猶[illegible]不任杖[illegible]聾者
談論如聾聽商宮沒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類五
行不[illegible]倒登山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欲獲
黍無為若離道運規以求方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竭力
勞精神若不遇聖師終年無見功欲知伏食法
古仙者不繁伏炁不服氣服氣須伏炁服氣不
長生長生須伏炁斯言真妙訣以詔高上人

全陽子俞琰曰金丹大道以積精累氣而成丹
胎結胎百日立基一年入室三年煉養自有節
次世人奈何學者不審道之淺深不擇師之邪
正務求速效惟好小術或知一而昧二或得體
而遺用局於偏見自以為是甚至張皇邪說而
反謗正道穿鑿真經以取信於學者以授妄迷
門傳迷如此者多矣間有聰明之士又不肯傾
己參訪惟撰守故[illegible][illegible]術惜何異盲者之不

仕杖哉其愚瞽之人不通至理強以臆說私
丹爭何異聾者之聽宮商哉乃若脩丹為玄關
此猶攔雉兔而入水也以兩目為華池此猶索
魚龍而登山也他如學採戰以望不死坐頑空
而規長生豈非植麥欲穫黍運規以求方者乎
是皆空費心力皓首茫然迄無成效惜哉金丹
生於坎中因火逼而出位遍歷三宮降而入口
故曰服食其要約不繁口訣至易簡也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
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
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
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
曰黃輿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
狀若明窗塵

真一子彭曉曰金母在中宮為水銀隄防則金
水優游皆情相戀金水逐辰受氣各得其分以
合一斤之數既存金砂母不損故云金重如
本初也其三遂不入者真土也金火木為三物
被水火二者逐辰與之俱入鼎中乃得三性合
會一味相拘變化若神也金母始因太陽精烝
伏蒸遂能滋液而後凝結是名黃輿皆以至周
星陰陽五行功考斥滿退位破形盡歸功於中
宮黃帝土德也故云毀性傷壽年歸土德而化
土則精神狀若明窗塵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欲煉大丹先以純金修築城
郭周遭閉遠然後取真水入于其中始無滲漏
或謂金隄或言城廓皆此意也然築金隄但知
四象五行全藉土之理則金自然生成矣會用
五行真土能成五行真金蓋土者金母也既成
五行真金則能攝五行真水蓋水者金子也水
土金三物紐結成方士之形而嬰兒現於其間
矣及夫運用上昇則金光滿室騰騰若車轂之

行故號黃轝也但臨爐定銖金重不過五分然
水多些小不妨其三不入火二與俱有木二火
二也火二與木三俱不入如人之[illegible]日無
體獨物而現修真之功但求水土金三物三物
既結就而成寶則魂神自然與之俱妙水入金
限本是凝液借太陽在下之氣伏蒸煉變成
黃轝人力既歸神功既足則千變萬化似非能
車皆是物也及乎脫胎則形體閃爍如明窗日

影射塵之狀此總指群露功成變化之象奈何
世人不知妄行忖測皆未夢見敢肆臆說誑誑
高者能知之耳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言入室臨爐下手結丹以
入接也上很若當明是書最有次第而不亂此
節首言察其此一節之旨從入如何下手修丹
之流未遇師自不知其[illegible]而且同觀至此節
運如嘛蟻無入[illegible]以為五金八石服食

之事到底無功反怨罪師漫語識者可[illegible]
泄露天機殺疑以金為隄防者大[illegible]行人參[illegible]
九還金丹須明此金乃[illegible]兆中之金也先辨
真心求彼兆金置爐中[illegible]加[illegible]隄防固濟
以待此金之生水也所生之水先當推度而明
辨之要知此水是先天之水耶是後天之水耶
若是後天則水洞濁不可以煉還丹若是先天
之水又待其水之清而用之也詩曰涇清渭濁

若涇水清而渭水濁也修丹者待其渾水之清
[illegible]水入乃優游此[illegible]之
滴中有[illegible]與[illegible]曰金生麗水清之[illegible]
要知其[illegible]而後用之蓋此兆金必有十
五兩[illegible]近一斤之准則是云金計有十五
也[illegible]到十五兩則[illegible]矣何謂水數亦
[illegible]水亦十五[illegible]水與金相稱如十五
[illegible]之金必能生多少之水故曰如之所以[illegible]

時而火候方足其餘由若十五兩之金已有
五分五一八時水過餘而不可用是云五分水有
餘若此金初生水到二分時乃真可用是云二
者乃爲金即此二分之水必約十五兩之金是
云命藥如本初若水已到三分者亦不堪用是
云其三遂不入若金水之數及時相等急以二
分之火而合之是云火二與之俱金水火既以
相合則火受金氣復得水制結成還丹乃能變

化而狀若神矣下手臨爐之工莫此爲要是以
聖人年中取月而置金月中測日而聽測日中
擇時而應爻時中定火而行符何謂行符古聖
先賢以煉金丹爲一大作事也探度時節立爲
箓法以一年七十二候箓於一月以一月六十
爻攢於一月以三十六符計一晝夜分作十二
時中是一時有六候比之求丹止用二候之久
一時有一爻比之求丹今只守爻之頃一時有

三符比之求丹止用一符之速所謂畢符畢火
者此也所以黃帝言陰符者此也故曰人知其
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者此也修丹仙子
於此一符之頃慎三千六百之正氣道納胎中
當斯之時奪天地之造化竊日月之精華地譜
形心天關在乎交龍虎兩弦之氣擒金水一鑪
之真道蛇盤結於丹爐烏兔會行於黃道罡作
交映剛柔迭興玉戶猶胖紫華映日熒惑守西

西極朱雀炎于空中促水運金催火入鼎文武
以太陽之氣結號黃輿之丹也夫初煉金水之
時既防以歲月而計至於合丹之際止用一符
之功太久則毀性而傷丹一虧則傷壽年矣是
云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修丹一事本爲延
壽登真若差一髮反傷壽矣故魏君誨後學必
要慎密明窓塵者此丹之至微也
金陽子俞琰曰升法以上弦半斤金爲外爐中

南半璧之隄防然後下弦半斤水自西而下入於北方內爐則其勢不迫而優游自如也金之升自初一至十五計十五日水之降自十六至三十其數亦如之此亦金水各半斤之謂也然其法以文升後以武降不如是則不能深達九泉之下故曰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也夫金水合成二八一斤之數一開一闔往來不窮乃吾身真陰陽也然水要半斤有餘金又不可虧

其半斤之重故曰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也其土遂不入者周閨鼎器閒止有上弦半斤金下弦半斤水而土則無位故曰不入然非真不入也土無定位無所往而不入耳且如天地一十四位中無戊己當果無戊己哉蓋自壬子至乾亥往來不定上下無常無非戊己所造之處也二與之俱者過鼎器閒皆土金水二者與之偕行也金水與土偕行則三物互相含受混二

為一矣混二為一則結住青山萬頃雲撈出澄潭一輪月而變化之狀若神矣蓋升者金降者水所以為升降者土也雖然金水土亦不過比喻吾身大道從來總名相何金水土之有哉玉芝書曰歸升隨子時陽氣起火火力方全他時火不然也蓋子時太陽在北方人身到尾閭關此時與火則內外相合乃可以盜天地之機而成丹其初太陽在下水火交媾二氣絪縕蒸而為

液次則水中火發陽氣漸熾其液方凝于內道出金華見為真鉛及其運用上升則騰騰若車發行于黃道之上故號曰黃轝焉至于功深力全火候周天如臘月三十日天運將周則真性隱藏而年壽亦相因矣所謂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也○人徒知子時有氣生得火烹煉凝而成液遂認為真鉛而欲取以點化雜質龔承業不息既成液矣則有形有質有礙重濁安能遂

流而汁上神仙作丹於此時不退發火于下以
感其氣俾火功既盛氣自滃然上騰與山川雲
起相似道大升入泥丸然後化為甘露下入黃
庭為本宮用其質也丹法所謂取清捨濁濁者
沉下是形體為灰土清者浮上是狀若明窻塵
也翠虛篇云促將日魂盡歸潭底住氣停月始
結古歌云鉛為芽母芽為鉛子既得金華捨鉛
不使又曰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其旨深矣

附彭好古曰此言地元之事地元起手全在金
水火三物黑中取白以金為水之隄防四金水
漫游情性相戀計其輕重金十五合初一至十
五上弦金半斤之數木亦十五合十六至三十
下弦木半斤之數至於採取則在晦朔的定銖
兩二十四銖為一兩一百九十二銖為八兩二
銖四累為一錢一[illegible]為五分水重五分不
過一銖二累所謂銖兩[illegible]至此即為有餘而見

金始終只是八兩不得為金木相[illegible]天一生
水地四生金修煉金丹惟此二者為[illegible]天三
之木不入其中至於地二之火乃太陽中玄元
之火與金木常俱而不可離也何者煉丹只是
金火藥者火之父母火者藥之子孫而水在金
中是為三物金水火三物既合法度則鬼神自
妙變化無窮其初則大陽在下精氣伏蒸金液
漸結其炎則水中火發陽氣方熾金液漸凝其

後火力既足金液凝結盡歸中宮能為神室傳
生靈永號曰黃轝至於煆煉功深歲月將盡三
物俱喪毀性傷年則形體化為灰土燜燜灼灼
如明窻日影飛塵之狀而不可捉摩矣二者以
為質其三遂不入古今解者不同有以二者為
二候得藥三者為二候又在四候別有妙用不
入二候之內者有以二者為二陽月出庚方宜
加採取其三為三陽金道之遂不堪採藥者有

以二者爲金半斤水半斤鉛一兩有三分汞[illegible]
砂一兩有三分神火無形之藥不入銖兩重數
之內者細息之終屬木炁得地者當自居之
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
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
乃陳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
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魂魄色轉更爲紫赫
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爲神

與一子彭曉曰擣治丹基堅完固濟然後安爐
內號曰赤色門上水流下下火炎上晦朔進退
晝夜升降文發子初武隨巳止午起陰符以至
於亥運之否泰調以寒溫十二節終終則更始
一周火足魂魄改形凝爲紫金赫然成丹服之
一粒刀圭便成神妙之功造無盡已
海一子陳顯微曰此言進用之功動天地之宗
陰陽者而治之在內方赤門方固閉而使水

火際會此功晝夜不絕先以文升次以武降周
旋十二時一日既終更宜相親至於炁已索然
命將垂絕百脉歸根萬竅俱寂非死也猶死也
絕後重甦金光轉紫狀如紫粉一刀圭許時時
毛竅處處見形變化不測神妙不可思議
上陽子陳致虛曰擣治者陰陽之交煉也持入
者保而持之而收入也赤色門乃乾之戶升從
乾之戶而歸神室固塞者閉息也際會者九竅

也皆要堅完而無所失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
勤者蓋陽丹之初到其中有信乍得離中之火
晝夜周流一身百節萬神悉皆聽命正宜勤勤
內守使聲寂而意和氣勻而脉住丹始凝結始
文使可修者煉丹之始用文火而修之其首尾
則皆武火首用武火以煉已終用武火以溫養
故云初期首尾武中間文是也候視加謹愼
者不可自放疎慢泥丸有云工夫不到不方圓

是也務要調息溫養勿爲人物所觸等事方可日
調停火候抽陰陽是也周旋以十二節終而復
始直待添汞抽鉛將盡汞亦乾亡魄已死魂
亦受是氣號命將絕休然亡魄隱也景象至此
其色轉爲紫金號亦之還丹也粉提以一九刀
圭最爲神者其小如一提之粉其小如一九之
藥黍大曰九其輕如刀圭之七言至微也而其
神妙有不可述也此一節備言下手之功然細

微玄存必師口傳孰能依文而成事哉
全陽子俞琰曰金丹大藥產在坤種在乾乾居
上爲鼎坤居下爲爐非猛烹極煅則不能出爐
丹倒行逆旋則不能升鼎擣治升合者兩處擒
來共一爐一泓神水結成酥也持入赤門者降
得兎烏精與髓急須收入鼎中燒也大成集云
攢歸頂上結三花牢閉金關玉鎖蓋金砂升鼎
之時須是閉滯溶溶然後凝結胎宗堅也此乃後

天上分明其中復有進退火以象節候
風以鼓之故用人皆不識但須聚六陽曉
外文火之妙黃河水逆流是以烹煉之火
不得不慎夫子曰由火候密封雲霧滂沆龍風
生自是有龍吟虎嘯聲矣採藥之時凝神聚
氣呼吸綿綿勿令間斷久之神住氣定自然巽
戶轟雷能騰虎躍驅回尾穴連空焰起入天衢
直上泥丸保義云文火發生武火結實始文終

武不可以一途取也候視加謹慎者塞兌垂簾
含光默默做天地之氣將至然後定息以採之
聚火以烹之須當視其老嫩不可輕易也審察
火候謂調停火力審察緩急以漸而進不可慌
忙躁進也十二節乃周天十二辰在吾身乃火
候方位也夫火候自子時升至午而降環循器
之外周天皆已行遍則火同復歸于子故曰定
斯親也蓋金丹成就之時璇璣停輪一時停歇

坎卦中[illegible]北方海底宗然後黑汞
如處子也此時歸根復命神炁[illegible]八脈俱住
呼吸全無真炁如絲更隱後更難所謂送歸大
死[illegible]方是也[illegible]只
為河車般轉泥丸[illegible]火候[illegible]定[illegible]丹自然
光明變化紫金之色也又[illegible]之本片的
一氣渺渺通三關三關來往氣無窮一道白脈
朝泥丸泥丸之上紫金鼎鼎中一塊紫金團化
又問[illegible] 答[illegible] 又問[illegible]
為玉漿流入口香甜清爽遍舌觸吞之服之人
五内臟腑暢甚身康安蓋還丹入口如露甘液
如發聞之清涼所謂刀圭刀頭圭角些子而已
其成功下變為化妙不可測非旁門小術比也
稱之為神官哉
子午數合三戊巳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
紀呼吸相含育佇息為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
之子水以土為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為火精執平

調勝負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會合
本性共宗祖
真一子彭曉曰子水數一午火數二共合成三
也戊巳土數五也三五合成八此乃三五既和
諧八石正綱紀也故待青龍呼白虎白虎吸青
龍呼吸相含育佇息為夫婦也黃土金之父流
珠水之子者土能還水銀乃得不飛走門閉之
尾火行七候是也金全白朱雀火神調勻勝負
又問曰 答[illegible] 又問[illegible]
水勝火滅擘用俱終歸功土德也三性既會合
本性共宗祖者謂金火自一數水氣中產出是
是先天地生元始祖炁中而能生五行者只以本
本[illegible]而已
[illegible]陳顯微曰八石外藥也以三五[illegible]
[illegible]丁火二[illegible]午之數合而成三也土[illegible]
戊巳[illegible]五也[illegible]三者合會也[illegible]
皆相為夫[illegible]如八石之互相制伏[illegible]

[illegible]金從土產金受土氣[illegible]水故水為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也坎得戊己而結為金金生水[illegible][illegible]為水[illegible]以
水[illegible]之則火不炎以土制之[illegible]水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
物一家都歸戊己也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息
金得土乃歸其交也土為金父則火為金祖故
曰三性會合同本歸其宗祖也

全陽子俞琰曰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坎之正位其數
一午在南[illegible]乃離之正位其數二坎中有土曰

戊其數五離中有土曰己其數五戊專坎之門
[illegible]先天真一之氣已直離之戶[illegible]後天[illegible][illegible]之
[illegible][illegible]木先天之氣必逆戊土而後得之[illegible][illegible]後
天之[illegible]必伏己土而後發之子午既[illegible][illegible]戊
己既[illegible][illegible]合二五之精妙合而凝[illegible]戊[illegible]己[illegible]
[illegible]得[illegible]出土相結圓名曰土入[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
象行之父母[illegible]坤則不得[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而息于午
[illegible]呼吸戊己相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交結而為太[illegible][illegible]大

黃土者戊土也八土能生兌中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流珠[illegible]木[illegible]相生水[illegible][illegible]中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珠乃
水之子[illegible]水以戊土為[illegible]戊土一[illegible]中宮水不
妄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之物是為火精心平氣
和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水剋火火剋金金
剋[illegible][illegible]四者俱[illegible]其功歸于厚土厚土者己土
也[illegible][illegible]者戊金木也坎之門[illegible]戊坎之中爻曰
[illegible][illegible]金生太乙之水金既生水戊又制之是三

[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木性[illegible]己土也[illegible]中之戶曰己戊金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木乃徐徐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而
[illegible]大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宗祖

全陽子俞琰曰子水一午火二合而承三數土
[illegible][illegible]木[illegible]戊己稱五三與五併則成八故云
八[illegible][illegible]五和[illegible]水火土三者合為一也且土剋
水[illegible]火[illegible]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土為水火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周[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水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illegible]

既合為一歸制紀正萬目張升陽升陰降天地
呼吸於兹也是以長久人能效之亦可長久金
[illegible]大成集云呼出心肺接天根龍吟雲起吸入
肝腎接地根虎嘯風生呼吸風雲凝成金液
盖一氣自然之呼吸非口鼻之呼吸也人能虛
心凝神回光内照于氣穴人呼吸處隨其升降自
然而存之少焉呼吸相含[illegible]然自行周轉
一片結為夫婦交[illegible] 云前對臍輪後[illegible]

中央有個真金鼎此其所也土居中央故[illegible]
土土生金故曰金之父真來走歸[illegible]
烏入于水中結成金金生水故曰[illegible]
水生金金生水金也土入于水中[illegible]
制不能長金而上升故曰水以[illegible]
起來皆乃南方火[illegible]
[illegible]而伏若得南方之火[illegible]
[illegible]金隨水而[illegible]

飄騰覆及夫水沸上騰入下竅[illegible]
坎水所剋火為水剋而有[illegible]又[illegible]
於是又以土[illegible]水得[illegible]水火[illegible]
土也水火[illegible]
但歸于呼吸[illegible]
上[illegible]還丹可入[illegible]
[illegible]上服食之而命得長久上[illegible]
服餌金砂入五内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illegible]

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
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
真一子彭曉曰上勝胡麻也人食之尚可延年
況金丹之入口豈不長生乎[illegible]
金入[illegible]不敗[illegible]
以為萬物之母道[illegible]
萬物之母是也天地[illegible]
金是水根故為[illegible]

戊己土也土遊四季各旺道絡經[illegible]合[illegible]
[illegible]服之神妙不同凡藥此法入口如雲霧
[illegible]五臟四肢還童返老髮生牙長生
久矣
抱一子陳顯微曰胡麻又名巨勝先凡藥也服
之可以延年況神丹乃純陽之藥其性如金剛
不壞而金在藥物之中爲至寶之寶苟得服
之者令長久皆不爲信於凡藥乎辰戌丑未四

[illegible]者有[illegible]其金木水火皆資土而立而五臟
[illegible]五臟[illegible]金木水火其實資五土而榮也金
[illegible]月入[illegible]而金氣入於五臟之內則
[illegible]如陶冶之中火正熾時而
[illegible]其時四肢百脈[illegible]若保
[illegible]自然回顏換骨返老[illegible]色
[illegible]自返黑[illegible]老令[illegible]作
[illegible]髓成妃名形顏換骨[illegible]自[illegible]

清明頭識[illegible]
與妙方可謂之真人矣[illegible]
同二界[illegible]而莫測行藏[illegible]
洲放意閑[illegible]超象外矣
上陽子陳致虛曰[illegible]也胡麻若作飯
常食之能延年況還丹是[illegible]戊己土成爲天
地[illegible]之至寶修行術士伏而食之壽與日月同
其長久伏者伏先天之氣食者吞黍米之丹從

人誤作服字是不知伏之爲妙也故仙師云伏
氣不服氣服氣須伏氣服氣不長生長生須伏
氣[illegible]一伏字通用化氣土遊於四季[illegible]
戊丑未也土合有所[illegible]日每季月下十八日司之
道[illegible]夏季火生土土德勝王金[illegible]
申月古人以水土俱生申者[illegible]而生水
到[illegible]而序水制[illegible]乃生金[illegible]入秋[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而生[illegible]

也守界定規矩者𥳑方有氐土[illegible]龍之界
西方有胃土能規白虎之爐南有柳土能矩離
火之戶北存女土能定坎中之門先使制伏其
砂貢金之氣還入五內其丹初至氣液如露潤
澤若雨丹氣薰蒸遍達四肢形氣頗金顏色悅
好膚生髮黑返老還童改其枯瘁之形永免凡
世之厄形神俱妙紫微夫人云欲下手煉丹先
和戊己二土然後可採金水而成丹也

全陽子俞琰曰巨勝胡麻也服之尚能延年況
金液九轉大還丹乃金精壯盛之時竊取天地
正氣以結成聖胎豈不能長生與( )金性堅剛
經萬年不朽乃爲萬物中至寶宜乎學仙以此
[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火[illegible]木之丹[illegible]金丹
也土無定位寄旺於辰戌丑未之間每[illegible]秋冬
四季皆土旺之地也土能𨓵水[illegible]火[illegible]
[illegible]守中土火則火不[illegible]合以之[illegible]

守在[illegible]界定規矩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尊交合道心[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當其升時[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之界[illegible]
[illegible]如沉痾脫體精神冥合[illegible]
[illegible]和[illegible]之方起此背[illegible]
[illegible]其氣薰蒸遍達四肢[illegible]
清[illegible]顏色悅澤髮白[illegible]更生老[illegible]

[illegible]又成姹女改形度世跳出樊籠[illegible]
[illegible]與天地相爲無窮乃[illegible]
[illegible]五行[illegible]藏約而不繁聚水以滅火[illegible]
[illegible]日月相[illegible]開水盛坎侵陽火[illegible]
[illegible]陰陽相[illegible]道自然
與一[illegible]五行是[illegible]氣[illegible]若
以天[illegible]數則之[illegible]運用至成[illegible]
行[illegible]火[illegible]

於朔望月晦終於晦朔循環相禪永無已[illegible]

[illegible]丹道畢矣

抱一子陳顯微曰若以五行論之火見水則滅然滅光然日月亦水火也每過合朔兩不相傷何也蓋天地陰陽交感相食自有定數定期雖木盛火衰之害能察其微而善用之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雖木火之相剋而合為夫婦金木之間隔而自然交通然天下莫能見而莫能知也悲夫

上陽子陳致虛曰五行數者金木水火土旋而為三五一之數如煉金丹則以鉛汞銀砂土為五行而配合陰陽故水能滅火者謂陰能消陽日月薄蝕必在朔望陰陽二者盛衰相侵若陰陽平兩相飲食則自然有交感之道矣

全陽子俞琰曰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乃五行生成數也子華子云天地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illegible]土數位居中央合北方水一成六合南方火二成七合東方木三成八合西方金四成九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者數之極也以五數[illegible]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中實為中數也數本無十謂土成十若方北一南二東三西四聚于中央轉而成十也故以中央之五散于四方而成六七八九則水火木金皆得土而成若以四方之一二三

四歸于中央而成十則水火木金皆返本還源而會于土中[illegible]至約而不繁[illegible]然終則是[illegible]行金要入中央戊己[illegible]西位分明[illegible]五行同處復同歸[illegible]此義也[illegible]六月日相食數之交也其理與水火[illegible]令人[illegible]水以滅火則火[illegible]八[illegible]金太陽則陽[illegible]

陽精交相食乃道之自然也[illegible]曰[illegible]食當在
龍翔之間修丹者欲[illegible]天地奪造化可不自此
求之乎

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
丹吾不敢虛說倣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
金華淮南鍊秋石玉陽加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肯
鎮與俱古今道路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
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眞[illegible]子彭曉曰金者情也水者性也金隱[illegible]
銀是情歸性也且金生於水水為金子子[illegible]
於金水返為金母故有還丹之號上文云[illegible]
[illegible]鐵[illegible]是也然徐公所述殆無[illegible]乃
[illegible]古文龍虎經而論之仍讚黃帝[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聖人皆能持而行之古今同一門[illegible]
非[illegible]所可及也故論從來留意思之[illegible]
[illegible]明明不我欺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此言還丹之所以爾[illegible]
還者以[illegible]以性言金來歸性[illegible]
公本我[illegible]所生今使之復見其[illegible]
姹女[illegible]合結成[illegible]見故曰還丹紫陽[illegible]
本是[illegible]在[illegible]生[illegible]得[illegible]
黃[illegible]將[illegible]結親情是也古今名稱雖不同其
實一道也

上陽子陳致虛曰金與水同名曰情木與火同

[illegible]曰性情居西北性居東南[illegible]曰我[illegible]北[illegible]
後金水之情自然外來而[illegible]木火木火之性乃
內[illegible]而結金丹是之謂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
丹是[illegible]何為參同之旨[illegible]不敢虛[illegible]做
[illegible]人文[illegible]得[illegible]前依法修煉而
丹成[illegible]以詔[illegible]後[illegible]敘黃帝之丹成
曰金華淮南丹成曰秋石玉陽丹成曰黃芽丹
成[illegible]各立一名無非是[illegible]還丹也[illegible]是先

天一氣也無非同類之物也後人關金[illegible]汁猶
[illegible]五金閑黃芽即鉛為八石關[illegible]即[illegible]陳
[illegible]知古聖先賢方便立名所[illegible]之[illegible]陰
陽之外而別有路耶此[illegible]惟聖人[illegible]
古道今一道而已三教大聖必[illegible]同類方可施
功經云古今道路一對[illegible]所[illegible]除此一途更
無他術後之來者勉力深思來所指示則知是
書昭昭盡露不我欺矣

參同契　卷下　[illegible]　汲古閣

金陽子俞琰曰復命篇曰一物分為二能為二
者名二者即金木也金木本無二體故以金為
名則以木為字以木為性則以金為情其實一
物爾為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木
[illegible]還丹也[illegible]以之[illegible]入東[illegible]中歸家
與青娥相見則產個明珠似月圓乃得稱還丹
矣或曰寂然不動[illegible]性故稱還丹亦一[illegible]
也還丹要訣[illegible]之龍虎黃帝之金

華[illegible]之[illegible]無非[illegible]名[illegible]以
[illegible]而已皆參[illegible]是一[illegible]虛以[illegible]其
說哉亦皆設喻[illegible]也復命篇云此道至
[illegible]理無分[illegible]宜[illegible]薄[illegible]
可見道固[illegible]不傳又恐[illegible]不得其所傳也得
其一萬事畢信哉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萬
卷丹經皆總同金丹[illegible]此是根宗[illegible]學者能反
[illegible]此書一旦心領神會則知至要之旨果
[illegible]家[illegible]無一毫之隱蔽矣

參同契　卷下　[illegible]　汲古閣

古文參同契箋註集解後叙

參同契者傳然而道大成後而得精神在宿以究業配三皇西立政若君臣之際上下尊卑序以爲政不至太平伏食其法未能長生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鉛汞日月玄黃八卦成象蜀交施化剛柔動靜水鹽分判以易爲詁用意之大故爲立註以傳後賢惟睨大象必得長生强王身爲此道者重加意焉

古文參同契三相類集解卷末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補遺
明餘姚後陽子蔣一彪輯
海虞篤素居士毛晉訂

上篇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影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俞作咎）關楗有低昂兮害氣

遂奔走江河之枯（俞作旡）竭兮水流注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俞作終）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於（俞作於）下白虎導唱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網羅施兮壓之（俞作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鱗狎鬣起（俞作魚鱗狎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上

[illegible]髮[illegible]鋼兮[illegible]湧不休止接連重疊纍兮犬牙相
錯距形似仲冬氷兮闌干吐鍾乳崔嵬而雜廁兮
交積相支拄兮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相守青
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
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
家屬爲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爲三五三五并
與（一作爲又作龜）一兮都集歸二（一作）所治之如上科兮
日數亦取甫（[illegible]）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達表裏名
參同契　卷天上篇　汲古閣
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
僞道山澤氣相蒸兮（一作若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爲雨泥竭
遂成塵兮火滅化爲土若檗染爲黃兮似藍成綠
組皮革煮成膠兮麴糵化爲酒同類易施功兮非
種難爲巧兮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
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思
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
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緒兮

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鼎一　子彭曉曰[illegible]
[illegible]既[illegible]沉象天地於鼎間玄溝使日數爲
甲也河[illegible]紀以近北斗主有兵戰
是故人民驚駭且兵主金蓋喻鼎內金被火候
猛熾迫觸使金銷鑠鼎室元是內符是生良緣
刻滿發光致陽作沴尚賴星上土德止遏金木
爍火自消改過歸巳其或閉鍵本圍鼎器泄符
參同契　卷末上篇　汲古閣
則[illegible]運元氣奔騰江淮水符流[illegible]陰生於午[illegible]
起於子[illegible]靜[illegible]徊不離二位[illegible]陰水火終
[illegible]以定衡紀也[illegible]
[illegible]龍[illegible]爐上爐[illegible]接[illegible]故以爲龍山也
龍爐上水下火也白虎前唱金母得火成形或
吐白砂或生香液內丁水雀[illegible]氣往來號起五
行因成五彩五氣[illegible]坤[illegible]因時[illegible]火之
門天地關防陰陽[illegible]姹女被抽真不[illegible]上[illegible]

有戊己[illegible]靈意終乃似依道法以致齊[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戊或砂乃縱飼消火符胎中[illegible]
[illegible]常[illegible]有當程或暴湧下依真滿
[illegible]見[illegible]相[illegible]虛則鍾乳[illegible]千假
[illegible]會[illegible]之變化若燒砂汞
之[illegible]假砂用鉛[illegible]精是[illegible]發戊浮于者以
此指示丹砂水銀之成象也[illegible]
[illegible]陰陽得配則金木交泊[illegible]也[illegible]能
參同契　參文附錄　沒一日用
白虎朱雀乃水火二氣也運入鼎中而爲親
偶且藥基元只有金火二物未成三五三五爲
一者本上水合內金火二物共成變化也所有
修運日數[illegible]釋文[illegible]
[illegible]內胎金木變化之狀先白皆乃金吐玉
[illegible]後黃者乃液變黃芽也[illegible]黑達表裏者水
火[illegible]陽精氣通達胎[illegible]也[illegible]還丹爲第一鼎
者[illegible]曰金砂黃芽也古文龍虎經曰故爲金精

水環黃液是也以食[illegible]
白日冲天又曰還丹之[illegible]
門有二十四品大丹皆由第一鼎金砂黃芽而
始者不繇此而始者乃[illegible]之藥非金液
還丹之列也昔李[illegible]陰君[illegible]云還丹之術百
數要在神水華池[illegible]也抽添火候九
十日成丹又十日[illegible]之日日也要在
神水華池者蓋金砂黃芽繇是而出則曰白非
參同契　一　參末[illegible]篇　沒一日用
鑿開混沌見天地之根擘裂陰陽配水火之本
無以識金液還丹之正道然神母在鼎中被陰
陽之氣相蒸如雲行雨施而水火運用各歸於
土[illegible]在胎內顏色形狀隨時變易而定[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黃[illegible]皮麴之爲膠酒還其本
類變化而成也故聖人採天地之根基[illegible]還丹
之女[illegible]運五行而化生靈藥殆非五金八石[illegible]
物雜類而爲之也所[illegible]文[illegible]然可考[illegible]

漢如木朝宗事理周旋法同象備魏公叠歎我
哉但須熟讀爲道其義自彰武神助心靈內啓
自悟乃得見其門戶也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是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illegible]

[illegible]此段淳于君今以玄關法竅以示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大丹九鼎者謂神丹
大九轉之功也此乃無上至真超出三界之上

梁至於第一鼎之丹亦須小九轉之功足備方
成黍米之狀此玄珠之象也其狀或白或黃或
青或黑或赤初無定色又如真珠之狀古人謂
之摩尼寶珠常現五色又曰體似真珠狀丹砂
本非亦皆親諭之語其他妄言形狀指畫千般
自辨何益與其未識而妄言指述曷若懇懇懇
懇參師訪道必到親見之地然後立言亦未爲
晚縱得之於身不立言亦何害淳于君本勸學

者且熟讀是書了明爲道至誠不怠或感神明
告人或存心靈自悟自然探其端倪得其門戶
所謂天道無親與常傳於賢者是也
上陽子陳致虛曰聖人之道大包天地細入微
塵中庸云至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道
乃天所秘寶不顯竹帛惟只口口相傳聖人無
可奈何日假引喻示後黃帝岐伯之問始云精
不足者補之以味形不足者補之以氣只此一

語指露金丹及文王重伏羲之易曰西南得朋
此又露補氣之方北子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此又指補氣之類老子則曰玄牝之門是爲
天地根此亦明補氣之門故金液九還大丹須
用補其一氣且然補陰必用陽補陽必用陰木
乎太極之氣借名金丹何謂金何謂丹謂乾始
金爲坤始丹乾初太極金附于坤坤初太極氣
化爲月乾金布坤經郡流轉金隱于兌兌金生

才才初生丹丹在虎與故虎向水中生虎者至
而若要合丹先降其龍龍家十字化兒于離離
有陰火故龍從火裏出太陽在東九氣之始天
帝帝齊之以為真宰而生萬物虎出西七氣之
素天白帝宰之以成造化而生萬物自西至東
數萬餘里令淳于君以天地而喻離坎以金鼎
而燈玄清河鼓星紀以比會合形前都南北
乾龍皇上覽覩而比類悟而明了關楗密氣比

收拾而閉塞以雌雄指子午以出入指寅申甑
山者杳冥之門招搖者恍惚之戶白虎乃金之
物朱雀乃火之精羅網喻下手也湯鑊比烹煉
也滯滯懸浮水之盛也接連疊累足其藥也嫺
坼鐘孔丹爭形像雜厠交植德合陰陽而能處
母入室了事白虎在歸衍藥歸爐朱雀在張神
巳合氣二物即鉛汞也三五者族九行也一者
坎之水二[illegible]之爐先白而後黃者白乃金也

黃乃土形赤黑達表裏者赤乃火容黑乃水
五行合陰陽會名為一鼎其大如黍米經云玄
始經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者此也自
然之所為非皆陰陽造化自然真道之道也非
有邪偽道者非傍門採戰左道邪術也山澤氣
相蒸者論金丹乃陰陽之氣相蒸而成泥竭遂
成廣者比其氣入鼎達結成丹滓黃用藥緣用
瓶資皮成膠麹成酒喻得金液必成還丹也同

類易施工者如龍以虎為類處以兌為類則陰
陽和而工易施非種難為巧者如兌以巽為種
乃以離為種二女同居豈能成造化哉斯之妙
言[illegible]實其湛語傳於億世後者[illegible]
其如星之在天灋不可覩若水之宗[illegible]
流通萬億世莫能離此道也詳玩熟[illegible]
且得成[illegible]明告人或[illegible]心悟也天道無私[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道之上[illegible]　[illegible]之

全陽子俞琰曰道人辯名文此乃法象之大者故以此形容之玄滿天河也日尾箕之間至柳星之分介爲天盤不知幾萬里修丹者法天象地反身而求則身中自有一壺天也河鼓星位在天河邊斗牛之間星紀天盤之丑位也丹法火臨于丑則驟囘尾穴連空竅透入天關直上奔正宮斬關出路之時一身之人民盡不竦然驚駭乎昔彭耜火候也前却卽進退也九年卽

九轉也火候之進退不可毫髮差殊然後九轉之間穩乘黃牝馬而作丹可保無咎反是則九轉之間翻却紫河車而內咎臨至矣不可不愼也人身上一爲天帝卽泥丸太一君中一爲丹皇卽絳宮天子下一爲元皇卽丹田元陽君今丹皇下視運神火照入坎中以驅逐坎中眞陽眞陽元王因火逼而出位于坎若退後然於此駕動河車則眞陽飛騰而起以熟化離宮之眞

也亥天形如彈丸晝夜運轉河漢無停其下也兩端一高一下乃關鍵也人身亦然若能回天關轉地軸上下相應則一身一周矣海乃百川之宗江河所以注海而不竭者皆山大川孔穴相通而往來相循環也人身一氣流通則入路之水皆逆流奔注于元海中矣午者天之中子者地之中子午爲陰陽相交水火相會之地日月至此勢必徘徊丹道上升下降一起一伏亦

徘徊于子午與天地無異也斗指寅而爲春陽氣發生暢物以出斗指申而爲秋陰氣肅殺物以入是知寅申者陰陽之祖萬物出入之門並日道自寅出自申入周而復始與天合又奚按史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象辰曰斗一天樞二璇三璣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夫斗是天之中猶心居人身之中天以斗爲機人以心爲

丹法以心運火候猶天以斗運十二辰也翠虛
篇云奪取天機妙夜半看辰杓一些珠露愁誰
運到稻花頭蓋謂此也[redacted]
[redacted]饒山即
崑崙山也藥升之時金爐火熾玉鼎湯煎虎先
嘯龍後吟猶夫唱而婦隨也朱雀火也顛倒運
於鼎中驅逐五行因成五彩翱翔于上爲綱羅
所罩則風雲滿鼎鳴作嬰兒之聲也既被綱羅

壓止而不得飛舉遂斂身束羽伏於鼎中也丹
訣云朱雀愛高飛蜂蜂捉住伊號蝶稱姹女啼
不過嬰兒赫赫成從盛實實力漸微卸此說也
[redacted]丹經云採之頻之
木危稱一氣玅玅通三關當此之時但見黃雲
成陣白羊成隊金花金鱗紛紛而來風搖寶樹
光盪日雨打瓊花雪滿衣丹霞紫霧變現不一
丹田火熾泥丸風生而三宮氣滿有如飯甑烝

運之時蒸湯沸湯于釜中滿滿不止乃自然
法一添功相錯排用[illegible]漸結如冬水吐乳汁
黃芽出土而自然結榮復生英癸翠虛篇云
辛苦都來只十月漸漸採取漸凝結能潛心
內煉晝夜無倦則丹體逐時不定火功夜夜無
差如上景象自當一一見之至此則心虛神凝
純一不雜本能流火能焰在身中自可驗陰陽
自得配而相守矣所謂二八相當自合親是也

[illegible]周天二十八宿東
方七宿謂之蒼龍西方七宿謂之白虎周天十
二次東方一次中間一次曰大火西方三次中
間一次曰大梁大火居東方三次之中在辰屬
卯計[illegible]宿而屬今五行爲木而房六度又居
大火之中故曰青龍處房六春華震東卯也大
梁居西方三次之中在辰屬酉昴居兌位屬金
五行爲金而昴七度又居大梁之中故曰[illegible]

在昴七秋分兌西酉也朱雀在張二正陽離南
午者張乃南方之宿其象爲朱雀也張有十八
度而言二者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自北方虛
危之間平分天盤爲兩段則危宿度正與南方
張一度相對也三物俱來朝家屬爲親侶者青
龍白虎朱雀三方正氣皆歸于玄武之位而房
六昴七應水火之成數張二危一又應水火之
生數猶家屬之相親也本之但二物末乃爲三

五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者推原其本即是
水火二物而已二物運於鼎中遂列爲二五三
五即房六昴七張二也三家相見并而歸於危
一則結成嬰兒矣治之如上科日數亦取甫者
修煉大指當依上法度而行迎一陽之候以進
火而妙用始於虛危也[illegible]
[illegible]先白後黃初如玉液飛空雪漸見流金滿
陵爐也赤迸表裏猛光神焰燒天地風雷雲霧

務六十日也第一此者以九轉火候言此爲起初
第一轉□□未者丹頭方纔結就僅黍米之大
也□□□□□□其神機妙用不假作爲不因
思□□□自然龍虎□曰自然之要先存後亡
□□□□而入於□穴而後與之相忘也□是爲
之氣從中歸氣中氣與神合交結成胎矣人知
山澤之氣蒸而上升于天于是化而爲雲霧其
陰陽和洽所以成雨及其成雨則又還降于地

不知吾身金丹作用猶是也泥乃近水之土性
本而滯而居下及曝而乾之則土性竭而燥裂
化爲塵埃矣火乃虛明之物因麗于木而有烟
焰及烟消焰冷則火性滅而煨燼化爲灰土矣
知此而後可論陰陽反覆之道也悟真篇云萬
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蓋真鉛得真
汞氣類相感妙合而凝猶夫婦得耦故爲同類
同類則如蘖之染黃藍之染綠皮以爲膠麴以

爲酒不勞力自然成真合此而別求他物則非
其種類徒費工夫彌[illegible]
[illegible]開旁門小術何啻千百惟此金液九轉大
還丹一門乃清淨無為之妙有其法至易簡雖
愚夫婦可得行之亦可以超凡入聖但天戒至
重不許輕授匪人學者不有夙緣契合未易遭
遇也淳于君不秘天寶作此二篇言言諦審字
字諦當煥若星之經漢湛如水之宗海真億代

參同契　卷八目六錄　汲古閣

學仙者之龜鑑也若能誦之萬遍妙理自明縱
未得師授口訣久之亦當神告心悟其悟多在
夜深或靜坐得之蓋精思熟味反覆玩誦蓄積
者多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會于曰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當通之非鬼神之力也
精誠之極也此說是已然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當得無禍福于賢否之間
乎在世道不在善人難遇得有恒者可矣　終

古文參同契三相類集解卷下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補遺
明餘姚復陽子蔣一彪輯
海虞篤素居士毛晉訂

下篇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
齊三[illegible]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
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陰火白黃

參同契　卷下　十錄　汲古閣

芽鉛兩七聚輔翼人贍理腦定昇玄子處中得安
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卻歸一還本原
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
路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淨魄魂得長
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
不須論深藏守頁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
仙君錄天圖號真人
[illegible]一寸形曉[illegible]唇周圍一尺五寸中[illegible]

五寸又張隨注云此名太一爐固象天方象地狀若蓬壺亦如人之身形二儀象三丹田也故三光五行四象八卦書在其中矣[illegible]厚一寸一分[illegible]口假闊如今之鍋釜人俯仰折周闊約三尺二寸明心橫有一尺[illegible]立唇環匝高二寸[illegible]鼎通身長一尺二寸上水入鼎八寸[illegible]通身厚一寸一分令均勻也[illegible]鼎通身腹底通直令上中下等[illegible]

上坐於籠中不著地若胎鼎是也[illegible]上水下火濕上[illegible]下迎火以炎上[illegible]巳午[illegible]亥為陽子尾午為陰亥前故火武也[illegible]巳午[illegible]中間陰陽進退各得其中故火文也[illegible]七十二[illegible]二百六[illegible]合三百六十日應周天火數也於其間細意調勻火符不令失天地之大數淳于公欲昔偶成文故分血四之也[illegible]火數

過陰[illegible]火白[illegible]合水母用故多白少赤[illegible][illegible]生於[illegible]是水母也[illegible]雨七[illegible]後[illegible]白虎在鼎七分脅青龍七符[illegible]之氣合聚神胎輔翼而生處求真人也緣鼎器立三才中宮為人故中篇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是也[illegible]神室金母養育水銀真子也前篇[illegible]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乾交坎兒得母安養又為關鍵[illegible]上下游泳日月數周而成純[illegible]如以木母為丹基木母復生[illegible]一還元也[illegible]周年[illegible]致[illegible]若[illegible]丹[illegible]若能了達可調乾坤入掌日月在心無所不致也[illegible]

[illegible]金液還丹乃五常五內即神儀氣清魂安魄靜與汞乃骨變之真人[illegible]分好生之了尋究神氣根源而修之分致[illegible]用[illegible]也[illegible]凡修還丹先究陰陽之情性次明水火之根源審察五行隨分晝夜循環刻漏析別分銖得陰陽相須五行互用方有所獲也故曹真人曰金液通神仙須向[illegible]行尅五行處處有數非仙人指要識真鉛

身[illegible]一在中宮先為主木火繫為物二物[illegible]從此出[illegible]升非陰陽五行真鉛真汞和合成[illegible]輕易論之誠敬乎心若安以[illegible]後功滿[illegible]錄受圖位居真人[illegible]不其然乎

抱一子陳顯微曰【[illegible]】鼎身周圍一尺五寸以象三五之數蓋圍十五則徑五寸也三五者謂東三南二一五也中五二五也北一西四三五也本一太極○之中而含三五之妙變五行為三五變三五為一○金丹之妙盡於是矣故鼎器象焉【[illegible]】厚一寸一分【[illegible]】四象八卦合之十二也鼎口周圍一尺二寸以象一日十二時循環十二位而不出鼎口之數也【[illegible]】

【[illegible]】鼎唇厚二寸如兩脣之狀象乾坤兩儀案翕之形亦如人有唇吻也【[illegible]】鼎高一尺二寸象一年十二月表周年火候滿於一鼎自下一月鼎底陽半一寸至周歲則滿鼎矣【[illegible]】鼎上下厚薄均匀表安爐立鼎無偏頗不均之處【[illegible]】安置鼎器須要平正使鼎口齊鼎心鼎心齊鼎腹三者既齊始無傾側之患【[illegible]】鼎象人身人象鼎使口齊心心齊腹如是而坐垂

溫者用火不必任□謂溫溫鉛鼎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進陽火則子丑寅爲首卯辰巳爲尾[illegible]午未申爲首戌亥爲尾首尾俱用武火中宮沐浴則用文火也[illegible]

[illegible]始終百日之功聖胎已就矣[illegible]

[illegible]百日之後更須謹調二百六十日火候足成三百六十日滿一周年之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陰真君詩云火候遇陰爲太白是也陰眞

鉛黑中用白陰中用陽也至寶得陰火方變作黃芽生於陰方黑鉛故也[illegible]陰真君曰字說曰石土金鼎生死長七蓋七者火之成數也所貴生界亦用七死界亦用七故曰生死長七於陰陽兩界用火不差則兩火聚而自然胎其中之真人矣[illegible]

[illegible]嬰兒在鼎戀玄而住天玄在上則嬰兒陰昇愛稪安存毀者外境欲知端的意北斗面

南看[illegible]

使[illegible]

[illegible]已進火候也終則歸一還源內[illegible]一年火候其是辛勤[illegible]不迷可也[illegible]而進前去一粒逕升大似[illegible]了便登仙[illegible]子屋[illegible]陽隔蓬萊路八千[illegible]修真

至此方能曉會乾坤之理而天地之化機因作刀圭使[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是理不出乎五行[illegible]若通參玄[illegible]其根本[illegible]五行之[illegible]故定[illegible]分之[illegible]則默而識之不[illegible]而自[illegible]精思入神而[illegible]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白虎能歸在我脾道自能又化[illegible]天[illegible]

世有了知修煉積功累行可致神仙[illegible]

莫有晝夜慇懃而待入[illegible]有[illegible]

鬼神所逆妖怪所感化作[illegible]爲

率隋孤魅者多矣又豈知變化自我有爲正自

外來者未始不由於邪怪也學者可不知之

上陽子陳致虛曰[illegible]此言例三五

一之旨經文曰五不交則剛柔離分又曰三五

與一天地至精又曰三五既和諧上篇曰本

之但二物末之爲三五皆所以明三五一之旨

[illegible]三五之妙藥物有一寸之真火候

也一分之間日月[illegible]也若能圓明熟達三五一

之妙可謂大丹世人不聞斯旨只泥鼎器方寸

[illegible]何識仲尼曰三五以變錯綜其數通

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illegible]

其篇云三五一都三個字古今[illegible]者實然稀[illegible]

三兩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

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

胎圓入聖機陰陽之數以氣爲主五行之氣因

數而生故東方青氣九元也仁也木德生數三

剛也精也古文龍虎經曰變化爲青龍陽木也

南方赤炁二亨也禮也火德生數二柔也血也

經曰丹砂流汞父陰火也陽木生陰火離爲陽

中之陰陰爲中女則離女以震木爲父是木爲

火母其生數二與三同爲一五也爲砂中汞也

爲我也爲鼎[illegible]陽六金[illegible]欲留朱裏汞是也

西方白氣七利也義也金德生數四雖也液也

經曰[illegible]陰[illegible]金也北方黑氣五貞也智

也水德生數一精也氣也經曰陽禀玄水陽

水也陰金生陽水坎爲陰中之陽爲中男則男

以金爲母是金與水同處其生數一與四同

為一五也為水中金也為彼也為客也紫陽云五
池先下水中銀是也中央黃氣一巳也神也上
德生[illegible]戊自信也老子曰杳杳冥冥其中有
精其精[illegible]其中有信是也戊巳一合成言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者金丹凝結也是之謂三五
一也是之謂鼎器也二五一總合而成九數以
還東方青氣之元數九是之謂九還大丹也[illegible]
[illegible]四與八合十二又加兩是一十四

十四者是大上月之仍日月圓為純陽以其陽
純方能生一陽之不知于鼎之內也口與唇為
金氣相得之門戶是謂[illegible]之曰器之[illegible]之是謂
二七一十四也是之謂七返之妙義也[illegible]人不
月浮于君[illegible]妙中之妙有意外之意其見
口與唇[illegible]欲求鼎器之尺寸者焉知金液
大丹以乾坤為鼎器次比黃金丹鼎器之尺寸
者是比黃乾坤也且不知將何丈尺比黃乾坤

抑不知欲何下手而比量也彼焉知煉丹法象
以天地為爐以陰陽為火此之爐火即如人身
一小天地以身為爐精氣為火卻非五金八石
之爐火鼎器者也[illegible]尺二者一年
十二月也長者年年有十二月也厚太過薄不
及也修行人要知每年有十二月月月有金水
相生之時鼎器厚則有塞遊之嫌鼎器薄則有
衰弱之患均者所以調之攝之調攝者審之候

之也故先哲以一年七十二候攢簇於一日一
時之內有六候則一候有二符止用一符之速
是謂符候厚薄均調攝不差一毫方許煉大丹
也[illegible]腹者丹鼎之內室也齊者與
月齊光也二者必皆初三日也坐者待也垂者
垂也溫者陽氣動也何謂與月齊光蓋天上月
號曰太陰每月初三哺生一陽之光于庚申之
上以象震卦震者微陽來二陰也丹鼎亦然人

間之鼎器號曰少陰亦每月初三之夕生一陽
之氣于壬癸之鄉以象復卦復者一陽伏五陰
也何謂坐垂溫吹行者已得鼎器遇其初三之
夕照坐而候之待其火氣垂至不寒不燥而溫
然此其陽氣欲動急可煉丹也[illegible]
陰乃器中之水陽乃鼎中之火水上火下水火
既濟陰上陽下地天泰來紫陽云饒他爲主我
爲賓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首行武火煉已之時也尾行武火溫
養之日也中間却行一符之文火以煉丹也始
七十煉已之功最難爲也終三旬者言溫養之
際尤當慎也七十又三旬并二百六總二百六
十乃四九之周數一周之日是也此三百六十
日以七分之日煉已以三分之日溫養如以一
年論養則先三年煉已惟中間煉丹之文火止
要半個時也故謂善調勻其煉丹用半個時中

一符文火却不在七十與三旬并二百六之內
學者當將首尾終始四字删中間文查之而不
相干也世人每見七十與三旬之語皆將三分
文七分武豈悟丹經藏機不敢直吐者也若洞
曉一符之頃爲得丹之候則中間文自融會矣
[illegible]地二生火天七
成砂此陰火之成數是一七也天一生木地六
成鉛此黃芽之合數是一七也以鉛火之數合

兩七聚也兩七一十四也以此十四之鉛火會
於鼎器之中其功轉與於人而成丹也[illegible]
將不消勤矜付囑句句明白不必再釋若丹已
[illegible]此段淺近言得藥之士更無怠荒暫
成嬰兒漸大不妨行九載向上之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此係丹成道備行滿功成之事然功
高德重則效驗有不能盡述者緣大至道上天
所重者根上智勤行不怠性命雙修形神俱妙

與道合眞德重功高一如懋賚之辭爲仙君而號眞人也人人可以作此大功德成此大自在勿以事難而自棄勿以緣淺而不爲老子張葛亦人爾非上天落下底釋迦達麼亦人爾非地下湧出底堅心勇猛事皆易成志士修行深息勉力

全陽子俞琰曰**圓三五至坐垂溫**圓三徑一吾身大寶鼎也三才位其中五行運其中鉛汞土

居其中陰符經謂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卽此物也口四八四象八卦皆在其中也兩寸唇具兩儀上下之界分也鼎長一尺二寸以應一年十二月周天火候鼎身腹令上中下等均勻不可使之一偏也坐之時以眼對鼻以鼻對臍身要平正不可欹側眼須半垂不可全閉氣從鼻裏出不可息粗恐火熾則藥飛也**陰在上陽**陰上陽下水火既濟也**[illegible]中間文**首尾武

朔也中間月望也朔乃陰極陽生之時故用武火月望乃陽極陰生之時故用文火**[illegible]**三旬三十日也七十三十與二百六十合之得三百六十應一年周天之數修煉至于百日則聖胎方靈此後二百六十日更宜調勻氣候常使煖氣不絕**陰火白黃芽鉛**自子至巳爲陽火之候自午至亥爲陰火之候西居西方屬金故陰火云白也謂蟾光終日照西川是已

上中產鉛鉛中產銀銀自鉛中煉出結成黃芽名爲眞鉛謂煉鉛求黃色是也**兩七聚輔翼人**兩七東方蒼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也人中央人位也龍蟠虎踞聚于中央則南海之儵北海之忽相遇與渾沌之地此所以烹而成丹也謂三家相見結嬰兒是已**贍理腦定昇玄**腦爲上田乃元神所居之宮人能握元神棲于本宮則眞氣自昇眞息自定所謂一竅開而百竅齊開

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作丹之時脫胎而入口功成之後脫胎而出殼皆不外此靜中吟云我修崐崘得眞訣每日修之無斷絕一朝功滿人不知四面皆成夜光闕玆蓋修持日久功夫贍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illegible]丹經云孩兒幼小未成人須藉爺娘養育恩蓋嬰兒處于胎全仗坤殷勤溫養斯得以安存也[illegible][illegible]門者玄牝之門來去遊者呼吸之往來也往來不出乎玄牝之門則陰陽氣定神也[illegible]若能行住坐臥綿綿若存則日復一日漸凝漸聚胎氣既凝嬰兒顯相情性自然愈純熟矣[illegible]丹道抱元守一而已其始入也在乎陰陽五行其終到也歸乎混沌無極此之謂歸一還元也[illegible]自此一年處室夙夜匪懈愛之敬之如臣子之事君父則朝朝昇暮暮自然赤子産仙胎矣[illegible]

[illegible]至于入室一年數足則辛勤已至丹功可成他無艱辛矣但恐困濟少弛火冷丹遲蓋道高一寸魔高一尺百刻之中尤當防護切忌昏迷抽添運用所貴常惺惺耳靈源大道歌云他年功滿乃逍遙初時修煉須勤苦勤苦之中又不勤閒閒只要養元神有味乎其言之也[illegible]運用于玄牝門一日行八萬四千里途路甚遠大無外小無內迎之不見首隨之不見後何幽玄如之[illegible]樂道之士有能尋覓而達此玄機則可以驅馳造化顚倒陰陽會吾身之乾坤矣[illegible]刀圭丹頭也魄魂龍虎也運入崐崘峰頂化爲玉漿入口則風恬浪靜虎伏龍降矣[illegible][illegible]丹成之後散淡無拘繫脩然道轉高[illegible]隨處[illegible]栖隱畢竟山林是靜緣故曰居仙村[illegible][illegible]根者金丹之基此非至人指授[illegible]

識之者**審五行定銖兩**五行順則生人逆爲丹用法度不可不審火數盛則燥水銖多則濫斤兩不可不定也**諦思之莫傳文**悟眞篇云近來透體金光現不與凡人話此規辯而思之此道乃千聖所秘得之者但藏之胏腑自受用足矣何乃輕泄慢漏孜孜焉語人哉雖然自爲計得矣如天下後世何此參同契所以作也**[illegible]鶴[illegible]號眞人**然胎圓功滿之後須當調神出殼

或跨白鶴或乘火龍超度三界徑上九天自此逍遙快樂與天齊年號之曰眞人雖然凡有所相皆是虛妄何白鶴龍鱗之有若言他是佛自巳却成魔又奚仙君之有哉當知白鶴龍鱗皆自我神通變化而仙君亦是自巳三清或者不達此理晝夜妄想以待天詔謬矣吁吾安得夫圓機之士而與之極論哉

古文參同契三相卷末終

古文參同契三相類集解

東漢會稽淳于通補遺

後序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意等齊所趨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眞有所據三道繇一俱出逕路枝莖花葉果實垂

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